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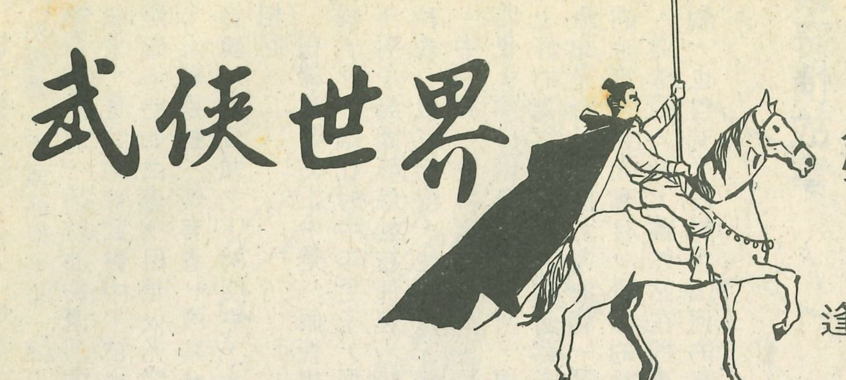
倪匡巨著俠義奇情故事

「新獨臂刀」（全新修訂本）

第38年

50

$20.00



第38年
第50期
(總號19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7年2月3日)

86.3.25.

編者話

倪匡的「新獨臂刀」，是繼「獨臂刀」後的另一名著，一直以來，都是爲人所談論。本刊現應讀者所請，重新刊出，並作出了若干程度的削節，使之更符合現代節奏。

余無語的詭異故事，早已爲萬人爭誦，近年惜墨如金，不輕易爲報刊雜誌撰寫新作，本刊天大面子，請得他撰寫新稿「殺頭」，奇詭曲折，允爲佳作。

最近編輯部接到讀者電話，希望在「大小說」方面多刊古裝武俠小說，本刊當會盡力滿足讀者要求，像四五期的「血刄柔情」，就是高潮迭起的佳作，相信讀者會感到滿意。

俠義奇情故事

新獨臂刀

（全新修訂本）

倪匡・文
劉偉生・圖

松枝紮成的火把，「劈劈啪啪」地響着，火頭高竄，每一陣火花爆裂就溢出一陣松油的濃烈的香味來，寬敞的練武廳中，被火把照耀得明如白晝，但是火光閃耀，人影晃動，却有着一股異樣的詭異，和日頭之下的明亮，大不相同。

在練武廳的正中是一個貌相威嚴，身形雄壯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氣度軒昂站在那裏，雙手執着一根三節棍，他那根三節棍，中間那一股特別來得長，足有四尺，兩旁兩節則是兩尺，棍是上好的棗木製成的，閃着紫光隱隱的光彩，在棍上還箍着一圈圈的金箍，金光奪目，這樣的兵刃，這樣的人物，雖然站在那裏不動，也自有了股勢吞山河的氣概。

在那中年人的面前則是兩個年輕人，手中各執着單刀，全神貫注，還有幾個年輕人立在練武廳的兩側，其中有兩個，站在一個假人之後，那假人貼在一塊木板上，木板之下有着滑輪。

那中年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陡地喝道：「進攻！」

隨着他一聲斷喝，在他面前的那兩個年輕人揮着刀，「呼呼」攻了過來，一左一右，攻勢也頗是凌厲，那中年人却只是凝立不動，等到雙刀攻到了身前，他雙手突然向下沉了一沉。

他雙手握住了三節棍中間的一節，陡然一沉間，兩頭的兩節，便向上疾揚了起來，「啪」、「啪」兩聲已將攻過來的兩柄單刀夾住，他十指一緊，將棍抓住，又大聲喝道：「推！」

那在假人身後的兩人立時用力一推，假人向前疾滑了過來，那中年人的雙臂突然向外一分，只聽得「錚」地一聲響，三節棍中間那一節突然斷開，在斷口處，各有一柄細而銳利的鋸齒刀，他棍才斷開雙臂便向前送出去，「噗噗」兩聲，兩刀恰好刺進了那假人的胸前，而他的手臂揮動，那兩個持刀的年輕人也各自向前跌出了一步，虎口迸裂鬆手撒刀！

那中年人「哈哈」大笑了起來，一腳踢開了前面的假人，手一鬆任由那柄單刀，「噹噹」地落在地上，他的動作純熟之極，雙手一湊間已將斷棍接在一起，斷棍接上之後叫人絕看不出他三節棍中另有乾坤！

他神情得意，環顧全場，道：「你們看，我這一招如何？」

四面立時響起了一片頌揚之聲來，一個高聲道：「師父，你這一招可稱無人能敵！」

一個說得更大聲，道：「師父，若有人以為持兩件兵刃可以佔便宜，那是倒霉了！」

自詡絕招無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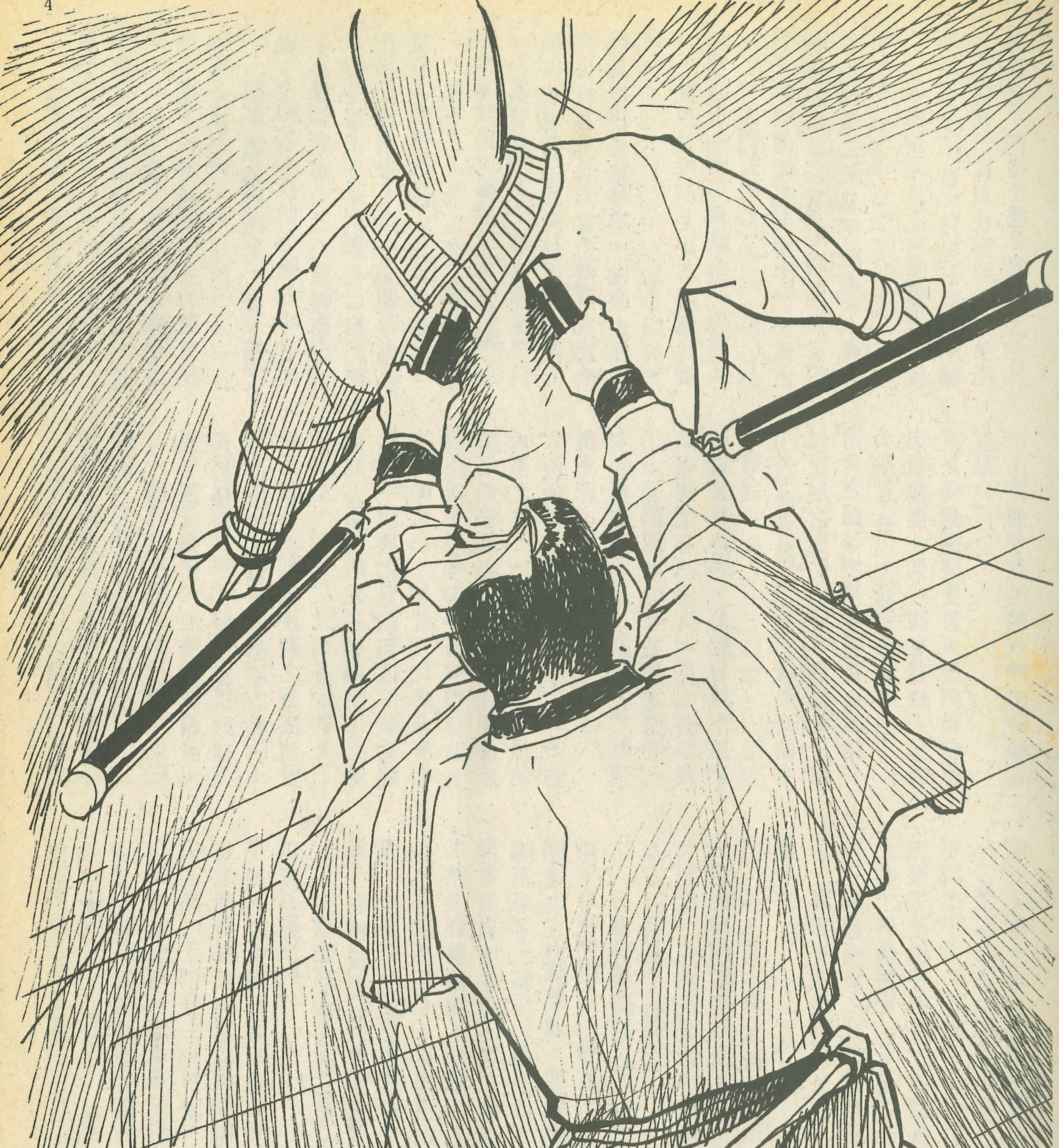
另一個簡直是在叫嚷，道：「這樣威力無匹的招數，應該有一個與衆不同的名稱！」

那中年人讚許似地點了點頭說道：「不錯，這一招就叫作『穩奪天地』！天地之間唯我獨尊！」所有人又一起讚嘆起來，只見練武廳的門推開，一個人走進來，道：「師父，三師弟和四師弟回來了。」

那中年人立時道：「好，着他們在書齋候我，你們要勤力練武，為師聲名得來大是不易，你們在江湖上走動莫替我丟人！」

衆人齊聲應是，各自兵刃架中取下刀槍劍戟，捉對兒厮殺起來，中年人抱着三節棍龍行虎步走出練武廳去了。

這中年人看官記得，姓龍名異之，乃是江湖上公認的一流高手，衆望所歸的大俠，在武林之



龍異之的三節棍使得鬼神莫測。

中，地位極高，他說一句話，強似他人耍一輪劍，端的是非同尋常。

但是，當龍異之走出練武廳的時候，他的臉上却帶着一絲焦切的神色。

只不過那一絲焦切的神色，可以說是一閃即逝，隨即他看來又是那樣莊嚴，凜然不可侵犯。

他走過了一條長廊，推開了書齋的門，在陳設古樸的書齋中已有兩個青年人等着，一看到龍異之進來，兩人連忙站了起來。

那兩人的臉上帶着十分得意的神情，看來他們像是等不及要開口說話一樣。可是龍異之進來之後只是望了他們一眼，一聲不出，他們兩人也不敢開口。

過了好一會，龍異之才緩緩地道：「全妥了麼？」

那兩人忙爭着道：「師父密令，我們兩人自當全力以赴，都妥了！」

龍異之順手拿起了書案上的一隻玉獅子把玩着，聽他的語氣像是只是隨便問着，道：「那麼，你們見過鴛鴦刀雷力了？」

那兩個青年人忙道：「是。」

龍異之凝視着那玉獅子，又說道：「他刀法如何？」

兩個中的一個搶着道：「雷力這小子在江湖上走動，還不到一年便自聲名鵲起，確非無因，他雙刀一長一短，長短配合眞是出神入化，只不過新出道的雛兒總容易上當！」

龍異之抬起頭來，另一個又道：「師父，我們全照你吩咐做了，遠聲鏢局失了一萬兩赤金，只當是這小子劫的鏢，已約了他在黑松坡相會，這小子聽得有人挑戰，欣然應諾。」

龍異之淡然一笑，道：「好，到時，我們可得趕去看看熱鬧。」

那個青年人又道：「師父，只要你一現身，管保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鴛鴦刀雷力這號人物，師父始終是武林第一大俠，無人能及！」

龍異之反倒是絕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一樣，只是淡淡地道：「行了，你們去吧！」

那兩個年輕人答應了一聲，一起向外走去，他們來到了門口，龍異之又忽然叫道：「等一等！」

那兩個人站住，龍異之緩緩地道：「這件事，我只信你們兩個人，你們千萬別在同門師兄弟面前提起，知道了麼？去吧！」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想到他們能蒙師父破格優待，全是滿心歡喜，連聲答應退了出去。

龍異之在書齋中，仍然把玩着那隻玉獅子，他雙眉緊蹙着，在默默地思索，他要維持「武林第一大俠」這個稱號可眞不容易啊！幾乎每一年都有後起之秀突然冒了出來，不到三五個月，就天下皆知，而他的聲名、地位也受了影響。龍異之自然知道這些後起之秀的武功，和他相比總還有一段距離，可是如要將他們打敗，令他們輸得心服口服，又要使普天下武林人物同聲讚好，不損他大俠的令名，那可眞不容易的事！

他好幾次，都幾乎想放棄了，就讓別人的聲名蓋過他吧，然而每當有一個少年英俠的聲名傳遍武林之際，他就有說不出來的難過。

「武林第一大俠」這是一個令人受用之極的稱號，但也是一個附骨之蛆，一旦當上了「武林第一大俠」，就一定要一直當下去，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來維持它，究竟是受用還是受苦，連龍異之也有點分不清了。

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又不禁苦笑了起來。

* * *

一個斜斜的高坡，高坡之上全是密密麻麻，看來黑壓壓的松樹，高坡下則是一片平陽，自然也有着幾株疏疏落落的松樹，在平地上，插着五面三角形的小旗正在迎風招展。

小旗上綉着「遠聲鏢局」的字樣，在樹後有五個人，神情緊張，手握兵刃在等候着。

黑松坡前是一條筆直的路，那路上靜蕩蕩地，那五個人只是屏着氣息地等着，實在靜得太令人窒息了，其中一個壓低了聲音問道：「何總鏢頭，他會不會不來，令我們白等一場？」

一個神情憤怒，激動的中年人道：「不會，他聲名正起，又妄大無比，我們既已約了他來，他一定想殺我們滅口，怎會不來？」

另一個人道：「他有這樣的本領？」

那中年人沉聲道：「等一會他來了動起手來，我們要抱着必死之心，與他拚命，反正這一萬兩赤金若是追不回來，我們誰也活不成！」

衆人的臉上都現出凄然的神情來，突然有人道：「看，他來了！」

衆人聞聲向前看去，只見前面道上，先是揚起了塵頭，接着在揚塵中可以看到一人一騎，不急不徐向前馳來，再接着，可以看到馬是一匹棗紅的大宛良駒，人是一個一身白衣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騎在馬上，腰際懸着一長一短兩柄刀，刀鞘之上各鑲着寶石，在陽光之下發出奪目的光采，人還未到，一股驕氣已逼人而來！

那中年人吸了一口氣，道：「大家小心！」

等到他講出了那一句話，那年輕人來得更近了，已到了插在地上的那五面鏢旗之前，只見他低頭向那五面鏢旗略望了一眼，抬起頭來，一臉不屑的神色，道：「遠聲鏢局的人已到了麼？」

他一面說，一面抬起了頭來，就在他抬起頭來的那一刹間，樹後那中年人一聲大喝，道：「早來了！」

只見人影連閃，五個人一起自樹後現身出來，手中的鋼刀映着日頭閃閃生光，泛起一股煞氣。可是馬上那青年人却仍然帶着高傲冷漠的微笑，像是全然不將眼前五個人放在眼中，手在鞍

上一按，翻身下馬，大剌剌地道：「你們找我有甚麼事？」

那五人中的一個喝道：「雷力，你劫了鏢，還要裝甚麼蒜？」

那神態高傲的年輕人，正是近年來在江湖上聲名大噪，罕遇敵手的鴛鴦刀雷力。這時只見他雙眉一揚，「哈哈」笑了起來，道：「遠聲鏢局是甚麼東西，要說我劫你們的鏢，你們不是太抬舉自己了麼？」

遠聲鏢局的何總鏢頭和其他四個鏢頭，在樹後閃出來時，便已然滿臉怒容，這時雷力一開口，出言便如此之狂，那五個人更是臉色鐵青，有兩個鋼刀一擺，就待向前衝了出去。

但是何總鏢頭却一反手，阻住了他們兩人，他乾笑了幾聲，道：「雷朋友，你年紀輕輕，或是一時手頭拮据出此下策，我們也不見怪，只請你將這單鏢還了我們，我們自有一些小意思……」

何總鏢頭才講到這裏，雷力已經勃然大怒，厲聲喝道：「你放甚麼屁！」

何總鏢頭一怔，也厲聲相向，道：「你好言不聽，我們的鏢難道白失了！」

雷力連聲冷笑，道：「你們要是失了鏢，向我跪地叩求，追查追查！」

遠聲鏢局當日失那單鏢時，出手劫鏢的是一個蒙臉人，使的是一長一短一對鴛鴦刀。

這個蒙臉人臨走時，話中又露了一句「姓雷的」，鏢局中人早已認定了劫鏢的是鴛鴦刀雷力，托了人約雷力在此相會，何總鏢頭本來還想好言相向，只求得回鏢就算了，却不料一見了面，對方的態度竟是如此囂張，何總鏢頭實是驚怒交集，話講到這裏已然說僵，實是再難說下去了！

而雷力却仍在冷笑，道：「沒有話了麼？」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鞍上搭去，看他的樣子分明是要就此離去了！

一看到這樣的情形，何總鏢頭悲憤莫名，大聲叱道：「別走！」

可是他一面叱喝，雷力根本不加理會，身子還是轉了過去，何總鏢頭掄起刀來又是一聲大喝，連人帶刀，一起向前撲了出去，那一刀去勢又沉又快，雷力却仍然站着，眼看刀光閃耀，快要砍到他的背後了，才見他左臂一縮，左手短刀反撩而上，「錚」地一聲響，恰好將何總鏢頭的那一刀架住！

他不用長刀招架，而用短刀封住了對方的攻勢，當眞是藝高人膽大，險招險行，恰到好處。

何總鏢頭的一刀被雷力架住，立時待抽刀後退，可是就在那一刹間，雷力的長刀已然出鞘。

何總鏢頭的四個人也一起躍到，湧了過來，他們看到刀光一閃，齊聲驚叫起來。

也就在他們的驚呼聲中，「嗤」地一聲響，何總鏢頭立時後退，雷力雙臂一振，「鏘鏘」兩聲響，一長一短兩柄刀已一起入鞘！

雷力的雙刀入鞘之後，才轉過了身來。

只見何總鏢頭已退出了七八步，那四個鏢頭一起望着他的胸口，何總鏢頭怒喝了一聲，道：「望我作甚？」

四個鏢頭中的一個，指着何總鏢頭，道：「何總鏢頭，你……你胸前……」

何總鏢頭此際也感到胸口有點涼颼颼地，他連忙低頭一看，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他胸前的衣服自左脅至右脅已被劃開了一道口子，直見皮肉！何總鏢頭的身子把不住在發抖，抬頭向雷力看去，雷力仍在微笑着，冷冷地道：「何總鏢頭，這一刀可以夠了麼？」

何總鏢頭臉色慘白，道：「很好，閣下的刀法的確出神入化，但何某追不回鏢來，也是活不了，只好和你拚了！」

他一舉刀，五個人又一起大聲呼喝，齊向前湧去！

雷力神色大怒，喝罵道：「那有你們這等夾纏不清之人，快滾！」他一個「滾」字才出口，雙刀齊出，長刀揮動，架開了兩柄攻向他的單刀，短刀一橫，「噗」地一聲已刺進了一個人的肩頭。

接着長刀向下一沉，只聽得「噗噗」兩聲響，兩柄鋼刀落地，那兩人的手臂上皆出現了一道五六寸長的傷口！

只一招之間，雷力已傷了三人！

何總鏢頭臉色慘白，舉着刀，變成了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

雷力冷笑着，道：「現在總夠了！」

他這句話才一出口，便聽到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雷

力後退了一步，只見三匹馬直馳到了近前，馳在最前的一個，氣度軒昂，儀表不凡，一望而知是武林高人！

那馳在前面的一個正是龍異之，他才一馳近，何總鏢頭就像是見了救星一樣，尖聲叫道：「龍大俠，請你主持公道！」

龍異之勒住了馬，道：「甚麼事？咦，這位不是遠聲鏢局的何總鏢頭麼？」

何總鏢頭忙道：「正是在下，這人劫了我們的鏢，還在此行兇傷人！」

龍異之「哦」地一聲，翻身下馬直視雷力，雷力仍是那樣，冷冷地望定了龍異之，龍異之皺起了眉，道：「小兄弟，你年紀還輕，怎可幹出這種事？」

雷力怒道：「放屁，我幹甚麼事了？」

龍異之沉聲道：「劫鏢傷人，法所難容！」

雷力生性高傲，遠聲鏢局的鏢根本不是他劫的，但是他也不屑分辯，只是冷冷地道：「誰耐煩與你們多說，你要仗義，可以出手替他們追回失鏢呀！」

龍異之反手一探，在馬鞍的皮袋中，掣了三節棍在手，喝道：「失鏢就在你身上，兄弟，算你今日時運不濟，遇上了我龍異之！」

雷力本已轉過身去，一聽到了「龍異之」三字，他才倏地轉過身來，雙眉一揚，道：「原來你就是鼎鼎大名的龍大俠，倒要領教領教！」

他一知道了那氣度非凡的中年人就是龍異之，竟將遠聲鏢局的事丟開一邊，再也不加理會，要和龍異之動手了，這却正中龍異之下懷！

龍異之冷冷地道：「好，你先進招，念在你年輕，你打輸了，我也不取你性命，你可以自斷一臂，從此退出江湖，不再生事。」

雷力反問道：「要是你打輸了呢！」

龍異之仰天一笑，道：「自然也是一樣！」

不慎上當斷一臂

雷力雖然高傲，但是武功造詣極高，他也知道龍異之絕不是普通的人物，這一伕輸贏足以影響一生！是以他立時沉住氣，道：「好！」他一個「好」字才出口，長刀橫胸，短刀向前，已指住了龍異之，龍異之手一抖，三節棍也已「嘩啦」一聲，撤了開來。

他們兩人雖然還未曾動手，但是兵刃才一抖動，氣勢便自不凡，何總鏢頭等人一起向後退了開去，雷力盯住了龍異之，突然踏前一步。

他一步踏向前還未曾出刀，「呼」地一聲響，龍異之的三節棍已自上而下疾砸了下來，雷力揚刀便格，「叭」地一聲響，刀格在棍上，擊得三節棍的第一節突然向上揚了起來，雷力的長刀，趁勢貼着棍身向下直滑了下去。

龍異之一見對方的招式如此險急，心中不禁陡地一驚，立時後退，棍尾橫掃而出，可是雷力的短刀却已劈到了他的胸前！

龍異之心中大是一驚，連忙再退，雷力却步步進逼，雙刀一齊攻下。

龍異之身形一矮，三節棍貼地橫掃而出，他三節棍一起抖了開去足有八尺長，這一招橫掃離地五寸，棍風呼呼，專打人脚脛也是極其厲害。

但雷力一見他棍貼地掃來便有了打算，本來要避那一招，尋常人一定是身形躍起，因爲棍離地只五寸，只消躍起尺許便可避過，人人可爲。可是龍異之那一招「立地成佛」的下一招，却是一記殺着，喚着「朝天一炷香」，對方若是身形躍起，他手腕略沉，三節棍的第一節便直向上，搗向對方的胯下，厲害無比，萬萬難以避得過去！

雷力倒也不知道龍異之有這樣的殺着在，只是他看出自己若是躍起，難以同時進招，是以他身形凝立不動，長刀陡地一刀，刺向地上，只聽得「錚」地一聲，棍掃到了他的脚旁，恰好掃在刀上。

棍勢一被阻住，雷力的短刀已然向前，疾送了出去，到了龍異之的面門。

龍異之一驚，再驚，到了這時，簡直是大吃了一驚，他一折一仰倒翻了出去，他向後翻出之際，三節棍居然還來得及撩了起來，反攻了一招！

雷力身子略退，避開了龍異之的一棍，也喝了一聲采，道：「好！」

隨着那一聲呼喝，他身形前撲，雙刀一齊攻出。而此際，龍異之已翻過了身來，雙手執住了三節棍中間的一截，長刀首先砍到，龍異之手向下一沉，三節棍

左邊那節倏地揚起，將刀夾住，雷力心中一凜，短刀也向前送出，三節棍左邊那節也一起揚了起來，雷力的長短雙刀，齊被挾住，龍異之十指緊緊抓住了棍，雷力雙臂用力一縮，刀竟奪不回來！

直至此際，雷力仍然並不吃驚，因爲龍異之雖然以三節棍夾住了他的雙刀，但是也無法再進攻，大家進退兩難，至多也是一個僵持而已。

雷力萬萬想不到，龍異之的三節棍中另有乾坤！

就在他雙臂一掙之際，龍異之的雙臂左右一分，三節棍中間那節齊中分開，棍還各帶着一柄鋸齒利刀，龍異之雙手向前一送，雷力忙不迭後退時，棍尖的利刀已經刺中了雷力的左右雙肩，雖然因爲雷力退得快，傷得並不重，但是他中刀之處鮮血汩汩而下，而且他的雙刀還夾在龍異之的三節棍之中！

雷力輸了！

何總鏢頭等五人一見這等情形，齊聲歡呼！

龍異之「哈哈」一笑，道：「小兄弟，薑是越老越辣啊，剛才我所說的話，只當作戲言，再也別提了！」

雷力的臉色很慘白，但是他的神情却更高傲、更冷漠，厲聲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龍異之笑道：「這又何苦……」

雷力厲聲道：「將刀給我！」

龍異之一揚手臂，那柄長刀已向着雷力疾飛了過去，雷力一探手，接刀在手。

雷力握了那柄刀在手，手兒不住地在發抖，那是他自己的刀，他練鴛鴦刀法數年，對自己一長一短兩柄刀，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能他絕未曾想到有這一天，他會用自己的刀，來砍斷自己的手臂！

雷力絕沒有要向龍異之求饒之意，別說當着那麼多人，就算只有龍異之一個人，開口求饒，那也決不是雷力做得出來的。

他這時，只感到腦中一片空白，甚麼也不能想，他幾乎連眼前有甚麼人，四周圍有點甚麼聲音也全然聽不到，他整個人都像是在一種極度的空虛之中，刹那之變得甚麼都不存在了！

然後是龍異之的聲音，轟雷也似在他的耳際響了起來，龍異之所講的每一個字，似乎都有一個回聲，他聽得很清楚，龍異之在說着：「你既然輸了，講過的話也可以不算！」

雷力緊緊地咬着牙，自他的牙縫之中，迸出了四個字來，那四個字聽來淒厲無比，那是：「誰說不算！」

接下來發生的事，連他自己在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模糊不清，不知道如何發生的了。

但是龍異之等人在一旁，却看得好清楚，他們看到，雷力在講出了那四個字之後，握着刀的左手陡地一揮，刀光一閃，那一刀，出得迅速無比，自下而上，揮向他自己的右臂。

人人都期待着在那一刹間，雷力會發出一下慘叫聲來，是以四周圍眞是靜得出奇，可是雷力却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衆人所聽的，只是利刀削開皮肉，削斷骨頭的「嘞」地一聲，緊接着一股血泉噴了出來。也不知道是雷力那一刀用的力道太猛，還是那股血泉湧出的緣故，雷力的一條右臂竟然飛過了他的頭頂！

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龍異之一聲大喝，早被他握在手中的，雷力那柄短刀電射而出，「嘞」地刺進了雷力的斷臂，刀尖透過了斷臂，刀上的力道帶着斷臂，向前直飛了出去，「叭」地一聲，釘在一株樹上！

斷臂上的血在向下流，雷力肩頭處的血在向外湧，雷力倏地抬起頭來，他的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可是他的身子仍然挺立着。

他左手一鬆，手上的刀「嗆啷」一聲跌在地上，然後他一字一字地道：「我輸了，我自斷一臂退出江湖！」

他一個轉身，身形拔起，在他身形拔起之際，半空之中，簡直是灑下了一場血雨，他落在馬背之上，那馬兒也像是知道主人已遭到了不幸，一聲長嘶，撒開四蹄便向前疾奔而出！

雷力馳遠了，可是依然好一會沒有人出聲，因爲剛才發生的事實在太驚心動魄了！

過了好一會才看到何總鏢頭，向其餘幾個鏢頭揮了揮手，幾個人一齊走過來向龍異之跪下，龍異之忙道：「請起，請起，貴局的失鏢包在我身上，各位請自去養傷不可勞神。」

何總鏢頭感激零涕，道：「龍大俠再造之恩，沒齒難忘，受何

某一拜！」

他叩了幾個頭，站起身來和四個鏢頭一起離去。

龍異之牽着馬慢慢向前走着，他兩個徒弟跟在後面，不一會便到了一個僻靜的山坳中。

龍異之站定了腳步，但並不轉過身來，他的聲音聽來像是很疲乏，他問道：「遠聲鏢局的那單鏢，你們藏在甚麼地方了？」

那兩個人互望了一眼，一起笑了起來，一個道：「師父，我們辛苦了一場，那一萬兩金子就賞了我們吧！」

另一個也乾笑着，道：「師父，你看何總鏢頭他們那副感激零涕的樣子，你老的聲名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何在乎那些金子！」

龍異之緩緩轉過身來，他臉色鐵青，連聲冷笑，道：「你們算是在威脅我？」

那兩個人吃了一驚，忙道：「不敢！」

龍異之厲聲道：「鏢銀何在？」

那兩個人連忙說道：「我們把它藏在虎威山莊，師父……」

龍異之「哈哈」大笑，道：「你們可知道，去年你們兩個同門，跟我遠赴山東辦事，何以他們沒有回來？」

這句話一出口，那兩人更是臉無人色，他們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該說甚麼才好，而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龍異之一聲大喝，三節棍已向前疾揮而出，那兩人根本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噗噗」兩聲響，棍梢雖然粗鈍，但龍異之用的力道太大，兩截棍子竟穿進了那兩個人的胸口，龍異之立時後退，那兩人的口仍張得老大，身子卻已仆倒在地。

龍異之有點厭惡地轉過頭去，在他臉上現出來的那種疲乏的神色更甚了！

他牽馬慢慢地走出了山坳。天色已漸漸地黑了下來。

雷力的那條斷臂，一直釘在那株樹的樹身之上，先是許多烏鴉，圍着斷臂在食着，接着只剩下一根白骨了，其餘的骨頭散落在樹下。

漸漸地，穿過白骨的那柄刀也生銹了，銹得毫無光彩，又過了些時，那柄曾經震驚武林，人人提起都帶有三分敬畏之意的鴛鴦刀中的短刀，已變成了一塊廢鐵。

天下着大雨，雨水順着白骨，順着已變成廢鐵的刀尖向下滴着。

斷臂人做了酒保

天下着大雨，雨水順着屋簷向下滴着。

那是一個小鎮口子上的一家小飯鋪，雖然是下午時分，但是天陰得太甚，店鋪中也異常黑暗，櫃後，掌櫃的在打着呵欠。

一個身材瘦削的酒保正背對着掌櫃，在抹着桌子，他用的是左手，而他的右袖空蕩蕩地，袖口掖在腰際。

掌櫃的望着酒保，咕噥着：「我瞧你只有一條胳膊才收留你的，做事可得勤快些，別以為下雨天沒有人客來，到廚房去看看，麵發好了，該用力捏！」

那酒保將抹布一揚搭在肩上，轉過身來。

他的神情在憂鬱之中，有一股極度的茫然，他的眼睛雖然睜着，可是卻絕無法猜想他在看甚麼，在他的雙眼之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空洞，他神色憔悴，然而即使是那樣，在他的臉上卻還可以找到那份倔强。

也許只有這一點，他還是雷力，其餘的，現在的雷力和過去的雷力沒有一絲相同了。

他也決不去想過去，那是無法回想的，他，雷力現在是一家小飯店中的一個小酒保！

他慢慢地走向廚房，掌櫃的仍在嘮叨：「哼！沒見過這樣的人，不論你說甚麼，總還你一個不出聲！」

雷力來到廚房中更黝暗，雷力也已經習慣了，這一年多來，他習慣了很多事，更習慣了一隻手如何能做兩隻手的事。

他來到麵缸前，伸手揭開缸蓋，他順手將蓋子上一抛，立時抓起那一大團麵粉來，縮回手，缸蓋落下來，「啪」地一聲，缸蓋又蓋在缸上，雷力將那一大團發好的麵粉，放在木板上，用力搓着。他每一下用力按下去，麵粉便向四面八方迸開去，他的力道還是那麼强！

然後，李掌櫃那聽了令人昏昏欲睡的聲音又來了：「雷力，有人客來了，快出來。」

雷力縮回手，在身上擦了擦，拿起一隻盤子，轉身走了出去。

不論他在幹甚麼，他臉上的神情總是那樣，像是他根本沒有

在幹甚麼一樣。

店堂中坐着四條漢子，那四個人全是本鎮上的流氓，正在大呼小叫，李掌櫃在點着燈，雷力將盤子放在桌上，一個流氓翹着腿，抖着，道：「喂，人家說你天打雷才開口，是不是？」

另一個笑道：「要打雷才開口，那不成了烏龜了？」

其餘兩個，一起轟笑了起來，但是雷力的神情還是那樣，緩緩地轉過身去，一個流氓突然怒道：「他媽的，桌子都不抹乾淨！」

雷力又轉回身來，另一個笑道：「算了吧，他只有一隻手，還得將盤子拿開去，再抹桌子，又得拿回盤子來，折騰噢！」

那個抖腿的笑道：「這也好辦，叫他媽再替他生一隻手出來也就行了！」

四個流氓一起轟笑了起來，雷力緩緩吸了一口氣，一手抓起盤子抛了上去，立時抽下抹布，抹着桌子，盤子先落了下來，他接過盤子放在桌角上，緊接着落下來的是一大碟牛肉，雷力又伸手接住，放好，頭也不抬，將落下的四隻酒杯一一接住，放在四人的面前，他動作極快，此時酒壺才落下，他接過了酒壺，替每人斟了一杯酒，放下酒壺，拿起盤子就走。

那四個流氓看得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掌櫃的可樂了，他道：「四位別看他只有一條胳膊，做事情可勤快得很！」

雷力在放好了盤子之後，來到了掌櫃的一端，靠近廚房處蹲了下來，眼望着地，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出。雨仍然很大，那四個流氓大聲猜着拳，喝着酒，講着淫褻不堪入耳的話，小飯舖中顯得很熱鬧，可是這一切，都像是和雷力不發生關係一樣，他只是蹲着，眼望着地一動也不動。

直到巴蕉走了進來，雷力才震動了一下。

巴蕉是巴鐵匠的女兒，巴鐵匠愛喝酒，巴蕉就常替她爹來打酒，雷力已可以不必抬頭，只從細碎的、輕盈的脚步聲上，就可認得出那是巴蕉來了。

巴蕉是一個十分明艷的姑娘，雷力有時候會一直在等着，心中想：巴蕉今天怎麼還不來？巴蕉今天別不來了吧？可是巴蕉來了，在雷力的臉上却一點也看不出甚麼來，他的神情一樣是那樣憂鬱、冷漠。

雷力站起了身子，巴蕉已收起了油紙傘，用她清脆的嗓子道：「好大的雨。」

一個流氓立時提尖了喉嚨，學着巴蕉的聲音，道：「好大的雨！」

巴蕉連瞧也不向那四個流氓瞧一眼，那四個却笑得前仰後合，巴蕉向雷力道：「雷大哥，我爹又想喝酒了！」

雷力自巴蕉的手中接過酒壺來，來到了酒缸前，他已經習慣了一隻手來做事，他將酒壺放在頭頂，打開了缸墊，向上一抛，順手將掛在牆上的酒勺取了下來，酒缸蓋墊落在一旁，雷力在缸中杓着酒，舉過頭，注入酒壺之中。

巴蕉走了過來，道：「雷大哥，我來幫你！」

雷力搖了搖頭，他頭上就頂着酒壺，可是在他搖頭之際，酒照樣注了進去，並沒有漏出來。

將酒壺還給了巴蕉，雷力才忽然道：「雨天，我送你一程！」

他也不理會巴蕉是不是答應，就拿起了擱在櫃旁的油紙傘，向空中一抛。在他失了一條手臂之後，他發現一隻手的人，要將一隻手當兩隻手用，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手中的東西抛向半空，當東西被抛向半空的時候，他就可以騰出僅有的一隻手來做別的事情了。

這時候，他將油紙傘抛到半空，一伸手接住了傘柄，趁勢手臂用力向下一沉，「啪」地一聲，油紙傘張了開來，他先到了門口，巴蕉走了過來，他替巴蕉打着傘，兩人一起走了出去。

雷力一直抿著嘴不出聲，巴蕉水汪汪的大眼一直望着他，走出了十來步，巴蕉忽然道：「雷大哥，今天可有人欺負你？」

雷力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苦澀的神情來。他已經幾乎對任何事情都不發生反應了，自從他斷臂之後，他已嚐到了最大的痛苦，對其它的一切都已經痲木了，他每天都被人欺侮、嘲笑，他也完全不感到甚麼，可是，巴蕉的關切，却使他已然僵硬了心弦，發出震盪。

他喜歡看到巴蕉，倒並不是因爲巴蕉的明艷動人，而是她那份眞心眞意的關切！

巴蕉嘆了一聲，道：「雷大哥，你老是被人欺侮，要是你也像那些強兇霸道的人一樣，腰際

掛着一把刀，人家就不敢隨便捉弄你了！」

雷力陡地站住了身子，在刹那間他向自己的空袖望了一眼，又大踏步走向前去，巴蕉忙趕了上去，又道：「雷大哥，我爹說，你以前一定是一個會武功的人，武功還可能很高！」

雷力突然將油紙傘塞進巴蕉的手中，一言不發，轉身就走了回去。

巴蕉轉過身來，愕然地望着雷力，雷力才走出了幾步，身上的衣服便濕透了，巴蕉張口想叫，可是沒有叫出聲來，她只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 * *

雨下了整一天一夜才停，雨後天青，空氣份外清爽，那一條大路兩旁的樹木，也顯得格外葱翠悅目。

路上還有着積水，是以當那匹駿馬疾馳而來之際，馬蹄踏在積水上，水向四處濺了開來。

那馬兒的確是一匹駿馬，然而馬駿，馬上的人更駿，那是一個雙眉斜飛，虎背熊腰，星目膽鼻的年輕人。那年輕人筆挺騎在馬上抬頭向前望去。

前面是一片林子，在林子之後是兩個接連的山崗，在那兩個人接連的山崗之間是一氣勢極其宏偉，足有十來丈長的長橋！

長橋的那一端隱隱可見很多房屋，那年輕人望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喃喃地道：「那就是虎威山莊了！」

他劍眉發蹙，正待抖韁再向前馳去，忽然自小路上，馳出了兩個人來。那兩人衣衫不整，身上還帶着傷，一馳出小路便吃驚地勒住了馬，望定了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道：「兩位……」

他才說出了兩個字，那兩人中的一個已悲憤莫名地叫了起來，道：「你們已經劫了鏢，還不放人麼？與你拚了吧！」

隨着那人的呼叫，兩個人一起自馬上躍了起來，身在半空，「呼呼」兩聲響，兩柄刀已向着那年輕人直砍了下來，那年輕人一聲怒喝，只見他雙臂一振，出刀快如電光石火，兩柄雪亮的鋼刀已然出鞘架了上去，「錚、錚」兩聲響恰好架住了那兩人的一刀。

而他一架住了對方的單刀，手腕一轉，又是「錚、錚」兩聲響，雖然在日光之下，也可見到火星迸濺，那年輕人肩頭略聳，刀已入鞘，而那兩人手中的單刀已被那年輕人這一絞直飛向半空之中，那兩個人也跌了下來跌在路上，打了一個滾站了起來，一身泥濘。

那年輕人叱道：「你們不分青紅皂白，一見人就動手，甚麼道理！」

那兩人咬牙切齒，厲聲道：「你們虎威山莊，暗中專幹劫鏢殺人的勾當，總有報應的一天！」

兩個大漢一面說，一面飛撲上了馬背，那年輕人忙道：「你們認錯人了，我不是虎威山莊的，我叫封俊傑！」

然而那兩人却根本沒有聽下去，一上了馬，立時疾馳而去。

封俊傑，「雙刀封俊傑」這是近半年來，震爍着武林的一個新名字，雖然從有人提起這個名到現在還只不過半年，但是只要提起雙刀封俊傑，任何人都會嘆上一聲：「眞好刀法！」

可是那兩個人却急急走了，連封俊傑這個名字也像是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這使得封俊傑有點意外。他心忖：又是兩個失了鏢的人，他一路前來這已是第三起了，而每一次遇到失了鏢的人都負了傷，都說鏢是虎威山莊的人劫走的。

然而虎威山莊在江湖上聲名頗著，在這以前並沒有說虎威山莊的不是，封俊傑的心中總不免有些疑惑，他要好好地調查這件事。

他又抬頭望了虎威山莊半晌，但是他却並不轉進岔路到山莊去，他仍然向前直馳着，不一會，他就看到了一塊刻着「馬橋鎮」三個字的石碑，再向前十來丈，他過了一度橋，然後他看到了鎮口的那家小飯舖。

小飯舖外拴着兩匹健馬，小飯舖中坐着兩個橫眉怒目的大漢，那兩個大漢的衣飾十分華麗，披着大氅，腰際隆起，分明都藏着兵刃，這時，那兩個大漢正瞪着雷力，看雷力一隻手在替他們端盤子，斟酒。

兩個大漢中的一個突然問道：「你來馬橋鎮多久了？」

雷力抿著嘴，一言不發，李掌櫃忙道：「他來了有些日子了！」

那大漢瞪了李掌櫃一眼，又問道：「你練過武？手法倒快得很？」

雷力仍然不出聲，李掌櫃又道：「你看他那樣子那像是練過

武？只剩了一隻手自然得想別的法子。」

那大漢勃然大怒，「叭」地一掌拍在桌上，喝道：「我操你媽，我在問他，誰要你說話？」

隱忍不發受重傷

李掌櫃縮了縮頭，換了旁人，李掌櫃或者還要分辯幾句，但是這兩個人他却惹不起，那是虎威山莊的大頭目，他怎敢再出聲？

那大漢仍然不肯放過雷力，又厲聲喝道：「說話！」

雷力仍然不開口，那大漢揚手就是一掌，「叭」地一聲打在雷力的臉頰上，雷力被那一掌打得一個踉蹌，向門口直跌了出去。

恰好這時巴蕉走了進來，他幾乎撞在巴蕉的身上，當他站定了身子之後，臉上已經紅腫了起來，巴蕉吃了一驚，忙道：「雷大哥，你怎麼了？」

雷力低着頭仍然一聲不出，自巴蕉的手中接過酒壺來，巴蕉向那兩個大漢怒目而視，她不用問，已經可以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那兩個大漢一看到巴蕉，楞了一楞，互望了一眼，齊聲道：「嘿，小美人兒哪裏來的？」

巴蕉摔了摔辮子，沒好氣地說道：「從鎮上來的！」

一個大漢道：「來，陪我們喝幾杯酒！」

雷力已經掀開了酒缸的蓋墊，一聽得那大漢這樣說，他霍地轉過身來。

在他轉過身來之際，另一個大漢已伸手抓住了巴蕉的手，將巴蕉拉向前去，雷力陡地喝道：「別碰她！」

那大漢轉頭看來，道：「原來你不是啞巴！」

雷力又道：「別碰她！」

那大漢「哈哈」笑了起來，道：「大爺愛碰！」

他一面說，一面就去扭巴蕉的臉頰，巴蕉尖聲叫了起來，雷力突然走向前，伸手抓住了那大漢的手腕，那大漢一鬆手，巴蕉趁機向外便奔。

那大漢怪吼一聲，道：「你幹甚麼？」

雷力的臉上現出極其憤怒的神情來，但是那種憤怒的神情却一閃即逝，接着他神情表現得十分痛苦，然而轉眼之間他又變得那麼冷漠了。

他低下頭去，艱澀地道：「沒有……甚麼，兩位還有甚麼要的？」

那大漢一聲怒喝，厲聲道：「我要你的命！」

他一伸手抓住了雷力的肩頭，將雷力直提了起來，向外面抛了出去。

雷力的身子，「砰」地撞翻了一張桌子又打了幾個滾，滾出了飯舖，那大漢殺氣騰騰追了出來，雷力手在地上撐着，剛想站起，那大漢已一脚飛踢出去。

雷力被一脚踢中又在地上滾了兩滾，那大漢趕過來，踏住了雷力的背脊，雷力的左手在地上撐着，勉力想站了起來，可是，那大漢踏得極重，還不斷地獰笑着，另一隻脚却不斷向雷力的臉上踢來，靴子踢在雷力的臉上，雷力在轉眼之間，臉上便已鮮血直流。

就在這時只見巴蕉自飯舖後面奔了出來，她俏臉煞白，道：「別打了，別打了，我，我陪你們……喝酒就是，快放他起來！」

那大漢一聲長笑又舉腿一脚，將雷力踢得滾了開去，他一反手便抓住了巴蕉的手腕，巴蕉的身子在劇烈地發着抖，然而自她臉上的神情，却可以看得出來，她是憤怒而不是害怕！

那大漢拉着巴蕉向飯舖便走。

雷力掙扎着站了起來，悶聲道：「放開她！」

那大漢停了一停，「哈哈」笑着，道：「臭小子，你憑甚麼，叫我放開她？」

雷力滿是鮮血的臉上，臉肉在不斷抽搐着，他陡地向前踏出了一步，然而，就在他一步向前踏出之後，他低下頭來，望着自己的空袖。

在刹那間他的心中，像是有萬千支利針，一齊深深地刺了進去一樣！他身子劇烈地發着抖，低下去的頭再也抬不起來。

在他的耳際，那大漢的轟笑聲聽來就像是山崩地裂一樣！他憑甚麼可以叫人鬆手？就憑一隻手？憑打輸了自斷胳膊之後，做小酒保的身份？

他慢慢地蹲下身子來，左手用力抓向地上，他的五指一起插進了泥地中。

巴蕉仍然凝望着雷力，她也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羞辱，她的雙眼之中流露出她對雷力的極度同情來。

就在這時候，雙刀封俊傑自大樹之後緩緩地踱了出來。

封俊傑一踱出來，便沉聲道：「放開她！」

封俊傑那三個字講得並不大聲，可是却有一股異樣的威嚴，一時之間人人都抬起頭向他望來。抓住了巴蕉的那漢子陡地看到了封俊傑的那種丰神俊朗，神采飛逸的樣子，也不禁呆了一呆。

他陡地喝道：「你是誰？」

封俊傑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每走出一步便吐出一個字來，道：「封——俊——傑！」

那大漢陡地吃了一驚，手臂一抖推開了巴蕉，一翻身，怪叫一聲，刀已出鞘，「呼」地一刀已向封俊傑迎臉砍到！

封俊傑一聲冷笑，雙臂略動，只聽得「錚、錚」兩聲響，刀光閃動，他雙刀是如何出鞘的，那大漢也未曾看清楚，虎口一痲，他手中的那柄單刀已向半空之中直射了出去，緊接着，他雙肩一涼，又是「錚、錚」兩聲響，眼前刀光一斂，封俊傑的雙刀已還入了鞘中。

只見封俊傑的臉上帶着十分冷峻的笑容，道：「暫且寄你兩條膀子在身上，下次再叫我撞到了，定不放過你，快滾！」

那大漢低頭一看，只見自己身上的衣服，雙肩之上皆被割破了老長的一道口子，刀尖還在他的肩頭上劃過，在他肩頭上有着一道細而長的血痕！剛才因爲他實在駭然太甚，是以未曾覺得疼痛，此際，一陣冷汗滲了出來，他眞是險險昏了過去！這時，另一個大漢，也自飯舖中奔了出來，然而他的伙伴，一動手就吃了那麼大的虧，他又清清楚楚聽得對方自報名頭，正是近年來武林中出名的雙刀大俠。

封俊傑緩緩轉過身來，巴蕉已奔到了雷力的身邊，可是雷力仍然蹲在地上，在劇烈地發着抖。

封俊傑望了雷力半晌才道：「這位兄弟，剛才何以不還手？」

雷力一聽得封俊傑陡地問出了這樣一句話，身子陡地一震，倒也不再發抖了，但是仍然不出聲，巴蕉將他扶了起來。

雷力並不出聲只是低着頭，由巴蕉扶着，走進了小飯舖之中。

封俊傑略呆了一呆就跟了進去。

封俊傑進了飯舖，只聽得掌櫃的在嘮叨道：「唉，這兩個人是虎威山莊的大頭目，誰得罪得起他們？讓巴蕉陪他們喝杯酒不就完了，偏要出頭，你當你的酒保，捱了打還不是白捱？」

封俊傑雙眉一揚，道：「掌櫃的，剛才那獨臂朋友，是這裏的酒保？」

李掌櫃道：「可不是麼，我是看他可憐，只有一隻手才收留他的！」

封俊傑回頭看去，巴蕉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已向外奔了出去，封俊傑又問道：「他人呢？」

李掌櫃順手向廚房指了一指，封俊傑向着廚房，走了過去，只見雷力一手拿着瓦盆，在水缸中，杓了一盆水，再將瓦盆放在架子上，將整個面浸在水中，瓦盆中的水立時變了紅色。

雷力浸了好一會，才伸手去摸面巾，封俊傑踏前兩步，將掛在牆上的面巾取了下來遞向雷力，雷力接了過來，略呆了一呆，就將面巾覆在臉上才取下面巾來。

在他們臉上，神色是一片冷漠，封俊傑帶着微笑，道：「朋友，你……」

可是封俊傑話未講完，雷力已經冷冷地道：「客官要甚麼，請到店堂相候，我自會端來。」

封俊傑雙眉略揚，道：「江湖上都說，眞人不露相，可是我不明白……」

雷力仍然冷冷地道：「我才不明白客官說的是甚麼？」

封俊傑又呆了一呆才緩緩轉過身向外走去，封俊傑一離開了廚房，雷力的神情便變得極其痛苦，他伸手壓向牆上將拳頭壓得陷進了牆中。

然後，他低聲嘆着氣，縮回了手來也走了出去。

在通向虎威山莊的那座長橋上，那兩個大漢策騎驃馳而來，馬蹄敲在橋板上，加上橋下空谷的回聲，聽來像是轟雷一樣，驚心動魄。

馳過了長橋便是虎威山莊大堂前的空地，那兩個大漢滾下馬來，向前疾奔而去，自大堂中也有兩個人迎了出來，齊聲道：「怎麼了？」

那兩個大漢嘆着氣，道：「雙刀封俊傑已經到了馬橋鎮！」

自大堂中迎出來的兩個人，神色也爲之一變，四個人一起走了進去，穿過了大堂，來到了大

堂後的一個院子中又有人迎了上來，幾個人揮着手，直來到了一個小小的廳堂之中，齊聲恭叫道：「莊主！」

只聽得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傳了出來，自內走出了一個極其威嚴的中年人，那人便是虎威山莊的莊主陳震南，他一出來，便喝道：「甚麼事大驚小怪！」

那幾個人齊聲道：「雙刀封俊傑到了！」

陳震南剛才還在叱喝衆人大驚小怪，可是此際一聽，他也不禁失色，忙道：「在那裏？」

一個大漢道：「在馬橋鎮上！」

陳震南吁了一口氣，怒道：「話也說不清楚，還當他已到了虎威山莊！」

就在這時，只聽得內間傳來了兩下咳嗽聲，陳震南忙道：「傳令下去，小心防守，不得大驚小怪。」

那幾個虎威山莊的頭目全答應，一起走了出去，陳震南轉身走向內間，內間中早坐着一個人，身形比陳震南更高，不怒自威，正是名滿天下的大俠龍異之！

陳震南一進來，龍異之便道：「剛才他們的話，我也聽到了！」

陳震南神色緊張，道：「封俊傑已被我們引到這裏來了，龍大哥有甚麼主意？」

龍異之雙眉緊蹙，道：「請他到莊上來。」

陳震南道：「他……肯來麼？」

龍異之道：「我們廣邀方圓二百里內的江湖朋友，在此相聚，也發帖子給他，他本來就有一探虎威山莊之意，到時一定前來！」

陳震南略呆了一呆，道：「龍大哥我還有一點不大明白……」

龍異之笑了起來，道：「還有甚麼不明白的，我要當着江湖羣雄的面前將他打敗，逼他退出江湖！」

爲保第一施詭計

陳震南吸了一口氣，道：「還是老辦法！」

龍異之「呵呵」笑着，伸手在陳震南的肩頭上輕輕拍了兩下，道：「這個老辦法，萬試萬靈，近十年來，多少人被我用這個辦法敗了下去？要不是這個辦法，我現在在武林之中輪到第九！」

陳震南諂媚地道：「龍大哥那麼說也太客氣了，以龍大哥的武功、智謀，應該坐武林第一把交椅！」

龍異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說道：「你照我的吩咐去辦，在封俊傑未上虎威山莊之前却不可生事！」

陳震南答應了一聲便向外走了開去，龍異之背負雙手，回想着剛才陳震南所說的話，他也不禁苦笑了起來。

武林第一交椅眞不是容易坐的，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要追上來，而他就得設法將追上來的人打下去，他已經無法跑得比人家快，只好希望人家跑不動。雙刀封俊傑，龍異之望了望倚在牆旁的那柄三節棍，雙刀封俊傑使的既然是雙刀，那麼對付鴛鴦刀雷力的招法仍然可以用，不必挖空心思再去另創新招了。

這時虎威山莊中也熱鬧起來了，陳震南一離開立時命人寫帖子，分頭送了出去。

數十個莊丁各策着健馬，離開虎威山莊去分送帖子，數十匹馬馳過長橋之際，山谷鳴響，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來。

在馬橋鎮的一個小巷子內，巴鐵匠的鐵舖中，巴鐵匠用力舉着鎚敲下去，敲在火紅的鐵上，也發出巨大的聲響來，但是那種聲響和馬羣馳過虎威山莊長橋的蹄聲相比較，却顯得異常落寞。

巴鐵匠一鎚又一鎚打着，巴蕉坐在地上的一張小櫈子，用力在扯着風箱，當她將風箱推向前，爐中青白的火苗就紛紛向上竄起來。

巴蕉抬起頭，望着巴鐵匠，叫道：「爹！」

巴鐵匠停了手嘆了一聲，道：「丫頭，我看你有心事，你叫了我十七八次，叫了之後又不出聲，究竟是爲了甚麼？」

巴蕉口唇顫動着，欲語又止，巴鐵匠抹着汗，大聲道：「你要是不說，以後別再叫我！」

巴蕉忙道：「我說了，爹，你不是藏着一口好刀？你常說，不是高手匠人決計打不出那樣鋒利的鋼刀來？」

巴鐵匠呆了一呆，道：「是，你問這幹嗎？」

巴蕉低下了頭，道：「我想要有把刀……送給雷力。」

巴鐵匠的身子震動了一下，怒道：「胡說，你送一把刀給他幹甚麼？」

巴蕉的神色突然變得十分激動，爐火映在她的臉上，使她的臉頰看來更是一片緋紅，她道：「雷力人好，可是甚麼人都欺負他，要是他腰際也掛着一口刀，那就好多了！」

巴鐵匠瞪視着他的女兒好一會，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蕉丫頭，雷力少了一條胳膊，自然難免為人欺負，可是你得知道，他現在只不過被人欺負，要是他有了一把刀，可就得死在別人的刀下了！」巴蕉的神色很倔强，道：「就算是死在別人的刀下，也比被人踩在地上强！」

巴鐵匠搖着頭，在他搖頭的時候，他臉上的皺紋似乎比以前更多了。

他緩緩地道：「蕉丫頭，你可知道我這口好刀是怎麼來的？那時我還年輕，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全身是血倒斃在我舖子之前，他手中就握着那口刀，我將刀藏了起來，事後才知道那人是江湖上著名的高手，唉，强中自有强中手，你別替雷力多惹是非了，快扯風箱吧！」

巴鐵匠的那一番話說得十分傷感，可是從巴蕉臉上的神情可以看得出，她全然未曾聽進去，她又用力扯着風箱，而在她扯風箱之際，她的心中在想：不對，那些兇橫霸道的人，人人腰際都掛着刀，雷力為甚麼不能有刀？他雖然少了一條手臂，但是只要有一口好刀……

當她想到這裏的時候，她不由自主轉頭向她父親的房間看了一看，她知道那口刀放在她父親的床下，她要將這口刀偷出來送給雷力，雷力有了刀就不會再給人欺負了！

天色黑了下來，馬橋鎮口的飯舖中，李掌櫃點了燈，在黃昏的燈光下，飯舖中只有封俊傑一個人坐着，他已喝了不少酒，看來也有了一點醉意。

雷力仍然蹲在櫃子的一端望着地上，身子縮成了一團，一動也不動。李掌櫃在點着了油燈之後，向封俊傑望了幾眼，神色猶豫，但是他終於鼓起勇氣，向封俊傑走了過去，陪着笑，道：「這位客官，天色黑了，該到鎮上去投店了！」

封俊傑雙眉一揚，道：「怎麼，趕我走？」

李掌櫃嚇了一跳，連忙向後退了一步，道：「不，不，只是小店簡陋，實在不堪過夜！」

封俊傑「哈哈」笑了起來，道：「你錯了，掌櫃的，人身不過七尺之軀，何處不可容身，是不是？」封俊傑是對着李掌櫃在說話的，可是說到最後「是不是」三個字，他却陡地轉過頭去直視着蹲在角落處的雷力，然而雷力仍然像是甚麼也沒有聽到一樣，望着地上一動不動。

封俊傑舉起杯來，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將酒杯向雷力一揚，道：「這位朋友，何苦如此，可要喝一杯？」

雷力霍地站了起來，可是他仍然不望封俊傑，只是向廚房走去。封俊傑也在那一剎間，重重放下酒杯，道：「唉，只有眞正的英雄才能提得起，放得下，像閣下那樣！」

雷力的一隻脚已經踏進廚房去了，可是突然之間他身子倏地一轉，轉了過來。

雷力望定了封俊傑，在剎那間自雷力的雙眼之中，射出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光采來，雷力似乎又像是以前騎在白馬上，腰際懸着鑲滿了寶石的刀鞘，鞘中有着鋒利的鋼刀那時一樣了！在他的心中他也感到一股豪意陡地升起！

然而，那却只是一剎間的事！

就在那一剎間，封俊傑的話使得雷力感到自己仍是一個英雄，一個豪傑，還是一個傲嘯江湖的好漢。然而，也僅僅是那一剎間！接着，似乎覺得的右肩處，又是一陣劇痛！那一陣劇痛實在是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了，他的斷臂也早已成了白骨，但這時，他的幻覺却使他的身子震動了起來，他低下頭看到了的自己空袖。

也就在那一瞬間，他明白了，他明白自己決不再是英雄豪傑，自己只是一個被人打輸了，自斷手臂，退出江湖的可憐虫，現在，他只是一個任人欺負，連還手都不敢想一想的獨臂小酒保！

他低下頭去，臉上重又現出那種呆滯的神情來，他站着一動也不動。

封俊傑緩緩站了起來。

就在雷力被虎威山莊那兩個大頭目毆打之際，就在雷力怒喝那兩個大頭目放開巴蕉之際，封俊傑就發現雷力決不是尋常人。

可是，封俊傑的心中仍不免有疑惑，如果他不是一個尋常

人，那麼為甚麼會在這個小飯舖中當酒保，任由別人欺負？

然而，在看到了剛才那一剎間，雷力臉上的那種神情之後，他却再也沒有疑問了！

雷力決不是一個尋常人，尋常人的臉上也決不可能現出那樣的神采來，他知道對方，一定有着難言的隱痛，他已經打定了主意要將這個獨臂小酒保當作朋友！

他站了起來之後緩緩向前走去，當他來到雷力身前的時候，雷力已經神色漠然地轉過身去，封俊傑略停了一停，正在盤算着該如何開口時，在一旁的李掌櫃根本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他只知道封俊傑不但是一個豪客，而且更曾將虎威山莊的兩個大頭目打退，那是決計不能得罪的大人物！

是以，李掌櫃一看到雷力轉過身去，不準備理睬封俊傑，他便着急地高聲叫道：「雷力，別得罪客人！」

李掌櫃的話一出口，雷力掀起簾子，已進了廚房，而封俊傑的身子則陡地一震！

雷力！這個名字聽在小飯舖的李掌櫃耳中，聽在小鎮的鐵匠耳中，和鐵匠的女兒耳中，自然一點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可是這個名字却曾經震爍江湖，像是在天空中劃過的彗星一樣，聽在一個武林高手的耳中，却足以引起極大的震動！

封俊傑在受了極大的震動之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倏地轉過身來瞪住了李掌櫃，他雙眼炯炯有神，嚇得李掌櫃臉色發白，不知該怎樣才好。

封俊傑臉色一沉，嚴聲說道：「你剛才叫他甚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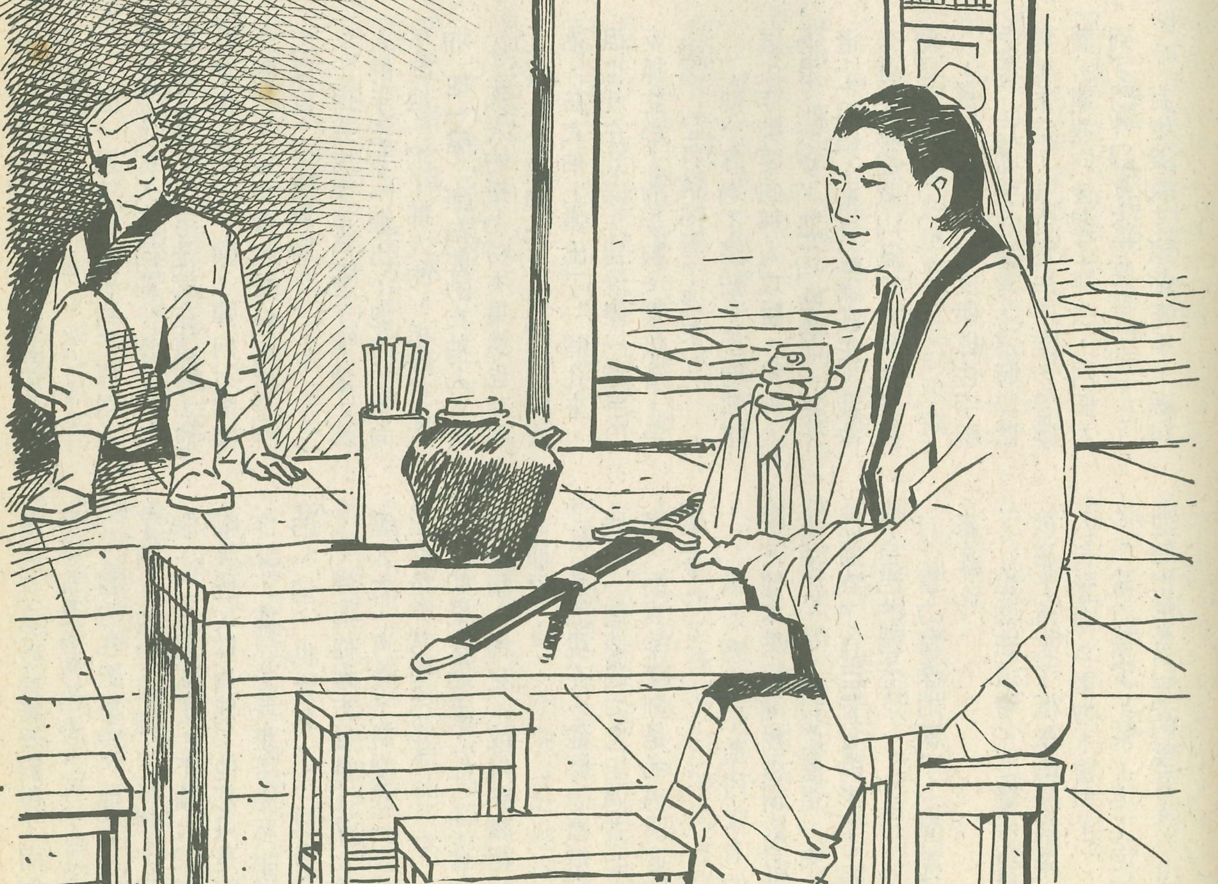
李掌櫃忙道：「我……我叫他的名字，他叫雷力，我沒有叫他別的甚麼！」

封俊傑陡地掠向前去，一伸手，隔着櫃子，便抓住了李掌櫃胸前的衣服，手臂一振，幾乎將李掌櫃的整個人從櫃內提了出來。

他厲聲喝道：「他是雷力，你怎麼敢叫他在店中當酒保？」

李掌櫃驚至全身發顫，幾乎哭了出來，他急叫道：「那不關我事，是他自己投來的，我見他可憐才收留他，是他自己要來的！」

封俊傑陡地一呆，但是就在一呆之後，他却完全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封俊傑要跟斷臂小酒保交個朋友。

鴛鴦刀雷力聲名大噪之際，他還在習藝，雷力是如何敗在龍異之之手退出江湖一事，也是由鏢局中人傳了開去，盡人皆知，看來雷力眞正在實行他的諾言，他退出江湖將自己當作是一個完全沒有武功的人！

這需要忍受多麼深切的痛苦！

在那剎間封俊傑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一陣絞痛，雷力竟能做到這一點，那眞是能人之所不能，使他的心中生出無限的敬仰之意來。

他鬆開了李掌櫃，緩緩轉過身向廚房中走去。

可是他才走了兩步便聽到廚房中傳來了雷力的聲音。雷力的聲音平淡得很，但是仔細聽來，在平淡之中却有着極深的哀切，他道：「別進來！」

封俊傑完全可以體會到雷力話中的那種深切的悲哀，他不由自主呆了一呆。

而就在這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突然傳到，封俊傑回頭一看間，馬蹄聲已止，兩個人已經走進了小飯舖來，一進來就道：「封大俠在麼？」

封俊傑冷冷地打量着他們兩人，問道：「甚麼事？」

那兩人一聽得封俊傑搭腔，立時站定了脚步，其中一個道：「封大俠，方圓五百里武林人物，五日之後，在虎威山莊聚會，陳莊主和龍大俠知道閣下在此，特請閣下參加，有帖在此！」

封俊傑雙眉一揚，並不走過去接那人手中的請帖，只是冷冷地問道：「龍大俠？」

那人特地加强了語氣，道：「是，龍異之之龍大俠，他和敝莊陳莊主是好友！」

封俊傑略有所思地「嗯」地一聲，道：「好，你們將請帖放下吧！」

用計刺探送請帖

那人的身邊就有着一張桌子，他本來只要順手將請帖放在桌上，就可以告辭離去的了，可是他却並不那麼做，仍然手執着那請帖，道：「陳莊主吩咐，要將請帖放在封大俠的手中！」

封俊傑一聽得對方那樣說，不禁仰天一笑，他自然可以知道對方的意思，是要掂掂他的份量，看來那兩人也定非弱者了！

他一面笑着，一面向前走去，口中道：「如此，則勞煩兩位了！」

他一連三步已來到了那兩人的身前，那人手向前一伸，將請帖遞了過來，可是就在這時，他的食指却突然一彈，彈向封俊傑的脈門，這一彈也可以說得是神出鬼沒，快捷無倫。

但封俊傑早已有了準備，那人的手指才一彈出，他的手便向下陡地一沉，那人的一指彈空，「啪」地一聲，彈在他的衣袖上。

那人的指上功夫果然也非同凡響，一指彈中了封俊傑的衣袖，在衣袖上彈出了一個孔來，但也就在此際，封俊傑一翻手已反抓住那人的手腕，緊接着，手一縮，已將請帖奪了過來。

他一奪過了請帖，手向前略送，作勢要向那人攻擊，將那人逼退了一步，他才「哈哈」一笑，道：「相煩上覆貴莊陳莊主，我本來就要到虎威山莊來，請他候我便了！」

那人剛才被封俊傑抓住手腕之際，已是臉色發青，這時仍然驚魂未定，臉色青白不定，答應着，連連向後退了開去，兩個人到了門外翻身上馬便自馳走。

封俊傑執了請帖在手，緩緩轉過身來仍然望着廚房，而在廚房中却是靜得出奇。

雷力在廚房中，他左手捧住了頭，他在這個小飯舖中當酒保，已有很久了，不論人家怎樣嘲笑他，欺負他，他都只是默不作聲，他只是要盡可能忘記過去的一切，也實實在在沒有甚麼人，知道他過去曾是江湖上的風雲人物，可是，封俊傑一來就看出他是非常的人物！

如果在過去，他一定會和封俊傑傾心相交，成爲肝膽相照的好朋友了。

然而現在，他該怎麼辦呢？他是一個要竭力忘記過去的小酒保，而封俊傑則是名揚四海的大俠士！

雷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他本來已漸漸習慣於目前的生活了，可是封俊傑這一來，使他看到了自己昔日的影子，想到了自己的過去！

雷力深深地嘆了一聲站了起來。

也就在這時，他聽得廚房的後窗上傳來了低微的呼喚聲，有人在叫道：「雷力！雷力！」

雷力呆了一呆，定了定神，他聽出那是巴蕉的聲音。

夜已那麼深了，巴蕉還來作甚麼？

雷力直起身子來，推開了窗子，巴蕉就在窗前，在淡淡的月色下看來，巴蕉的俏臉顯得格外腴白，雷力才一撐開窗來，巴蕉便道：「來，雷力，我給你一樣東西，快出來！」

雷力看出巴蕉的神態中，似乎有一種特別的神秘意味，他側轉身走出門去，看到巴蕉的手中抱着一隻狹長形的盒子。

雷力才一走出來，巴蕉便將那隻盒子，向雷力遞了過來，道：「給你。」

雷力怔道：「是甚麼？」

巴蕉的神情十分興奮，道：「是一口好刀，鋒利無比，爹常誇他自己的手藝，但是他却說，他打不出那麼好的刀來！」

巴蕉的話令得雷力的心頭，又感到了一陣劇痛，他吸了一口氣，道：「你拿回去，我要刀有甚麼用？」

巴蕉却急急轉到了雷力的面前，頓着足，責怪似地道：「雷力，你這人怎麼那麼沒出息，你一直受人欺侮，要是你也帶着一口刀……」

雷力心頭的創痛更甚，他叫了起來，道：「拿開，拿回去！」

他突然之間吼叫了起來，倒將巴蕉嚇了一大跳，後退了一步，雷力望着巴蕉，臉肉抽搐着，過了片刻，他才痛苦地道：「巴蕉，你……你別怪我，我不是故意向你發脾氣的，你不知道……」

巴蕉不等他講完，便道：「你別難過，我倒喜歡看你發脾氣，那總比你被人家踩在脚下，連哼都不哼一聲要好得多了！」

雷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巴蕉的話是那樣地不留情，那樣深切地刺痛了他的心！

然而，他也明白巴蕉對他那樣毫不留情的責備，正是對他極度的關切！

那使他在痛苦之中又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幾乎已要伸出手來，將那刀盒接過來了。

然而在那剎間，他低下頭去，望着自己的空袖，他咬了咬牙，道：「不，我不要！」

巴蕉瞪着雷力，過了好一會，她才道：「要不要由你，我既然帶來了就不會帶回去！」

她彎身將刀盒放在地上，就急步走了開去，雷力怔怔地望着刀盒，又過了半晌，他突然一伸脚將刀盒的盒蓋踢了開來。

盒蓋一被踢開，月色之下只見刀盒之中一股寒泓。

雷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眞是一口好刀，望着那股寒森森的光芒。

雷力眞難相信在這樣的小鎭上，會有那樣的一口好刀！

他忍不住彎下身，五指緩緩伸出，握住了刀柄，將那柄刀提了起來。

他已經多久沒有在手中緊緊地握着一柄刀了！

在他自斷手臂之後，他只握過菜刀，滿是鐵銹充滿了油腥味的菜刀！

而這時他的手中又有一口眞正的好刀了！

雷力握刀在手發出了一下低嘯聲，順手揮了一揮，刀身上映起了一股寒光，雷力倏地使了一招又使了一招，斷臂之後，他還是第一次再使刀，他只覺得並沒有甚麼不自然，他發招越來越快。

他並不知這時，封俊傑已在小飯舖的頂上，居高臨下地望着他。

他使了十七八招，倏地收住了刀勢，雙眼發定，望着那柄刀望了好久，才將刀收了起來仍放在盒上，蓋好了蓋，將刀盒挾在脅下，再停了一停向前走去。

雷力將刀放在盒中向前走去，他經過了一小片田野，走進了馬橋鎭。

他不需要那口刀，他已經自斷一臂退出江湖了，他眞的不需要那口刀，他要去對巴蕉說明，讓巴蕉明白，他絕不是一個沒出息的人，而是一個傷心透頂的人！

鎭上的街道上已經沒有甚麼人了，只有雷力一個人挾着刀盒，踽踽向前走着，一直來到了巴鐵匠鐵舖的那個小巷口。

他才到了小巷口就聽得巷內，傳來了一下短促的驚叫聲。

那一下驚叫聲十分短促，分明是才叫，就被人捂住了嘴，而且雷力也立時認出，那一下短促的驚呼聲，正是巴蕉所發出來的！

雷力陡地吃了一驚，大叫道：「巴蕉！」

他一面叫，一面就向巷子中直奔了進去，他才一奔進巷子就看到巷內有三條黑影，其中的一個停在兩匹馬旁，而另一個則拖着一個人向馬旁走去。

雷力向前奔得十分快，他已經看清那三個人，被捉住的一個是巴蕉，而那兩個身形高大的正是虎威山莊的兩個大頭目！

雷力才奔出了幾步，那兩個大頭目已經挾着巴蕉上馬，蹄聲起處，馬兒疾馳出了巷子。

雷力咬着牙，一直向前追着。當他奔出巷子口的時候，那兩匹馬就在他前面不遠處，他還可以看到馬上的巴蕉，還在不斷掙扎着。

可是他人向前奔，怎有馬兒來得快，他奔上了鎮上的大街，馬已在十來丈之外了，他仍然緊緊咬着牙關向前奔着，然而那兩匹馬離他却越來越遠了！

等到他奔出了鎮口，在月色下，那兩匹馬已在老遠，分明已經追不上了。但是雷力仍然向前追着，他奔過了小飯舖，他的耳際嗡嗡作響，他越奔越快，突然之間，在小飯舖旁的一株大樹上，人影一閃，一個人跳了下來攔在他的面前。

雷力根本不及看清那是甚麼人，左手一揮，一掌向前擊出，他本來是將刀盒挾在脅下的，一揮手出掌間，刀盒跌到了地上，盒蓋跌開，那柄精光雪亮的刀也跌了出來，雷力足尖一挑，已將刀挑了起來，提在手中，直到此際，他才聽得自樹上跳下來，攔住了他去路的那人喝道：「甚麼事？」

這一聲斷喝令得雷力在極度的驚怒之中，略定了定神，他也看清，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封俊傑。雷力喘着氣，道：「他們，他們搶走了巴蕉！」

封俊傑一聽，立時發出了一聲呼哨，一匹駿馬自大樹後疾奔了出來，封俊傑一手拍在馬股子上，身子已騰空而起，道：「我去追他們，你將刀收起來！」

只不過是兩句話工夫，封俊傑一人一騎，已如箭離弦一樣，向前激射而出！

雷力又呆了呆，俯身拾起刀盒，將刀放好，仍挾在脅下，向前奔了出去。

封俊傑策着馬，向前疾馳而出，他躲在樹上是看到那兩騎馳了過去的，他拚命催着馬，漸漸地，可以看到那兩匹馬正在前急馳，看前面兩匹馬的去勢，分明是馳到虎威山莊去的。

封俊傑將馬策得更急，他離那兩匹馬已越來越近了，前面馬上的兩個人也轉過身來看他，封俊傑又連連催着，當他來到了離那兩匹馬，還有一丈五六時，他身子一縱已離了馬鞍，身形向上直飛了起來，身在半空，雙臂振動，「錚錚」兩聲響，雙刀已然出鞘，立時舞起了兩團精光，相隔還有一丈五六，竟是疾揮而過，刀光如瀑疾砍而下！

那兩刀去勢之疾，當眞是難以形容，刀光向下一砍間，只聽得馬兒的一下慘嘶，其中一匹馬，馬股鮮血四濺已經滾跌在地，馬上的那人滾了一滾，立時一躍而起。

可是他才一躍起，封俊傑身子也落了地，雙刀一分，左刀指向已落地的那人，雖然未曾進招，但就是刀尖一指間已嚇得那人脚步一個踉蹌，倒退了一步。

封俊傑右刀疾刺而出，將挾住巴蕉的另一人刺下馬來，那人的肩頭中刀一下了馬，便將巴蕉推得向前直撞了過來，封俊傑左臂一縮，刀交右手，一伸手，拉住了巴蕉的左臂。

巴蕉雖然被封俊傑拉住，可是她驚駭實在太甚，臉色蒼白，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封俊傑疾聲喝道：「快到大樹下去，雷力就來了！」

他伸手一推，將巴蕉推出了幾步，巴蕉略停了停神，奔到了大樹下站定。

這時，虎威山莊的兩個大頭目已經靠在一起，一個肩頭雖然受了傷，他兵刃也已出鞘。封俊傑一推開了巴蕉立時轉過身來。

那兩人神情駭然，一個道：「封朋友，你已受了陳莊主的請帖，如何還與我們爲難！」

封俊傑連聲冷笑，道：「你們這兩個臭狗賊，替我去向陳震南報信，說我定然會來和他算賬！」

那兩人一聽封俊傑那樣說，聽出自己生命無虞，口氣立時又硬了起來，一個道：「好，後會有期！」兩人一齊拱了拱手，就想離去，封俊傑大笑道：「命雖可保，却需留下些東西！」

兩人臉色發白，互望了一眼，他們還未曾來得及開口，只聽得封俊傑一聲大喝，雙刀翻飛，身子直掠向前，那兩人嚇得一動也不敢動，剎那之間，他們也根本未曾看淸封俊傑是如何發的刀，只覺得眼前刀光亂閃，寒氣逼人，緊接着，兩人都覺得頰邊一陣發涼，「啪啪」連聲，似乎有甚麼東西跌到了地上。

兩人嚇得亡魂皆冒，一時之

間也不知被封俊傑留下了甚麼，仍是一動也不敢動，直到刀光斂去，封俊傑已然後退，他們兩人才發覺頰邊鮮血，滴滴答答地落了下來，伸手一摸叫了一聲苦！

懲戒淫徒削耳朵

原來剛才，封俊傑雙刀齊發，一招之間便將他們兩人四隻耳朵一起貼着頰削了下來。

他們兩人伸手一摸間，摸到了一手血。

封俊傑喝道：「還不快滾！」

那一下陡喝，當眞有如雷霆驟鳴之威，那兩人轉過身，爭先恐後上了馬向前奔去。

封俊傑還刀入鞘，轉過身來只見巴蕉仍然倚樹在喘氣，而遠處有一個人正疾奔而來，奔到了近前正是雷力。

雷力奔到了巴蕉的面前，急速地喘着氣，巴蕉直到此際，才「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伏在雷力的身上，雷力抬起了頭望着封俊傑。

封俊傑向雷力微笑着，雷力的神情極其痛苦，陡地推開了巴蕉轉身大踏步便走回去。

巴蕉呆了一呆，想要追上去，可是封俊傑已到了她的身後，低聲道：「巴姑娘，別急！」

巴蕉滿臉淚痕，抬起頭來望着封俊傑，封俊傑道：「若不是雷力看到你被這兩個賊子擄走，我也追不上你！」巴蕉顫聲道：「雷力？」

封俊傑道：「是的，我想他去找你，是要將你給他的刀還給你？」

巴蕉低下頭去，道：「他……他爲甚麼不要我送給他的那柄刀？」

封俊傑嘆了一聲，抬起頭來，這時，雷力已走出了四五丈停在一株樹下，背對着他們。封俊傑又嘆了一聲，道：「你不明白的。」

巴蕉道：「告訴我，或者我能明白！」

封俊傑想了一想，道：「雷力以前的本領很佳，可能比我更高，可是他却被人打敗了，從此他失去了一條手臂，他再也不想記得自己是一個會武功的人，巴蕉你可知道，你給了他一口好刀，那會使他想到過去，那會令他痛苦莫名！」

巴蕉呆了半晌才道：「封大俠，我明白了！」

封俊傑緩緩向前走去，巴蕉跟在他的後面，兩人一起來到了雷力的身後，只見雷力也緩緩轉過身來，他臉上的神情十分平淡，甚至他的語氣也是平淡的，他道：「謝謝你！」

封俊傑伸出手來，雷力略爲猶豫了一下，但也立時伸出手來，兩人互相緊握着對方的手臂，搖撼着，自雷力的臉上漸漸浮起了一絲笑容來。

封俊傑緩慢而沉重地叫道：「雷兄弟！」

雷力又震動了一下，道：「過去的事，我絕不再提了，你會將一個小酒保，當着兄弟？」

封俊傑微笑着，仍然用堅定的語氣叫道：「雷兄弟！」

雷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封大哥！」

雷力和封俊傑兩人互望着，他們仍然握着手，向前走去，巴蕉頓足道：「就不理我了！」

雷力轉過身來，笑着，道：「來，你來拉住我的空袖子！」

巴蕉踏前了兩步，眞的拉住了雷力的空袖，她望着雷力，忽然道：「雷力，我從來也沒有看到你笑過！」雷力並不說甚麼，仍然笑着，他們三個人向前走着，在路上，月色的照映下，現出三個長長的身影來。

* * *

巴蕉說從來也未曾看到雷力有過笑容，那是眞的，自從敗在龍異之手下，斷了一臂之後，他沒有過笑容，但是這時却不同了。

雷力的臉上幾乎一直帶着明朗的笑容，他趁空探頭望向廚房後的院子的兩株樹中，結着一條老粗的蔴繩，封俊傑就躺在那條蔴繩上，搖搖蕩蕩，悠然自得。

雷力道：「到晌午，不會有客人來，我來陪你。」

封俊傑笑道：「你忙你的，別理會我！」

雷力縮回頭去，他一隻手靈活地揚起缸蓋，將缸蓋拋上空中，迅速地在缸中舀出一瓢水來，任由缸蓋自己落在水缸之上。

他將水倒在缸中，炒着菜，李掌櫃在店堂中直着嗓子叫：「快一點，客人催上菜哩！」

雷力搭上了布巾，一隻手裝菜端着盤子走了出去，他從來沒有那麼愉快過，就算是在斷臂之前，他也沒有那麼愉快過。

封俊傑躺在繩上透過樹葉的

隙縫，望着藍天白雲，他心中也很高興，他交到了一個好朋友，友情使雷力判若兩人。

他和雷力結交絕不是爲了甚麼。

也只有不爲了甚麼的友情，才是眞正可貴的友情！

日頭漸漸西斜，雷力自廚房中走了出來，踢過一張小櫈子，坐在封俊傑的身邊。

封俊傑道：「雷兄弟，你日子過得眞舒服！」

雷力笑了笑，他的神情又轉爲憂鬱，道：「封大哥，虎威山莊的約會你最好別去！」

封俊傑望了雷力一眼，笑道：「雷兄弟，別爲了我破了戒，江湖上的是非糾紛與你無關的了！」

雷力苦笑了一下，道：「封大哥說得是，但是虎威山莊的約會，我還是勸你別去！」

封俊傑仰視天空，緩緩地道：「我怎不去呢？除非我再也不在江湖上行走！」

雷力忙道：「封大哥，我也正是此意，太湖離此不遠，湖濱土地肥沃，我們去弄上幾畝地，務農爲生，却也快活似神仙！」

封俊傑低下頭來望了雷力半晌，才道：「你可以做得到這樣，我做不到，雷兄弟，這就是我佩服你的原因，你知道我做不到！」

雷力低嘆了一聲，低下頭去。

他自己心中明白，如果他不是受了斷臂打擊，他也一樣做不到的，一個人在聲名大噪，已被公認爲武林的後起之秀時，要他退出江湖，那眞是談何容易之事，可以說沒有人可以做得到這一點！

雷力呆了半晌，才又道：「封大哥，龍異之也在虎威山莊上！」

封俊傑自繩上躍起，道：「別提他了，唉，是我不好，我不該引你提起他來的。」

雷力淡然地笑着，道：「不打緊，我本來就是敗在他的三節棍之下的，天下皆知，封大哥，龍異之的三節棍有一招十分厲害，那一招……」

雷力的話還未曾講完，封俊傑便一陣長笑，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別說了，我到虎威山莊去，只不過找陳莊主算賬，不會和龍大俠動手的！」

雷力十分吃力地道：「龍大俠？」

封俊傑道：「是啊，我和他動手幹甚麼，雷兄弟！」

他叫了一聲之後，忽然又道：「我想，就算我打不定退出江湖的主意，我從虎威山莊下來，也得和你一起到太湖邊上去，住上半年一載的。」

他講到這裏，又笑了一下，笑得很是神秘，雷力忙道：「你笑甚麼？」

封俊傑道：「我是在想，巴鐵匠不知是不是肯讓巴蕉跟你一起走！」

雷力一聽也笑了起來，說道：「封大哥取笑了！」

封俊傑又嘆了一聲，道：「我現在才覺得，會武功的人，武功越高越不快樂，乾脆將自己會武功一事，忘得乾乾淨淨，或者還更快樂一些！」

雷力並沒有出聲，他只是淡然笑着，他早已下定了決心，要將自己的過去完全忘記，而這時他雖然認識了封俊傑，兩人成了肝膽相照的好友，他也並沒有意思要改變自己的主意。

一個是大俠，一個是小酒保，但是他們都不想改變自己的身份，也不覺得他們身份不同，對他們的友誼，會有甚麼妨碍！

* * *

封俊傑在小飯舖的後院，感嘆着會武功的人不一定快樂，武功越高越是不快樂。在虎威山莊華麗的房間中，龍異之也有同樣的感覺，更比封俊傑深刻得多！

他享有天下第一高手之名，已經十多年了，他自問一點也不快樂。

他非但不快樂，而且還得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提防他天下第一高手的寶座被人搶了去！

龍異之也曾想過，自己如果不當天下第一高手那又怎麼樣？

可是每當他一有這樣的念頭之際，他總不免打上一個寒戰，他無法繼續向下想去，因爲那實在太可怕了，他會不再得到人們的尊敬，他會變成默默無聞，他只要退一步就會變得退百十步，一直退到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爲止。

所以，他一步也不能退！

他雙手緊握着拳，臉上的肌肉抽搐着，當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往往那樣子，但是一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那就全然不同了。

龍異之緊握的雙拳鬆了開來，臉向下沉，立時變成了一副莊嚴的神色來。

在那副莊嚴的神色之下，誰也想不到，他的心中會那樣害

怕，害怕退一步之後，整個人就會在江湖上消失。

脚步聲漸漸傳近，在門口停了下來，龍異之咳嗽了一聲，門外傳了陳震南的聲音道：「龍大哥，是我！」

龍異之道：「請進！」

陳震南推門進來，神色十分尷尬道：「龍大哥，昨晚莊中的兩個頭目又和封俊傑動了手！」

龍異之怒道：「他已接了請帖，定然會上虎威山莊來，如何又去節外生枝？」

陳震南苦笑道：「那兩個頭目，看上了馬橋鎮上一個鐵匠的女兒，半夜三更下手去搶劫，被封俊傑追上自然吃了虧。」

龍異之冷冷地道：「他們還能活着回來？」

陳震南苦笑了一下道：「兩人的雙耳，俱被封俊傑削去，這兩人的武功也不低，可是遇上了封俊傑，却像三歲孩童一樣，我看……」

陳震南的話還沒有講完，龍異之已經知道他要講甚麼了，立時一瞪眼厲聲道：「你想說甚麼？」

陳震南嚇了老大一跳，忙道：「沒……沒甚麼，我是說，我們得妥善應付才好！」

龍異之望了陳震南半晌，才緩緩地道：「你可別三心兩意，你要知道，要是對付不了封俊傑，先完的，就是虎威山莊！」

陳震南忙道：「自然，我明白，我再明白沒有！」

龍異之的神色，變得緩和了一些道：「江湖上的朋友，來得怎樣了？」陳震南道：「已來了不少，預算到約定日期全都可以到齊。」

欲抑先揚整治他

龍異之道：「記得，那天到時候，封俊傑來了，一定極不客氣，你得吩咐下去，全莊上下，不准對他動手，由得他去發威，好讓在莊上的武林同道全知道，理虧的是他，不是我們！」

陳震南連聲答應着退了出去。而陳震南才一退了出去，龍異之的雙手又緊緊握住了拳，臉肉也又不由自主地抽搐起來。

這幾天通向虎威山莊的道上，眞是熱鬧非凡，方圓五百里之內的武林人物，接到了陳莊主和龍大俠的請帖，莫不認爲是榮幸之極的事，紛紛啓程前來，有過路的英雄好漢，自認在武林中有一定的地位，就算沒有請帖，到了莊上也一定不會受白眼，是以也一起去湊熱鬧。

從南邊來，到虎威山莊去的人，馬橋鎮上的人是看不見的，但是從北邊來，到虎威山莊去的人，却一定要經過馬橋鎮。

要經過馬橋鎮，自然也得經過鎮尾那家小飯舖。

這樣的小飯舖自然不會吸引甚麼江湖上的高手，前來這樣的小飯舖歇脚，他們只是一批一批地馳了過去，絕無一人料想得到，時時坐在飯舖前竹椅之上的，就是名震天下的雙刀封俊傑。

一連幾天，封俊傑看到不少人馳了過去，其中有他見過面的，也有他沒有見過的，他心中在想，龍異之的面子眞不小！

他並不怕虎威山莊上的人多，他希望到時，虎威山莊上江湖高手越多越好，那麼，他就可以當衆揭發虎威山莊在江湖上所做的種種壞事。

他在想，當自己從虎威山莊下來之後，聲名自然更隆，自然也更受人崇敬，當年不論寒暑，苦練武功的一番工夫總算沒有白費了！

第五天早上，雷力起了個清早，封俊傑的那匹馬洗刷乾淨，等到封俊傑自樹上躍下之際，他發現雷力的神色十分憂鬱。

封俊傑伸手拍着雷力的肩頭，道：「雷兄弟，正午時分，我就可以回來了！」

雷力一面提着馬韁放上了馬背，一面道：「封大哥！」

他叫了一聲之後又停了半晌，才又道：「龍異之的那一招是專對付雙刀的，封大哥，我與你說一說，你也好有個提防！」

封俊傑淡然一笑，道：「雷兄弟，爲甚麼你認定我會和龍異之動手的？」

雷力直視着封俊傑，道：「爲甚麼你一定認爲不會？」

封俊傑像是覺得十分難以措詞一樣，才道：「雷兄弟，我說了你可別見怪，龍異之俠名頗著，雖然他是你的仇人……」

封俊傑才講到這裏，雷力便陡地叫了起來道：「他不是我的仇人，我自退出江湖之後，所有恩仇，一筆勾銷，還有甚麼仇人？」

封俊傑早已知道自己心中的話，十分難以說得出口，他已經盡量把話講得委婉的了，可是雷

力還是敏感地叫了起來，而且雷力的身子立時一轉，背對着封俊傑，背脊起伏，可以看出他的神情十分激動，過了好一會他才平靜了下來，道：「你再說下去！」

封俊傑頓了一頓，才道：「現在我已肯定，虎威山莊的那幫人幹的壞事一定極多，我想，龍大俠一定還瞞在鼓裏，只要我一前去就可以明白了！」

雷力一字一頓地道：「你眞的那樣想？」

封俊傑道：「我爲甚麼還要有別的想法？」

雷力呆了半晌，長長嘆了一聲，道：「封大哥，但願如此，你早去早回，我在等你！」

封俊傑微微笑着，伸手在雷力的肩頭上拍了兩下，走到了馬房，飛身上馬，雷力直到這時，才轉過身來向封俊傑揮着手，封俊傑策馬走出了五六丈，雙腿一夾，那馬兒便絕塵而去！

雷力望着封俊傑漸漸遠去，心中又嘆了一聲，他在想，但願封俊傑所想的是對的，但願龍異之眞是大俠，而自己這手臂斷在他的手中也是應該的事！當雷力想到自己斷臂之事，他的心中又感到了一陣嚙痛，但是當他向着小飯舖走去的時候，他心中的那種嚙痛感便迅速消失，心情又變得十分平淡，這時，他所盼望的只是封俊傑快快自虎威山莊回來！

封俊傑策着馬，馬蹄踏在路上揚起一片塵土來，他一口氣馳出了五六里，到了直通虎威山莊那條路口才停了停。

他勒住了馬，抬頭向前看去已然可以看到路盡頭，那一條氣勢非凡的長橋，也隱隱可以看到，站在兩旁的莊丁，和他們手中所抱的雪亮的鋼刀，所反映出來的閃亮的精光。

封俊傑停了並沒有多久便繼續策馬向前馳去，他自然不知道當他在岔路略停了一停之際，虎威山莊的塔上便有人奔了下來，奔進了莊中向莊主陳震南稟告着，封俊傑來了，已到了路口！

接着，報告在一個又一個喘着氣奔過來的莊丁口中，傳到了陳震南的耳中！

「封俊傑已上了直路！」

「封俊傑已經馳上了長橋！」

「封俊傑馳過了長橋，已經到了莊子！」

當陳震南聽到了最後一個人報告時，他急步來到了大廳上。



雷力一招怪招，殺敗了仇人龍異之。

這時候虎威山莊的大廳上，鬧鬨鬨地全是人，少說也有百來個之多，全是各門各派武林中的高手，和各大鏢局的鏢頭。

陳震南一走進來便有不少人和他打着招呼，但是陳震南却只是和向他打招呼的人點了點頭便直趨龍異之的身前。

龍異之坐在其中一張虎皮交椅上，他雖然只是坐着，可是看來氣勢也十分懾人。

陳震南來到了他身邊，俯耳低聲講了一句，各人看到陳震南的臉色十分凝重，知道一定有甚麼突然的事發生了，不禁一起靜了下來。

然而衆人又看到，龍異之在聽到了陳震南的密語之後却滿臉是笑容，那又令得各人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就在衆人思疑間，只聽得龍異之朗聲道：「各位，今日我們有一位佳客，他就是近大半年來，名噪江湖的少年英俠——雙刀封俊傑！」

在大堂中的那些人，人人皆聞封俊傑之名，一聽之下不禁齊齊發出了「啊」地一聲響，也就在那時，只聽得從莊子的大門口起，一疊聲的吆喝聲，一層一層傳了進來，各莊丁齊聲呼叫的是：「封少俠到。」等到大堂門口所站的那排莊丁叫出了這一句話時，雙刀封俊傑已到了門口！

在大堂中的武林豪傑，雖然久聞雙刀封俊傑之名，但是確見過他的人却不多，這時，每一個人都轉過頭去，望向門口，只見封俊傑長身玉立，氣度軒昂站在門口，果然是少年英俊，非同凡響！

封俊傑循聲向前一看，看到了龍異之，他也連忙搶前幾步，先抱拳行禮，道：「龍大俠，久仰俠名，今日能見，幸何如之！」

他們一面行禮，一面各自伸出手來，握住了對方的手臂搖撼着，羣豪看到了這一老一少兩個俠士，一見面便如此親熱，不由自主地都喝起采來。

龍異之指着身邊的座位，含笑說道：「封少俠請坐！」

封俊傑雙眉一揚，道：「龍大俠，且慢坐，我有一件事要了一了！」

龍異之一聽心中便暗自好笑，他已經鬆了一口氣，心想年輕人眞沉不住氣，一到便要發作，看來要對付也不是甚麼難事了！

他心中那麼想却裝出了驚訝的神色來，道：「封少俠有甚麼大事？」

封俊傑傲然一笑，道：「龍大俠，你看看就明白了！」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面對着羣豪，這時各人也都望着他，不知他要幹甚麼，封俊傑連眼睛都不望向陳震南，但是他口中却喝道：「陳震南，過來。」

封俊傑在突然之間，那樣指名道姓地呼喝着，不禁令得各人齊皆一怔，要知道陳震南是虎威山莊的莊主，又是今日此會的主人，而封俊傑這一喝可以說是無禮之極，因之人人又向陳震南望去。

陳震南自然知道封俊傑爲甚麼要叫他，但是他却裝出一副慘然的神色來，說道：「封少俠有何指教？」

封俊傑一聲冷笑，道：「陳震南，當着這麼多江湖朋友，龍大俠也在，你將虎威山莊幹的是甚麼勾當，從實說來，或者還可饒你一死！」

封俊傑這一句話一出口，所有的人更是錯愕不已！

虎威山莊在江湖上聲名頗著，人人皆知，但是聽封俊傑的口氣却像是虎威山莊幹了甚麼十惡不赦，罪大惡極的一樣！

陳震南陡地一呆，大聲說道：「封少俠，此言何意！」

封俊傑陡地轉過身去，瞪定了陳震南道：「我一路前來，接連有人向我說失了鏢，劫鏢的正是你們虎威山莊的人！」

大廳之中百來人本來就在竊竊私語，等到封俊傑這一句話出口，衆人更是「轟」地一聲叫了起來，封俊傑雙臂一振，「錚、錚」兩聲響，刀已半出鞘！

陳震南知道自己也該到了發作的時候，他怒道：「封少俠，這是甚麼話，我好意請你前來赴會，何以你竟然出口傷人？」

封俊傑冷冷道：「你若是不認，我雙刀却不饒你！」

陳震南大怒道：「你有雙刀，我難道就沒有兵刃？」

他吼叫着，手臂振動，一柄金環大砍刀，也已掣在手中，金環抖動，嗆啷啷亂響，大堂之上的氣氛刹時之間緊張到了極點！

封俊傑一聲長嘯，雙刀出鞘，一個刀花已然發招，陳震南揮着大砍刀迎了上來，「錚、錚」兩下響，火星四濺，陳震南雖然擋住了封俊傑的那一招，但是身

子却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衆豪傑齊聲叫了起來，封俊傑一來，突然之間竟生出了那樣的變化，那實是所有人萬萬想不到的事！而也就在此時，龍異之已大聲喝道：「別動手！」

陳震南立時道：「龍大俠，你看這是從何說起？」

龍異之却不理他，只是向封俊傑道：「封少俠，你說一路前來，遇到了兩起鏢被劫，却不知失鏢的是那一家鏢局？」

龍異之這一問，令得封俊傑陡地一呆，他遇到的那批人，都曾向他哭訴被虎威山莊的人劫了鏢，但是却都未曾說出是那家鏢局的，封俊傑也曾想追問，可是兩撥人却立時馳走了。

這時，龍異之問起，封俊傑一呆之下只好照實道：「不知道！」

龍異之皺着眉，朗聲道：「各位，近十日來，方圓五百里內可有失鏢的麼？」

約有七八齊聲道：「沒有，總共就是我們這幾家鏢局，失了鏢我們斷無不知之理！」

龍異之「呵呵」笑着，道：「封少俠，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陳莊主好意相邀，你何以不分青紅皂白，便派他的不是？學武之士，聲名比命還重要，怎可胡亂被人汚辱，快向陳莊主賠個不是吧！」

龍異之那一番話全然一派武林前輩的口吻，講來可說是得體之極，人叢之中，立時傳出了一片佩服之聲來。

封俊傑斜睨着龍異之，一聲不出，他心中已經知道事情有點蹊蹺了，可是蹊蹺在甚麼地方，他却一點也說不出來。

恍然大悟語意深

他雙刀一迸，一起入鞘，道：「好，既是這樣，我等弄明白了再來！」他一面說着，一面轉身向外便走。

龍異之忙道：「封少俠去留聽便，但是封少俠還未曾向陳莊主賠不是！」

封俊傑站定了身子，冷笑道：「我憑甚麼向他賠不是？」

却不料就是這一句話，龍異之立時便拉下了臉來，厲聲道：「你含血噴人，陳莊主也不與你計較，就要你賠個不是，你都不肯，天下焉有那樣的道理？」

隨着龍異之的話，許多人都附和着，道：「是啊，那有這樣的道理？」

封俊傑呆了一呆，直視着龍異之，道：「龍大俠，你這樣說，明是幫着陳震南了？」

龍異之沉聲道：「要是有甚麼人，隨便指封少俠殺人放火，我也必然替封少俠出頭！」

人叢中，又有人高叫道：「是啊，這才是大俠本色！」

封俊傑又冷笑着，道：「虎威山莊劫鏢一事，我暫時還找不到證據，但是虎威山莊的頭目，在馬橋鎮上强搶民女，這事總假不了吧！」

封俊傑一面說，一面斜睨着陳震南，陳震南早已料到，封俊傑會提出這件事來的，是以他也早已有了準備，聞言便道：「是，這兩人蒙封少俠教訓，削了他們雙耳，回莊之後被我問出情由，各打了一百棍，待他們傷愈之後，還要令他們到馬橋鎮去向事主請罪，這樣處置，封少俠如還不滿只管出聲，定當照辦！」

封俊傑雙眉一揚，他已經知道在這件事上，是扳不倒陳震南的了！

誰都知道虎威山莊人多勢衆，其中有一兩個做出了不肖之事，莊主已然嚴責，那麼，自然也不再是莊主的責任了。

是以封俊傑道：「那倒也夠了，只是劫鏢一事，我還待好好查！」

龍異之冷冷地道：「你先向陳莊主賠不是，等你查明了陳莊主確有這等胡作非爲的事，我也定然向你賠不是，現在你要就此一走，江湖上却沒有這種規矩！」

封俊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時他心中已經隱隱有點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而當他漸漸開始明白之際，他心頭的駭然也難以言喻！

他以前，總奇怪爲甚麼雷力一直要將龍異之的那一招告訴他，奇怪雷力何以會認定他要和龍異之動手，現在他總算知道了，龍異之要逼他與之動手！

封俊傑又想到，當年雷力和龍異之動手，可能也是在相同的情形之下發生的！

看來，一切全是一個陷阱，而自己正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陷阱之中！

封俊傑也知道，這時自己只要向陳震南賠個不是的話，那麼，龍異之再也沒有甚麼藉口，可以和他動手的了，然而，封俊傑心高氣傲，却也並不怎麼將龍

異之放在心上，他雖然已明白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對方佈下的陷阱中，但是他還要闖一闖！

他迅速地轉着念，緊接着，雙眉一揚，冷然道：「要是我一定不肯呢？」

龍異之一聲大喝，道：「江湖規矩不可廢！」

封俊傑「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龍大俠，你何不乾脆說，要和我動手？」

龍異之在封俊傑一到，他佈下的計劃便一步一步展開，可是當封俊傑剛才，一聲不出之際，他也看出情形有點不對來了！

看來，封俊傑並不像以前他曾對付的那幾個年輕人，封俊傑要難對付得多！其他的年輕人，在他的一逼之下，立時暴跳如雷，搶先出手，連雷力也沒有例外，但是封俊傑却在想！

龍異之的心頭也十分緊張，但是他面子上，却還是做出一派正義凜然的樣子來。然而，等到封俊傑那一句話出口，龍異之乃是何等樣人自然知道，封俊傑已經識穿了自己的陰謀！

在那一剎間，他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但是他畢竟是老奸巨猾的人，立時冷冷地道：「你若是想和我動手，我定然奉陪！」

封俊傑「哈哈」大笑着，道：「好，龍大俠，出手吧！」

龍異之雙臂一振，身上的大氅，如爲狂風所拂一樣，帶起「呼」地一聲響，直飛上了半空之中，他大喝道：「拿棍來！」

立時有兩個龍異之的徒弟，大聲答應着，轉身就奔出了大堂去。

突然之間，事情會演變成那樣，這當眞有點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大堂中所有人全都竊竊私議，有幾個老成人向封俊傑勸道：「封少俠，你怎可與龍大俠動手？不如就向陳莊主賠個不是，免傷了雙方的和氣！」

封俊傑冷笑道：「你們豈明白其中的道理，近半年來我在武林中略有聲名，龍大俠他就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哩！」

封俊傑一語道穿了龍異之的心事，龍異之的臉色，變得更是難看，也就在這時他兩個弟子已經捧着他的三節棍奔了出來。

龍異之也不轉身，一反手便抓住了三節棍，手臂一抖，「嘩啦啦」一聲響，大聲喝道：「各位讓開些，棍上可不帶眼！」

龍異之這一喝，大堂中衆人，如同潮水也似，一齊向後退了開去，大堂正中立時現出了極大的一片空地來，龍異之手臂再向下一沉，「叭」地一聲響，一棍擊在地上，只聽得「格格」之聲不絕，那一棍擊在地上，將大堂地上所鋪的青磚，擊碎了七八塊之多！

龍異之又喝道：「你現在肯照江湖規矩行事，還可以來得及！」

但是封俊傑却冷笑道：「我現在若是忽然向陳莊主賠不是，你豈非大失所望，又要重新安排過？所以我看，很可不必了！」

封俊傑的話，每一句話都直刺向龍異之的心坎，若果龍異之不是那麼老奸巨猾，這時，必然臉紅耳赤了！但是他却仍是若無其事，說道：「那你先出招！」

封俊傑已立定了心意，要和龍異之見一個高下，是以他也不客氣。

他知道龍異之實實在在是一個勁敵，如果自己一不小心，那必然步了以前幾個少年英俠的後塵，是以他雙臂一振，雙刀已然出鞘，刀才一出鞘，雙刀一左一右已疾砍而出！

那兩刀的去勢雖疾，但是會家眼中，却是一眼便看得出，刀勢飄浮乃是試探性質，並不是實招。

龍異之的工夫果然老到，一眼就看出了這一點，是以雙刀雖然是向他劈面砍了過來，但是他身形凝立，却一動也不動。

人叢中有武功低微的在那時候，竟齊聲驚呼了起來，他們實是不明白龍異之爲甚麼不還手。

然而他們的驚呼聲還未完，封俊傑那疾砍而出的雙刀已然收了回去，左刀前伸，刺向龍異之的臂下，右刀當胸護住了自己的要害。

從封俊傑的出招來看，他仍然是十分小心，不敢過份冒進。他這一變招，只聽得龍異之一聲大喝，三節棍陡地揚起，中間一節棍向封俊傑的左刀格去，前一截棍却已直搠封俊傑的胸口！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封俊傑的左刀被三節棍自下而上格了上來，向上疾揚了起來，而也就在此際，封俊傑右刀一刀切下，正砍在攻向他胸口的三節棍上，也將三節棍壓得向上，直砸了下去！看來，這一招，兩人打了個平手！

然而，龍異之的棍法一經發

動，招數綿綿不絕，棍梢一被壓下，他身子向前踏了一步，一伸手便已將棍梢抓住，緊接着，手腕一翻，將三節棍的兩端掉轉倒翻而出，一棍已向封俊傑當頭砸下！那一棍的去勢，又是雄渾，又是迅疾，封俊傑大叫一聲，道：「來得好！」

隨着封俊傑那一叫，只見他的身形陡然一斜，已將那一棍避了開去，在避開那一棍的同時，雙刀飄飄已斜砍了兩刀，攻向龍異之的左側。

龍異之也不躲避，身子一個旋轉，三節棍呼嘯山橫揮出，攻向封俊傑的腰際，封俊傑看出，他這一棍是要逼得自己向後退去，是以他並不後退，身形一縱，拔起了四尺有餘！

他一拔起，三節棍掃不中他，「呼呼」揮了過去，而封俊傑身形，倏起倏落，三節棍一過，他已然落下，雙刀齊出！

那時，龍異之因爲剛才那一棍的力道太大，右臂橫在胸前，被棍上的力道帶了過去，急切之間收不回來，而封俊傑的雙刀，又恰好是砍向他的右臂！

封俊傑的這一招，眞可以說是險而且妙，到了極點！

這時，大堂中有一大半人，也看出封俊傑的那一招，佔了極大的便宜，龍異之只怕要吃虧，是以不約而同一起驚呼了起來。

而就在各人的驚呼聲中，只見龍異之的身子在那剎間，突然向右側了一側，他那一側恰好順着封俊傑的刀勢而側的，封俊傑的雙刀，「颼颼」砍下，刀尖就在龍異之的右臂之上掠過，將龍異之的右袖，劃開了兩道口子，然而那兩刀，卻被龍異之身形硬扭，避了過去！

龍異之避開了這兩刀之後，心中駭然，身子向後連退了好幾步。

封俊傑見自己這樣迅疾奇妙的一招，居然被對方臨危不亂，身子順着刀勢一扭就避了開去，心中也不免吃驚，也後退了一步。

在大堂中的衆人看到了這等情形，驚呼聲甫畢又一齊喝起采來。

陳震南暗中受龍異之指使幹了不少壞事，而龍異之雖然俠名滿天下，但實際上心胸狹窄，難以容人，這些情形江湖上全是不知道的，所以，前來虎威山莊聚會的高手都是江湖上的正派人物，這時，有好幾個人一起叫了起來，道：「龍大俠，封少俠，你們別打了，莫傷了和氣！」

這幾個出聲呼叫的人倒是誠心誠意，希望龍異之和封俊傑兩人別再打下去的。

可是他們又那裏知道，在龍異之而言，是非除了封俊傑不可，而在封俊傑而言，他已然識破了龍異之的奸謀，知道以前幾個少年俠士連雷力在內，全是傷在龍異之的奸謀之下，他如何肯就此停手？只想憑自己精湛的刀法先將龍異之打敗，然後再逼他當着那麼多的武林高手面前，供出他歷年的陰謀！

是以，雖然好多人叫他們住手，他們兩人心中各有所忖，卻是再也聽不進去。

就在各人呼叫之際，龍異之一聲大喝，抖起三節棍又攻了上去，封俊傑也立時雙刀翻飛迎敵。

他們兩人由分而合，又動上了手，打得比剛才更加激烈，令得那些想作和事老的好人頓足不已。

封俊傑雙刀出招疾快，他身形又靈活，刀法一展開，只見他身子倏左倏右，刀影縱橫，若不是來來去去，只有他一條人影，當眞使人絕難相信，一個人使刀，竟可以幻出那麼多刀影來。

龍異之沉住了氣，他也知道這許多年來，他對付了不知多少人，但是卻沒有一個像封俊傑那麼難對付的，他三節棍上下飛舞，護住了身子，卻是守多攻少。大堂之中除了刀、棍相交，驚心動魄的「啪、啪」聲之外，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兩人這一動上了手，轉眼之間便是六七十招，封俊傑刀勢綿綿不絕，越出越快，龍異之想等他一套刀法使完，摸清他的路子，可是封俊傑刀招層出不窮，每一刀砍出，招數都絕不相同。

看看已到了一百二十餘招，龍異之竟有點沉不住氣了，他身形一矮，避開了封俊傑攻向他頭頂的兩刀，三節棍「呼」地一聲貼地掃出！

封俊傑雙手突然上下一分，左手刀，刀尖抵向地上，攔在自己的腳前，三節棍離地四五寸掃出，「叭」地一聲響正掃在刀身之上。

而也就在此際，封俊傑的右刀已經砍頭砍臉，砍了下來！

龍異之一聲大喝，那一刀來

勢兇猛之極，但是龍異之的心中卻十分歡喜，因爲那一刀的刀勢，封俊傑曾經使用過！

抛物功夫破絕招

由此可知在一百二十餘招之後，他那那套精妙的刀法已經使完，現在再使的刀招，不會再超出那一百二十餘招的範圍之外了！

封俊傑那一刀去勢迅疾，但龍異之在一聲大喝之後，陡地抽棍後退，三節棍宛若游龍一般，向上揚了起來，又是「砰」地一聲響，格開了封俊傑的那一刀。

而封俊傑的左刀，這時也揚了起來自下而上，撇向龍異之的腋下。

龍異之三節棍向下一沉，雙手順着棍身，向上一跳，已變成抓住了三節棍中間的一節，沉棍向下壓來，又是「叭」地一聲，封俊傑左刀砍在棍上，棍的第一節蕩了起來，龍異之五指一長，將棍抓緊，已將封俊傑的左刀，牢牢挾住，而他三節棍的第三節也在剎那間，直撇向封俊傑的胸口！

龍異之的那一招，厲害就厲害在他挾住了對方的一柄刀之後還能立時進攻。

以封俊傑的武功而論，一柄刀被夾住，另一柄刀，立時搶攻，逼得龍異之要還手的話，自然也可以趁機將夾住的那柄刀奪了回來，龍異之也就不得逞了！

然而這時封俊傑的左刀一被夾住，三節棍又已向他攻到，卻是逼得封俊傑非招架不可，封俊傑右刀向下一沉，一刀反砍而出，想將三節棍盪開去，趁勢退後，可是他的刀才一砍在棍上，「叭」地一聲，三節棍第三節反甩了回來，龍異之五指一伸一屈間，又已將他的右刀緊緊夾住！

封俊傑雙刀被夾，立時雙臂向後一縮，企圖將兩刀一起奪了回來。

然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龍異之雙手向外一分，「刷」地一聲響，他三節棍中間，特長的那一節，突然自中斷開，斷口處皆有一柄鋒利之極的短刀，棍才斷開，雙手向前一送，利刃已刺向封俊傑的胸口！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封俊傑實在是沒有辦法可以避得開去的！

只聽得龍異之和封俊傑兩人在那時候，陡地齊聲大喝，兩人的身形也突然分了開來。

他們兩人的身子分了開來之後，封俊傑的雙刀，仍然被龍異之的三節棍夾着，封俊傑是空手後退的。

封俊傑後退了四五步，方始站定，只見他腰上、脅下，左右兩面，鮮血泉湧！

龍異之的那一招，本來是直攻向他胸前的，但封俊傑在百忙之中，身子向後一仰，是以雖然中了招，卻還未曾立時死去。

龍異之吸了一口氣，冷冷地道：「封少俠，薑是老的辣，可不容得你胡亂囂張的，我看你以後也不必再在江湖上走動了，自廢武功下山去吧！」

封俊傑的臉色煞白，陡地抬起頭來，大喝道：「你在做夢！」

人叢中有人叫道：「封少俠不可造次！」

可是封俊傑的身子已向前疾撲了出去，龍異之雙臂一振，被他夾住的那兩柄刀，「颼颼」向上飛射而出，而封俊傑的武功也眞高，他在向前撲去之際，血灑了一地，但是當那兩柄刀向他射來之際，他雙手一探居然還將那兩柄刀一起抓在手中！

可是這時他受傷之餘，縱使握刀在手，也是强弩之末，難有作爲了！

他雙刀才一握到手中，還未及出招，龍異之的三節棍「砰」地一聲已掃中他的腰際。

那一棍掃得封俊傑自半空之中，直翻跌了下來，「砰」地一聲撞在一根大柱之上，他立時身形一挺站了起來。

只聽得封俊傑厲聲道：「龍異之，你那一招，我若是再有一柄刀便可破你！」

龍異之一聲冷笑，道：「你只有一雙手，如何能使三口刀？」

封俊傑一聲大叫，口中鮮血狂噴，身形半轉，雙臂抱不住那根大柱，接着，他手指一鬆，雙刀嗆啷、嗆啷跌在地上，身子又猛地向上一挺，轉過身來瞪住了龍異之，那時他的樣子十分駭人，但是他只是向前走了半步，「砰」地一聲便跌在地上已然慘死！

剎那之間大廳之中，靜到了極點，簡直連一絲聲音也沒有！

自從日頭正午起，雷力就在小飯舖外站着，向着虎威山莊的方向眺望着。

他心中不斷在想，封俊傑應該回來了，可是路上卻空蕩蕩

地，並沒有甚麼人。雷力一心盼望着封俊傑回來，連巴蕉到了他的身後也不知道。

午時過去了，日頭已向西移，可是封俊傑還沒有回來，巴蕉低聲道：「雷力，你進舖子去等！」

雷力緊抿着嘴，搖了搖頭。

一直等到未末時分，只聽得一陣陣的馬蹄聲傳了過來，路上塵頭大起，雷力忙踮起了脚，只見三五成羣足有三四十人，疾馳而來。

那些人轉眼之間就馳過了小飯舖，也不停留，向前疾馳而去，雷力認得出那批人，就是這幾天來，絡續經過這裏，到虎威山莊去赴會的武林中人！

如今，他們自然是從虎威山莊下來的了，看來虎威山莊上的聚會已經散了，那麼封俊傑呢？爲甚麼還不見封俊傑下來？

在雷力的心中越來越焦急的時候，又有七八人馳了過去，接着，便是一個老者，騎着馬不急不疾而來，雷力忙迎了上去，那老者勒定了馬，雷力道：「老丈，可是從虎威山莊而來？」

那老者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雷力，點了點頭，雷力忙又道：「封少俠呢，怎不見他下山來？」

那老者苦笑了一下，長嘆一聲，他雖然還未曾說甚麼，但是雷力已然感到遍體生涼了！接着，那老者道：「封少俠和龍大俠動手，不幸身亡！」

那老者一個「亡」字才出口，雷力只覺得天旋地轉，蹬地退了一步，若不是巴蕉將他扶住，他一定跌倒在地了！那老者又長嘆了一聲，抖韁疾馳而去，雷力在那刹間只覺得天色像是在陡然之間黑了下來，漆黑一片，黑得甚麼也看不見！

接着，他才聽到了巴蕉的呼喚聲，他咬着牙一聲不出奔進了飯舖，巴蕉也跟了進去。

巴蕉才到店堂，就看到雷力握着她給他的那柄利刄衝了出來。

巴蕉急叫道：「雷力，你不能去！」

可是雷力却像是旋風也似捲了出去，到了門口．翻身上了一個食客的一匹馬疾馳而去，等到巴蕉趕出來時，他已經馳遠了，巴蕉扶着門，身子搖晃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雷力一口氣到了長橋之前，直衝而上，只聽得橋兩邊傳來紛紛的呼喝聲，可是雷力簡直甚麼也聽不到，甚麼也看不到，只是向前直衝，等到兩面人湧了上來，他滾下馬來利刀翻飛，日頭之下，只見刀光閃閃，捱近他的人就向外跌出去，無一能得倖免，轉眼之間他衝到了長橋的另一端！

而當他衝到了長橋的另一端之際，橋上屍體縱橫，死人疊着死人，少說也有三五十人，死在他的刀下，然而，雷力連望都不回頭望一下，雙眼直視向前，直奔向大門口，大門口前幾個人看到雷力瘋神一樣衝了過來，早已報了上去，是以，雷力一到門前，陳震南就大踏步迎了出來，道：「甚麼人？」

雷力一見眼前有人，「刷」地一聲，掄刀就砍，陳震南大大吃了一驚，立時退避，雷力已向前直衝了進去，陳震南轉身便追了上來，可是他一追，雷力的身子，突然一縮，又到了他的身後，一刀砍出，正砍在陳震南的後頸之上，跟着一脚，踢出了陳震南的屍體，人已經奔過了兩三丈，奔上了大堂。

他才一上了石階，就看到龍異之抓着三節棍，走了出來，龍異之也立時站定。

龍異之一看到了雷力，大喝一聲，說道：「是你！」

雷力咬牙切齒，刹那之間，連發了三刀，可是那三刀，却齊被龍異之架了開去。

龍異之大喝道：「上次我饒了你一命，只道你從此斂跡，你還要來送死？」

雷力一聲厲吼，道：「你殺了封俊傑！」

龍異之道：「是他自尋死路！」

雷力大聲呼叫着，又連砍了五六刀，可是龍異之的棍法，也展了開來，「砰砰砰砰」五六下響，雷力砍出的每一刀，都被他擋了開來，而且，他每擋開雷力的一刀，就進逼一步，雷力五六刀一過，已被他逼下石階來。

龍異之三節棍棍呼嘯盤旋，逼得雷力步步後退，不一會，便退出了莊門口，到了長橋之上，這時，莊中也有人趕了出來。可是雷力雖然打不過龍異之，那些人到了他身邊却是一無倖免！

長橋上的屍體越來越多，雷力也越退越後，他一面退，一面仍不斷向龍異之之發刀，刀勢也越來越狠。

突然之間，他一刀砍下，龍異之棍格上去，雷力只覺得虎口突然一痲，刀已被震向半空！

龍異之一聲大笑，雷力一探手，在橋欄上一個已死的莊丁手中，抓過一柄刀來，又一刀砍下，可是龍異之棍向上揚，又將他的刀震到了半空。

雷力急再探手，又在橋欄上抓下一柄刀來，這一次，龍異之的棍招已變，雷力一刀砍下，「叭」地一聲，刀已被三節棍夾住！

雷力連忙鬆手，這時被震向半空中的兩柄刀，已次第跌了下來，雷力一探手，就像是他在小飯舖的廚房之中，獨手操作一樣，接住了一柄刀又是一刀砍下，龍異之三節棍的另一邊揚起，又將那一柄刀夾住，龍異之夾住了兩柄刀，大笑道：「你還是要死在我……」

可是他下面「這一招手下」幾個字，還未曾出口，雷力向空一抓，又將另一柄刀也抓在手中，一刀向前疾砍而下，刀鋒深深陷進了龍異之的額角之中！

龍異之大叫一聲，連退了幾步，叫道：「你……你一隻手，竟能使……三柄刀？」

雷力呆立着，望着龍異之，緩緩地道：「你死得很冤枉，連我也不知道這一手工夫，能夠破你的絕招！」

龍異之大叫着揚起棍，向前衝來。

雷力只是凝立着不動，他知道龍異之是無法衝到他身前的。

果然，龍異之只來到了離他身前五六尺處，「砰」地一聲仆跌在橋上，一動也不動了。

雷力望着龍異之，望了好久，虎威山莊的人遠遠地躲着，沒有人敢走近他。

過了許久，雷力才慢慢轉過身，一步一步向外走去，走下山去。

當雷力來到了馬橋鎮上的時候，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巴蕉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站在一株大樹下，雷力直來到了她的身前，巴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撲向雷力，伏在雷力的肩上，大聲痛哭了起來。

雷力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天色越來越黑，雷力扶着巴蕉慢慢走向鎮上。

當晚，雷力、巴蕉和巴鐵匠就一起離開了馬橋鎮。

（完）

殺頭

余無語・文　洛文・圖

看到何老大的慘狀，胡老二驚慌失措。

抗戰軍興，粵省府遷移粵北，粵南粵北被一條戰綫分開，國軍與日軍，形成了拉鋸戰。但在當時，單幫客十分活躍。所謂單幫客，亦稱「水客」，將分開兩區人民所需物資，往來運送圖利，那是一種冒性命危險的經營，利潤高是必然的了。

當時的胡老二（二叔公），由澳門回到他的粵北故鄉。

胡老二為糊口計，不得不鋌而走險，做單幫客。

單幫客通過雙方防地，絕不能走大路，尤其是南方戰綫，係由日軍駐守，日軍哨兵一見有人，便不分青紅皂白，開槍射殺；或把單幫客活捉過來，東洋刀就地一揮，頭顱落地。

所以，單幫客即使繞荒僻小路前進，也得要一萬個當心。而事實上，荒徑大多是行出來的，最理想是長草的地方，可以掩蔽行藏。

這一日，胡老二正在梅嶺蛇行鼠伏，走到一處地方，有人跟着來了。此人自稱是何老大，是說客家話，胡老二也是客家人，彼此鄉里，自然談得投契。

胡老二問他去哪裡？何老大說，他是去琵琶江口。

「哦，你是去韶關。」胡老二搭訕起來：「不過，你到韶關之後，去琵琶江口就容易了，老鄉，你買不買貨？」

何老大皺皺眉道：「我不過返鄉會家人，沒有買貨。」

「哎，走這條路是很危險的呀！」胡老二替他擔心：「老鄉，你為了返鄉會家人，應該找一個好機會，走安全的路才是。」

何老大「嗯」了一聲，微微頷首，却沒有說話。

胡老二是熟路的，他知道甚麼地方有哨崗，應該黑夜才可以爬行，甚麼地方是安全的。

他們到了那條荒路，是荒山野嶺，草長過人。

胡老二再三叮嚀：「喂，這條路你得要小心，因為路是我行出來的，踏低草的脚印也是我的，這條路去韶關，最快捷也最安全，但轉過山脚，山頂就有日軍站崗，萬不能撥動長草，這是白天，祇能走開出來的路。」

何老大聳聳肩說：「我知道了。」

胡老二到了那條步步驚心的小徑，便將包袱沿路向前滾，他的雙手，小心翼翼地推一推，停一停，能使草不顫動。

何老大行藏怪異

他走了一段路，回過頭來望何老大，却見他正在伏低頭，雙脚好像輕飄飄的跳着，頭却挺直，恍似鵝行。

胡老二十分着急，祇好停着等他。

「老何呀，我叫你像我的行法，你為甚麼不依呀，草會擺動的呀！」

「不會的，獸兵是見不到的，你見到草會動嗎？」

胡老二祇有繼續前進，艱苦地爬行了約莫一個時辰，胡老二說：「這裡比較安全了，站崗是看不到的。」

胡老二跟着何老大，沿草叢進入一處樹林。

「老何，這裡可以放心走了，這裡是一個死谷，國軍與日軍都不爭的，倘入了這谷，祇有被挨打。」

這一帶地方，都種了松樹，松樹是北江的木材。

胡老二走到一處密林地方停下來，說：「老何，要開餐了，你有沒有食物帶來，老老實實，我的口糧祇準備三日，是炒米餅。」

「我不吃東西。」何老大說。

「你走這遙遠的路，起碼袋裡也要有幾個餅，吃飽了，到有水的地方喝一肚水，就可以支持幾個鐘頭了。」

「你吃吧，我不吃。」

胡老二不客氣了，從包袱裡掏出一包炒米餅來，吃一兩塊。

他看看天色：「老何，躺十分鐘吧，祇有這裡可以休息了。」

何老大說：「好呀！」但他還是不睡。

胡老二打了一個呵欠，伏在一塊岩石上睡了。

他是走單幫的水客，習慣了醒睡，十分鐘果然扎起，看見何老大四平八穩的躺在地上。

胡老二一眼瞥見他的睡態，覺得非常噁心，他手脚伸直，活像個陳死人，臉上毫無血色。

胡老二心驚肉跳，下意識走上前去，推他的頭。

可是，不推也還罷了，一推之下，他的頭顱竟會應聲離開脖子。

「嘩！何老大，何老大呀！」

胡老二一驚非小，但他要尋究竟，把何老大的頭拉高。這樣一來，胡老二更嚇得魂不附體，顫手驚叫起來。事實上，何老大的頭顱同頸項分離了一半，那即是說，頸已斷了一半，而且也過了咽喉了，而頸同頭分離的部份，還看到血肉模糊的斷口。

胡老二渾身發抖，慢慢後退，突然轉身飛奔，跑到他不能再走了，才停下脚步。

他才停步喘息，又聽得背後有聲音呼喚：「胡老二，為甚麼你先走？我要跟住你呀！」

胡老二回頭望去，又見何老大巴巴的趕上來了。

他打了一個寒噤，怯生生的後退：「老大，你不要行近我，我看見你的頭斷了，你是人還是鬼？」

「你走呀，老二！」何老大已然追上來了。

胡老二轉身急走，走到脚軟才停下來，回頭又見何老大趕上來了。

胡老二有點不耐煩，膽子也大了起來：「老大，剛才我抬高過你的頭，你的頭斷了一半，像是刀斬過的樣子，哎，怎會是這樣的？我懷疑你是一個斬頭鬼！」

何老大沒有正面回答他，說話的聲調略帶低沉：「你走吧！出門人總要有個伴的，江湖多風險，有誰知道將來誰靠誰呢？」

「英德琵琶江口。」

「但我現在是去韶關。」

何老大聳聳肩說：「我知道你去韶關，去到韶關就同你分手了，行啦！」

事實上，何老大的說話行藏，與常人無異，胡老二便留意到他的衣領，他穿的是灰土布唐裝衫褲，唐裝衫是高領的，看不到他的脖子。他想：說不定自己眼花看錯了。

他繼續前行，心中怙惙：無論何老大是人是鬼，自己也不能把他撇開了。

胡老二走梅嶺荒山捷徑，那兒是人跡罕到的地方，他要趕路，這一程要快，因為過了這一程，便是兩軍交戰區了。

胡老二走了一段路，回頭看時，何老大總在後面，無論快或慢，他總是跟在後面。

胡老二說，祇要過了這一晚，翌日便到韶關了，這個古怪的人就可以擺脫的了。

曙光初露，胡老二爬上一個山崗，望着斜路，有一段地方暴露才可以到樹林的，老二知道這一段路，是暴露在日軍哨崗之內的，他回頭看，何老大仍在他的背後。

「喂，通過這段險地，我們就安全了。」胡老二說：「你小心，我衝了一段路，如果沒有槍聲，你就可以衝。」

何老大說：「沒事的，你衝吧。」

胡老二才衝出岩石不遠，突然一陣機槍聲卜卜，機槍子彈集中在這段無掩護之路，地上沙石飛起。

胡老二急忙仆在地上打滾時，眼前見到何老大在一邊走，遮住他，由於何老大的掩護，使他看不到前面的景物。

機槍聲沒有停過，直到胡老二拿包袱頂着頭，衝入樹林爲止，他回望那段沒有掩護之路，沙塵還沒有散去。他望望另一方，何老大站在他的身邊。

胡老二怔道：「老大，我見到你剛才在左邊走的，左邊是火位，你爲甚麼沒有傷？」

何老大聳聳肩：「我不是說，出門人多一個夥伴總是好的嗎？」

胡老二感激他救了自己一命，但他口裡不說，現在，他不想知得太多了。

事實上，剛才那一段沒有掩護的地方，正是兩軍對峙的地方，也即是戰綫，究竟是那一方放的槍？胡老二是無法知道的，但他知道，如果有槍聲，他便是九死一生了。

這是重要的一夜，也是胡老二認爲最後的一段途程，他不顧一切，加速脚步走，在歇脚的時候問：「何老大呀！」

「我跟住你。」

胡老二不敢睡，一直走到天邊作魚肚白，望山崗脚隱隱看見大幅田野。

胡老二正鬆了口氣，突然有人呼喝：「停步，擧手！」

他知道是國軍，是他的經驗，同時也沒發聲，是怕出事，便立刻包袱落地，高擧雙手。

兩個國軍，分站左右：「你從哪裡來的？」

「梅縣。」

「幹甚麼的？叫甚麼名字？」

「走單幫的，買布疋入內地販賣，我叫胡二。」

這時，天色已發白了，視線很清楚。

一個國軍叫他站在樹邊，搜他的身，搜到一張良民證和少許大洋。

胡老二四處張望，心中納罕：奇怪，爲甚麼不見了何老大呢？

第一個國軍打開包袱看，包袱內有一張很薄的毛巾被，捲着幾段白色和藍色斜布，斜布又捲住三枝沒有盒的牙膏，兩排煙絲，幾包萬金油和幾對襪。

國軍喝問：「去哪裡？」

「韶關車站正街財記，我辦貨交給財記的。」

國軍詳細抄查過他：「你走吧！」

國軍放哨，遇到這樣的單幫客着實不少，被截查的人，沒特別慌張，能說出來處去處，大多就放行了。

這時，胡老二已到了安全地界，他背着包袱，腦海中不時湧出何老大的印象。

走過田基路，轉入一叢竹林，老二回頭一望，赫然又見到何老大在跟着他。

胡老二恐懼之心已大大消減，停步問：「剛才查哨時，爲甚麼不見你，現在又見你？」

何老大聳聳肩道：「我先行幾步等你。」

「你知道嗎？這裡就是韶關了，你說在韶關就同我分手的。」

「我還要跟你一段路。」

「不過，到韶關正街，我要交貨了，你知道怎麼去英德嗎？琵琶江口在英德。」

「我知道，這是我的家鄉，但我不知往哪裡去？」

「那是韶關之南，大概行半日就到了。」

何老大「嗯」了一聲，又跟着他走。一直到了韶關，胡老二回頭望去，沒有何老大的影子。

兩日夜與鬼同行

胡老二倒抽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是古怪的，兩日一夜，與一隻斬頭鬼同行，饒是他如何大膽，不無一點點怯意，事實上，他從許多事實，確實何老大不是人，是鬼，而且是隻斬頭鬼！

不過，他應是一個良民，給日本獸兵抓到了進入禁區的人，大概是推出殺頭的，何老大可能給斬到一半就倒地了。

唔，第一次見到何老大時是在日本軍部的附近，難道他也是個單幫客不成？

無論如何，何老大不是一個人，他曾經在那條暴露在炮位目標的地方，何老大顯然在掩護他，如果是人，怎可以掩護自己的？而且，那麼密集的炮火，丁點兒也傷不了他，眞是匪夷所思！

胡老二在韶關住了兩日，突然興了去琵琶江口的意念。他想，何老大既然救了我，無論他是人是鬼，總算是我的恩人了，不妨去琵琶江口證實一下，反正自己有的是時間。

胡老二主意既定，便從琵琶江口進發，過山過海，行了大半日，終於到了英德縣裡。他在英德找到一間客棧駐脚，翌日一早起來，在琵琶江口找何老大口中所說的地址。

又費了半天工夫，終於找到了一間規模甚小的雜貨店，他領會到何老大所言不差。

於是，他走進店裡，一個婦人和一個少女正在整理雜物。

胡老二朝婦人打個招呼：「事頭婆，請問何老大在嗎？」

「何老大？」婦人怔怔看着他：「你是他的甚麼人？」

「我是走單幫的，我叫胡二，朋友都叫我做胡老二。」

「請坐吧。」婦人嘆了口氣：「我是何老大的妻子何大嫂，胡先生，你可能不知道，何老大在梅縣，給日本獸兵殺害了啦！」

「哎！好慘的事呀！」

「唉！這個亂世，人命賤過泥呀！」

胡老二忍不住問：「他爲甚麼去梅縣呢？」

何大嫂說：「胡二叔，實不相瞞，我們在梅縣有家，這琵琶江口是我的外家，亂世之前外家資助我開了這家小店，日本鬼入侵時，我帶女兒先來琵琶江口開店，叫老大一齊來琵琶江口避難，他却要打點好梅縣那邊的家才來。日本兵攻入廣東，幸而粵北還能保存，我託人帶信給他，他回過口信說，要十日後就動身前來，但以後就不見他來，連消息都沒有了。可憐的何老大，慘呀，後來給日本鬼抓了去斬頭呀！」

胡老二一驚，心中嘀咕：她怎麼會知道的？但他先不說自己的事，他的反應是：「眞慘，日本鬼慘無人道！」

何大嫂繼續說：「他離開梅縣家鄉時，帶了這麼多東西，他帶的是我家姐和細女收藏了許久的飾物，他自己的東西，反而沒有帶幾多。咳，老大眞是很疼我和女兒的。」

胡老二待要安慰她幾句，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何大嫂哽咽道：「你可知道，何老大到梅嶺脚時，便給日本鬼抓去了，慘呀，我家老大給獸兵抓住，就地斬他的頭，但刀祇斬了一半，他就氣絕身亡……」

「大嫂，」胡老二內心震驚：「妳在琵琶江口，但說的話好像是目擊的？」

「不是我眼見的。」何大嫂嗚咽起來：「三日前，他報夢給我知呀！他說，我回來了，有人掩護我，越過了一座大寺院，才走上大路，他叫我爲他安神主！」

胡老二聽了，這才恍然大悟——三日前何老大報夢給他妻子，正是他同何老大分手後的事。

何大嫂十分肯定：「胡二叔，我認爲這是眞事，阿大站在床前，親口對我說的，顯然不似在夢境中。」

胡老二嘆了一口氣：「大嫂，這是千眞萬確，因爲，是我陪他一齊回來的。」

「怎麼？」何大嫂愕然：「胡二叔，你說同他一起回來？」

「實不相瞞，我是走單幫的，在半路，即是梅嶺山脚碰見他，現在我明白了——這是他被殺頭的地方。之後，他就永遠跟在我後面，一直到了韶關。」

何大嫂恍然：「怪不得他說有人掩護他了，原來是胡二叔。二叔，你掩護一個孤魂，避開了寺院，使他的魂魄能夠返鄉，你眞是我的恩人。」

她話聲未落，已然跪在地上，向胡老二謝恩。

胡老二連忙把她扶起，「大嫂，你不必謝我，何老大也救了我的命呀！」

於是，他把機槍襲擊的事敘述一遍：「現在我更明白了，他不是肉身，所以不爲子彈所傷，因他已現了形相，所以機槍密襲向他掃射。我才能逃出了險境，感激他救了我一命。」

何大嫂悲咽道：「他愛妻子、愛女兒，死了還希望在我們的身邊。他不是一個無主孤魂了，他伴在我母女倆左右了。二叔，我一定爲何老大捱下去的。」

胡老二說：「我這次來琵琶江口，主要是問個究竟，否則，這個謎永遠無人能解的了。何大嫂，這件事如果不是我目擊身受，很難令人相信有這樣的事。何老大沒有說出被殺頭的經過，也許是怕驚，故此不肯說吧！」

何大嫂說：「他要掩護你，爲的是要你給他掩護。這是因果，但你不與他同行，他是不能還鄉的。歸根究底，我是應該多謝你的。求你賞臉在家裏食餐便飯吧？」

胡老二答應了，他要求何大嫂爲他準備香燭，要向何老大靈前叩拜。

何大嫂見他一片誠意，便替他燃點香燭，讓他拜祭。

胡老二磕了三個響頭，喃喃地向靈前稟告：

「何老大，我已經知道你的悲慘遭遇了，東洋鬼子入侵我國，不知殺害我國多少同胞。天網恢恢，日本軍國主義一定有報應的。老大，你已經返鄉了，你若有靈，要好好庇祐妻兒吧！」

太平洋戰爭後，日本投降，廣東光復，何大嫂帶同女兒返回梅縣故鄉。

戰後，胡老二經營生意，一帆風順。據他透露在生意上的重要決策，何老大都有報夢，在夢中替他決策。

後來，他索性接了何大嫂到澳門居住。何老大的女兒何瑞嬌，還做了胡老二的侄媳。

胡何兩家，既成通家之好，來往更頻密了。（本篇完）

都市緝兇偵探故事

一件乾濕褸

沈西城・文　洛文・圖

探長正向安强了解情況。

藍新平並不在他的辦公室裏，不過，馬達知道他還沒有離開他的辦公室。

原因簡單，因爲那隻藍新平最愛吸的登喜路烟斗還給擱在枱上的烟灰缸裏。

只要烟斗在，藍新平一定還在附近，烟斗等同於他的生命，片刻不能分離。

「怎麼辦好呢？」馬達有點焦急了。

看錶，是晚上八點多了，這時候即使下班，該也沒有人責怪了吧！但習慣上要跟藍新平說一聲的，這樣才能安心下班。

藍新平是馬達的上級，職銜是三粒花總督察；而馬達則是兩粒花督察而已。但論資歷，論年紀，馬達都要比藍新平探長大。

因此，藍新平總督察，一直都很尊敬馬達督察；他習慣稱呼馬達作「達叔」。每天一上班，他都會向馬達請安，然後會說「達叔，我們去喝咖啡，提提神、好做事。」

而通常馬達也會應和，兩個人走到地庫的合作社，喝香濃咖啡，吃一份三文治。可以說，兩人的友誼很不錯。

馬達又看了一下錶，忍不住問年輕的沙展陸奇：「喂！老總哪裏去了？」

「應該去了陳警司那裏吧！」陸奇回答。

「這個……」馬達沉吟了一下：「我有事先走一步，老總回來煩你轉告一聲。」

「行行行！」陸奇滿臉笑容：「達叔！你早就該下班了！」

馬達披上外套，離開了警署，他的目的地是尖沙咀的一家小酒吧。

那家小酒吧的老闆娘，是馬達新結識的女朋友。

女朋友叫小麗，年紀大約三十歲，正是女人風華正茂之時。

小麗體態撩人，到酒吧來喝酒的男人，都愛跟她調笑，馬達也是其中之一。

記得那是一個下雨的晚上，馬達跟陸奇來到這家小酒吧，已喝了兩杯，陸奇就接到家裏的傳呼，趕回家去了。留下馬達一人，在做「溝酒」運動。

他一個人自斟自飲，後面傳來一把女人的噪音。

「怎麼一個人這麼寂寞呀，請我喝一杯，好嗎？」

馬達回過身去看，是一個穿着短裙子的妖嬈女人，正笑瞇瞇

地盯着他。

「可以！爲甚麼不可以！」馬達連忙倒了一杯酒，遞了過去。

兩人由此打開了話匣子，而從此之後，馬達就成了酒吧的常客。

了解多了，就知道小麗背後有個老闆，大概四五十歲，聽說是某大洋行的老闆，每個月都津貼小麗，所以小麗可以穿金戴銀，貴氣非常。

馬達起初很妬忌，但小麗對他的萬般柔情，又令他的信心復燃，他自信不會輸給那個老闆。

鄭森手段的闊綽

相識一個月後，馬達跟小麗有了肉體關係，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不是在九龍塘闢室尋歡，就是小麗跑到馬達的警察宿舍幽會。

馬達沒想過娶小麗，因爲他沒有資格，他沒錢，又沒權，怎會奪得小麗。

馬達走進小酒吧。

沒有甚麼客人，只有一枱三個男人，和一枱情侶。另外就是酒保和女侍。

馬達在酒吧枱前坐了下來。

「啤酒！」他低低地。

「甚麼啤酒？」酒保問。

因爲平日馬達喝的多是拔蘭地。

「有甚麼就喝甚麼！」

「好！」酒保應了一聲。

今天下午，小麗打電話到警署，說有事商談，要他下班後到酒吧一趟。

馬達如奉綸音，所以不待向藍新平交代，就匆匆地趕了過來。

不意，小麗竟不在。

馬達默默地喝着啤酒，本想問酒保，又怕太着迹，於是索性不問。

他把一瓶啤酒喝完了後，小麗還沒出現。

看錶，哈！一瓶啤酒，竟然喝了一個小時，以馬達的酒量，通常只需十五分鐘，就能呷乾兩瓶啤酒。

他苦笑了一下，多要了一瓶啤酒。

又喝了兩杯，正想倒第三杯，小麗推門來了。

她向客人欠了欠身子：「多謝光顧！」

然後，一屁股坐在馬達身邊：「對不起！我來遲了！」

酒保送上酒杯。

小麗接過，打側杯子，向着馬達。

馬達替她斟滿了一杯。

「我正想走。」馬達呷一口啤酒。

「很忙嗎？」小麗問。

「幹我們這一行的，哪會不忙。」馬達沒好氣地。

「對不起！眞的對不起！」小麗一聽，更加覺得不好意思了。

「別客氣！」馬達揑住了小麗的手：「你說有事跟我商量，到底是甚麼事？」

「我又犯了交通規則，看來要停牌了。」小麗無可奈何地說。

「甚麼時候的事？」

「今天中午。」小麗喝了一口啤酒：「我駕車去買東西，本來想把車子泊進停車場的，一想離店太遠，貪近便，便駕着車子在附近的小路上打轉找位子，不料卻駛進了不准駛入的小路，給女警抓着了。」

「小事！」馬達一聽，立時放下了心：「大不了罰錢，我替你交。」

「哎喲！你這個人呀！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性，錢我根本不在乎，幾百塊，又不是交不出，只是我的分數已經扣得差不多了，再罰就要停牌，停了牌，好不方便。」小麗叫屈。他才想到小麗住在上水，沒車子，到尖沙咀上班，眞的很不方便。

「你想我替你想法子？」

「打電話時，的確這樣想，不過，隨後一想，這樣要求你，你會很爲難。」

「對！」馬達點點頭：「以前我在交通部還容易，如今轉了部門，就不容易了，還有，是女警抄牌的，那就更難，我跟女警們沒有甚麼交情。」

「唉！」小麗吁了口氣：「不過，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提過一個人，說請他幫忙，就甚麼事都容易解決了。」

「甚麼？」馬達有點兒糊塗了。

「我的朋友認識一個人，很有勢力，跟警察部的關係很密切。」小麗說。

「嗯！」馬達沉吟着。

作爲一個警察，他的基本守則是一視同仁，對人處事要不偏不倚，不能徇私。

但現實裏，那是做不到的，人總有七情六慾，處事對人，又怎能百分之百的公平呢？

「我的朋友說如果去找那個人，就會有辦法。」

「你找了他沒有？」

「找了。」小麗點點頭：「他叫鄭森，聽了我的話後，表示沒甚麼問題，一兩日內就可以解決。」

「你是說警方會撤銷控罪，你不用停牌？」

「大概是吧！」小麗說。

「那個人是幹甚麼的？」馬達感興趣地問。

「開一家貿易公司，有秘書，看來很有錢。」

「有多少歲？」

「大約五十六七歲吧！」小麗回答，忽然若有所悟地：「你問這個幹甚麼？」

馬達還沒回答，小麗笑了起來：「哈哈哈！你在呷醋！」

「誰說的，我不過是隨口問問。」馬達連忙否認。

「嘴硬！」小麗啐了他一口。

「有說要付多少錢嗎？」

「我問要送多少禮，鄭森卻說不必花錢。」

「哦！」馬達怔住了。

「我聽朋友說，鄭森每個禮拜都帶客人到他店裏去，手段好闊綽呢！」小麗說。

「你的朋友很有錢，是開店的嗎？」馬達試探地。

「呀呀！」小麗笑了起來，她知道馬達誤會了：「她是我的女朋友呢！在一家中型卡啦OK裡當小姐。」

「就是伴唱小姐？」

「對。」小麗點點頭：「入息很好呢！一個月起碼五六萬，比我強得多了。」

看樣子，小麗是很羨慕她那個女朋友。馬達沒好氣地喝着啤酒，心裡在想：這個鄭森到底是甚麼人呀！

馬達是「老差骨」了，可沒聽過鄭森這個名字！

對警察而言，所謂有勢力的人士，大抵上有兩種，第一種是退休警員，這些人在職時，很能照顧後輩，成爲了年輕警員的楷模，因此退休後，仍保有發言權，有事相求，受過他恩惠的人，很難推拒。

第二種是那些善於利用官僚架構的人士。

以小麗的事件爲例，那個鄭森不必向交通部的女警員直接聯繫，只消對他的上司，即督察或警司之類，打個招呼，那麼難題就迎刃而解。這種人物，有可能是政客或議員，總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督察或警司受到委托，把那個女警員叫來，輕描淡寫地說一句：「小麗小姐那宗案子，你看着辦吧！」

只一句話，女警員焉敢說「不」。雖說警員被要求正確也執行任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大可能的，客觀因素總能左右一切。

鄭森這傢伙，一定熟悉警方的上層，他本身必然是一個政客，馬達越想越是興致索然，他喝完啤酒，負氣地說：「我要回去了。」

馬達的心情並不太好，他覺得自己實在太渺小了。

「再喝一杯吧！」小麗勸說。

「這個……」馬達猶豫着，但看到了小麗那深情的眼睛，就立時心軟了：「好吧，再喝一杯吧！」

這天晚上，馬達並沒有回宿舍，他擁着小麗，度過了溫馨的一夜……

藍新平探長整理了一下枱面上的文件，拿起烟斗，正想回家時，無意中向探長室外看了一眼。只有王明在當值，安強並不在。

他一看牆上的鐘是九點三十分。

「喂！王明！」他喊了一聲。

正在看晚報的王明放下了報，「呀」地應了一聲。

「安強呢？」藍新平探長問。

「肚子餓，吃東西去了。」王明回答：「快回來了。」

「這傢伙！」藍新平探長搖搖頭，把烟斗叨在嘴角。

樓座客離奇暴斃

這時，電話響了。

「偵緝部！」王明拿起電話。

之後，一面聽，一面把聽到的記了下來。

藍新平探長從探長室那裏走了出來，經過王明的身邊，正想推門離去。

「等一下，探長！」王明喚住他：「發生命案了。」

「哪裏？」藍新平探長停住了脚。

「麗星戲院，有一個客人突然暴斃！」王明回答。

麗星戲院離警署不遠，徒步只有五分鐘的距離。藍新平探長怔怔地望着王明。

王明繼續報告：「死者年齡約四十歲，名叫鄭森。」

「怎麼死的？是暴斃，抑或被

謀殺？」

「聽說是一個人看戲途中暴斃的。看來是心臟病發吧！我去看看好嗎！」王明問。

根據經驗，這宗案子並不特殊，心臟病是最厲害的殺人兇手，殺人於無形，這宗案子，根本不用探長去接辦，普通的刑事偵緝警長已能代勞。「一起去吧！」藍新平探長這樣說。「反正回家沒有甚麼事做，倒不如去現場看看。」

「好！」王明說着站了起來。

藍新平探長看了看安强那空着的座位：「呀！安强這小子！偸懶第一！」

不到十分鐘，他們就到了麗星戲院，已有軍裝警員在把守。發生命案的是樓座，行數是M行第四十五號座位，正好對正銀幕。死者鄭森靠在座椅上，嘴巴微張，像是熟睡的樣子。他穿着一套淺褐色的西裝，結了同色領帶，左邊椅子的扶手上，搭了一件淺黃色的雨衣。發現死者的是戲院的臨時清潔工人阿納。阿納是大專學生，黃昏後，便來做清潔工人。「我在散場後，便忙着清掃，掃到M行，看見他……」阿納指了指屍體：「還在睡，就叫他，叫不醒，就用手去推他，不料他就倒了下來，嚇了我一跳，連忙把他扶好。」

「你發現死者時，他是這個坐姿嗎？」王明問。

「是！」阿納點點頭：「我看到那件雨衣，拿起一看，看到內袋裏繡着『鄭森』兩個字。」

「你幾點鐘發現死者？」王明問。

「大約是九點廿分。」阿納回答。

「今天晚上有多少觀衆？」王明問。

「不太多，」阿納說：「大概四百人。」

「滿座的話，有多少人？」

「這是大戲院，超過一千人。」

「那就是四成上座。」

「嗯！」阿納應了一聲。

「樓座有多少座位？」

「大概三百五十個吧！」阿納想了想，「你最好去問問票房，這會比較詳細。」

這時，安强氣急敗壞地趕到，他走到藍新平探長面前，立正，敬禮。

「安强！現在我罰你立即到大堂的票房那裏看看樓座銷票的情

形，給你十分鐘！」藍新平探長大聲地。

「遵命！」安强大力地踏了一下脚，他知道藍新平探長已不怪責他了。藍新平探長拿起那襲雨衣看了看，他往右邊袋口拿出了那張撕去一半的戲票。

這時候，鑑證科已完成了初步調查工作，救護人員也已把擔架抬了來，準備把屍體弄去。

藍新平探長又去搜死者的西裝袋子。

裏面有一個小皮包，內有名片。

拿出一看……

「區域議員趙從中秘書郭明」。

除了名片，還有十張一千元鈔票和六張一百元鈔票，合共一萬零六百元。

「呀呀！死者可不是鄭森呢！」王明嚷了起來。

「是！不是鄭森！」藍新平探長同意地。

「跟鄭森有甚麼關係呢？」王明問。

「不知道！目前惟有先找趙從中議員。」

由於是區議員的秘書，令命案多了一重神秘感。

王明首先打電話到趙議員家，沒有人接聽。再打去事務所，也沒有人接聽，看來趙從中大概是出了去應酬。

王明又打電話到電話公司，找郭明的住宅電話。

接線生回說沒有用郭明這名字登記的電話號碼。

「呀！明天再算吧！」王明有點兒意興闌珊。

「不行！」藍新平探長搖搖頭：「最好能查明郭明的一切背景，打電話給總部情報科找小胡吧！」

小胡是情報科的副主管，綽號「通天大王」，那是說他掌有廣泛的情報網。這時，安强奔了回來。

「探長！還差兩分才夠十分鐘！」他喘着氣。

藍新平探長看了看錶：「行！眞棒！」

安强喘定了氣，向藍新平探長報告。

原來樓上只賣出了十七張。根據售票情況，郭明的M45，只有郭明一個人，換言之，郭明是一個人走進戲院看電影的。

「怪呀！」安强搔了搔頭。一個人爲打發時間看電影，實在不必看樓座的呀！

王明打電話到情報科找小胡，小胡說：「王明！我們已聯絡到趙議員了，你等一下，我們搭綫給你！」

不一會，他就聽到了趙從中的聲音：「郭明的確是我的秘書，不過三個月前已辭了職。」趙從中說。

王明說：「即使郭明已辭了職，可能的話，請你來認一認屍，可以嗎？」

趙從中沉吟了一下：「對不起！我不能來，我還有許多事要做。」

「這個……」

「探長先生！郭明已離職三個月，我一直沒見過他，他在外面幹了些甚麼事，我完全不知道，在法律上，我不負責他的一切，我有權不認屍，對嗎？」

「這個……」王明還是那句話。

「現在已經那麼晚了，我要休息。」趙從中說。

「我明白，不過……」

「這樣吧！你打電話到他家裏吧！」趙從中無可奈何地：「號碼是──」

聽筒裏傳來悉尼索落的聲音，許是趙從中在翻文件。隔了一會，趙從中的聲音傳了過來。

王明立即把號碼抄了下來，道了一聲「謝謝」，掛上電話。之後，他撥電話到郭明家去。

響了許久，卻沒人接聽。王明打電話到電話公司，查到郭明的住址，立即跟藍新平探長、安强驅車前往。

那是一幢兩層高的村屋，按了門鈴，久久沒有人來應門。

「媽的！沒有人！」安强罵了一句，他一向最沒耐性。

「探長！看來要等驗屍報告了。」王明說。

驗屍報告如無意外，會在明天中午左右送來偵緝部。

「好吧！」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有甚麼看法？」

那意思仍然是死者的死因到底是甚麼！暴斃？謀殺？自殺！

王明說：「我看有點複雜！」

藍新平探長白了王明一眼，再望向安强。

「我……沒意見。」安强慣常地聳了聳肩。

「唉！又一條人命！人的生命眞是太脆弱了。」藍新平探長內心有感而嘆。

第二天早上九點半，藍新平

探長室，看過一些文件後，他打電話去追驗屍報告。

蒙醫官說：「中午十二點一定送到，放心！」

可樂杯子有指紋

郭明暴斃的消息，只登在新聞版的一角，既非大人物，死因又無可疑，能上新聞版，怕也是沾了趙從中的光。

十二點，一分不缺，蒙醫官派人把報告送上。

死因是藥物中毒。

藥物是心臟强心劑。

死亡時間是晚上八點。

心臟强心劑，不能多服，過量，對心臟會造成壓力，引致死亡。

藍新平探長看過報告，通知王明召集衆部下在會議室開會。出席的探員有王明、安强、馬達和女警茉莉兒。

藍新平探長讓各人看了報告的副本，然後把案發的經過說了一遍。

「看樣子是意外，雖然到目前爲止，死者的身份還未確定，不過，大致已有了頭緒。」藍新平探長說。

「是不是沒有其他疑點呢？」馬達問。

「謀殺方面的綫索不足夠。」藍新平探長說：「我們搜查過現場了，在座位下有個可樂膠杯子，上面有死者的指紋。」

「呀！」安强嚷了一聲。

藍新平探長白了安强一眼：「看來是在看電影時，覺得不適，就用可樂吞服了過量的强心劑。」

「那可樂是在哪裏買的？」馬達問。

「戲院士多店的女職員證明是在她那裏買的。還有……」藍新平探長呷了口咖啡：「根據票房女職員的口供，死者郭明是七點十分左右來買票。女職員形容死者是一個身材中等的中年人，穿了乾濕褸，指定要買樓上的票，女職員勸他買樓下，因爲電影根本不賣座，但死者却發脾氣，罵了女職員幾句，硬要坐樓上。」

「有看清楚死者的容貌嗎？」

「女職員當然看到死者的容貌，卻不在意。」藍新平探長解釋地：「一天百多人來買票子，那會注意，除非客人是劉德華、張學友！」

馬達笑了一下：「探長！死者的家眷呢？」

「聽鄰居說一個月以前就搬走了，好像是回娘家去。」藍新平探長回答。

「趙議員可有話說？」

「他說三個月以前，死者已離了職，他在外面的情況，一概不知。」

「多沒有人情味呀！」

「也不能這樣說！」藍新平探長提出了反對：「至少他派了林姓秘書去認屍。」

「我收回我的話。」馬達說。

「趙議員緘口不言，拿他沒辦法，林秘書那裏總能套出一點口風吧！」王明說。

「但願如此！」藍新平探長笑了一下：「達叔！你有甚麼高見嗎？」

「如果死者郭明眞的是在戲院裏服用了過量的强心劑致死，那麼案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了。」馬達說。

「達叔！怎麼啦！今天沒靈感？」藍新平探長知道馬達的個性，絕不輕易放棄每一宗案件。

「沒有！」馬達連忙否認：「我當然覺得事有蹺蹊！」

「哪裏？」

「那件乾濕褸，並非死者所有。」馬達說出了心目中的疑團：「會不會曾經有人坐在他身邊？就是勸買樓下的票子，也不必發脾氣呀？」

「乾濕褸可眞是死者穿在身上的，林秘書的口供也是這樣說。」

「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件乾濕褸的確非死者所有，而是常到趙議員那裏的鄭森所有，郭明看中了，鄭森就送給他。」

「鄭森！」馬達怔了怔，他記起小麗曾經提過這個人的名字：「鄭森是幹甚麼的？」他感到興趣。

「還不知道。」

「問過鄭森本人嗎？」

「還沒有。」

「交給我去辦吧！探長！」馬達毛遂自薦，他好想去看看鄭森是否三頭六臂。

「好呀！」藍新平探長一口答應：「達叔，還有甚麼看法嗎？不妨明言！」

「沒有了。」馬達雖然這樣說，但藍新平探長還是緊盯着他，一向多言的馬達，今天說話出奇的少。

這時候，電話響了，藍新平探長接聽，是殮房打過來的，林秘書認了屍，確定了死者郭明的身份。

原來郭明一直以來心臟都不太好，需要服用强心劑。辭去秘書之職，正是由於無法應付那些繁重的公務。

至於郭明的家庭情況，林秘書就一無所知。

「探長！郭明的老婆哪裏去了？」安强問。

「據報是回去了東莞，哪個鎭就不知道了。」

「案情似乎已告一段落了。」馬達說。

「你不會就這樣罷手吧？」

「探長！趙從中這個人，你可有甚麼印象？」

「他是黑旋風。」

「對！」馬達附和着。

「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藍新平探長聳了聳肩。趙從中議員是一個烈性子，他管區內的財政，本來區區一個區議員，權力並不太大，但偏偏趙從中天生好理閒事，不知從哪裏得到了一份秘密文件，涉及了政府的財政運用問題。趙從中看了後，居然向報界發言，聲稱不容許政府浪費公帑，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由於事情鬧大了，連財政司都要出來向大家解釋。

本來，依形勢看，這件事會越鬧越大，卻不知怎的，後來忽然中止了。

是甚麼原因無疾而終的？不少記者爭着問趙從中。

，趙從中只是一味地說「缺乏證據」，於是報界的記者就爲他起了個綽號。叫做「黑旋風」，就是諷刺他做事有頭無尾。要調查政府或議員可有貪污，責任落在廉政公署身上，一般偵緝探員，並無資格插手。馬達只是一個沙展，更加沒有資格，不過，由於涉及命案，馬達自然可以循例盤問趙從中。

「探長！」馬達低低地叫了一聲。

「怎麼啦！達叔！有甚麼爲難之處嗎？」藍新平探長聽得馬達壓低了嗓音，會意地問。

「可能是我多疑。」馬達頓了頓：「要打開缺口，我認爲必須調查黑旋風，看看他爲甚麼半途而廢？」

藍新平探長咬着烟斗。

「達叔！你是認眞的嗎？」半晌，他問。

「嗯！」馬達點點頭。

「你要大海撈針？」

「是！試試無妨吧！」

「好！不過，別去得太盡……」

「知道了！探長！我不會爲你添麻煩！」馬達大聲地。

「你既然要查，那就去查吧！」

作爲探長，藍新平探長絕無理由反對部下去調查案子，反之，更要加倍鼓勵。

如果肯定死者是服用過量强心劑而死，那麼全案就告結束，只消寫一個報告，呈上律政司署，就告了事。反之，如果對死者死因有存疑之處，那就得展開調查，於是，矛頭就指向趙從中。

他是一個關鍵人物。

趙從中作爲一個區議員，必然盡量保護自己，馬達很難套到他的口供。

馬達拜訪趙從中，趙從中一見馬達，只寒暄了幾句，就借詞開會告退。

之後，就打電話向藍新平探長投訴馬達騷擾他。

藍新平探長對馬達說：「你查即管查，最好不要去煩趙從中。」

馬達點了點頭，忽地想到了一件事。

馬達帶着安强又來到小麗的酒吧。

「呀呀！達叔！原來你也喜歡到酒吧來。」安强到底年輕，喜歡泡酒吧。

馬達沒作聲，推門走進去。酒吧裏居然沒客人。

「歡迎歡迎！」小麗迎上來，表現得比平日更殷勤，那當然是多了安强的原故！

「這是我的同事安强，一個活躍的年輕人。」馬達介紹着：「英俊吧？」

「英俊英俊！」小麗忙不迭地點頭。兩個人在長酒吧枱前坐了下來。

「老樣子！」馬達漫不經意地。

「嗨！」小麗應了一聲，望向安强：「强哥！喝甚麼？」

「有沒有七寶啤酒？」安强問，他對日本啤酒情有獨鍾呢！

「沒有！朝日或者是麒麟好不好？」

「行！」安强點點頭。小麗把啤酒和杯子朝枱上一放。馬達向小麗使了一個眼色，暗示她走開一會。小麗會意，走到長枱的另一邊，把那個女招待一併拖了出來。

「達哥！我們出去吃飯！」小麗大聲地說。

「隨便！反正我是熟客！」馬達揮揮手。

「對！熟不拘禮呢！」小麗一扭豐臀，拉着女招待走了出去。

「媽媽生可眞性感！」安强望着小麗的背影。

「是嗎？」馬達喝了口嘉士伯。

「達叔常常來的嗎？」

那個人法力無邊

「一個月三、四趟吧！」馬達說：「我在這裏聽過鄭森的名字！」

「呀呀！」安强叫起來：「你是說在乾濕褸內袋上的名字嗎？」

「對！」馬達點點頭：「雖然還沒有把握，但相信是同一個人。」

「哦！」安强聳了聳肩。

「這個鄭森，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能呼風喚雨。」馬達悻然地。

「呼風喚雨？」

「對！那就是法力無邊。」馬達呷了口酒：「他有辦法改變事實，警方說有人違反了交通規則，他有辦法銷案呢！」

「甚麼？」安强跳了起來。

「不要大驚小怪，別以爲法律自然公正，事實並非如此呢！」

「那傢伙很有錢嗎？」安强問。

「這我就不知道了。」

「他媽的！」安强大力在長枱上一拍，震力過盛，令酒杯幾乎歪倒，杯中的啤酒給溢了出來。

酒保吃驚地望着他們。

「別光火嘛！年輕人！」馬達笑了起來。

「對對對！」安强說：「這樁命案，看來不簡單，我同意達叔的高見，詳細調查此案。」

「沒有證據，往哪裏查？」

「證據可有呢！」冷不防安强會這樣說。

「在哪裏？」馬達一愣。

「那可樂杯子！」

「杯子只有死者的指紋，如果有第三者，就可以肯定是那個人下毒的了。」馬達說：「可只有他的指紋，哪來第三者呢？」

「達叔！我覺得杯上的指紋有問題。」安强提出了個人看法。

「呀！」馬達怔了怔。

安强把酒杯握在手上：「酒杯的形狀和尺寸，也許不大相同，我就把它當作是可樂杯子吧！」

「嗯！」馬達喝口啤酒。

「通常人喝東西，大都是用手握住近杯口的地方，喝完之後，就會把它放下。」安强分析着，他並握着杯口，輕輕地把杯放在長枱上。馬達點了點頭。

「不過，根據鑑證科的報告，被驗出的指紋有可疑之處，因爲指紋不在杯口。」安强提高了聲浪。

「呀！」馬達又叫起來。

「因此，有可能是有人强逼郭明喝下有毒的可樂。」

「有道理！」馬達拍了一下腿。

「當然兇手是戴上了手套，因此不留指紋，他把郭明的指紋印上杯子後，就把杯子放在地上。」

「對對對！精彩絕倫！」馬達不禁鼓起掌來。

「謝謝！」安强欠欠身子。

「到底是後生可畏！」馬達由衷地：「我老了！腦子鈍了，不及你。」

「達叔！不要這樣說，我辦案的經驗不及你呢！」安强謙遜地。

「你知道爲甚麼我要帶你來？」

「願聞其詳？」

「這裏的媽媽生小麗認得鄭森，要調查這宗案子，鄭森是一個關鍵人物。」馬達說。

這時候，小麗回來了。

小麗不脫性感尤物的本色，連脫外套的姿勢也像麥當娜。

安强看得呆了。

馬達從旁撞了他一下，安强大夢初醒。

「小麗！有一件事請教。」馬達說。

「說吧！甚麼都沒問題。」小麗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鄭森辦公室在哪裏？」

「呀呀！你來就是爲了這件事？」小麗呷了口酒，不滿地望着馬達。

「別說笑！正經點！」馬達低叱着：「快說！別阻差辦公！時間要緊。」

小麗扁着嘴，在白紙上寫了鄭森的地址，睹氣地朝馬達一擲：「時間要緊！快滾！」

馬達接過，看了看，又看手錶，興奮地：「快去！時間還來得及！」

他拉着安强，頭也不回地溜出了酒吧，背後傳來小麗的駡聲：「以後別再滾回來。」

酒保盯着小麗：「你的那句話，別滾回來，我已聽了好幾十遍了。」

「呸！」小麗啐了一口：「快幹

活，不然，你也給我滾！」

酒保伸了伸舌頭，連忙低頭洗杯子。

鄭森的事務所在尖沙咀一幢半新不舊的大厦六樓。馬達和安强徒步不到十分鐘，就來到了大厦的門口。

兩個人上了電梯，按了「六」字。

電梯門一開，就看到「鄭森政經研究中心」的招牌。走到門前，看到裏面還有燈光。

「有人在嗎！」安强低低地問。

在這時候，有人在辦公室裏，多少出乎兩人意料。

正在這時候，門突然開了，一個年約三十歲的女人，匆匆地從裏面走了出來。

女人一見馬達、安强站在門口，不禁吃了一驚，她後退一步，望着兩人。

「找誰？」語調冷冷的，帶着警戒性。

安强正想回答，冷不防給馬達從旁拉了一下，祇見馬達向自己遞了一個眼色。

「請問這裏是不是有一家明聲貿易公司？」馬達撒了謊。

「明聲？」女人皺起了眉頭。

「對！」馬達點點頭：「老闆姓徐，胖胖的，身材不高……」他用手勢，打了個比方。

「這裏沒有明聲公司，你找幾樓？」女人問。

「六樓！」馬達回答。

「沒錯呀！這裏是六樓，可沒明聲這家公司。」

「那你可見過徐老闆？」馬達睹纏。

「沒有！我看你們一定找錯地方了！」女人沒好氣地。

「哎喲！阿强！怎麼辦呢？」馬達假裝頓足。

「我們再找過吧！」安强乘機下台。

兩個人重新走進電梯裏。

那女人定定地站着，目送電梯門關上。

離開了大厦，馬達、安强走進樓下的快餐店。

「的確有點怪！」安强說。

「對！」馬達同意。

「那女人是甚麼路數呢？」安强忽然問。

馬達立即作了決定：「我們跟踪吧！」

兩個人連下午茶也不喝了，離開了快餐店。大厦的對面是另一條不大寬闊的馬路，本來不宜作監視，可幸有一個電話亭，正好派上用場。

於是，兩人採取了監視姿勢，馬達倚住燈柱，吸煙，作出等人的姿態，而安强則走進電話亭，假裝打電話。

他拿起電話，不知撥給誰，想了想，撥到偵緝部，接電話的是王明。

安强把來龍去脈說了一遍。最後說：「你把我的錄音機開着，我想聽歌。」

「好！」王明開了錄音機，安强拿着聽筒，細細地聆聽。

「喂！別講這麼久，好不好？」一把粗啞的聲音從背後響了起來。

安强轉身一看，是一個虎背熊腰的大漢站在他背後，惡狠狠的瞪着安强。

「呀！」安强「呀」了一聲，還沒回答，那大漢又大聲地說：「快點，我要打電話，再不掛上，我可不客氣了。」

說完，一舉手臂，露出了老虎紋身。

安强退了一步，冷冷地說：「我限你一分鐘之內，在我面前消失，不然告你阻差辦公！」

「阻差辦公？」那大漢一愣。

安强拿出證件，在那大漢的面前一揚：「看清楚了吧！警察辦案，快走開！」

大漢一看，登時退了一步，他彎着身子忙不迭地道歉：「對不起，我不知道。」

「快走！廢話少說！」安强一揮手，大漢一溜煙地跑了。

兩個人分頭跟踪

三十分鐘後，一對男女從大厦走了出來。那個女的，就是剛才從鄭森事務所走出來的那個女人，至於那個男的，可就不知道是誰。

男的向女的低低地說了幾句話，轉身向街頭走過去。

那個女的則採取相反方向，向地鐵站走去。

「我跟踪那女的！」馬達當機立斷。

「我跟踪那個男的。」安强連忙掛上電話。

兩人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馬達跟踪那個女的，保持着二十公呎以上的距離。

以馬達的經驗，這是跟踪最適合的距離，太近，太遠都不行。

女人沒有地鐵儲值票，特意到賣票機前買票，可見她平日並不習慣坐地鐵。

馬達跟踪女人到了月台，女人站在往旺角方向的月台上，看來目的地是九龍某區。馬達鑽進同一個車廂，站在兩三個乘客以外的位置上，遠遠監視。

列車向前行駛，過了幾個站，到太子站時，女人仍沒有行動。

這時，擴音器傳出了司機的聲音，表示要開車，車門正徐徐關上之際，那女人閃身，竄出了車門。

時間剛剛好，就在她的身子剛穿過車門時，車門就關了上來。

馬達想趕出去時，已來不及了。列車要向前衝離了好幾十公呎，即使按緊急掣，待司機問得原委放行，那女人已是不知所踪。含着一肚子氣，馬達回到偵緝部。藍新平探長去了應酬，部裏祇有王明和陸奇在當班。

王明望了馬達一眼，發覺他在喘氣。

「怎麼了？」他關懷地。

「呀！一年不復一年了。」馬達吁了口氣。

「到底是甚麼事？」王明摸不着頭腦。

「跟踪一個女人也跟不上，眞沒用。」馬達坐了下來：「想當年我做狗仔隊時，一日廿四小時跟踪人，從沒失過手。」

陸奇把一杯熱茶端到馬達的跟前。

馬達呷了一口，伸了伸舌頭：「待會安强回來，或打電話回來，你們問他情形怎樣了！」

「如果沒有打電話或回來呢？」陸奇問。

「沒關係，反正明天會碰頭，也不急在一時。」馬達站起來：「如果探長有電話回來，告訴他郭明那宗案子有點眉目了。」

「眞的？」陸奇到底年紀輕，一聽，就顯得異常興奮。

「嗯！」馬達應了一聲，拖着疲乏的脚步離開了偵緝部，朝停車場走去。

還未到停車場，却在一樓的轉角處碰到了古邨。

古邨是交通部的主任，負責一切交通事件。

「呀……古邨！」馬達喚住了古邨：「有一件事想請敎！」

「甚麼事？」古邨停了脚步。

「跟我們偵緝部無關，是私事。」

「請說！」

「我有一個女朋友叫吳小麗，她犯了交通安全規則，我想知道箇中詳情。」馬達直言：「是一個女警做的，我忘了她的名字。」

「好！你等一下。」古邨站起來，跟着他就從抽屜裏拿出一大疊檔案，迅速地翻。

馬達索性抽一根煙，靜靜地等待。

「知道地點和時間嗎？」古邨問。

「地點一定是本署管轄的範圍，至於時間嘛，這就不大清楚了。」

「不要緊，知道被告的名字就行了。」古邨頭也不抬地在翻檔案。

不到五分鐘，他「呀」地叫了起來。

「有了！有了！」他把其中一份文件抽出來：「吳小麗！對了！」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馬達緊張地。

「唉！沒事了。」古邨皺皺眉：「沒提出控訴，駕駛執照也發還了。」

「這……這是甚麼意思？」

「案子已告一個段落。」古邨笑着說。

「不必罰款，扣分？」

「扣甚麼分，罰甚麼款？」古邨笑了：「難道你好想你朋友被罰嗎？」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馬達訥訥地。

「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又不是超速，她犯了交通規則，祇不過撞泵巴而已。」

「是有人來說項嗎？」

「有可能！」古邨點點頭。

「說眞的，吳小麗託過我說項，我以自己不隸屬交通部，拒絕了。」

「下次有同樣的事，即管跟我說好了，沒問題的。」

「是誰來說項的？」馬達感興趣的問。

「這個我可就不清楚了，你去問總主任吧！」古邨這樣地回答。

「這不太好吧？」想到總主任冷冰冰的臉容，馬達嚇了一大跳。

那個總主任，在交通部裏，是出名的包青天，鐵面無私，又不苟言笑。馬達以前跟過他一段日子，幾乎每天都捱罵，那敢去問。

「再見！」馬達說了一聲再見，離開了警署。

第二天，馬達才回到偵緝部，王明已對住他神秘地一笑。

「怎麼啦！又惹着包大人了？」王明說。

「甚麼？」馬達一怔。

「包大人叫你去呢！」王明說。

「現在？」

「當然！」王明說：「已催過兩趟了。」

馬達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總主任辦公室。

總主任姓包名日朝，正因如此，人人叫他包青天。

馬達進去時，包日朝正在看文件。

「主任！早！」馬達立正。

包日朝抬起頭，打量了馬達一眼，指指面前的椅子：「請坐！」

馬達坐下。

「聽古邨說，你問起一件案子？」

「是！」馬達不安地：「我多管閑事了！」

「不不不！關心朋友，尤其是女朋友，那是對的，換上我，也會那樣做。」包日朝笑吟吟地。

「謝謝！」這眞出乎馬達意料，還以爲一定會捱一頓臭罵呢！

「趙從中議員打電話給我，提到了那件事，看過檔案，祇是很輕微的案件，於是就……」包日朝咳了一聲，不再說下去。

即使是最笨的人也會知道再不宜問下去了，馬達笑了笑：「我明白了。」

他離開了包日朝的辦公室，在走廊上慢慢地走着。

到了包日朝的位置，雖是高官，但長期躭在警界裏，前程就不會太遠大，欲上一層樓，就得往政界鑽，要鑽，就得跟權貴扯上關係。

像趙從中這樣的人物，自然可列入權貴之列，能賣一個賬，說不定將來會有利益呢！

因爲這個緣故，警界裏的高層，同政界人物，都頗有往來，包日朝雖然執法嚴明，怕也要給一點面子給政要吧！

難怪藍新平探長要說「螳臂擋車」了，要追查政界人物的秘密，比登天還難呢！

「呀！我多無聊呀！」馬達不禁輕輕地摑了自己的臉孔一下。

回到偵緝部，安强已回來了。

「達叔！我們去吃早餐。」安强說。

「好呀！」馬達沒反對。

兩個人下了樓，走進餐廳，各自要了一份早餐後，安强便向馬達報告昨天跟踪的情形：

那個男人才走了幾步路，就攔了輛的士。幸好有空車經過，安强也攔了一部車就跟踪上去。

一路跑到沙田九肚山的一幢洋房附近才停下，那個男人進了屋。大約是一個小時後吧，男人又走了出來，坐上的士，直往尖東。

安强「呀」了聲：「這傢伙，可會享受呢！」

「甚麼？」馬達有點不明白。

「他鑽進了香港城夜總會呢！」

「哈哈！」馬達笑了起來：「吃不到的葡萄可是酸的呢！」

安强下了的士，撥電話回警署，王明轉告了馬達的留言，安强決定守候。

大約中午十一點卅分，那男人出來，身邊還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姐。

兩個人並沒有一起上車，男人截了輛的士，小姐揮手送別。

安强想跟踪，但攔不到的士，祇好抄下的士車牌。

「今天早上，我去那家的士公司查問。」

「有甚麼結果？」

「那客人去到跑馬地下車，那地址跟鄭森的家相同，我看那男人就是鄭森。」

「對！」馬達冷笑，拍了一下安强的肩：「你行，我不行，讓她溜了。」

兩個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埋首看文件。

爲甚留下乾濕褸

藍新平探長一直沒出現。王明說探長要過了中午才會回來。

中午時分，馬達忍不住打了個電話給小麗。小麗的聲音很混濁，看來還在熟睡。

「有一件事想向你問淸楚！」

「現在幾點呀？」小麗問。

「十二點。」

「呀！我的天！」小麗叫起來：「有甚麼事嘛？」

「你說過介紹我認識鄭森的女朋友，是個公關小姐，對嗎？」

「嗯！」小麗漫應着。

「是在香港城伴舞的嗎？」

「對！」小麗沒好氣地。
「跟鄭森可有肉體關係？」
「這個……」小麗頓了一下：「我怎知道！」
「這個……」
「喂！到底有甚麼事呀？」
「沒甚麼！好了！沒事了！你睡吧！」馬達掛上了電話。這時候，藍新平探長大汗疊小汗地走了進來。
「探長！」所有探員都站了起來。
藍新平探長揮揮手，逕自走進探長室。
他立刻把煙斗塞滿煙絲，亮了火，大力地吸了一口。
「達叔！」他大聲地叫。
「是！探長！」馬達連忙站起來，飛也似地闖進了探長室。
「我跟陸署長去了總部一趟。」藍新平探長低低地：「向洋警司們說了一遍關於郭明這宗案子的最新情況。」
「嗯！」馬達應了一聲。
「洋警司們不停地問我可曾把案子分類，到底是自殺，還是謀殺？」
「目前還未肯定，我們正在查。」
「呀！」藍新平探長又吸了一口煙。
「不過，有可能眞是用藥過量呢！」
「你眞的那麼想？」
「這個……」馬達猶豫了。
「絕對不是那回事。」藍新平探長放下了煙斗：「我自己細心調查過了，郭明三個月前向趙從中辭呈，表面理由是健康欠佳，實則他是被辭退的。」
「呀！」馬達吃了一驚，他想不到郭明是被勒令辭職的。
藍新平探長往下說：「老實說，如今要當議員，沒有幕後勢力支持，哪辦得到，趙從中也要靠這一套，從四方八面取得政治獻金，他本人不好出面，就由郭明去收集，郭明名義上是秘書，其實也有幫忙收集金錢，但這人貪心，居然中飽私囊，東窗事發，於是……」
「呀！人都是貪婪的呀！」馬達抖了口氣。
「郭明被辭，心有不甘，於是就向趙從中勒索。」藍新平探長拿起了煙斗。
「怎樣勒索？」
「郭明做人很謹慎，他把趙從中的犯罪證據一一記錄下來，成了勒索的武器。」
「他眞的有證據？」
「如果你是趙從中，你會怎樣？難道置諸不理嗎？」藍新平探長笑說：「萬一眞的有，豈非糟糕！」
「對！」馬達拍了一下腿。
「不過有證人！」
「甚麼證人？」
「郭明的家族！」
「他家裏的人？」
「一個月前，郭明的老婆和孩子已回娘家去了，這樣看來，郭明早有預謀。」藍新平探長呼了一口煙，煙在空間幻化成一圈圈的圓暈。
「呀！好棒！」馬達忍不住地說。
藍新平探長有點靦覥地：「棒甚麼？」
「探長！我是說煙暈好棒呀！」
「呀！」藍新平探長還以爲馬達嘲笑他的調查經過，像這樣的線索，根本對破案沒有甚麼幫助。
「怎麼了！探長！我說錯話了？」馬達看到藍新平探長凜然色變，不禁有點兒忐忑。
「這樣說，兇手眞的有殺郭明的動機，不過，達叔！單是動機，可破不了案呀！」
「探長心目中可有兇手的頭緒？」
「我想了很多，無法肯定。眞是越想越矛盾呀！」藍新平探長拍了拍頭：「達叔！我倒很想聽聽你的見解，說不定我倆合作，可以把兇手繩之於法呢！」
「這個……」馬達低頭沉吟了一下：「我對死者身邊的那件乾濕褸可搞不通呢！」
「……」藍新平探長望着馬達。
「乾濕褸的口袋裏有戲票，這就證明郭明是一個人進去看戲的，而且還穿上那件乾濕褸，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來，郭明都不像是去看電影的，我是說，他是有目的而去的。」
「甚麼目的？」
「大抵是交換一點東西吧！我意思是交易。這才是他去看戲的目的。」
「你是說他跟人交換證據！他拿錢，別人拿回證據？」藍新平探長問。
「對！」馬達點點頭：「不過我不明白的是，如果來人是鄭森，而假定鄭森是兇手，爲甚麼殺死郭明之後，不把乾濕褸拿走！」

「矛盾正在這一點上。」藍新平探長使勁地抓了抓頭：「我眞是想不明白。」
接着，他又噴了一口煙。這趟，煙幻化不成圓暈了。
「殺人動機有了，那麼兇手是誰？」馬達這樣想。
祇要熟知內幕的郭明存在這個世界裏，趙從中的仕途，必然受到影響。
郭明即使有趙從中的罪證在手，祇要死掉，那就構不成任何威脅。
反過來說，即使沒罪證在手，活着，郭明仍然可以告到官府去。
於是，集團一分子的鄭森，就義不容辭地負起「謀殺」的任務。
也或許，鄭森根本不是集團中人，但爲了討好趙從中，不惜殺死郭明。
總之，殺死郭明，對趙從中和鄭森，都有好處。
要殺郭明，就得把郭明叫出來。
去太荒僻的地方，郭明會有戒心，叫不動。
但說是有交易，指定在戲院見面。
那麼對郭明而言，就會安心。
馬達把自己當作是兇手，想兇手的行兇過程，這就叫做心理模擬。（我是兇手，會怎樣下手？）
馬達此刻坐在一家小咖啡館裏，喝着熱騰騰的咖啡，抽着煙。
絕不會約在戲院大堂見面，一同入場。
這樣，就會讓人認出廬山眞面目。
必然是各自入場。
在看戲途中，把有毒的可樂遞給郭明。
如果眞的是這樣，買的必然是樓上票，乘着郭明身邊沒人，就坐了過去。
當郭明毒發時，就立刻離場，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
難道這是兇手的疏忽嗎？
他把那件乾濕褸給漏過了？
如果第三者是兇手，這個錯誤大抵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鄭森，就不會那樣大意。
把那個可樂杯子留在現場，是有必要的，因爲上面沒有兇手指紋，這會令警方相信死者是誤服過量藥物而死亡。
可那件乾濕褸就沒有那個必要了，如果取之而去，對兇手更有利，留在現場，不就是引警方追查下去嗎！笨之極也！
「是我以前送給郭明的。」鄭森這樣回答警方的盤問。
欲證無從，祇有相信。
不過，如果把它取去，豈不是要省却許許多多的麻煩嗎？
兇手並非一個蠢材，他是一個處心積慮，行事不着痕跡的傢伙啊！
「怎麼辦？」馬達這樣問自己。
其實在他心中的疑惑，並非僅限於那件乾濕褸，有一件事，他可不曾告訴藍新平探長。
那就是案發那夜，他八點鐘去到小麗的酒吧，那時，小麗要去會鄭森。
一直到九點多鐘，小麗才回來。
犯案時間被推定是晚上八點到八點半這段時間內，如果小麗眞的是跟鄭森在一起，那麼他的不在現場證據就會成立。
馬達想到這裏，立刻打電話給小麗。
「醒了嗎？」他問。
「我正在洗澡呢！」小麗說。
「哈哈！」馬達笑起來。
「笑甚麼？」小麗問。
「夠香艷呀，美人出浴。」
「呀！你這個人，狗口長不出象牙！」小麗也跟着笑起來，笑聲充滿了誘惑。
「對了，那件交通意外……」
「行了！剛才朋友打電話來，說弄妥了。」小麗說。
一聽，不禁打了個趦趄，馬達裝着若無其事地說：「不是我邀功，我昨晚到交通部查過了，沒弄妥呢！」
「甚麼？」小麗似乎很驚奇。
「鄭森自以爲有面子，反而令交通部的同僚不滿，幸虧我識得交通部的主任，總算弄妥了。」
「眞的？」小麗似乎有點不相信。
「騙你幹嘛！你洗好澡，快到交通部領回執照吧！」馬達好意地：「找古邨主任就行了！」
「要不要送禮？」
「送你個頭，你想ICAC抓我們嗎！」馬達怪責地：「呀！對了！有一件事希望你能幫我。」
「賒借免問。」
「不是那回事。」馬達笑了：「你去鄭森的辦事處，是幾點鐘的事，還有，甚麼時候離開的？」

「大概是七點鐘到步，一直聊到九點鐘。」

一聽，背上有如給冷水浸過。

「一直在聊？」馬達狐疑地。

「不！中間有一個鐘頭他跟秘書離開過。」

「秘書？」馬達一怔。

「那秘書叫做媚媚！」小麗說。

「他們可是一起回來的？」馬達焦急地問。

「不，媚媚先回來。」

「我想知道那個鄭森離開辦公室時，穿的是甚麼衣服？這一點，很重要，你想清楚才答覆我。」

「這個……」小麗沉吟着：「應該是咖啡色西裝。」

「沒記錯吧？」

「沒有，是咖啡色的西裝。」

「可有穿乾濕褸？」

「有！這一點，我敢肯定。」小麗肯定地回答。

「那麼可有穿回來？」

「沒有，這一點，我也敢肯定。」

「爲甚麼那樣肯定？」

「阿達！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我最留意男人的打扮的呀！」

「對對對！對不起！」馬達連忙致歉。

「嘿！」聽筒裏傳來小麗的冷哼。

「謝謝你！」馬達致歉之後又致謝。

「喂！你幹甚麼呀！老是問鄭森的事？」小麗忽然這樣問。

「下趟闖了禍，記得先找我！」

「幹嘛呀，你……」小麗頓了頓，若有所悟地：「呀呀！你呷醋！」

「那有這回事，我才不呢！」馬達吃吃笑。

「今天來不來？我燉了雞湯！」

「我沒空。」馬達說完，就掛上了電話。

那邊廂，小麗身上圍着毛巾，右手握着電話，聽得這樣的答覆，氣得連手也抖了。

馬達乘的士趕去戲院，找到了票房部的司理。

「我想問那天買樓座M45的那個男人，是不是穿着乾濕褸的？就是案發那一天！」馬達問。

司理側着頭，在思索。

「請你無論如何要想一想，這件事對破案很重要。」馬達不忘提示。

「有！有穿着！」司理終於記起來了。

「發現命案時，你在哪裏？」

「我已下了班。」

「你沒見過屍體？」

「沒有。」司理搖搖頭。

「謝謝！」馬達欠了欠身子，離開了戲院。

第二天，他一早走進資料室，翻着文件和檢查電腦，然後又匆匆地外出。

一連忙了三天，這才大功告成。

這天，馬達向藍新平探長報到。

「怎麼，泡了三天，妞兒可上手了？」藍新平探長半笑半罵地問。

「那有！」馬達攤攤手：「我在查案呢！」

「查案？」藍新平探長怔了怔，看樣子，他覺得有點兒意外。

「我查到鄭森的秘書張媚媚，跟郭明有染，這對破案大有幫助。」

「對！大有幫助！」藍新平探長同意地。

「當然！」馬達挺挺胸。

「眞有你的！」藍新平探長讚美地。

「我知道爲甚麼兇手要留下那件乾濕褸！」馬達說。

「說來聽聽！」

抹罪證殺人滅口

馬達吸了一口煙，好整以暇地：「探長！那我就從頭說起了！」

「郭明是一個極富機心的傢伙，他掌握了趙從中的犯罪證據，爲自己的將來舖好了路，鬧翻後，就以此來勒索，勒索的數目是多少，現已無從稽考，趙從中不會承認有這回事。」馬達分析着。

藍新平探長「嗯」了一聲，表示同意。

「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一切小心行事，鄭森約他，他自然而然地要求他一個人到會。」

「那個當然，作賊難免心虛呀！」

「但鄭森也是一個極會心計的人，既然應承了趙從中要除掉郭明，自然早已部署好一切。」馬達把香煙擱在煙缸上：「他找了媚媚做幫手。」

「呀！」藍新平探長又應了一聲。

「他命媚媚先到戲院門前，跟郭明會合。」馬達說：「媚媚跟郭明有一手，去見郭明，十分正常，郭明自不起疑心。」

「……」

「於是兩人就買了戲票，像情侶似地走進戲院。」馬達拿起香煙。

「有道理！」

「那時候，鄭森就在遠處監視，確定兩個人進了戲院後，他就跑到票房買票。那就是……」

「M45！」藍探長接口。

「進了場，藉住銀幕光線的反射，郭明看到了鄭森，的確是一個人來，那就毫無戒心地走過去。」

「唔！」藍新平探長吸了一口煙：「但是，郭明是死在M45上的呀！」

「對！他的確是死在M45！」馬達應和着：「其實鄭森並非坐在M45，他是坐在M46那裏，別忘記，那天看戲的人不多，鄭森買票時已弄清楚身邊沒有人。」

「郭明走過去，鄭森就讓他坐在H45那裏。」藍新平探長說。

「對！郭明那知道自己一過去就已走進了枉死城，還以爲鴻鵠將至呢！」

「鄭森如何動手？」

「那可簡單極了！」馬達得意洋洋地：「他告訴郭明，趙議員已答應條件，錢也帶來了，祇要他交出證據，錢便是他的了。」

「郭明一聽，滿心歡喜，就在這時候，鄭森遞上了可樂，讓郭明喝。」

「慢着！」藍新平探長抬高手：「萬一郭明不喝呢？」

「哈哈哈！要郭明喝那杯可樂，可易如反掌呢！祇消說：來！我們乾一杯，祝交易成功！還怕郭明不喝嗎？」馬達解釋。

「那麼爲甚麼留下那件乾濕褸？」

「那是鄭森要殺人，尤其是那個賣票員相信死去的人，就正是買票的那個人。」

「對對對！」藍新平探長拍腿叫好。

「由於褸袋有自己的名字，鄭森就訛稱以前送給郭明，以爲萬無一失，但還是逃不過我們的偵查。」馬達不敢居功，把「我」說成「我們」，藍新平探長滿意地點點頭：「明天我打報告，達叔！你眞行！」

（完）

武林恩怨奇情故事

追殺一千里

史外樓・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金刀孫小七藏身趙家莊的馬車，不料又被刀劍門的胡思祥帶領着三位弟兄攔住，而後阮長青等也追上來了，此際的董九叔最希望張人英出現……馬車來到鎮口，孫小七已聽出五騎以上的人馬馳來攔截，爲首之人是萬重山，他受綠竹島島主袁赤虎之託，不讓董九叔二人進莊……張人英出現了，萬重山受他唆使，舉劍挑開車簾……

「那岳老三、何富貴却未聽你提及。」

「這二人是爲了我項上人頭賞金而來。」

「那是鼠輩了？」

孫小七大笑，忽然引開話題道：「你有否見過貓捉老鼠？」

趙家玉也笑了：「有的，我們家裡養了幾隻貓，牠們捉到老鼠總是跟牠玩耍，老鼠不動了，假作意興闌珊，那老鼠翻身逃跑時却又把牠捉回來。」

「也見過牠吃掉老鼠？」

「沒有。」

「你家裡養的是富貴貓。」

「貓兒也有富貴貧窮的分別？」

「窮家貓捉到老鼠，『克察克察』把牠吃得皮骨不剩，老鼠尾巴、五臟六腑統統吃得乾乾淨淨。」

趙家玉聽得掩鼻皺眉，扁了嘴兒道：「哎呀，你還是不要再說了。」

孫小七笑道：「我家裡的貓就是這樣。」

趙家玉道：「怎會如此的？」

「因爲是窮家貓嘛！」

「那末你是窮家貓還是富貴貓？」

「我現在是三脚貓，拿不了耗子，但懂得養耗子。」

「你這話倒是有趣，但我還是聽不出名堂來。」

正在驅車的董九叔笑道：「他是養賊爲患，但也已到了養賊禍身的境地，不然哪有這麼多仇家追殺他！」

趙家玉「哦」然一聲，問孫小七道：「董九叔所言，可有道理？」

孫小七道：「甚是有理，不過都不是重要仇家。」

董九叔奇道：「你在逃避的，就是你所說的重要仇家？」

孫小七道：「對，我正在逃避此人。」

趙家玉追：「此人是誰？」

孫小七道：「當然不是張人英。」

董九叔道：「張人英只不過送你亡命天涯罷了。」

孫小七道：「有甚麼事還能瞞得了你董九叔眼光的。」

董九叔道：「我老眼昏花，許多事都看不透，但你總算承認了這一點。」

孫小七道：「我要借助趙家莊的馬車護身脫離險境，自當實話實說。」

董九叔嘆口氣道：「孫大俠，我們趙家莊的處境想來你也看得很清楚，我們自顧不暇，只怕累人累己，反而不妙。我們若能在白溪鎮給你妥善安頓，請你諒解。」

孫小七無奈，說道：「這安排我也是明白的，但如果董九叔帶我離開白溪鎮，或是前往趙家莊，在下便可脫離險境了。」

董九叔道：「孫大俠，我的安排其實有金蟬脫殼之妙，你在趙家莊車上已露了臉，把你靜悄悄留在白溪鎮，你的大小仇家追車而來，你却在鎮中療傷，豈不是好？」

孫小七道：「董九叔既然主意已定，在下便在鎮中養傷了。」

董九叔道：「趙家莊在這裡人面熟，一定給你妥善安排。」

趙家玉有些不放心，說道：「董九叔，你認爲一定安全妥當？」

董九叔道：「總比與我們同車共行更爲妥善。過了白溪鎮，下一個驛站便是渡口集，其實已經到了趙家山莊的地頭，但如果袁赤虎存心發難，必有刀劍手佈局，我們怎能帶一個負傷之人冒險？」

趙家玉道：「袁赤虎的人其實已經現了身，萬重山和他的四名手下便是了。」

董九叔道：「三姑娘，那袁赤虎盤算了十數年才向你老爹發戰書，必然已有周詳的佈局，不然，你的奶奶就不會要我把你接回莊來，與家人共渡難關。」

孫小七道：「董九叔說得有理，家門有難，不該置身事外。」

趙家玉道：「你是否擔心趙家山莊不能應付外敵？」

孫小七道：「像趙家莊如此積善之家一定可以逢凶化吉。」

趙家玉道：「你怎知道趙家莊是積善之家？」

羣雄聚集天山樓

孫小七道：「我自上了趙家莊的車，喝酒吃肉，不花分文，怎不是積善之家。」

趙家玉笑道：「原來你口齒也這麼伶俐。」

孫小七道：「我是實話實說，日後我在白溪鎮僥倖仍可不死，養好了傷，一定前往貴莊叩謝。」

董九叔嘆息道：「祇要趙家山莊平安了結袁赤虎之事，我董九叔定當前來白溪鎮接你到莊上來款待。趙莊主是好客之人，三小姐的二位兄長趙家石、趙家山更是喜歡結交朋友。祇是山野村舍，未知孫七俠是否喜歡？」

說話之時馬車已經進了鎮口，街上積雪稀薄，蹄聲在石板路上「答答」作响，在飄雪下格外清脆。

此時暮色初垂，「福來」客棧酒家門外掛着的兩盞燈籠，在寧靜的雪天令人感到生氣，尤其是那「福來」半掩的大門之內，傳來嘈雜人聲和飄逸酒香。

董九叔的馬車便在「福來」店門外勒停。

「福來」的掌櫃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叫做路中行，早就認出是趙家莊的馬車，立即迎了出來，但無意把他們迎進去，而且神色慌張，低聲道：「董總管行程眞快速，三幾天便回程了，嘿嘿，嘿嘿。」

董九叔道：「因爲趙家莊也有遠來之客，祇得速去速回，接了三小姐回莊。」說時便待躍下車來。

不料那路中行立即按了個手勢，示意董九叔不要下車。他道：「既然如此，二位還是及早回莊去吧。」

董九叔道：「本應如此，祇是風雪夜行，馬匹疲勞，須得餵料休息，鷄啼時再起程趕路。況且還有一位朋友要安置在你們店裡。」

路中行道：「可惜店中已無空置的房間，要留宿，請董爺另去別家吧。」

董九叔道：「日前我路經貴店，便已囑你留下兩間上房，怎會沒有的？」

「都租了給別人，是老闆的主意，小人無能爲力。」說時懷裡取出二錠白銀，雙手奉上道：「這訂金請董爺收回。」

董九叔道：「這倒不必了，銀子可以留在賬房裡，下回來吃住時可以扣除，祇是貴店老闆因何如此不守信用？」

「說來也有他的難處，不過銀子還是請你收回吧，下次你董爺來時，一切吃住，我路中行會賬。」

董九叔聽了這話，大感蹊蹺，心忖：莫非我董九叔日後再無光顧「福來」的時日了？心念至此，知是店中危機四伏，不宜入店，這路中行才有如此告誡。當下嘆口氣道：「銀兩請你保管，董某日後有命便來消受，來不成，請你給我上炷香。」

路中行一怔，道：「銀子留在身邊，總是方便些，還是請收了吧！」

董九叔也不去理會他，祇問道：「店中多了那些人？」

路中行道：「大半是外地來的，也不知是那一條道上人物。」

董九叔道：「是爲了趙家莊而來？」

路中行訕訕道：「若非如此，我路中行怎敢拒你董老總於門外。」

董九叔道：「既然如此，我們便去別家客棧。」驅馬緩行，回頭對車內的趙家玉道：「三小姐，妳已經聽到路掌櫃剛才的話了？」

趙家玉道：「聽到了。是不是人情淡薄，還是爲了顧全我們安全？」

「或者二者都有吧。不知孫大俠之見又如何？」

孫小七道：「他是爲了你們安全，也是爲了他們自己安全。」

董九叔笑道：「孫大俠之見眞是妙極。不過以現下情形看來，趙家山莊的貴客似乎已經在這裡住紮了。」

孫小七道：「想來其中也有孫小七的貴賓，未必都是趙家莊的訪客。」

董九叔道：「這話也有道理，但不論如何，下一家客棧不可錯失，一定要進店看個究竟。」

白溪鎭還有一家更有排場的客棧，便是天山樓，開在鎭梢之處，不及福來客棧就便，所以生意也不及福來興旺。說話之間，馬車已來到天山樓門外。

天山樓的掌櫃吳四望，五十來歲，本來閒着無事，正在東張西望，但一望到趙家莊的馬車，忽然磨墨提筆寫起賬目來，對董九叔視若不見，若在平日，早就迎了出來。

董九叔心中有氣，下了車逕自入店，四下一看，果也生意興旺得很。那些食客見有生客進店，也似乎忽然靜了下來。董九叔也感覺勢頭不妙，但還是來到吳四望面前，道：「吳掌櫃很忙吧？」

吳四望抬頭故作「啊哈」一聲，强笑道：「原來是石大哥來了。」

董九叔道：「我是董九叔，不是石大哥。」

「求宿？你石大哥不是開玩笑吧？」

「我要兩間上房。」

「兩間柴房？柴房有三間，都堆滿了柴。」

「不是柴房，是上房。」

「查房？」

「你神經有毛病？」

「我的確曾經患病，所以欠你石大哥的那筆賭債拖延至今，請你再寬限幾日。」

董九叔嘆口氣，無話可說，但心中雪亮。這吳四望把他稱做石大哥，那是有心遮掩自己眞實身份，如此一來，袁赤虎的人手早已佈伏好了，吳四望才有如此示意。然而這裡已是趙家山莊的地頭，竟然給人如此糟蹋，這口氣總是嚥不下；況且要來的總是避不開，倒要看看有多少有斤兩的人物。當下說道：「吳掌櫃，沒有上房，柴房也祇好將就將就。」

吳四望見董九叔動了眞怒，壓低語聲道：「總管爺爺，你不是開玩笑吧？」

「都是實話。」

「三小姐也在？」

「還有一個跛子。」

「三小姐怎能住宿柴房？」

「總比馬車上暖和一些。」

「怎麼還有一個跛子？」

「是一個受了傷的路人。」

「莫非董老總眞的老糊塗了，趙家莊正告急，還撿一個受傷的跛子上車。」

「不是撿他上車，是趕不了他下車。」

自顧不下還顧人

「趙家莊自顧不暇，還顧念他人？」

「胡說，趙家莊哪有自顧不暇之理？」

吳四望知是說溜了嘴，訕笑道：「九叔，這堂內的食客，沒有一張臉孔我吳四望曾經見過的。」

「那又怎樣？」

「我看都是爲了十二月十五日，那椿盛事而來。」他說「盛事」而不說「災難」，那已經給足了趙家莊的體面。

董九叔淡然答道：「可知趙家山莊也有許多江湖朋友，來者未必都是敵人。」

「祇是趙莊主過於自信，似乎並沒邀請江湖朋友前來壓陣。」

「這是趙莊主與袁赤虎之間的私人恩怨，何須勞師動衆。況且那袁赤虎原是趙莊主手下敗卒，何足爲懼！」

「但這袁赤虎處心積慮，來者不善。」

「這一點，我們自然心中有數。」

「我看，董總管還是速速回莊，最爲上策。」吳四望語聲未了，櫃枱上「蓬」然巨响，差點把硯台、筆墨、算盤通通震飛。

原來董九叔忍耐不了，便在櫃枱上拍了一掌。

那吳四望吃了一驚，那裡還敢說下去。

董九叔沉聲道：「請你老闆劉大德出來，我要與他理論！」

吳四望還是壓着語聲道：「我們老闆不會見你，況且也不認識你……石大哥。」

「劉大德不認識我董老九？」

「現在的老闆不是劉大德了。」

「哦？」

「現在的老闆，大家都稱他白胖子。」

「白胖子？」

「聽說白胖子也祇是代理老闆。」

「眞的老闆是誰？」

「風白鳳。」

「風白鳳？」

「她來這鄉鎭中買這客棧作甚？」

「聽說她是要在這裡住宿幾宵，住宿自家的店子總是稱心如意，便買了下來。」

「出手眞是豪氣。」

「莫非你……石大哥也相識這位貌若天仙下凡的風姑娘？」

董九叔「哼」了一聲，道：「不相識，不過我有一位朋友倒是與她相熟的。」

「哦？不知是誰？」

「就是在我們車中的那個跛子。」

「車中的跛子究竟是那一位？」

「人家叫他金刀小子孫小七。」

吳四望不由陡地一怔，道：「孫小七？金刀小子？」

「你也可叫他殘刀小七。」

吳四望呆了半晌，一時說不出話來。吳四望與董九叔談話，本來語聲甚低，現在說話多了，語聲漸高。董九叔道：「聽你所言，風姑娘便在店裡了？」

「這個，小人不能確定。」

「那末勞煩你通報白總管，說是趙家山莊的董老九求見。」

他「趙家山莊」四字出口，不但吳四望臉色大變，在座的食客也都轉頭過來望向董九叔。

那吳四望忙道：「石大哥，這筆錢，我三幾日便送到府上，請你放心，又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

董九叔不由嘆口氣，心道：罷了罷了，這原是趙家山莊的事，怎可遷怒他人，況且吳四望顯是出於善意，推却自己宿店免有殺喪之禍。當下順水推舟道：「這筆賭債，就給你拖欠幾日，利錢一定要計算。」

「是是，一定一定！」

「沒有上房給休息，也不强你所難，不過我們晚飯還沒有下肚，吩咐廚房，給我預備酒菜。」

吳四望大是爲難：「這個……」

忽有一人道：「不必這個那個了，這個當然方便之極，沒有空置的上房，但空着的桌椅可還不少，盡可大吃大喝，現在還不吃喝，祇怕日後沒時日了。九叔，你說是不是？」

說話之人是座上食客，約莫三十來歲，說時，懶懶散散地晃了過來，便在賬櫃邊半倚身子，對董九叔嘻笑。

董九叔對他看了幾眼，心道：要來的，果然來了；既然來了，應該秤秤他多少斤兩。他道：「天氣寒冷，應該喝幾碗才好上路。」

懶散漢道：「九叔說得甚是，想來還有趙家三小姐未下車來吧！」

「你也說得一點不錯。」

「但有一件事不明白，趙家莊居然放賭債賺利錢，莫非趙石山便是如此起家的？」

吳四望忙道：「葛秀全大俠，賭債一節，是我與……石大哥私事。」

那叫做葛秀全的懶散漢笑道：「假如我葛秀全沒聽錯、看錯，他該是趙家莊總管九叔，不是你口中的石大哥。」

吳四望澀笑：「也的確有人稱他石大哥的。」

葛秀全笑道：「不論石哥還是九哥，是趙家莊的馬車在此停留，車中一定還有趙家三小姐。」他說時轉頭過去，向在座的夥衆嘻笑道：「聽說趙家三小姐天姿國色，比風月樓的風白鳳還要好看十幾二十倍，咱們眞是眼福不淺，是不是？」

同桌的夥衆哄然大笑。其中一名短鬚漢道：「你葛秀全能夠請得動她下來，咱們才有眼福嘛！」

那葛秀全笑道：「這件事要拜託董九叔了。」

董九叔也不生氣：「我們既來

吃飯宿店，不必請，三小姐當然也要進店的。」

葛秀全回頭道：「你們聽到沒有，各位拭目以待吧！」說時搖搖晃晃來到夥衆的桌子坐下。董九叔望去，見同桌坐着的有五人之衆，但有無其餘夥衆，却是無從估量。

此時吳四望低聲問道：「九叔，眞的打算店中開膳？」

董九叔道：「還要二罎酒，二隻熟鷄，是帶在路上食用的。」

「這點小事容易之極，我擔心你與趙家三小姐在此露臉很不安全。」

「要來的避不開，在這裡至少還有你吳掌櫃。」

「我做得甚麼大事？」

「至少你還可以給我辦理後事。」

「你說笑了。」

「如果趙家莊受制於這個潑皮，我也不打算回莊子去了。」

「你不回去，三小姐總是要回去的。」

「就是這緣故，一路忍氣吞聲，息事寧人，可也眞的受夠了！」

吳四望不敢再說下去撩撥他的火氣。當下轉了話題，道：「這綠竹島主袁赤虎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此人原是赤虎寨頭領，也是趙莊主劍下敗寇，現在報復來了。」

「趙家莊對這一戰有無把握？」

「沒有，袁赤虎有備而來，一定佈局周詳。」他口上雖然如此說，心中却並不這麼想，祇是這裏耳目衆多，還是不要節外生枝爲上。

「趙家莊江湖上結交甚廣，怎地不請他們來壓壓陣脚以壯聲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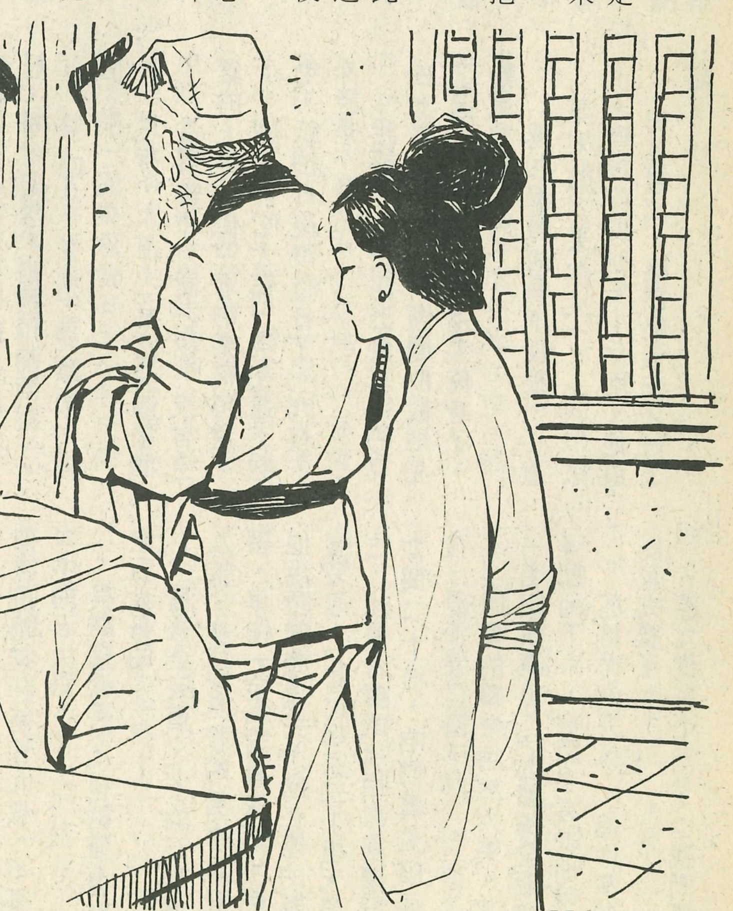
「趙莊主自忖已是退隱之身，不願驚動江湖友好。況且袁赤虎也必然料到這一着，調派夥衆，封住各路通道，逐一加以截擊，反而多有傷亡。剛才那姓葛的漢子，想來便是其中一夥。」

「趙莊主倒也想得周全，九叔要沉得住氣才好。」

「既然避不開，也該見識見識了，給我預備酒菜。」

吳四望不敢有違，吩咐小六子傳言廚房，給董九叔預備酒菜。

那小六子答應一聲，立即忙了起來，揀了張與葛秀全相隔二



跑堂的小六子領着趙家玉來到董九叔前面。

張桌面的桌子，抹枱佈筷殷勤非常。董九叔坐下，正好面對葛秀全那一夥。

葛秀全眼看董九叔大受厚待，不由說道：「趙家莊面子眞大，氣派更加不小。」

董九叔有些忍不住氣，但還是淡然道：「請問葛少兄師承門派如何稱呼？」

葛秀全賊兮兮笑道：「董九叔莫不是給我說親來了？可是我還沒見過趙家三小姐，怎知看不看得上眼？」

董九叔道：「你誤會了，知你師門，也好知會他們給你料理喪事。」

葛秀全「哦」一聲，望向同桌的夥衆一會，道：「你們聽清楚沒有？董九叔給我送終來了。」

那個短鬚漢道：「有人給你送終，那是你的福氣。」

另一人道：「福氣是有了，可還欠缺一個艷福，總該見一見趙家三小姐，才去得眼閉。」

忽聽得門外一個女子聲道：「那就看多幾眼好了，免得死不瞑目。」

走進來的正是趙家玉，此刻已恢復了女裝服飾，果然貌美如花。趙家玉雖非國色天香，然而氣度高雅，別有風韻，同樣的一副容貌長在別個女子身上，想來也祇是中上之姿，但長在趙家玉身上變得完美無瑕，美若天仙。

葛秀全等一夥見到趙家玉出現，眞是眼前一亮，精神陡然一振，却又目定口呆，大堂內居然靜了下來，望向飄飄若仙走進來的趙家玉。

就在衆人目定口呆之時，跑堂的小六子急忙迎了上來，道：「三小姐辛苦了，請進請進，這裏坐。」一直引她來到董九叔的桌子，搬椅抹塵侍候她坐下，更替她卸下斗篷風褸，掛在一邊。

趙家玉美若天仙

葛秀全瞪了他一眼，大家這才不約而同舉杯喝酒，不再多言。然而祇看那小六子殷勤侍候，葛秀全等人也覺得自己身份與她相比眞是矮了大半截，心中又慕又妒。但心中又想：看你這小婊子風光得幾時！十二月十五日，妳便一無所有！

趙家玉才坐定，小六子道：「三小姐，我已傳達給廚房阿炳哥，煮幾味你最喜歡吃的菜餚了。」當下抹桌佈筷眞是殷勤又誠意。

趙家玉道：「我們還有一個人客，要三副杯筷，三人食用的酒菜，酒要多燙二斤。」

小六子道：「是，是！」又添加了一副杯筷，笑道：「另一位不知是誰？是你趙大哥，還是趙二哥？也好讓我知道他愛吃甚麼。」原來這小六子侍候趙家莊的人已多年，有如近隣，誰的喜愛所知甚詳。

趙家玉道：「我說的是人客，當然不是我大哥二哥了。」

便在此時，忽有一人說道：「此人當然是我葛秀全了！三小姐果然是識時務之人，先留座給我。三小姐，咱們今晚不醉無歸！」說時大模大樣搖晃過來。此人雖然輕佻，倒也勝在自信，狂妄得令人對他刮目相看。

葛秀全當然也有他自恃之處，因爲趙家山莊大勢已去，自己帶領的弟兄人多勢衆，不但有優越感，而且還要阻止董九叔的馬車回莊。這種心念，令他狂妄又自得其樂。

然而他來到桌前，正待下坐之時，董九叔「刷」地長身而起，雙臂突地一長，揪住了他胸襟，把他剛要坐下去的身子拔了起來！

葛秀全倒也不反抗，他道：「董九叔！這哪裏是待客之道？」

董九叔冷然道：「我念你尚還年輕，不忍令你殘疾，但若還出言無禮，莫怪我下手無情！」

葛秀全任由董九叔揪着衣襟，却轉頭對同桌的夥衆道：「你們聽到董爺說的話沒有？」

那短鬚漢道：「聽得一字不漏。」

葛秀全道：「現在我吊在董爺手掌之下，坐不下，站不穩，該怎辦？」

短鬚漢道：「這一點，你葛老大比我清楚。」

葛秀全心中也的確很是清楚，董老九絕無可能在此對他下殺手，又能把他揪着多久不放？是以葛秀全雖然半吊在董九叔雙掌之下，但絕不焦急，居然還嘻笑道：「三小姐明明吩咐店家擺了三副杯筷，不請我葛秀全，難道三小姐另有相好的？」

董九叔雙手一緊，幾乎就想把他活活揪死，然而還是沉住氣道：「因爲我們還有人客，你當然不配！」

葛秀全笑道：「那就對了，我們早就料到趙家莊必然請來高手

助陣，不知此人是何方高手？」

忽聽得門外一個懶洋洋的語聲道：「趙家莊的這個人客不是甚麼高手，祇是一名跛子。」

說話之人正是一名跛子，腋下撐了二根拐杖，拖了一條裹着夾板的殘腿，舉步艱難，一步一拐地走將過來。此人正是孫小七。

衆人不但意外，簡直驚奇。如果如葛秀全所言，此人便是趙家山莊請來的外援高手，實在是笑話，然而轉念一想，又覺得並非怪事，因爲袁赤虎在各路要道早已埋伏刀劍手，此人顯是半途遭遇伏擊，以致傷殘如此，難怪這董老九要租房給他留下療傷了。

衆人正思念及此，孫小七又道：「董總管，你揪着這揚州十三兩葛秀全豈不白耗氣力，不如把這十三兩拋出去，留些氣力，咱們喝酒吃肉。」

各人聽了這話，都呆了半截。這跛子怎麼一進門口便道出葛秀全是揚州十三兩，這十三兩又是甚麼含意？須知這葛秀全率領一夥弟兄，多日來吃喝揮霍，眞如龍頭大哥，可是這十三兩相去一斤還差三兩。

此際，葛秀全聽了這話，再也笑不出來。便在此時，董九叔雙臂一振，把葛秀全的身子拋了出去。董九叔心中自忖：此人果然祇得十三兩，不足一斤。

那葛秀全踉蹌跌出幾步，竟也並不介意，祇是望向那拄着拐杖的跛子，問道：「閣下是誰？」

孫小七道：「叫我跛子七便是了。」

因爲適才事起突變，顧不周全，眼看拄着拐杖而行的孫小七，趙家玉便迎了過來道：「酒菜上了席，自會招呼你下車，何必忙着進店。」

孫小七道：「嗅到噴香的酒肉，忍不住進來，車中吃肉喝酒哪及得酒家暢快？況且董九叔要我留下來，總該結識結識這裏的朋友。」

董九叔急得說不出話來，但又無可奈何。

孫小七又道：「我剛才聽得你們與十三兩爭吵，總得進來看個究竟，我雖然跛了一條腿，雙手仍是健全。」

趙家玉笑道：「你的腿好好療傷，過了一年半載也可變爲健全。不過現在，還是要好好保重。」攙扶他一步一拐的走向董九叔的桌子。

那店小二小六子眼看趙家三小姐如此款待這跛子，知是不可低看的人物，急忙前來攙扶。

孫小七笑道：「我祇傷了一條腿，却多了二隻脚，何勞你們相扶？不必了。」他說多了二隻脚，那是指二根拐杖。說話之時已經來到了董九叔的桌子，伸直綁脚便在椅中坐下。

這斷腿漢的出現，大堂中又是一片沉靜，因爲趙家莊危在旦夕，居然還有閒情招呼一個跛子，眞是匪夷所思。

不過另一張桌子，一個三綹鬚的中年漢子見到這個跛子，忽然精神一振，背負雙手緩步來到孫小七跟前，含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

趙家玉看時，見此人四十多歲，衣着光鮮，樣貌端正，問道：「前輩所指何意？」

三綹鬚道：「此事與趙家莊無關，最好不要過問。」

趙家玉道：「是趙家莊客人，我們不會坐視不理。」

三綹鬚道：「趙家莊的朋友太多，難免良莠不齊，恐怕會給你們帶來痲煩，趙姑娘最好不要管這門子閒事。趙家莊如今大禍臨頭，就是當年管閒事的禍根。」

「閣下也是爲了趙家莊而來？」

「我不管閒事，但喜歡看閒事。趙家莊既有轟動江湖的盛會，所以與三幾位朋友前來湊湊熱鬧，不過我們都是隔山觀虎鬥，局外人罷了。」

「那末你還是繼續做局外人吧！」

「可是我見到這位跛脚兄弟，就不能不來饒舌幾句了。」

「這豈不多管人家閒事？」

「受朋友所託，就不是閒事了。」

「哦？」

「在下有一位朋友，在阮家堡任事，數日前特地前來告知在下，說是阮家堡正在尋找一位出走江湖的朋友。」

「出走江湖？」

「對，出走江湖。其人正在亡命天涯。」

董九叔聽到這裏，早已心中雪亮，因爲對方提到阮家堡，一定與孫小七有關。然而他還是問了一句：「你現在見到了這位亡命天涯的朋友？」

「便是你們這位跛子客人了。」

「你也知道我們這客人是誰？」

那三綹鬚中年漢乾笑幾聲，道：「他當然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這三綹鬚說出「金刀小子孫小七」數字，在座的食客好像忽然間又停了一切動作，都轉頭過來看望。其實這裏有些食客也已認出這跛子便是金刀小七，祇是這三綹鬚與衆宣說，不知其用心何在；也有一些座上客對這個衣着光鮮的三綹鬚刮目相看，心想：此人一眼便認出跛子是金刀小七，想來是江湖名人，却又想不起此人是誰。

食客之中，也有一些人眼看那跛子鬚根賁張，神情猥瑣，那裏如傳說中金刀小子孫小七的樣貌，覺得那三綹鬚之言其實是招搖之說，並不實在。然而靜心一想，又覺得三綹鬚之見並非絕無道理，因爲那孫小七被各路仇家追殺，日夜奔命，自是臉容憔悴，不似人形了。

那三綹鬚眼看座上客雖然對自己所言疑信參半，但眼光都望向自己，顯見在等他繼續說下去，不禁感到前所未有的受用。因爲衆目睽睽，不得不自重身份。他道：「孫大俠，聽說你左腿斷了？」

孫小七道：「你又何必明知故問。」

「聽說是風白鳳指使他人幹的？」

「你的信息眞是靈通。」

「你當時一定醉得不省人事吧？」

「閣下眞是比我還要清楚。」

「我還知道孫小七祇可斷頭，不甘斷臂、斷腿。看來祇是誇誇其談，並不實在。」

「聽說張人英也在追殺你？」

「而且還出賞金一萬兩。」

「不過阮家堡出的賞金更高。」

「他們出多少？」

「三萬兩。」

「如果你把三萬兩中的二萬兩轉手給我，我情願把腦袋賣給你。」

「你沒了腦袋，要二萬兩銀子何用？」

「阮家堡要我腦袋，但沒有定出年月日子，一百年後，便來取我頭顱好了。」

「你的如意算盤果然妙之極哉。」

「可是與吉祥賭坊的老闆羅吉祥比較，那就差了一大截。」

三綹鬚聽了這話，臉色陡然大變，一時間說不出話來。衆人看了這等情景也驚疑不已，心忖：這跛子剛才一進門便點明那葛秀全是揚州十三兩，原來在座之人中也有得知這葛秀全本是販賣豬肉、羊肉爲業，十三兩當作一斤，所以便有十三兩這混號。祇是所知者實在不多，即使有所聽聞，也未見其人，這跛子一進門來，居然便認了出來。現在他忽然對着這個衣着光鮮，神情傲然的三綹鬚提到「吉祥賭坊」，莫非此人便是吉祥賭坊老闆羅吉祥？

那三綹鬚祇呆了一會，隨即道：「聽說金刀小七有一把金刀，價值連城。」

「是否價值連城，祇在各人心中，但如果拿去吉祥賭坊押注，羅吉祥一定受不起。」

「以前或許是的，可惜現在你是一個廢人。一個殘廢之人，還收藏這把價值連城的金刀，實在對你十分不利。」

「你要我的金刀，還是要我的人頭？」

「我是一個貪心之人，兩樣都想要，但又不想在這裡血洒遍地。我祇想看看，你的金刀，是眞貨還是贋品。」

「那末，請你過來，讓我割了你說話的傢伙，免得喋喋不休，壞了我們的酒興。」

三綹鬚大笑，轉頭望向同桌的夥衆，道：「你們聽到沒有？一個廢人竟要我走過去，給他割下說話傢伙，天下竟有如此笑話！」說時大笑不已，他同桌的夥友更是擊桌大笑，那邊廂葛秀全的一夥，也都大笑起來。

金刀人頭兩皆要

便在滿堂哄笑之際，樓上忽然傳來一聲清亮的女子聲：「這個三綹鬚的客官說話太多、太吵，擾我們清靜，請你立即離開酒家！」

這女子語聲不高，却是每個人都聽得十分清楚。

衆人舉目望去，祇見一位十五、六歲青衣少女，正倚在樓內的欄邊向樓下人說話。她口中的「三綹鬚」顯然便是指那三綹鬚的漢子。

這「三綹鬚」此刻正在得意忘形，那裡受得了這話，冷然道：「你是誰？竟敢對我說這話。」

青衣少女道:「長樂街的吉祥賭坊有一位打雜的叫做黃伯森，樣貌與你相似，不知是你兄長還是你本人?」

「三綹鬚」突地一怔，强笑道:「看你年紀輕輕，倒也有見識。」顯是認了黃伯森。

在座之人初時以爲這三綹鬚面對趙家莊的人尚且不放在眼裡，料是大有來頭，現在聽得那青衣少女如此一說，不免心中「哦」一聲，都洩了氣。最洩氣的當然是「三綹鬚」黃伯森，心道:這麼一個黃毛小丫頭，居然也識穿我黃伯森的身份，此人是誰?

青衣少女又道:「我不理你是王八生還是王八蛋，這般吵鬧，擾我主人休息，就得給我滾出去。」

「三綹鬚」黃伯森「嘿」地一聲，道:「你家主人是誰?」

青衣少女道:「你還不配知道。」

却在此時，掌櫃吳四望立即走出櫃枱來，仰着脖子對欄邊的青衣少女道:「青青姑娘，妳回房去吧，此事我來料理。」

黃伯森見吳四望出面調停，想是打圓場來了，心中倒也緩了口氣，因爲跟一個年輕婢女爭吵總是有失身份。又聽得吳四望稱她青青姑娘，想是相熟的，不免輕佻起來，道:「這姑娘倒有幾分姿色，就是說話潑辣。瞧在你吳掌櫃臉上，也就罷了。」

吳四望露齒一笑，道:「你罷了，我可罷不了!」話聲未了，伸手揮出，「啪」地一聲，黃伯森左臉已挨了一巴掌。

黃伯森不料有此一着，正在驚疑不定，右頰上又是「啪」地一聲挨了一巴掌。

黃伯森正待發話，可是吳四望雙掌齊出，一手抓他後領，一手抓他屁股褲襠，把他提了起來。

黃伯森在吉祥賭坊任事，功夫沒有半斤也有四兩，然而在吳四望手中，好像稻草人一樣。

吳四望把他抓在手裡，也好像是稻草人那麼輕飄飄似的。

黃伯森在吳四望手裡，一直騰空掙扎，却是沒借力之處，有如烏龜給人揑了龜殼，饒是四肢揮舞也是沒有一點辦法。然而黃伯森口裡仍在問:「她究竟是誰?」他實在想不通，這個十五、六歲的小丫頭祇幾句話，竟可引發吳掌櫃大發神威，這少女甚麼來頭?

吳四望沉聲道:「你到雪地上去冷靜頭腦，或許會想出名堂來。」雙手發力，那黃伯森當眞有如草人一樣，在吳四望手中向門外的雪地射了出去。

黃伯森的身子不是滾出去，而是在吳四望的手中「射」出去。衆人看了吳四望露了這一手，爲之目瞪口呆，心中不禁想:原來這吳掌櫃竟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幸好未惹事生非，不然給射出去的祇怕便是自己。

各人正在心念電轉之時，那黃伯森的身子已經飛出丈許之外，看看去勢將盡，便要墮地摔下，却不料剛好一騎白衣白馬策騎而至。

這白衣騎者便在馬背上雙臂一長，正好接着那黃伯森飛墮而下的身子。

白衣人雙臂一沉卸去餘勢，又再發力，竟然又把黃伯森的身子飛入店堂之內。

黃伯森順勢一個翻騰，剛好落身同夥的桌前，已是汗流浹背。

此時這黃伯森是死是傷，誰也無暇理會，因爲門外的這位白衣騎者更加令人刮目相看。

衆人看時，見這白衣騎者四十來歲，全身白衣，連那馬匹也披上白色外套，在如此飄雪之下，天地一色，令人難以察覺。如此裝扮似乎有意隱藏行踪。

白衣人翻身下馬，走進店門，目光如炬四下裡掃了一眼，在座之人的目光，也好奇地追隨這個從天而降的白衣人，不過也非每人如此，孫小七就沒有多看一眼，反而低着頭喝起酒來。似是避而不見，也似乎不看此人也知此人是誰。

這一點，董九叔看在眼裡，心知有些蹊蹺了。

然而這白衣人從天而降，剛才又露了這一手，在座之人自不免對他另眼相看，却又不知是何方高人，是以大堂中忽然間又靜了下來。但有一人例外，他就是黃伯森。

黃伯森打躬作揖迎了出來:「適才多蒙閣下出手相助，請好漢這邊坐，讓兄弟敬你一杯。」

白衣人並不領情，仍然站在原地，淡然道:「順路經過，祇是舉手之便，不必多禮。我祇想找尋一位正在旅途中的朋友。」

黃伯森笑道:「不知尊友是誰，小弟定當效勞。」

白衣人揮了揮手，顯得不甚

耐煩:「不必了，我知道他安然無恙，也就放心了。」

此時小六子也迎了過來，他是跑堂，有客人上門理應招呼，祇是這位白衣人來得古怪，剎時間也呆在一邊，現在才省悟起來，忙陪笑道:「客官請進，坐下再說。」

白衣人顯是無意上座，他道:「我祇想向白胖子討一碗風月樓的熱酒禦寒。」

小六子一怔，一時間答不上來。

不但小六子怔楞，在座食客也忽然感到驚異，甚至吳四望掌櫃也對他另眼相看起來。

小六子問道:「客官說是白胖子?」

白衣人道:「對，白胖子。也就是風月樓的白總管。」

小六子奇道:「風月樓?」

白衣人道:「唔!祇有白總管才能賞我一碗風月樓的佳釀。」

找風月樓白胖子

吳四望不敢怠慢，再從櫃枱內走了出來，問道:「閣下是那一位，要見白總管?」

白衣人道:「這麼說，白胖子果然就在這裡了。」

吳四望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白衣人道:「見了白胖子自會明白。」

吳四望道:「白總管此刻正在忙着，你先請上座，我去通報。」

白衣人道:「不知白胖子正在忙些甚麼大事?」

吳四望道:「白總管正在廚房裡煎新鮮荷包蛋。」

白衣人微笑。衆人聽了也覺得吳掌櫃之言甚是可笑，煎荷包蛋，算得甚麼大事?但剛才吳四望與白衣人都露了一手，都非平庸之輩，他們所言必有因由。是以也祇在心中暗笑，無人放聲朗笑。

吳掌櫃却道:「白總管等了二個多時辰才等到十隻母鷄生下四隻新鮮鷄蛋，當然夠他忙了。」

白衣人道:「風白鳳最多祇吃一隻半荷包蛋，何必煎四隻之多。」

衆人聽了這話，又覺得突兀，如此說來，那風白鳳莫非也在店中?人羣中即使沒見過風白鳳，倒也聽過風白鳳之名。

便在此時，忽有一個語聲從廚房中傳來:「閣下對風老闆吃荷包蛋的品味原來也這麼清楚。可不知另外二隻是我白胖子私下受用的。我白胖子假公濟私，早已習以爲常，吃荷包蛋也不例外。」

說話之人果然白白胖胖，稱他白胖子名副其實，此人正是白胖子。

白胖子腰束圍巾，手裡還握着煎荷包蛋的鍋鏟，另一隻手托盤，盤子裡正是一大碗熱酒，從廚房裡走了出來。

白胖子見到白衣人，「啊哈」一聲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松山神狐徐向北大俠，眞乃稀客，請坐請坐!」

白胖子把「松山神狐」說得格外响亮，衆人聽了，不但吃驚，簡直嚇了一大跳。因爲近十年來此人已在江湖中消聲匿跡，知其名而不知其踪。此人行踪飄忽，是個得罪不起的人物，白胖子稱他「松山神狐」那是給他臉上貼金，因爲這徐向北，江湖上都稱他松山黑狐。這黑狐不但多疑，而且狡猾。現在這頭黑狐忽然在此現身，怎不叫人吃一驚?

白胖子雖然連聲「請坐」，那松山黑狐徐向北却無意入座，祇端起白胖子盤子裡面的那碗熱酒，喝了一大口，道:「風月樓的佳釀確是極品，好酒，好酒。」

白胖子道:「何不坐下，暢飲一個痛快。」

徐向北道:「沒有朋友，何來喝酒痛快。」

白胖子道:「難道你不當我是朋友?」

徐向北道:「可惜我們現在爭奪同一件東西，就是孫小七的人頭。」

白胖子道:「你徐向北想要得到的東西，有誰能與你相爭?」

「所以你決意把他留給我了?」

「恐怕是誤會。」

「我聽說是你敲斷孫小七的腳骨?」

「一定是傳聞有誤。」

「那末，你當然在護送孫小七逃命了。」

「此話更是從何說起?」

徐向北淡然一笑，道:「既然不爲甚麼，又何必出來挨風雪之苦，實在令人費解。」

白胖子笑道:「衆所周知，十二月十五日，趙家莊有一個盛會，那就是綠竹島島主與趙石山的生死決戰。咱們在風月樓閒得發慌，前來看看高手過招之餘又可沿途賞雪，人生一大樂事也。」

莫非徐大俠不知趙家莊生死之戰的大事？」

徐向北微笑：「我不但知道，而且還要借助這場盛會，了斷與孫七俠的過節，給江湖朋友一個公平的交代。」

白胖子道：「如此說來，閣下也打算前往趙家莊了？」

徐向北道：「我估計，到了趙家莊，孫大俠不能不離開趙莊的馬車，那就不必顧念趙石山的情面了。」

白胖子不由「哦」一聲，驚異徐向北說的話，此人沿途追踪孫小七察視之微令人驚異，眞不愧爲松山黑狐的狐性了。

徐向北又道：「白總管沿途而來可曾見過孫小七？」

「莫非徐兄還沒見過孫小七？」

「我每天都見到他身在何處，即使現在，我也知道。」

「哦？」

「我也每天見到張人英。」

「那末，張人英應該已經得手，殺了孫小七。」

「假如張人英眞的在追殺孫小七，孫小七就不可能坐在這裡喝酒了。」

「哦？」

「張人英是不是追殺孫小七還是護他逃命，其實白總管心中雪亮。」

「你眞是開玩笑了。」

「莫非白總管竟不知孫小七就在店中？」

「是不是還有張人英？」

「張人英還沒出現，却有趙家莊的人在此。」

白胖子吃驚道：「趙家莊的人也到了，十分不妙，怕有事故發生！」他四下裡掃了一眼，却不知誰是趙家莊的人。

徐向北微笑不語，心中雪亮，以白胖子的江湖道行豈有不知之理，只是故作糊塗罷了，他微一沉吟，道：「這裡有你白總管和吳四掌櫃，還怕甚麼事故發生！」

白胖子笑道：「你進店來，想說的想來就是這句話吧？」

「我希望孫小七的腦袋可以留到趙家莊。」

「我說過，你要的東西，沒有誰可以跟你相爭。但如果離開這酒家，我白胖子可擔保不來，這孫小七的腦袋給誰割去或是他自己當贈品奉送他人，不在我白胖子份內事，你要明白這一點。」

徐向北微笑，並不答他，却道：「徐某無意增加趙家莊麻煩，更加不想騷擾風老闆賞雪雅興，在下這便告辭。」

白胖子道：「你進店，只是討一碗風月樓的熱酒？」

徐向北道：「以白總管的道行，心中必然雪亮。」

白胖子「哦」一聲，心下確是明亮起來，徐向北不但要看孫小七的人頭是否安全，還要看看那些人物對孫小七的吃飯的傢伙有興趣，但最重要的其實是告誡衆人，孫小七人頭非他莫屬，而且一定要活至趙家莊。

徐向北抱拳道：「多謝賞賜風月樓佳釀，咱們趙家莊再相見。」說時，便即轉身而去。

却在此時，與董九叔、趙家玉同桌的孫小七忽然道：「徐向北前輩，請你留步！」

徐向北身子突地凝步轉身，手按劍柄絕不鬆懈。然後向趙家莊的那張桌子望去。

董九叔與趙家玉都想不到孫小七竟突然自露身份招惹那徐向北，大是慌張，各自握刀按劍凝神而待！

孫小七又道：「徐大俠，你我之事，早晚總是了斷，何不就在此時此地？」

徐向北對他上下打量一回，微笑道：「你就是孫小七？」

「難道我不像孫小七？」

「不像！」

「我像誰？」

「像一個喬裝孫小七的人。」

「哦？」

「孫小七爲了逃避追殺他的仇家，僱用了不少類似孫小七的跛子引開對手。」

「所以你也認爲我是冒充的孫小七？」

「如果你是眞的孫小七，何必此時殺你。我眼看金刀子孫小七拖着殘腿，有如喪家之犬，亡命天涯，已是賞心樂事，巴不得趙家莊更在千里之外。」

「你怎知我一定前往趙家莊？」

「因爲我將在趙家莊等孫小七。」

「閣下眞是抬舉孫小七了。可是孫小七仇家太多，未必可以活到趙家莊。」

「活不到趙家莊的，一定不是孫小七，我又何必殺一個冒充的孫小七！」

「爲甚麼一定要到趙家莊才了斷你我恩怨？」

「爲了公平，因爲這裡除了董九叔和白總管，顯是沒有甚麼有頭面的人物，你我之間不論誰勝誰負難有公論。」這話其實開罪了許多座上客，但懾於徐向北的威名，也都忍受了。

董九叔笑道：「徐大俠抬舉董某，實在愧不敢當。這裡高人無數，只是眞人不露相而已，我董老九算得甚麼。」

徐向北微笑，却轉換了話題，免得在這關節上有所誤解。他道：「趙家莊既有盛會，想來必有各方江湖高手參與，這正是徐某與金刀小七了結私人恩怨的大好良機。」

趙家玉忍不住道：「在羣雄之前，對付一個跛足人？」

徐向北道：「三小姐責問得好，但我若還不出手，只怕終生抱憾，因爲追殺孫小七的人太多，他的人命隨時落在別人手裡，徐某豈能失之交臂。」

趙家玉道：「那只是趁人之危的藉口而已。」

徐向北道：「不管你怎麼說，徐某欲向江湖朋友作一個公平的交代。徐某所以希望到了趙家莊才與孫小七了斷，便是此意。」

趙家玉道：「聽你口氣，本來早就可以了結這跛腳七了。」

徐向北道：「非只如此，我還一直在保護他的腦袋完整無缺，沿途而來，其實已爲他清除了不少希望得到賞金的殺手。」

趙家玉道：「原來有仇家，也大有好處。」

徐向北道：「那還得看怎樣的仇家。」

「你要孫小七完整的人頭？」

「因爲我要用來拜祭亡兄徐向南。」

「哦？」

「五年前，我跛足的兄長徐向南便斷送在孫小七刀下。」

趙家玉不禁轉頭問孫小七：「眞有其事？」

孫小七喝了一口酒，緩緩道：「確有此事。」

趙家玉道：「難怪你不避挑戰了，也算是接受報應吧！」

孫小七又喝了口酒，說道：「那徐向南原本就是跛子，而且練成鐵拐神杖獨門功夫，我與他交手，先讓了他五招，我只不過傷了他，他因傷，喪生在另一名尋仇的仇家手裡。」

徐向北道：「我會先讓你十招。」

孫小七道：「那豈不太便宜了你。」

徐向北道：「你嫌十招太少？」

孫小七道：「是太多。」

趙家玉奇道：「怎會太多？」

孫小七道：「一個傷腿之人，向對方發力連攻十招，傷口崩裂，有如自廢武功，不戰自敗。松山黑狐的算盤一向精明，那有算錯的。」

趙家玉這才恍然大悟，道：「正是道理，最好一招不讓。」

孫小七道：「而且最好就是現在解決。」

徐向北笑道：「我當然不會這麼做，我還要看看孫小七如何捱到趙家莊。」

孫小七道：「那末，你一定會抱憾終生，須知這裡高手如雲，大半都是爲了孫小七的人頭而來，閣下認爲我還能活到趙家莊？」

徐向北道：「我見到的只是一衆酒囊飯袋，那來甚麼高手。假如你連這夥膿包也應付不了，一定不是孫小七。」

衆人聞言不由怒氣上湧，已是按捺不住，然而徐向北却開懷大笑，昂首闊步走向大門。

座中忽有一人說道：「閣下就是大名鼎鼎的松山黑狐徐向北？」說話之人正是葛秀全。這葛秀全與徐向北原無甚麼過節，只是那徐向北適才出言譏嘲，心有不甘。

徐向北轉身問道：「那末，你又是誰？」

葛秀全同桌的那短鬚漢子道：「他是酒囊。」

徐向北道：「那末尊駕如何稱謂？」

短鬚漢道：「我當然就是飯袋了。」

徐向北笑道：「能夠站出來說這話的，想來未必眞是酒囊飯袋。你二位莫非便是綠竹島的葛秀全和彭如朋。」

葛秀全道：「閣下果然好眼力。」

徐向北道：「那末，二位一齊上還是逐個來？」

葛、彭二人對望一眼，便即兵刃出鞘，掠身而至！只見寒光閃動，早已發招進攻！他二人心中自忖：只稍引發一個開頭，羣雄必將一湧而上對付徐向北，以洩酒囊飯袋這口烏氣。

只不過他二人似乎操之過

急，衆人還未及會意，他二人已向徐向北進招。

然而徐向北出手更快，也不見他出劍招架，只見他身影閃動，忽聽得「颼颼」二响，葛、彭二人的身子竟然飛了出去，只聽「蓬蓬」連聲，撞倒三幾張桌子，杯筷嘩啦啦地摔個滿地。

食客之中本來已有不少人抽劍拔刀，不屑於徐向北的狂妄，但現在見到葛、彭二人如此不堪一擊，敗得這樣狼狽，都呆了起來。

徐向北却笑道：「我知道孫小七遇到羣鬥之時，也通常來者不拒，先要放倒幾個，免得兼顧不周。我也總算學到了一些皮毛。」

他說時臉含冷笑，望向董九叔桌子的孫小七。

孫小七道：「我若遇羣敵圍戰，那是來者必殺，絕不手下留情，免有後患。你剛才好像還做不到這一點。」

徐向北笑道：「葛、彭二人是綠竹島的人，我又何必得罪綠竹島島主袁赤虎。」

孫小七道：「松山黑狐果然設想周全。」

徐向北道：「我徐某了結江湖之事，一向深思熟慮。」

孫小七道：「不過你剛才施展的移形掌，却也令我大開眼界。」言下之意是說：你苦心修練的移形掌已經漏了一二手，已知你根基如何了。

徐向北道：「與你的無影刀法相比又如何？」

「遠遠在我之上。」

「那是誇獎了，我自知還差點功力，但看來也不必再練了。」

「豈不功敗垂成？」

「世上再無孫小七，還練來作甚？」

「眞是可惜。」

「最可惜的，孫小七爲甚麼偏在此時斷腿。」

「你本可讓我再多活二年的。」

「可惜別人不讓你多活二年，我怎能再等。」

徐向北一聲長笑，步出門檻，騎上白馬，飄然而去。

董九叔眼看得衆人再無異動，當即說道：「孫兄弟，咱們還是及早起程，趕路要緊。」

趙家玉道：「不打算留下孫大俠了？」

董九叔道：「眼下的情形，撇下孫小七兄弟等如要他送命，況且那徐向北聲言趙家莊相候，已是勢如騎虎。但如果孫七兄弟希望留下，我也可給他安排。」

孫小七笑道：「徐向北邀約在下於貴莊見，孫小七豈可不到。」

萬重山堵住去路

趙家玉笑道：「有孫大哥同車，咱們反而安全了。」因爲沿途而來，多次化險爲夷，也得助於孫小七同行。她又道：「我們還等甚麼，這就上路吧。」便來攙扶孫小七行走。

孫小七却道：「我們的確還要等，等另一批人馬到來後，作一個交代，免得他們路上再來糾纏不清。」

「哦！他們是誰？」

「你當然記得萬重山、胡思祥、岳老三、阮長青等人。」

門外已有一人傳話進來：「孫小七果然想得周全，我們也總算來得及時，不勞三位久候！」

來人正是萬重山，身邊還有四、五騎人馬，已將酒家門口圍堵了去路。

孫小七道：「好像還有岳老三與何富貴沒有到吧？」

萬重山笑道：「所以你若要遠走他方，最好趁這檔口，否則岳老三他們一到，只怕你也走不了。不過趙家莊的人，當然要留下。」他是衝着趙家莊而來，當然不肯放行趙家莊的人。萬重山曾領受過孫小七的「再造黃湯」，現在居然仍可放他一馬，倒也頗有量度。不過萬重山其實也心中有數，孫小七離開趙家莊馬車必然性命不保，何須自己動手。

孫小七似乎也明白這一點，他道：「我是一個跛子，沒有趙家莊的馬車代步，我也走不得。」

「所以我仍留着趙家莊的馬車完好無缺，正是給你代步之用。你我井水不犯河水，還請快快上路吧！」

孫小七道：「這雖是一句笑話，其實並不好笑。我怎能獨自擅用趙家莊的馬車，況且在下行動不便，不論遠行近行，都要他人相助。」

萬重山冷笑：「你若還不走，恐怕只好永遠留在這裡了。岳老三、阮長青、胡思祥、松山黑狐徐向北都到了，你有多少個腦袋？」

孫七道：「你也知道徐向北這頭松山黑狐？」

萬重山冷笑：「聽說有人稱他松山松鼠。」

孫小七道：「不論他是鼠是狐，他却在趙家莊恭候在下，故此在下必須在十二月十五日趕到趙家莊。」

萬重山道：「那末，你應當及早起程。」

却在此時傳來蹄聲雜沓，一人揚聲道：「趙家莊去留自便，但一定要留下孫小七人頭！」

說話之人已然飛騎而至，正是岳老三。岳老三有如此大的口氣，顯然並非他自忖武功了得，却是在於人多勢衆，更有志在必得的氣勢。但看他同行的人馬，除了那瘦子何富貴，更有阮家堡的阮長青，刀劍門胡思祥等人，一眼看出便有十來騎人馬，加上萬重山的那數騎，早把酒家門外堵塞得水洩不通，眞是插翅難飛。

雪花仍在飄飛，但氣溫好像忽然變得熾熱起來。

趙家玉和董九叔望着酒家門外二批人馬，心中自忖道：今日之事再無僥倖之理，因爲除了萬重山、岳老三等人物外，這酒館之內想來還有伏兵，若是兵刃相向，必是死無完屍。董九叔和趙家玉急於回莊應付外敵，現在豈可節外生枝，見得這二批人馬，實在心中焦慮，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不過孫小七非但臉不改容，似乎還很欣賞這樣壯觀的情景。董九叔見孫小七仍有此定力，心中也爲之折服。然而想深一層，事已至此，祇好臨危不亂，心念及此，倒也定神下來。

孫小七呷了一口酒道：「有這麼多江湖名家等着要孫小七的腦袋，在下也不枉此生了。」

萬重山笑道：「你表錯情了，我們並非爲你而來，我們祇來侍候趙家莊，但閣下既與趙家莊同行，我們自當一視同仁。」

岳老三冷笑道：「孫小七，那祇怪你時運不濟，偏巧遇上泥菩薩過河的趙家莊，那是氣數，我不收你，有違天意。」

孫小七道：「我們的確要經過渡口集，到時誰是泥菩薩便可分曉。」

岳老三冷笑道：「就算你插翼能飛，也飛不出來了。」

孫小七道：「屋外飄雪飛揚，各位不必過河也快給冰雪溶化了。既然要我孫小七的人頭，還等甚麼，何必白耗時間！」

各人不由一怔，才覺衣襟濡濕，竟然還騎在馬鞍上未作進一步行動。

原來這裏二夥人，一是對付孫小七，一是對付趙家莊，猶恐己方率先動手，給對方檢個現成便宜，人同此心，都希望對方先行發難，再來收拾殘局。是以岳老三和萬重山都巴望檢到這個便宜，這動武之事便就你推我讓起來。

孫小七又道：「各位，人不累，馬也疲勞，何不進店先喝一杯，再作計議。」

萬重山道：「咱們一進店，閣下便會人頭不保，莫非不耐煩了？」

孫小七道：「的確不耐煩，因爲我們還得趕路奔赴趙家莊，沒有閒工夫與各位白耗。」

萬重山望一眼岳老三道：「孫小七似乎不耐煩了，在下不便掠人之美，免有添足之嫌。但坐馬上留在雪下也非長久之計，還請一齊進店吧。」言下之意，拿取孫小七人頭的，你岳老三等人自便，與我萬重山不相干。

那岳老三、何富貴曾多番遇見張人英，對這賞金一萬兩頗有可疑，如今遇上阮家堡的阮長青，刀劍門的胡思祥等人，知是同道中人，這氣焰自是高漲了。

此時各人都已下馬拴索，陸續進了酒家。

這邊廂的趙家玉見得這夥人進店，擔憂一場浴血之戰一觸即發，不禁向孫小七道：「現在大軍壓境，如何應付？」

孫小七道：「我們若還與他們白耗時間，怎能及時趕赴趙家莊？」

趙家玉道：「你還巴望前往趙家莊？」

孫小七道：「徐向北在貴莊等候在下，怎可不去？」

董九叔苦笑道：「徐向北有言，不能到達趙家莊的，一定不是孫小七。他既有如此先見，如果你眞是孫小七，一定可以渡過此刻難關。」

此時岳老三、萬重山、阮長青、胡思祥等人都已陸續入座，這酒家一時間便座無虛席，更把趙家玉、董九叔和孫小七團團圍困起來。不過他們心中却也明白，誰也不想率先動手。畢竟這裏人多，衆目睽睽之下如何對付一個跛子狠下殺手？江湖上傳將出去，面目無光。唯今之計最好便是挑起一場混戰，混戰中把孫小七了結最爲上策。

衆人都已坐下，岳老三與何

富貴却並沒坐下。岳老三走近孫小七的桌子，道：「孫小七，咱們千里追踪，今日才得見閣下尊容，總算不枉此行。閣下也一定知道咱們所爲何來？」

孫小七道：「想來也是來瓜分在下的腦袋。可惜孫小七的腦袋祇得一個，希望得到的人却不計其數，不知各位如何分派，莫非也像豬頭肉那樣，切成薄片，大家有份？」

岳老三道：「這一個你不必擔心，我們認爲應該是先到先得。」

孫小七道：「此說甚是有理，不過在此之前，已有一位大買家定了貨，言明在趙家莊交訖。此人便是松山神狐徐向北。所以孫小七這顆人頭一定要送到趙家莊交貨。」

岳老三道：「你不必用徐向北來壓我，這裏比徐向北更有斤兩的大有人在。」

孫小七道：「這一點，我當然心中有數。」

岳老三道：「如果你認爲徐向北一定要親手取你人頭，那恐怕是閣下自作多情，徐向北巴不得你項上傢伙及早落地，免得汚了他雙手，又壞了對付跛子的聲譽。」

孫小七道：「說得很是有道理。」

岳老三道：「那末，你還有甚麼身後之言？」

孫小七道：「沒有。」他居然閉上眼睛，靠在椅背上養起神來，又似乎正在閉目待斃。竟然與張人英應付强敵時一樣的冷漠。

岳老三與何富貴對望一眼，即使他二人心意相通，現在也不知所措。須知衆目睽睽之下，怎能下手殺一個閉目待斃之人，何況此人還是一個跛子。此時却苦了待在孫小七身側的董九叔和趙家玉，也不知所措。

何富貴忽然道：「孫小七，不管你不屑出手還是不敢接招，咱哥兒倆也決計不會手下留情。」

孫小七道：「你當然會出劍，我也不甘坐而待斃。」

何富貴道：「有你這話就放心了。」言下之意那是對着幹了，不必客氣。他與岳老三對望一眼，「刷刷」二響，寒光閃動間二口利劍已然出鞘。

孫小七身邊的董九叔與趙家玉也已抽出兵器，因爲此刻處境有如困獸之局，唯有決一死戰，別無退路，孫小七既是趙家莊的座上客，怎能坐視不理。

孫小七眼看情勢危急，急忙道：「在這裏動刀劍，對你岳、何二位極之不利，因爲這酒家一定不許咱們血灑遍地。」

何富貴笑道：「原來你所恃就是這一點。」

岳老三道：「老子跑遍大江南北，還沒聽過這樣新鮮的話。何老弟，你可曾聽過這樣新鮮的話？」

「好像還沒有。」

「那麼我們還等甚麼？」

便在此時，忽有一人道：「我本來很想看看孫小七的金腦壳如何墮地，聽到落地的錚然之聲，現在聽他剛才一說，倒是提醒了我，不該血洗大堂，免得清洗不易。」

說話之人手握鑊鏟，從廚房走出來，他正是白胖子。

岳老三道：「你是誰？」

白胖子道：「他們都叫我白胖子，你也可這樣稱呼我。」

萬重山道：「原來風月樓的白總管也在這裏，眞是幸會。」

岳老三聽到「風月樓」三個字，這才「哦」一聲省悟起來，道：「莫非風白鳳老闆也在這裏？」

萬重山道：「你所言甚是，大凡風老闆所到之處，不能沒有白鳳當家。」

岳老三道：「如此說來，風白鳳也到了。」

白胖子道：「咱們風老闆歇宿之處，討厭喧鬧，討厭見血，各位要殺個豬血淋頭還是狗血披面，請遠離酒家三里以外。」

岳老三笑道：「聽說風姑娘天姿國色，風情萬千，如果她願意來陪我岳老三喝一壺酒，絕不血洗大堂。但酒一定要風月樓的上品。」這岳老三倒也頗有行情，知道風月樓有上好的佳釀，但要風白鳳來陪酒，而且話態輕浮。

風白鳳原來到了

白胖子倒也並不生氣，他道：「你老哥眞是寬宏大量，白胖子非常感激。」

「好說，好說，倒也不必客氣。」

「不過我們風老闆路途辛勞，正想休息，免得誤了明日行程，因爲我們也想前往趙家莊看看熱鬧。」

岳老三仗着人多勢衆，又見這白胖子低聲下氣，氣熖越是囂張起來：「那豈不是消遣於我，風

白鳳甚麼貨色，擺這臭架子！」

白胖子臉色忽地一沉，他手中的鑊鏟幾乎便要鏟將過去，但因爲剛才有言在先，不在此處濺血，是以這鑊鏟祇在手中把玩了一下還是忍耐了下來。

岳老三也不是等閒人物，既然出言招惹，自然心中早有數。

却在此時，樓上一個清亮的女子聲道：「這個叫做岳老三的東西說話太多，最好給我滾出去！」

衆人舉目望去，正是那個青青姑娘，倚欄而立，就如剛才吩咐葛秀全的那樣姿態。

青青姑娘語聲甜美，樣貌可人，但說話却有無比震懾力，不少座上客已經噤聲。因爲除了岳老三、何富貴、阮長青、胡思祥等人，原來在座的葛秀全、黃伯森等，都見過她的顏色。她無須出手，祇消出言，這裏吳四望掌櫃便會按照她的指示全力以赴。

不過岳老三並未見到適才的場景，聽得這黃毛丫頭如此無禮，還居然稱自己爲「這個叫岳老三的東西」，這口氣如何消得了？傲然道：「你是誰？對我岳老三說這話！」

話聲未了，掌櫃吳四望已然躍身而出，而手中居然還提了一把鋼刀，更在岳老三身前舞了二式虛招，隨即有幾名店小二捲袖束腰圍了上來。

岳老三見到這個勢頭，才知處境不妙，心中暗忖：這小娘兒似乎比白胖子更有來頭，祇說一句話便有掌櫃出頭了，莫非她便是風白鳳？

岳老三順水推舟，笑道：「姑娘想來便是風白鳳老闆了？」

青青道：「我叫青青，不是我家主人，但如果你想品嘗風月樓佳釀，倒也可以陪你喝一醉。祇是物離鄉貴，一斤酒一百兩銀子。」

岳老三自知此刻的處境，又見阮長青等人祇在冷眼旁觀，早已沒了適才氣熖。他澀笑道：「岳某旅途遠行，祇帶隨身盤川，日後有緣自當前往風月樓品嘗美酒。」語氣已是矮了一大截。

青青道：「你既然如此欣賞風月樓美酒，倒也不妨賞你一碗，但喝了以後，一定要離開這裏。吳掌櫃，請你給岳老三一碗好酒。」

吳四望答應一聲，也不必他動手，早有店小二托盤而至，端到岳老三跟前，但是不是風月樓的佳釀，祇有天曉得。

岳老三笑道：「這酒既是風月樓賞賜，原是却之不恭，但喝了這碗酒便要離去，還是不喝也罷。」心中自忖：這酒未必便是風月樓佳釀，更可能酒中有毒，如何喝得的？

青青道：「你不敢喝也無妨，那就賞給跛子孫小七，但喝了以後也一定要即時離去，免得這裏煩囂不休。」

孫小七道：「咱們本來就要離去，這碗酒就不客氣生受了。」

青青笑道：「不怕酒中有毒？」

孫小七道：「那也勝於喪生亂劍之下。」

店小二已經托過來，孫小七端來一仰而盡。

董九叔道：「這裏的主人家下了逐客令，又喝下這碗送客酒，那是非走不可了。」

孫小七道：「不錯，該走了。」拄了二根拐杖撐了起來，一拐一蹺的，與董九叔、趙家玉步向門外。岳老三、阮長青、萬重山等人竟不加阻撓，任由孫小七離去。

（未完・四）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陳四姑心裡吃驚蠢師弟年來已功力大進，祇得拿話扣住他，薛昭等侍衛欲插手，但陳四姑怕師傅知道吃不住，師姐弟以十招定輸贏……趙妙峯扶着受傷的陳四姑去休息，此際却傳來查小玉求救的訊號，原來她跟踪逃走的梅歸身後，二人的對話被「九洲行者」不邪聽到，查小玉知不是他的對手，才發出求救訊號，薛昭不自量力……

不邪道：「你方才和我交手的時節，一連攻了七劍，最好的一招是第四手：劍底風雷，這一招拿揑得正是時候，無殊於一流高手，可見你也是聰明之人，但失於心粗氣浮，不肯用心揣摩，使出來的招式好的極好，壞的極壞，設如以後能研熟令祖的三十一路金風劍法，雖然目下劍術名手輩出，你也可列前十名以內，望你回去以後奮力精進，不要墮了祖上聲威。」

薛昭本是聰明絕頂之人，一點即悟，當下意猶未足，問道：「可以輔以自己發明麼？」

不邪笑道：「武藝不可拘泥，自應精益求精，但須知前人傳下劍法皆是累積若干代心血，豈是容易的，在未精熟之前，萬不可自逞聰明，亂創招式，貽笑方家事小，誤了自己性命却悔不轉來哩！」

一席話說得薛昭滿面羞慚，心頭甚爲感激，但臉上却不肯認輸，勉强道：「好，三年之後，你我再較量。」

不邪道：「行！丁卯年的九月初九，你可携劍到泰山來找我，不但我在那裡，所有天下武林高手大約都會到來，不過你却得自己稱量一下，不要替你先祖丢人。」

薛昭忍氣對李光祖道：「大哥，今日之事咱們就依江湖規矩辦好啦，丁卯年的重陽節我自到泰山找他。」

李光祖正愁自己不是人家對手，聞言求之不得，也點頭道好，於是衆人抬了周、陸二人屍首，向原路而去，臨行時查小玉對梅歸笑道：「梅公子，咱們話要說清楚，除非你一輩子跟定了這九洲行者，或是去找那幾個道姑姐姐保鏢，否則的話，我還是要找你的痲煩，你頭疼的日子在後頭哩。」說罷回過身去，和衆人一道走了。

這裏不邪對梅歸道：「這事已了，小僧與公子就此別過罷。」

梅歸忙一把扯住道：「大師千萬留步，小生早已厭倦紅塵，今日天幸遇見神僧，你老人家務必將我渡出迷津方可。」

不邪大笑道：「我一個窮和尚，怎樣渡人，你自己不會跳出迷津麼？沒出息的人才等着人家渡哩。」

梅歸道：「便是小生愚魯，雖想跳，却苦於跳不出，神僧萬不可棄我而去。」

不邪笑道：「你待要我怎的？」

梅歸道：「小生願削髮出家，隨神僧修行。」

不邪嘆道：「天下廟宇盡多，隨處俱可落髮，你纏我做甚麼？」

梅歸着急道：「我豈不知天下廟宇雖多，但神僧我却祇見到你一個。」

不邪道：「你怎看出我是神僧？」

梅歸道：「大師渾身刀槍不入，非神僧而何？」說罷跪在地上不肯起來。

不邪嘆道：「人說讀書人通達明理，我看天下的儒生却糊塗的居多，你且起來，我說與你聽。」

梅歸却賴在地上不肯起來，非要不邪答允收錄不可。

不邪笑道：「你自己思量，如果我走，你攔阻得住麼？」

梅歸一想，自己手無縛雞之力，焉能攔得住他，無奈祇得起來，垂手侍立。不邪要他坐下，梅歸道：「小生得聆法語，已是天大福氣，侍立猶恐無地，哪敢就坐呢？」

不邪皺眉道：「怎生如此酸法，你不坐我又走了。」

梅歸方才告了罪，二人對坐在石板上，梅歸將自己來歷家世詳細說了一遍，末了又懇求不邪收他爲徒。

不邪笑道：「你再聽我說，照我佛門看法，衆生煩惱乃是與生俱來，欲求解脫唯有涅槃一途，如果習了武功，身體强健活的歲月越久，煩惱也就越深，豈不是蠢麼？你到底想當和尚呢？還是想習武呢？得先拿定主意方好。」

卞宛青東贈梅歸

梅歸頓然語塞，不邪又道：「你連那素未謀面的卞家姑娘尚且一片癡情，哪裏還談得到出家，將來如與那卞家姑娘一旦重逢，難道又還俗不成？如果你祇是想學武，那我倒可以傳你一些功夫。」

梅歸一聽大喜，忙又跪下，不邪忙將他扯住，笑道：「功夫我便傳你，但你我並無師徒之名。」

梅歸搖頭道：「這却萬萬使不得，這名份上是要緊的。」

不邪道：「你再要這樣，我祇好不傳你了。」

梅歸無奈，祇得罷了。不邪又道：「日後你我兄弟相稱，我不叫你公子，你也別神僧神僧的亂叫，祇叫我師兄便可，那些繁文褥節也要一概免去，你如依得，我便傳你武功，否則仍舊各走各路。」

梅歸不敢再違拗，一一答應了。

不邪道：「賢弟尚有些甚麼未了之事，先安排一下，然後咱們遍遊名山大川，可增長不少見識，胸中自然開朗，我也好沿路傳你功夫，以你資質聰明，兩三年下來，也該有些成就了。」

梅歸想了一想，說道：「小弟倒沒有甚麼值得安排的，不過我有一好友，此番和我同行，我既已蒙神僧……」

不邪佛然道：「又來了，記着師兄二字。」

梅歸慌忙道：「不錯，我既蒙師兄搭救出險，也該知會他一聲才是。」

不邪點頭道：「自然應該這樣。」

不邪刻下在城外大悲寺掛單，梅歸跟他在大悲寺盤桓兩日，便回到江陵來，到昔日他住的旅店裏一問，誰知李遇吉已搬走了，幸虧他臨行時對店家交代明白，說自己搬到一間名叫「宏發」的旅店裏。梅歸遵店家所囑，果然一找便着。

李遇吉原爲少林門徒，一排列起來，倒比不邪矮了一輩，定要以前輩之禮參見，不邪謙讓了好一陣，方才罷了，李遇吉又對梅歸細述青靈諸女相救一事。梅歸一聽，便要親去道謝。

李遇吉擺手道：「不必了，她們已經起程南下，刻下不在江陵了。」

梅歸一聽，好生失望，不邪道：「雖說她們不在，你也該到青女宮去一次，到底人家相救一場，這禮數上是該走到的。」

李遇吉又道：「大師說得是。昨日百渡大師還打發了來人，道青靈四女有書信留給你，你更該去一趟。」

梅歸詫異道：「道謝她們是應該的，但我和她們無一面之識，留書信與我作甚？」

不邪道：「你且先去一趟再說，這時不必瞎猜。」

梅歸要不邪同去，不邪道：「我一個和尚，跑到道姑廟裏做甚麼，你倒是獨個兒去吧，依我看：這當中定然另有緣故，青靈觀向來門禁森嚴，決不會無緣無故留翰墨在陌生男子手裏。」

當下梅歸別過了衆人，獨自

往青女宮而去。

梅歸這一去直到天色過午方回，一進門便坐在椅子搖頭嘆氣，衆人見他雙目紅腫，淚痕未乾，都感詫異。

李遇吉道：「這是怎麼回事？一去大半日，回來又是這等模樣？」

一語未完，梅歸忽將手裏一物朝地上一擲，伏在桌上痛哭起來。

徐春山見梅歸所擲之物乃是一個小紙團，忙過去拾起展開一看，祇見是一張撕破的紙束，上面寫道：

賤妾卡宛青端肅斂衽再拜致候木園公子安履。妾幼鮮昆仲，長失椿庭，家門不幸，命蹇多乖……這下面撕破幾字，看不清楚，再下面寫道……攜歸靈山，已十二年于斯矣。朝習玄經，並及拳劍，夕伴青燈黃庭者亦有十有二年，先人之盟，早付流水……下半截已被撕去。

李遇吉祇看了信頭上一句稱呼，便已了然於胸，心想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但却不便說破，周英、徐春山二人不明此事，未免越看越糊塗。

不邪笑道：「何至於傷心到這步田地，這下半截是誰撕去的？」

梅歸忍淚道：「便是那個甚麼百渡大師搶去的時節撕破的，實在殊堪痛恨。」

不邪笑道：「想是那卡宛青事先囑咐過她，這信讓你看後必須毀掉，否則斷不會這樣不近人情，我問你，她信上到底說些甚麼？」

梅歸道：「她要我另諧鸞鳳，道甚麼，必欲重妾之罪，治非儀之譏，豈妾所敢聞命云云。」

不邪笑道：「你且休要自苦，讓我這和尚來想想辦法看，或者能替你們撮合也未可知。」

梅歸忙道：「眞的？」

不邪合掌唸道：「阿彌陀佛，小僧豈敢打誑語。」一語說得衆人都笑了。

不邪又道：「我從她信上語氣看來，對你似乎尚有關切之意，俗語說得好，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祇要你鼓起勇氣，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

梅歸忙拭淚道：「師兄看這事可以挽救麼？」

不邪想一陣，方笑道：「此信全篇我雖未看到，但她信上一開頭所用的稱呼，仍然自居于未婚妻子的地位，接着便訴了自己許多苦楚，最後還勸你續娶，如說她對你毫無情意，這封信便不該這樣寫法。」

梅歸忙問：「小弟愚魯，這些地方倒見不到，據師兄看來，要如何寫法方算毫無情意呢？」

不邪皺眉道：「好嚕囌，假如她淨弄些老莊玄理或是易經上的話來搪塞你，這便是她入迷已深，要想修大羅金仙甚麼的，那你這書呆子便無望了，這還不懂麼？」

梅歸想了一想，喜得連連作揖道：「師兄畢竟是有大智慧的人，令小弟茅塞頓開。」

不邪忙搖手道：「你別淨替我戴高帽子了，好在你還沒當和尚，如果當了和尚，那才叫麻煩哩。」

說得梅歸漲紅了臉，祇得搭訕地道：「師兄休得取笑。」說着一面將那半截斷柬折疊起來，小心翼翼地收在懷裏。

不邪暗嘆他癡得可憐，口中却不好再取笑他。

徐春山道：「刻下張、卡等人已啓程雲南去了，二哥是否跟踪追去呢？」

梅歸不好作主，却拿眼看着不邪，不邪「噫」了一聲道：「怎的大伙兒都跑到雲南，難道眞想動一動三鼎麼？」

梅歸不懂，因問道：「師兄說甚麼三鼎？」

不邪笑道：「你是斯文中人，當然不知道這滇南三鼎的名字。」

周英笑道：「別說他不懂，便是在下雖也聽說過滇南三鼎的名頭，到底不知是何意，今日倒要向大師請教。」

不邪忙道：「老英雄太謙了，這名字在外本也少有人提起，難怪老英雄不知，不過一踏進雲南地界，却是大大有名，有一首歌謠道：天南有三鼎，教主靈鷲與王孫，共重十萬八千斤，屹立滇南四十春。如要三鼎傾；除非點蒼興，勇士不能舉自身，君不見烏獲孟賁今何存？」

衆人聽了仍是不解，梅歸便道：「烏獲孟賁乃古之勇士，如今當然不在世上了，勇士不能自舉其身，這兩句話也還有限，祇是這三鼎是甚麼東西？據說禹鑄九鼎，代表九洲，莫非有三鼎失落在雲南麼？」

周英忙道：「公子弄錯了，這三鼎是指的三個人，並非眞的有三鼎，教主大約便是通天教主吳文鳳，靈鷲大概是指蒼山三老中

的靈鷲上人了，這王孫却不知道是誰？」

不邪笑道：「老英雄所見不差，這王孫便是南詔二友中的阿育王孫張繼帝，這三撥人在雲南各霸一方，專與正派爲敵，吳文鳳因十七年前參與過泰山試劍，故此中原武林人士祇知南蟲之名，却不知那兒臥虎藏龍之輩還多着哩。」

徐春山道：「在下也聽先父說過，點蒼劍派乃是武林正宗，豈能眼看這些旁門左道橫行呢？」

不邪笑道：「這便是所謂黃鍾毀棄，瓦斧雷鳴了。四十年來號稱四大名家之一的點蒼派被這些人擠得幾乎無地容身，竟是大不如前了。不過這次玄門各派皆派出能手紛紛南下，想是受點蒼派邀約去剪除這天南三鼎的，但如今人家羽翼已成，祇怕不大容易哩。」

不邪並不知吳文鳳到華山奪書之事，故此有此一猜。他這樣一說，別的人猶可，梅歸心裏却更加替卡宛青擔憂。便問道：「這干人的武功不知比師兄如何？」

不邪大笑道：「你那心意我也明白，天南三鼎雖然威鎮南滇，我和尚還不致於會怕了他們，你



卡宛青把謝千蕚、謝蕊珠迎進房來。

如南下，我便陪你走一遭罷。」

梅歸大喜稱謝，不邪搖手道：「我走這一趟也不全是爲了你，皆因我上次去雞足山禮佛，偏生不大庵、無爲寺、三塔寺、一塔寺，這幾處地方都沒有去，這次正好順便完了這場心願。」

於是兩人次日便與周英、徐春山、李遇吉等人分手，取路向雲南而去。

青靈七女抵昆明

再說青靈七女當晚回到青女宮以後，衆人一計議，都覺得奪書之事萬萬不能再遲延，又見卡宛青傷勢並無大碍，賈墨羽便吩咐衆人權且休息一日，一來百渡執意要設宴餞行，二來也讓卡宛青多將息一日，準定第三日啓程。

這一日百渡殷勤招待衆人，無非飲酒談笑，不必細表，卡宛青却托詞靜養，又向百渡借紙筆一用，百渡笑道：「既然靜養，又用紙筆幹甚麼？」

卡宛青笑道：「心中煩悶得慌，有紙筆在眼前，有時可以隨意塗抹幾筆消遣。」

百渡素來與沈、賈、張、卡

等人交厚，聞言忙命道婆收拾出一間靜室來。

卡宛青笑道：「今兒我要靜靜的將息一陣，你們祇管去玩你們的，千萬別來煩我；我悶得慌時自會來找你們。」

百渡笑道：「好，好，我不來擾你就是，但你才受了傷，雖說不緊要，也得保養才好，最好別提筆，心頭如果鬱結氣悶，也不宜打坐，知道麼？」

卡宛青笑道：「知道啦，我甚麼也不做，淨睡覺，這你可以放心了吧？」

百渡笑着出去了。

這天夜裏，衆人俱已入睡，百渡在房裏打坐，忽聽有人輕叩紗窗，百渡驚問：「是誰！」

窗外那人輕聲道：「百渡姊姊，是我。」

百渡聽出是卡宛青的聲音，倒嚇了一跳，忙起身開門，卡宛青閃身入來，百渡藉着燈光看出她雙眉深鎖，臉上淚迹未乾，似乎剛才哭泣過來，越發驚訝不止，先讓她在榻上坐了，這才溫言問道：「賢妹是有甚麼心事麼？」

卡宛青嘆一聲，方道：「百渡姊姊，妹子想求你代辦一件事。」

百渡見她深夜前來，又是這等形狀，便猜她心裏定有一件疑難之事，要不然便是受了甚麼委屈，當下慨然道：「賢妹放心，不論甚麼事，愚姊一定盡力辦到。」

卡宛青遲疑一陣，又凄然掉下淚來，這才將當年卡、梅兩家父母如何訂親，如何卡家遭了官非，如何後來父母雙亡，如何得遇青靈師太收養，如何梅歸不忘先人之約，來江陵找尋，這些事源源本本說出，說到傷心之處，又忍不住嗚嗚咽咽哭了起來。

百渡對她的家世等情，本不深悉，聽她這一說來，心下也十分慨嘆，勸了好一陣，卡宛青方止住悲哀。百渡從卡宛青手裏接過書信，笑道：「妹子寬心，這封信我必然設法使那梅公子看到，又不落在他手裏，這倒容易辦。但這梅公子既然如此多情，何況又是兩家先人訂下的，妹子似乎還該考慮一下。」

卡宛青垂淚道：「我有甚麼考慮的？難道還叫我還俗不成？」

百渡笑道：「妹子別太任性，須知咱們玄門講的是養性率意，並非矯情者可比，賢妹還要自己拿定主見才好。或者將賈、張兩位請來商量一下如何？」

卡宛青拭淚道：「姊姊不知道，妹子事前也想過，三師姊自來熱心，凡事率意而行，她出的主意未必妥當，二師姊正為奪書之事發愁，又何必拿這些事去痲煩她，倒使她多一件心事。其餘四個師妹是小孩子，更不便提。」

又哭道：「反正我的心早已死了，從今以後我便當他是陌路人一段，這次將書奪到以後，我便回山一心修道，再不管這些煩惱事了。」

百渡心裏暗想：既是陌路人又寫信給他幹甚麼？你一提起他便哭哭啼啼，要說以後眞能免除煩惱一心修道，祇怕不大容易，祇得笑道：「既是這樣，那就等把吳文鳳這場公案了結以後再說吧。」

卡宛青稽首稱謝，仍然悄悄回到自己屋裏，賈、張等人都不知道這事。

七女離了江陵，董飄香也跟着薛絳樹等人改了男裝，每日行路分做兩起，為的是道姑與書生同行，怕引起俗人猜疑，行了月餘，方才抵達昆明，按址尋到「點蒼派」劍客柳溪山家裏來。

這柳溪山外號「凝雲劍」，在「蒼洱七劍」之中排行第二，與「天生橋」謝氏兄妹，蒼山「琅泉雙客」和大師兄白雲道人合稱「銀蒼玉洱七劍仙」。武林中頗為著名，與華山甘季英最是交好，此番夏靈風、岳定一、甘季英等人都是住在他家裏。這日一聽青靈七女到來，皆大喜歡，柳溪山忙和夏靈風、甘季英等迎出門來。

大家先叙了客套，夏靈風便問道：「七位賢妹怎的直至今日方到？」

賈墨羽笑道：「便是四師妹路上生了小病，故此耽誤了幾天。」又問道：「岳師兄呢？」

甘季英咳了一聲道：「二妹別提啦，二師哥中了那老怪的毒針，修養了十多天，如今才好了些，刻下還不能起床哩。」

袁孤鳳一聽便急忙問：「已經打過了麼？」

甘季英笑道：「打過好幾次啦，咱們總未佔到絲毫便宜。」

袁孤鳳「哦」了一聲，又急忙伸長脖子問道：「那吳甚麼鳳很厲害麼？」

甘季英一眼看到張靈芸微微冷笑，他也素聞青靈門下這位三師妹最是心高氣傲，心裏便有些不快，暗想道：你別瞧不起人，那吳文鳳委實難纏，就憑你七人難道准能取勝不成？便笑道：「小師妹，那老怪兇得很，咱兩人聯手也許鬥得過他，如論單打獨鬥，你我兩人恐怕都打不過他，他門下有十八弟子，個個都很兇很狠，小師妹你得多留神。」他口裏和袁孤鳳說話，眼睛却望着張靈芸。

袁孤鳳不解其意，忙搖頭道：「我不怕他們。」又笑道：「那麼下一次我們再遇到那老怪物時，我便和三師兄一起鬥鬥他。」

甘季英道：「好，下次再動手，我准定和小師妹一道便是。」

這時張靈芸突然冷笑一聲，發話道：「三師兄，那老怪的巢穴在哪裏？你也不用去，祇需指點我們一下就行了。」

甘季英見張靈芸語鋒犀利，不覺漲紅了臉。

身為主人的柳溪山對於華山青靈互有芥蒂之事，倒不十分知悉，這時祇當張靈芸太過性急，便笑道：「吳文鳳那廝頗會不少旁門左道的功夫，門下徒弟又多，聲勢頗為浩大，端的不可輕視，諸位遠來辛苦，且先歇息幾日，大家再盤算個萬全之策，其實敝派同門諸人早想剪除此賊，怎奈力有不逮，祇好任令他們橫行，今日天幸諸位下降，算來也是合該此賊命盡，但如果貿然從事，恐貽隨珠彈雀之憾，這就不上算啦。」

他這一席話表面雖然是捧青靈諸人，骨子裡却不啻警告諸人，這吳文鳳厲害非常，如果易與的話，點蒼七劍早已將他鏟除，還輪得到你們來？他這意思，賈墨羽也早領會了，便笑道：「柳大哥說得極是。」

夏靈風笑道：「吳文鳳徒子徒孫甚多，分佈極廣，貧道正愁人手略嫌單薄，如今七位師妹前來，不用動手，那老怪也得先吃一驚。」

寒蟾子夏靈風乃是赤靈羽士座前首徒。他是華山派的掌門弟子，而且人品武功皆頗得江湖人士敬重，他說出的話向來少人駁回，偏生張靈芸脾氣暴燥，自來心中祇有一個青靈師太，其次便服大師姐沈翠屏一人，甚麼夏靈風岳定一等人可沒放在她心上。便冷笑道：「那吳文鳳又非三頭六臂，何須懼他？」

旁邊的甘季英見張靈芸語帶尖刺，便笑道：「三師妹初來此地，難怪不知，如今這場糾紛已越弄越大，已經不僅是奪書之事了，所以咱們不能不愼重其事。」

賈墨羽笑道：「這是何說？」

甘季英道：「在諸位賢妹未到之前，我們已和那老怪交手數次，雙方各有傷亡，是以除了奪書一事已外，還結了仇恨，這還不去說它，而且武當派諸劍客，和南詔二友等人也動了手來，武當派大約因地理不熟，很吃了一點虧。」

華山青靈芥蒂深

賈墨羽默想一陣，方笑道：「這樣一來，豈不成玄門各派與天南三鼎相鬥了嗎？這倒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

甘季英拍掌笑道：「何嘗不是這樣？所以奪書之事還小，咱們同心協力除了天南三鼎，為民除害，這才是頭一件重要的事。」

卡宛青聞言便輕輕扯張靈芸的衣袖，其意若云：你聽見麼，這黃巾力士拿大帽子來壓咱們哩。

林紅梅在諸女中是最無城府之人，這時便冒冒失失的問道：「三師兄，大師伯和諸位師兄武功都極高，怎的會被那姓吳的闖進太乙宮呢？」

她這一問本是無心，却將夏甘二人都窘得無地自容，但在勢又不能不答，甘季英祇得苦笑道：「當日師父他老人家下山了，太乙宮祇剩我和幾個不成材料的徒弟，那吳文鳳率領門下十八弟子突然到來，擺了個甚麼金蝎陣將我絆住，所以才着了道兒。」

原來寒蟾子夏靈風和靜一子岳定一兩人皆各有自己的道院，並不住在華山，這日偏巧赤靈羽士又到岳定一主持的青虛道院去了，吳文鳳探聽明白，這才乘機下手，單是甘季英一人哪裡擋得住他？

待赤靈回山之後，一見失落了昆侖至寶，這事他可擔待不起，一面派人專程赴昆侖報信，又知會昔年曾參與昆侖大會的玄門各派，共下雲南尋書，他昔年因遵守祖訓，不敢練這書中所載的武功，以致不惜與師妹鬧翻，這時偏生又被別人搶去，自覺老臉無光，猶怕受青靈奚落嘲笑，才派了大弟子夏靈風出馬主持奪書之事，並且再三告誡，如果青靈自來，便須一切稟命而行，萬不可自作主張，却沒料到青霙心裡也不願再和他相見，生怕彼此會面，大家沒趣，祇派了門下七

弟子來，兩家門人碰頭，表面上雖是同門一派，互相親熱尊敬，實際却誰也不肯服誰。

當下卡宛青心裡暗自盤算：師父柬帖上再三說明這十二本道書必須奪到手，那麼與華山諸人在一起倒反而有許多不便，於是便對賈墨羽道：「二師姐，既是夏師兄如此說，那麼我們就客隨主便好啦，何況我們平素對謝家兩位姐姐也一向仰慕得緊，難得有這樣的機會親近，依我說倒是去的好。」

賈墨羽點頭道：「四師妹說得是，准定這麼辦吧。」

賈墨羽等七人得柳溪山之介，次日便起程赴天生橋。下榻在天生劍客謝春雷家裡，謝春雷有兩個妹妹，名謝千蕚得天獨厚，輕身功夫造詣極高，曾竄越滇南著名瀑布「大叠水」，以此得了「雪浪飛影」的美號。謝蕊珠不及乃姊，但在劍法上却也頗有獨到之處，江湖中人稱之爲「鳳羽劍」。這兩人皆是聰明靈秀之人，見了青靈七女正是惺惺相惜，賓主間甚是相得。

華山三劍剛一到雲南便吃了「金蝎教」的苦頭，靜一子岳定一且被毒針所傷，雙方初一接觸，夏岳甘等人已被人挫折了銳氣，故此這次夏靈風力主持重，再三告誡青靈諸女，切勿輕舉妄動。

且說通天教主吳文鳳秉性陰毒狠辣，他也深知華山派不是好惹的，此次又和點蒼諸人聯在一起，實力更不可輕侮，雖然初次交手勝了一陣，他却絲毫不敢大意。這次聞聽青靈諸女南下，知道對方後援已到，大斷殺還在後面。這幾日除了派出門徒到天生橋附近窺探敵人動靜而外，一面暗中積極佈置，所以數日來表面上似甚沉寂，實則暗地裡却緊張無比。

這日夏靈風柳溪山等人來到天生橋，與謝春雷賈墨羽等人商議。謝春雷便道：「此次吳文鳳擅闖華山奪書，不但得罪了貴派，實亦將我所有玄門各派全沒放在眼裡，聽說武當王屋終南各派皆有名手南下，咱們正好趁這機會，一舉鏟除了這橫行滇南的金蝎教，一來爲民除害，二來也正好借此光大發揚咱們玄門正宗的各大劍派，這事咱們推夏道長主持吧。」

點蒼派近年來頗受「三鼎」壓抑，故此謝春雷有此一說。

當下夏靈風忙道：「謝二哥所言自是正論，但我們遠來是客，一切尚須貴派各位朋友指教，焉敢出來主持這事？如今奪書一事尚在其次，這事却關係正邪不兩立的大事，依貧道看來，咱們且等武當終南各派朋友到齊之後再商定殲敵大計的好。」

黃巾力士甘季英也在一旁附合，旁邊的張靈芸聽得不耐煩，便接口道：「我們七人此番南來，乃是奉家師之命，奪回這幾部書來，我們祇要和吳文鳳那厮見見眞章，大家在寶劍上決勝負。再說這是我們本門之事，也不當勞動別的朋友，只煩謝二哥替我們指點一下路徑，我們七姐妹自會去和那老怪算帳。」

衆人商議一陣，仍然沒得到結論，祇得等候琅泉雙客和白雲道人到達這後再說。暫時在謝府住下。

賈墨羽和張卞薛董等私下一商議，薛絳樹便手指脚劃地道：「各位師姐看出來沒有？夏甘兩位師兄俱是防賊一樣的防着咱們哩。我想着眞好笑，他們寧可讓那十二卷書落在金蝎教手裡，却生怕咱們得了去。」

賈墨羽橫了她一眼道：「薛丫頭別信口亂說，都是同門一脈那有這種道理。」

薛絳樹睜大了眼，「咦」了一聲道：「二師姐沒看出麼？甘師兄對八師妹說，小師妹，那吳文鳳門下十八弟子，個個都很凶很狠，咱們兩人聯手也許會鬥得過他。二師姐你知他這話是甚麼意思？」

賈墨羽見她口沒遮攔，又比又說，心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便反問道：「你說是甚麼意思？」

薛絳樹見賈墨羽臉上氣色不似平時頑笑時光景，不敢再放肆，祇得訕訕地說道：「甚麼意思嗎？我也不敢說，不過我瞧他對八師妹說話的時候，眼睛却淨朝三師姐臉上溜呢。」

袁孤鳳因先前甘季英對她說話時，神色甚是親切和氣，心裡對這位甘師兄頗有幾分好感。這時見薛絳樹背地批評甘季英，心裡可有點不服氣，便道：「我說五師姐也太多心啦，我瞧這甘師兄也不壞，夏師兄對咱們也關懷，依你說天下的人都沒好人了，這叫做呵：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薛絳樹不由紅了臉，啐了一聲道：「袁丫頭不會說話，甚麼叫君子小人？你分得出麼？」

袁孤鳳哪裡肯服她？還待分辯，還是張靈芸喝道：「好沒規矩，要吵架我送你們回山去吵，在這裡可是做客人，知道麼？」

兩人見三師姐出了言語，方不敢再作聲，薛絳樹嘟起嘴坐在一邊，袁孤鳳則淚珠兒在眼眶打轉，硬忍着不滴下來。

卡宛青嗤的一笑道：「三師姐，你看你把她兩人駭成這樣。」

張靈芸知道二人脾氣，也不理會，祇對賈墨羽笑道：「二師姐，方才五師妹說的話，仔細想來，也不無道理，夏甘兩人確是怕這十二卷書兒落我們手裡，那時他們可沒法子向大師伯交代。」

賈墨羽嘆息一聲道：「我何嘗猜不透他們心意？但咱們仍應以大局爲重，假如這十二卷書能夠由咱們手裡奪回，自然是樁好事，否則寧可幫助他們將書奪還，也比落在金蝎教手裡好得多。」

薛絳樹向袁孤鳳瞪了一眼，意思說：你聽見麼？連三師姐也承認了我的話，袁孤鳳將脖子一扭，鼓起腮幫子不理。

這時卡宛青便笑道：「據妹子想來，這事確也有些難處。這十二卷書既由太乙宮失落，當然該由他們手裡奪回，否則他們這顏面往哪裡放？再說咱們雖不是從太乙宮出來的，如若理起根源，到底也算是同門一脈，如果在這種時候攔腰伸手，豈不成了趁火打劫，乘人於危麼？祇怕有些說不過去。」

張靈芸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師傅在柬帖上再三告誡道：『奇書』奪還，可速護送回山，愼勿繳於太乙諸人也，這話明明白白叫咱們務必將這十二卷書弄到手，誰敢違背師尊的話呢？」

賈墨羽聽他這麼一說，更加愁容滿面，嘆息道：「我原知道這件事我承擔不了，你們看，如今事情還沒開頭便這麼麻煩，將來如何是了？」

這時薛絳樹便道：「我如不說話呢，又忍不住，說呢三師姐又要罵，眞叫人爲難？」

卡宛青笑道：「誰叫你不說話來，你有甚麼好主意，說來聽聽。」

薛絳樹道：「二師姐是老實人，這有甚麼爲難的，你沒聽說過麼？鷄公叫鵝公叫，各人得了各人要，如果咱們奪得了書，扔崩一走就完了，難道他們好意思和咱們打架不成？」

張靈芸呸了一聲道：「說得好容易，如若他們和我們講理呢？或者甚至逼上青靈觀來討要，你說又該怎麼辦？」

薛絳樹拍手道：「三師姐，你沒聽過藺相如完璧歸趙的故事麼，咱們分幾人送書回山，其餘的人便和他們講道理，他們說東，咱們便說西，他們說南，咱們便往北扯，三年也講不完。至於逼上門討要的話，諒他們也沒這個膽量。即或逼上青靈觀來，自有師父他老人家抵擋，和咱們不相干。」

林紅梅道：「她鬼心眼最多，主意倒不錯，但如果這番先被甘師哥他們得手呢？」

薛絳樹「咳」一聲道：「你好笨，或偷或騙，甚麼法子不可以！依我說，這些事倒好辦，倒是商量如何收拾金蝎教，這才是頭一件重要事。」

剛說了這裡，忽聽窗外傳來一陣笑話聲，卡宛青聽出是謝氏二女的聲音，忙示意大家，接着門帘一掀，謝千蕚謝蕊珠跨進門來。

謝千蕚笑道：「怎的這麼清靜，姐姐們在用功麼？」

賈墨羽忙笑道：「沒有的話。」一面起來讓坐。

謝千蕊道：「姐姐們如果沒甚麼要事，那麼我想邀請各位出外走走，我們這一帶的景物是頗著名的。」

一石橫跨天生橋

張靈芸首先贊成，謝千蕚見袁孤鳳獨自氣鼓鼓的坐在一邊，便笑道：「袁妹妹甚麼事生氣？是怪我們慢客麼？還是和姐姐爭餅吃惱了呢？」

賈卞二人忙爭着用話掩飾。

一行人走出門來，謝千蕚笑道：「這附近的景物有石林，芝雲洞，可惜這兩處都是吳文鳳佔據了。另外還有龍尾關和天生橋，天生橋距此地不遠，咱們去玩玩怎樣？」

七女皆素性喜愛山水，聞言皆道好。謝蕊珠道：「咱們需要先向北行，然後轉頭向南，這樣可先領略一下龍尾風，然後再到天生橋，賞玩不謝梅。姐姐以爲如何？」

謝千蕚知道妹妹有意考較七人功力，但又不好點破，祇得點頭道好。

七女皆不懂甚麼叫做「龍尾

風」，也不知「不謝梅」是甚麼東西，薛絳樹便笑道：「世上那有不謝的梅花呢？」

謝蕊珠笑道：「諸位一見便知，此時說了，便無意趣啦。」

七人也不好再問，一行九人沿路談笑，袁孤鳳適才和薛絳樹吵過嘴，餘怒未平，一個人遠遠吊在後面，衆人也沒十分注意。

走了一陣，轉向西行，陡覺風勢轉烈，越來越猛。各人心中都感詫異，因不明原由，薛董等人便有些不自在起來，再一看謝家姊妹時，却依舊談笑自若，盡管風勢猛烈，但兩人語音仍清晰異常。

張靈芸心裡便道：「呵！原來你是故意試我們內功來着，便問道：「兩位姐姐，這風勢爲何如此猛烈？」

她說話聲音仍和平常一樣，但旁人聽來，却震人耳膜，謝家二女方知屠龍仙子果然不比等閑。

謝蕊珠道：「這便是龍尾風了。」

張靈芸又問道：「龍尾風似乎乍暖乍寒，又這等猛烈，這是何故？」

謝蕊珠聽張靈芸迎風說話，聲音聚而不散，知道她已和自己較上了功夫，她不願示弱，也故意迎風說道：「皆因平地熱氣上升，十八溪冷氣塡補，又西南方之冷氣爲東山所阻，由缺口……以至平地……故突轉猛烈……故此稱爲龍尾風。」

謝蕊珠功力比張靈芸究差幾分，說到最後幾句時已自支持不住，語音幾次中斷。賈墨羽早已看出，便道：「謝二姊，咱們走快些吧。」

張靈芸也知她爲謝家姊妹圓臉，也一笑收住。

衆人走了一陣，祇聽水聲轟隆，恍若百萬金鼓齊鳴。謝千萼笑道：「到了。」

說話之間，衆人轉過峽口，便見兩峯南北對峙，中現峽谷一綫，急流湍湍奔騰而過，谷中一石橫跨，長不及丈，石下中空，水便由石孔中沖出，河底亂石暴露，河水急傾而下，浪頭一個接一個跳起老高，聲勢端的驚人。賈墨羽指着那塊跨谷上的石頭問道：「這便是天生橋麼？」

謝千萼笑答道：「正是，」又指着河水道：「此水名爲漾鼻江，水源乃是從洱海來。」

卡宛靑點頭讚道：「造物者眞是神奇，令兄號爲天生劍客，想是源出於此了。」

謝千萼笑而不言。謝蕊珠此時逸興十分，便仰頭高吟道：「天生片石不盈尺，橫放山腰接山脈。側身仰望點蒼高，俯瞰懸岩若斧劈。一瞻中飛萬斛珠，千層雪浪粉如席。」謝蕊珠雖然年少好勝，但功力却比乃姊差得甚遠，念了幾句，已覺中氣不夠，其餘的話皆被水聲掩蓋了。

林紅梅問道：「謝三姐，下面兩句到底說的是甚麼呀？」謝蕊珠漲紅了臉，答不出來。謝千萼忙笑道：「天生橋已玩賞過了，咱們倒是賞玩不謝梅去吧。」說着當先走上石橋，過了對岸，接着張靈芸、謝蕊珠也相繼緩步而過。

這石橋橫跨千尺峽谷之上，且寬不盈尺，形勢十分險峻，雖則以衆人一身武功，行過本無甚麼困難，但賈墨羽素性持重，暗想：此間風勢過猛，自董飄香以下三人功力皆不甚高，萬一偶然失足，豈不出了大禍，便對卡、薛二人一使眼色，首先携着董飄香的手，一路談笑着走過去。

謝家姊妹祇道她兩人特別親密，倒未留神，卡宛靑也如法炮製，挽着林紅梅走過，薛絳樹便拉袁孤鳳，袁孤鳳一摔手道：「我有脚，自己會走，用不着你攙扶。」

薛絳樹瞪她一眼，低聲道：「我才不必討好妳哩，這是二師姐的意思，誰敢不遵？」

袁孤鳳無奈，祇得讓她携手走上石橋，這時山風正猛，二女衣袂腰帶披風捲起，對面望去恍若神仙中人一般，謝蕊珠笑着拍手道：「你們看，這不是仙姬臨凡了麼？」

這時二女看看已走過石橋，薛絳樹低聲對袁孤鳳道：「小師妹，一旦眞有甚麼爲難的時候，還是祇有自己姐姐會幫助你，你倒不把我放在心上，反倒向着外人，甚麼乾師哥濕師哥，你自己想想該不該？」

偏生袁孤鳳年紀雖小，性子却十分倔强，一聽這話，突然用力掙脫，掉頭跑過橋去，薛絳樹急得跌脚，大喊道：「你發哪門子的脾氣？」

袁孤鳳也不理會，祇顧往前跑，薛絳樹跑過去一把抓住她衣領，喝道：「你發瘋麼？」

袁孤鳳用力掙扎，喊道：「快放手！我不用你攙扶也照樣過得去，有甚麼稀罕？」（未完・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文東玉白等楊老大至二更後，正在爲住宿之事煩惱，見有燈光急趨前，却站在門口處猶豫，忽被人拉進去，原來是「胭脂魔王」的逃妾玉狐狸與人幽會，誤會他是……景老二垂涎玉狐狸美色，殺死她的情人蕭郎，文東玉乘機逮走景老二，討回鏢銀……夏紅雲與文東玉打賭，一路去桐柏之所見所聞定會讓他驚奇，果然……武林又爲「金谷寶藏」掀起高潮……

想想也不可能，毋須去找太多的證明，只要一句話便可將這種設想推翻了。不是麼，他們如是父子或師徒，九全老人爲甚麼不將遺物傳給子徒而要封藏在一座秘谷中去任後人訪求？

是的，如說九全老人與他父親之間有甚麼關係，其名稱實在難以確定，縱然找出一絲淵源，解釋起來勢必也很勉强。

而令人迷惑之處便在這裏了，他父親與九全老人既不可能有着任何關係，那麼，一句老話，他父親交給他的這套顯然與那支情劍有着密切牽連之怪異劍法又是從哪兒所習得？難道他父親已找到那座寶谷不成？

這一點決無可能，進入金谷只有一條路，按圖索驥。而金谷寶藏圖出現武林，尚是近半年來的事，要是他父親已循圖到過金谷，那幅寶圖就不應再落入那位雲鶴山莊莊主胡大海之手！

同時他父親在手册扉頁已寫得清清楚楚：「笈中字字均爲爾父這數十年來面壁省悟，創化，擬正所得，然後執筆錄者……」

文東玉應該相信父親這篇自白，因爲父親沒有說出假話的理由，同時從墨迹和書法上也可以看出，所有的文字，確非成諸一日！

這又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文東玉爲之失眠通宵。

不過文東玉生性豁達，雖然爲這事想了一夜，却未爲此繼續苦惱，正如他對他們父子之間的看法一樣：「有緣自能再會」。同樣的，如果命中註定他該得到那支劍，他早晚自會得到！註定他有機會去了解這一切，那麼不用强求，早晚他也會得悉整個事件之眞相的！

這些事情文東玉自然不便提出來與夏紅雲研究。所以，第二天上路，文東玉對夜來發現絕口不言，照常與夏紅雲天南地北的胡扯一通。黃昏時分抵達新蔡，現在，離桐柏山已只剩下二三天的路程了！

新蔡，古呂國也。春秋時，蔡平侯都此，故名新蔡。漢光武分封功臣，大將吳漢的食邑，便在新蔡。孔子絕糧的「厄台」，在縣城西北五十多里處。隋、唐兩代均曾一度改爲「舒州」。宋屬蔡州，金、元屬息州，直至明洪武四年方復舊稱。

新蔡一城因地當洪、汝二水之交，水陸運輸，皆極便利，所

以城雖不大，市面却還繁榮。

文、夏二人到達的這一天是大年十三，民俗爲「上燈日」，因而天色尚未全黑，城中即已到處掛滿綵燈。

當二人進入城中，經過一座街角時，夏紅雲忽然低促地道：「我有點事，去去就來……」

文東玉剛剛掉轉臉孔，一句話沒有問出，夏紅雲身形一閃，人已拐過街角於暗巷中消失不見。

留香院内見西施

文東玉既感訝疑又覺氣惱，當下無可奈何，只好退去一家店簷下耐心等候。

可是，足足頓飯之久過去，夏紅雲始終杳如黃鶴。文東玉這時雖然又累又飢，却不敢就此離開，那股滋味相當難受。

等着，等着，又是半個時辰過去，仍然未見夏紅雲返轉。

這下，文東玉實在忍受不住了，他想：你說去去就來，我等的時間已經夠久，縱然失散，也不是我的錯！

於是，文東玉離開原來的地方，在鬧街上找着一間飲食店，隨便吃了點東西，然後出店，信步向前走去。

文東玉此刻因沒有一定的地方好去，在大街上，他一味只向人多燈亮之處走，最後他於不知不覺中來到一座道觀之前。

這觀前面是座廣場，廣場上人山人海，百燈競賽，熱鬧非凡。

文東玉由於心情不佳，對這等節景實在沒有多大興趣，因此，他皺皺眉頭，身子一轉，便擬折回。

即於此時，忽聞身旁有人喃喃道：「『芙蓉花發滿江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堤上過，如何人不看芙蓉？』唔！眞怪，打京中一家名餐館，它是京中那一家餐館呢？」

文東玉循轉臉望去，發現自語者是一名中年文士。那文士穿一襲藍布袍，年約四旬出頭，臉容清癯，酸腐之氣溢於眉宇。

文東玉再循文士眼光望去，原來那是一排燈謎，文士口中唸道者，正是其中的一條。

文東玉見那文士攢眉苦思，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一時興動不由得攏上一步低聲笑道：「其『致美齋』歟？」

文士瞠目重複道：「『致美齋』？」說着，眼中一亮，驀地歡呼一聲，道：「對，對，『自美哉』，『致美齋』！」

那名文士一時忘情，聲浪不免高了點，因此立爲掌謎者聽得，通！通！通！三聲鼓響，馬上有人遞來一大包獎品並附致一片讚美之意。

那名文士捧着那隻大紅封袋，朝文東玉赧然低聲說道：「這，這，這……」

文東玉怕他難爲情，目光一偏，佯作沒有聽得，脚下緩緩移動，準備抽身走開。

那名文士忽然跨出一步拉住文東玉道：「不，老弟，這包東西該歸你得才對！」

文東玉堅辭不受道：「那裏話……」

那名文士眼皮眨了眨，突然作折衷之議道：「千金易得，知己難求，老弟，如蒙不棄，咱們喝一杯去怎麼樣？」

文東玉剛才僅草草用了一點麵食，這時他見對方邀請得非常誠懇，佳節當前，良宵難遣，覺得跟這麼一位人物找個地方喝點酒，談談詩文，實也不是甚麼壞事，於是爽然點頭答允。

那名文士大爲高興，自我介紹道：「不才姓余，老弟怎麼稱呼？」

文東玉答道：「小可敝姓文，賤字東玉，尚望余兄多多指教。」

二人客套，一面併肩向城中走去，在走至先前夏紅雲離開街口，文東玉暗中留神又朝四下裏掃察了一番，結果依然一無所見，他想：大概只有等到明天再說了。心事一去，情緒反而安定下來。

余姓中年文士似對城中地理甚爲熟悉，一路上擧步自然，最後將文東玉領至一座綵燈高掛的巨宅之前。

文東玉心中正在懷疑着：「這兒像甚麼……」

抬頭所及，不禁微微一呆。

迎面門楣上，高高地橫着一方漆匾，漆匾上大書着三個柳體正楷：留香院！

文東玉止步轉身，吶吶道：「這兒莫非是……」

余姓文士含笑點頭道：「新蔡最好的地方！」

文東玉臉孔微紅，搖頭道：「很抱歉，小弟以前沒來過這種地方，箇中儀節完全生疏，我看余兄不妨自便，小弟實在無法奉

陪。」

余姓文士走過來一把將他拉住，笑道：「逢場作戲耳，何必拘泥如此？來來來，沒有進去過的人，更該藉此見識一番才是正理，名士風流，古有佳話，堂堂男子漢，忸怩作甚？」

文東玉被拗不過，只好擧步跟入，剛剛跨入大門，立有二名長衣大漢打躬出迎，接着，吆喝之聲此起彼落，二人便在吆喝聲中一直向內院走去。

再進去是座三合廂，院子很大，院中鑼鼓喧天，似是正在演出甚麼雜耍。

三邊廂房均附樓廂，格式相近。

文東玉隨在余姓文士沿東廂走廊走過去，所經過的房間裏面無不充溢着人聲笑語，有的在作葉子戲，有的在推天九，也有一二間房裏絃管並奏，或者僅有低低而曖昧的吃吃輕笑……

余姓文士對這種地方好像不止來過一次，他也不用那些撈手帶路，一逕登上正廂二樓一間收拾得非常雅緻的房間，房間臨院一面開着一道很大的窗口，窗上覆着布幔，拉上布幔，裏外隔絕，挑開布幔，滿院景色便可了然在望。

這間房子的左右鄰室似乎都有客在，一陣陣猜拳行令之聲淸晰可聞。

二人進入房間，馬上有小丫頭捧進茶點盒子，那名跟來的撈手過來哈腰諂笑道：「二位大爺一向是……」

余姓文士揮揮手道：「先叫西施過來。」

那名撈手乾咳了一下道：「西施姑娘今天，咳，她說，咳，她人似乎有點不舒服。」

余姓文士「卜」的一聲在桌上丟出二片金葉子，淡淡說道：「再去看看，或許現在已經好了也不一定。」

那名撈手眼光一直，急步過來以衣袖一掃，收起二片金葉子，碎步後退，於門口連連打躬道：「是，是，是，一定，一定好了，馬上來，馬上來！」說着，蹶着屁股倒退而出，由於心慌意亂，脚下沒有踩穩，身子一歪，腦袋與門框撞個正着，痛得連喊哎唷不已，文東玉見了情不自禁失聲笑了出來。

余姓文士扭頭微笑道：「如果你不肯進來，這種精彩的衆生相如何看得到？」

文東玉見余姓文士談吐自然，從容自然與先前猜謎時那股酸腐之態，簡直像換了一個人，這才遽然想起剛才那二片金葉子足重五錢，折合紋銀，價值頗鉅，時下一般文人多半酸而且窮，此人出手怎麼如此豪闊？

余姓文士彷佛業已瞧透他的心思，微笑道：「愚兄微積貲財，老弟儘管安心享用便是。」

余姓文士說着，院中突然靜定下來，文東玉正想走去窗邊探看究竟之際，房外忽然響起一聲：「西施姑娘到！」

喊話仍是那名撈手的聲音，但掀簾入房者却是一名素衣小婢，小婢身後接着出現的才是那名叫西施的美人兒。

文東玉打量過去，但見這名西施姑娘年約雙九，鵝蛋臉型，春黛修長，梨渦暈淺，臉上不施脂粉，韻媚天生。這種美比起夏紅雲來又自不同，夏紅雲處處顯得俏，麗，華而不艷，而眼前這名西施姑娘，看上去，她的動人處似是變幻不定的，有若海水隨着陽光之强弱而不斷變遞着它的色澤一樣。

文東玉暗暗稱奇，同時對這種地方之觀感也稍有改變，他實在沒有想到這種地方居然會有這等出色佳人。

這時，那位西施姑娘近前向余姓文士盈盈一福，脆聲道：「余爺好。」

余姓文士問道：「院中近日有沒有新來的，尚未陪過客人的姑娘？」

西施溜了文東玉一眼，似乎已知余姓文士意之所指，當下稍稍沉吟一下，緩緩點點頭道：「有！名叫天香，不過姿色有限，只怕不當這位相公之意。」

余姓文士忙道：「請來看看。」

西施旋身向身後一婢吩咐道：「去叫娘着人帶天香過來。」

文東玉欲加阻止，但又不知如何啓口才好，掙了掙，只好仍然紅着臉坐在那裏。

這裏，三人通名寒暄方畢，那名叫天香的姑娘已由丫鬟扶持入房。後來的這名天香顯然眞還是第一次出來應酬，她低俛着一張粉臉，比文東玉還感害羞。

接着四人入座，上酒上菜。席間，文東玉這一對均如木頭般，坐在那裏一句話沒有說。

文東玉對身邊人望也不敢望上一眼，以致身邊這名天香究竟

生做甚麼樣子都沒有看清楚。

他一直擔心這事萬一給夏紅雲知道不知如何是好。

文東玉正在遐思之際，忽聽余姓文士說道：「這兩天新蔡鑾熱鬧嘛。」

西施含笑答道：「誰說不是，第一是年節關係，再則又聽說桐柏有個甚麼武林大會將在最近這幾天之內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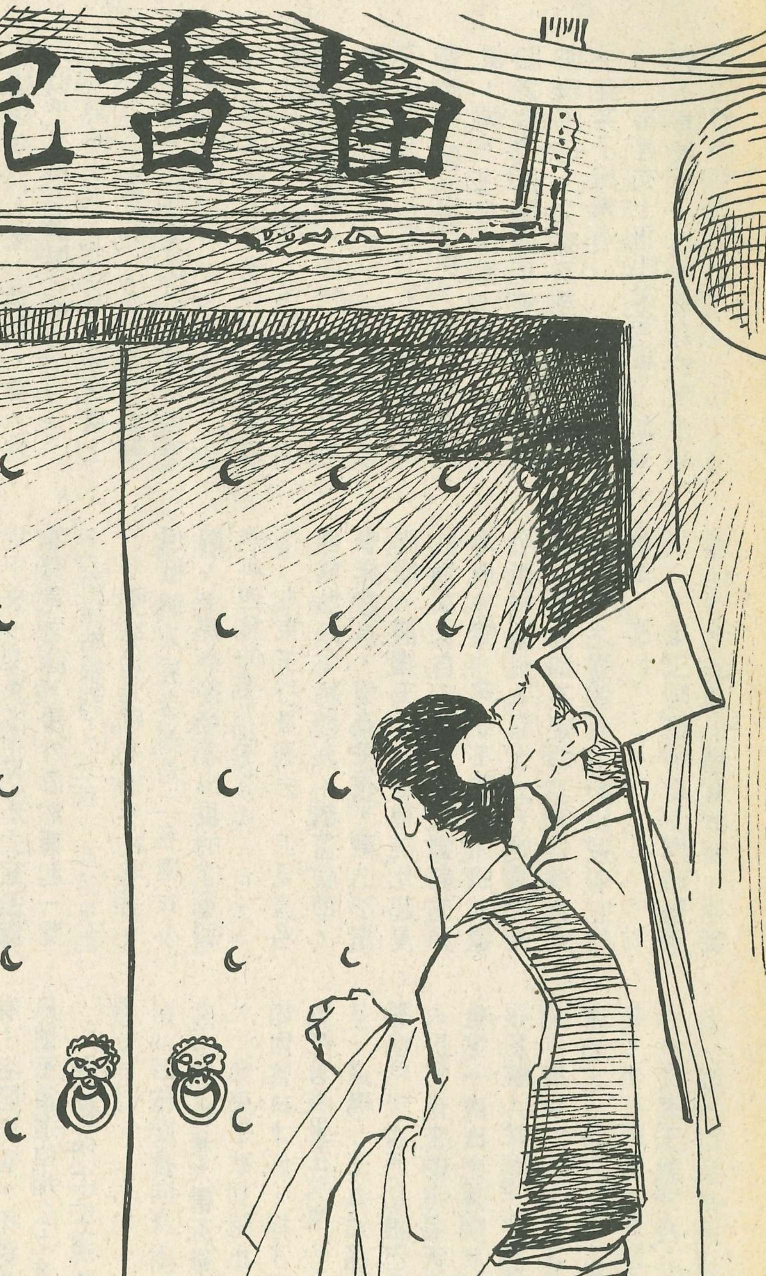
文東玉心頭一動，暗忖道：「原來如此！」

怪不得鬼爪抓魂手已經趕來桐柏，原來桐柏將有一場武會！看樣子這兩天的新蔡，武林人物必然到得不少，夏紅雲突然離去，恐怕就是在無意中發現甚麼特殊人物。

是的，很有可能。近半個月來，金谷寶藏圖又一度喧囂塵上，而桐柏適有武會之舉行，兩者自然不無牽連。

不過，文東玉不明白的是：寶圖已缺一角，誰也不清楚那座金谷究竟座落何處，連藏寶之谷都沒有找出來，在大會上將有甚麼好爭的呢？

文東玉很想知道這名西施姑娘對這件事一共清楚多少，但是，他不知如何發問方爲妥當。



文東玉朝那名余姓文士望去，余姓文士因爲不是武林中人，對這方面顯然僅存好奇之心，而無太濃厚的興趣，這時淡淡向西施姑娘道：「桐柏有個甚麼武會，姑娘這是聽誰說的？」

西施道：「一位花姓公子。」

文東玉又是一驚，莫非胭脂魔王花秋雲不成？

文東玉再度朝那名余姓文士望去，余姓文士因不知胭脂魔王其人，聞言毫不爲意，又問道：「花公子難道也是武林人物不成？」

西施沉吟說道：「很難說，看人品似乎不像，但他對這方面的事却又似無所不知，無所不悉，他還說出這次武會大家爭執的一共有三樣東西，一爲情劍，一爲大還丹，一爲九全秘笈……」

文東玉心中暗道一聲：那就不會錯了，果然是胭脂魔王！

胭脂魔王性好漁色，如果來桐柏，這兒新蔡乃屬必經之途，到了新蔡，只要時間尚有餘裕，則無不來這座留香院之理，來了留香院，像西施這等美人自然不會逃過魔眼，文東玉想到這裏，不禁爲這位西施姑娘暗暗擔憂，老淫魔爲色中餓鬼，一旦給老淫魔看中，這名西施姑娘要想再保

余姓中年文士和文東玉來到留香院。

清白之身恐怕就難了！

只聽余姓文士又問道：「那位花公子還說了甚麼沒有？」

西施姑娘搖搖頭，忽然想起甚麼似的，說道：「對了，這位花公子一共來過二次，二次都是來去匆匆，最後一次還約定今晚要來，不知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人影。」

文東玉暗暗點頭，心想：前二次色魔大概有事在身，今晚若來，這位西施姑娘可就難逃劫運了，花魔人品俊逸，有的又是金銀財寶，那個姐兒不愛俏？那個鴇母不愛鈔。

西施頓了頓，接着說道：「那位花公子第二次來這兒，因見壁間有人題着一首『一七令』，一時高興，還將『劍』，『丹』，『秘笈』三樣東西分別以一七令塡了三首小詞，二位相公如果有興趣，小女子這就着人去取來如何？」

文東玉正想加以鼓勵，余姓文士已經搶在前面點頭道：「極佳，極佳！」

不一會，丫鬟將三幅素箋取至，文東玉和余姓文士攤開來看時，但見箋上小令這樣寫着：

「劍！情劍。干莫侶。仙兵翹楚，動如飛龍舞，凡鐵鮮不鎩羽，將共雲秋傳千古！

丹！大還。煉冶艱。功能起孱，更能駐春顏，備之百毒無患，粒粒可破生死關！

笈！九全。異人傳。留待有緣，金谷神仙篇，天下武人垂涎，捨命競登一步天！」

文、余二人看完，西施問道：「作得怎麼樣？」

余姓文士點頭道：「不錯。」

西施指着那句「將共雲秋傳千古」，皺眉道：「這裏引用『雲秋』兩字似乎不甚妥貼吧？」

文東玉一時忘情，脫口道：「如你知道這是他的名字，你就不會這樣想了。」

西施訝然轉臉道：「甚麼？這位相公，你，你與花公子相識？」

文東玉自知失言，連忙定神笑道：「想當然耳。」

余姓文士瞟了文東玉一眼，緩緩說道：「文老弟這種推測頗有可能，老弟思想之敏銳，着實令人佩服，噢，對了，老弟，你怎麼不跟天香姑娘碰一杯？」

文東玉臉孔一紅，正待開口時，忽有一名丫鬟入室道：「洞庭辛公子在隔壁，請西施姑娘轉一轉。」

西施姑娘揮手道：「知道了！」

丫鬟退去，西施望向余姓文士，靜待余姓文士表示。這是風月場中禮數，不論來了甚麼恩客，當姑娘的均須先取得原來客人的同意。方能離席，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客人也多半能原諒吃這行飯的苦衷，鮮有故意留難者。

沒想到，事情大出意外，余姓文士冷冷一笑道：「叫那個姓辛的等着吧！」

爲爭口氣迎快刀

西施芳容微微一變，但沒有說甚麼，回頭向身後一名貼身女婢吩咐道：「請娘叫小艷紅先去陪辛公子一會，就說我這邊一時走不開，人家余相公難得來一次。」

文東玉正在暗暗佩服這名西施的應付手腕，心中一動，忽然想道：「洞庭」的辛公子？難道是血屠夫門下那個「快刀」辛立不成？

文東玉覺得如果眞是此人，實在不甚好惹，雖然他憑目前之一身成就也許並不比那個「快刀」辛立差上多少，然而，這兒不是用武之地，如果爲了一名姑娘，在妓院中與人動手，傳出去成何體統？

於是，文東玉爲息事寧人起見，乃向余姓文士含笑說道：「余兄，我看，咳，別讓西施姑娘爲難了，橫豎時間還早，西施姑娘過去一下，等會兒，照樣可以再回來……」

余姓文士毅然搖頭道：「老弟不知道，在這種地方爭的便是這一口氣，剛才，我們叫人時，你老弟不是沒有看到，現在那個姓辛的憑甚麼一叫便到？是他小子的銀子值錢？還是他小子長得年輕漂亮？」

文東玉沒有再開口，心中却在深悔着不該跟來這種地方。

哼！爭氣？多少人就爭這一口氣，爭得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你這個弱不經風的文人，憑甚麼去爭？唉，簡直是活得不耐煩了！

文東玉知道勸說無用，便止不住盤算起來，等會兒，萬一發生不愉快，他該怎麼辦？

余姓文士係與他一道兒前來，對方吃虧，他不能眼睜睜的袖手不管。管吧，自己勢遭連累，他雖然不是畏事之人，但是，爲了女人，尤其是妓院中，

這樣做値得嗎？

文東玉正思量着，耳中忽然傳來「嘩啦啦」一陣暴響，很明顯的，那個房間裏有人在翻枱子了！緊接着只聽一個年輕漢子的聲音破口大罵道：「操他祖奶奶的，你們這批灰孫子的狗眼也不睜大點，少爺乃何許人，你們看清沒有？」

叫罵聲中似乎有人在跟着賠不是，詎知那漢子却爲之益發揚起來，桌子一拍，厲聲喝道：「告訴你們，不行就是不行！就算是皇帝老兒覊着，也得叫他讓一讓！惹火了少爺，誰也別想留得活命！」

文東玉留心聆察之中，這時聽出那名咆哮者果然就是那個血屠之徒「快刀」辛立！

他這邊廂正想再度向余姓文士進言之際，房外一陣急步響起，兩名撈手業已爭先入房。兩名撈手臉孔煞白，氣喘吁吁，汗如綴珠，入房後，衝着余姓文士只打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西施芳容雖然也變了色，但仍維持着一名紅姑娘的身份，只拿一雙眼睛瞅在余姓文士臉上，依然沒有任何表示。

余姓文士頭一抬，平靜地道：「西施在這邊是不過去的了，去請那位辛朋友到這邊來吧！」

兩名撈手僵目相顧，臉色如土，西施回過頭去道：「蔡叔，鄭叔，這不是你們兩個所能解決得了的事，余爺既然如此吩咐，你們不妨照傳，儘呆在這兒也不是辦法。」

兩名撈手無可奈何快快退出。

不一會，整個樓廂上突然沸騰起來，嘈雜的人聲有如暴風團似的一下湧向文、余二人這座房間。

文東玉見余姓文士仍然不知死活的坐在那裏一動不動，牙一咬只好離座而起。

那名叫天香的姑娘惶恐地叫道：「文相公你……」

文東玉聽如不聞，一脚踢開座椅，凝重地走至房間中央，面對房門口負手站定。

文東玉身形剛剛立穩，人聲已臨房外！

「沙！」一聲輕嗤，整幅門簾飄然墮地。跟着，銀光一閃，一柄潑風刀蛇信般探進房中，然後出現「快刀」辛立那張青白而陰沉的臉孔！

「快刀」辛立一步跨入房中，抬頭看到文東玉，神情微微一怔，止步陰惻惻地揚臉冷笑了一聲道：「朋友面熟得很，那兒見過吧？」

文東玉深知此人寡情絕義，心狠手辣，陪笑臉，說好話，都是白費，因而暗中提神運氣，一面測劃着閃避方位，一面冷冷回答道：「是的，見過一次，地點是在長安雙獅鏢局，虧得朋友好眼力，提起朋友那一天的行爲，文某人實在爲閣下臉紅！」

「快刀」辛立雙目中兇光頓熾，挫牙嘿嘿一笑道：「眞的嗎……」

銀光打閃，一柄潑風刀突然驚電般隨着笑聲灑削而出！

房內外睹狀，不禁齊齊爆出一聲尖呼。

文東玉因爲早有準備，這時不退反進，左足前探，上身反弓，右手食中兩指虛空一點，全身順着來刀一滑一翻，結果將來刀以毫釐之差避過，上身挺直，人却依然站在原來地方。

接在尖呼後面，哄然爆出一串喝采！

「快刀」辛立大感意外，怪叫道：「好小子！」

刀光一斂，正待二度出手之際，不知忽然發現甚麼，一聲驚「啊」，手臂僵舉半空中，竟然久久無法放落。

但聞室角一個老氣橫秋的聲音緩緩發話道：「小辛，你這套追風刀法看來是愈練愈神啦，沒有關係，繼續表演下去可也，這位文老弟既能知道胭脂魔的表字，想來大概還能陪你耍上一陣子，你們見個眞章，就以西施爲注，纏頭之資我窮酸負責就是了！」

衆人循聲望去，發話者正是那名余姓文士！包括西施，天香，以及文東玉在內，所有的人，全都瞧呆了！

文東玉暗道慚愧不已。他是看戲掉淚，純在爲古人擔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位余姓文士原來竟是武林中一名輩份頗高的奇人！

這時就數那個「快刀」辛立最可憐了，剛才那股不可一世的氣焰，此刻早已消失得乾乾淨淨，愣在那裏進退兩不是，呆了一陣，終於棄刀走上一步，面向那位余姓文士雙膝跪倒，納頭恭拜道：「小侄不知余叔在此，務乞余叔恕罪！」

余姓文士仰臉向上道：「快別這樣，我窮酸可當不起，你老弟連皇帝老兒都不放在眼裏，我余某人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能算老幾？」

「快刀」辛立慌了，膝行一步，低低苦求道：「余叔只要饒過小侄這一次，小侄願意建功贖罪，余叔如有吩咐，小侄萬死不辭，余叔應知小侄一向說話算數……」

余姓文士臉色稍緩，點頭道：「算你小子嘴甜，起來吧！」

「快刀」辛立磕下頭去道：「謝謝余叔！」

「快刀」辛立剛剛爬起身來，房門口忽然有人和悅地說道：「小辛，你這麼沒有骨氣，要給你那個賣人肉的師父知道了，難道你小子就不怕兩根蹄筋挨挑麼？」笑語聲中，一名臉如冠玉，身穿一襲天藍長衣的俊美青年緩步踱入房內，來的竟是那位胭脂魔王花雲秋！

「快刀」辛立微微一呆，跟着迎上去躬身道：「花伯伯好！」

門口圍着的一干閒人全都看得莫名其妙。余姓文士看上去足足四十出頭，而現在入房的這名藍衣青年最多不過二十七八，可是，「快刀」辛立却喊前者爲「叔叔」，後者爲「伯伯」，這個帳怎麼算的？

胭脂魔王沒有再理「快刀」辛立，逕向文東玉含笑問道：「紅雲那丫頭呢？」

文東玉深知此魔非他目前所能輕惹，當下整容答道：「有事暫時去了別的地方。」

胭脂魔王點點頭，又轉過身去向余姓文士笑着說道：「余兄興緻不錯嘛，怎麼樣，由小弟作東，咱們換個房間，好好的痛飮一場如何？」

不知怎的，余姓文士似對這位胭脂魔王無甚好感，儘管胭脂魔王對他滿臉春風，他却報以冷冰冰的一聲：「多謝了！」

胭脂魔王不但不見怪，反而更其親切地笑道：「余兄應知却之不恭……」

余姓文士冷冷截住胭脂魔王的話頭：「是的，余某心裏很明白，所以咱們最好少耍花招，如有意就此『叙一叙』，不妨馬上就出『正菜』！」

胭脂魔王笑吟吟地道：「余兄眞是爽快人！」

文東玉兩眼愈睜愈大，他先還以爲胭脂魔王和這名余姓文士是老朋友，眞的想請一枱酒，現在察言辨色，才漸漸發覺到情形有點不對勁，兩人相識不錯，但在兩人之間，橫着的顯然是「樑子」而非「友誼」！

細細品味二人之對答，一場生死鬥業已在所難免。而今，文東玉所急於想知道的，便是這位余姓文士究竟是何許人？

胭脂魔王花雲秋乃「五行十三奇」中鼎鼎大名人物，這位余姓文士會是這名色魔的對手嗎？

文東玉在無形中已偏向余姓文士，所以，他想到這一點內心止不住一陣焦急。

當然囉，「快刀」辛立乃血屠之徒，他既喊余姓文士爲余叔，且對余姓文士怕成那副樣子，從而可知這位余姓文士當亦泛泛之輩。但是，由於胭脂魔王之聲名太大，僅憑「快刀」辛立以上這點表現，仍然不足令人安心。文東玉退去一旁，他望望余姓文士，再望望胭脂魔王和「快刀」辛立，結果，三人的臉色誰也不能幫他找個答案。

余姓文士臉罩寒霜，神色甚爲凝重，似在準備隨時接受那場即將來到的殊死戰。胭脂魔笑意盎然，於是，誰都可以看得出，色魔此刻的笑容，業已不若先前那樣輕鬆。這正說明二人均無輕視對方之意。

「快刀」辛立已從地上檢起那把潑風刀，不知這斷是有意，還是眞的緊張得出了神，這時他並未將那把潑風刀還入刀鞘，不時以眼角朝文東玉掃上一二下，文東玉見他臉帶幸災樂禍之陰笑，只知這斷可能也偏向其中一人，然而却無法猜出這斷所偏袒究竟是胭脂魔王抑或是余姓文士。

瀟湘三奇同現身

就在胭脂魔王與余姓文士雙方已由言詞衝突，而進入一觸即發的緊張階段之際，樓下院中忽有人歌非歌，偈非偈地帶醉漫吟道：「有酒萬事足……」

接着有人續道：「不若玉盈櫝……」

余姓文士臉上喜色頓現，當下頭一昂，朗聲應和道：「兩般皆下品，那及書香馥且郁！」

文東玉因已聽出第二人的聲音正是那日在長安居易酒樓上見過一面的寶癡商帛，這才猛然悟及，當前這名余姓文士原來就是文癡余敖！

另外那一個自然是酒癡晁海無疑了。

胭脂魔王花雲秋似爲「瀟湘三奇」之同時出現大感意外，這時臉色微微一變，側目向文癡余敖淡淡地道：「晁老大和商老二雙雙趕來此地，也許你們三兄弟有事商量，咱們之間，留待桐柏見面時再叙如何？」

文癡余敖雖明知對方此乃乘機下台之詞，他似乎亦不必以多勝爲榮，聞言冷冷回答道：「悉隨尊便！」

胭脂魔王擧手一拱道：「那麼再見！」

語畢，從容轉身出房而去。「快刀」辛立見文癡余敖已不再理他，呆立無味也跟着退出房外。

文東玉因心懸夏紅雲，對這種地方本就不甚習慣，現因三癡中另外二癡也已來此，文癡業已有伴，他自可名正言順的告退，於是，他過去向文癡作了一揖道：「前輩既有友人造訪，晚生只好失陪了！」

話說之間，酒、寶兩癡已經聯袂入房。

寶癡商帛仍是當日那副老樣子，一襲竹布袍，手擎鼻烟壺，十足的一派鄉下土佬相。酒癡是個矮胖子，一張醉蟹臉，紅通通的，雙目如睁似閉，口中咿咿唔唔，標準的酒鬼模樣。

兩癡走進來，寶癡首先問道：「花雲秋是打這兒出去的麼？」

文癡點點頭，酒癡接着道：「沒事吧？」

文癡搖了搖頭道：「剛剛僵住，你們來的恰是時候，不然小弟要吃這斷一頓苦頭也不一定。」

酒癡看上去醉眼矇矓，不意一雙眼光却比誰都銳利，他自進門以來，一直未朝文東玉望上一眼，這時却忽然轉向文東玉問道：「令尊這些年來可好？」

又是那句曾由鬼爪抓魂手問過的老話！

當日，鬼爪抓魂手在長安居易酒樓上問出這句話時，因爲它深深刺及文東玉內心隱創，曾使文東玉大爲不樂，然於今天情形不同了！

文東玉已經知道自己父親也是武林中人，而且可能還是一位頗具聲望的名人，設非如此，像鬼爪抓魂手以及酒癡等這些五行十三奇中人物焉能相識？

所以文東玉現在聽到這種問題已無刺耳之感，他所感到爲難的，便是如何去回答對方。

他知道自己長得與父親很相像，他目下雖然經過一番易容手術，但對原來之臉型並無多大改變，對方如爲父親之多年老友，自不難對故人之子有着眼熟之感，對於這個問題他不能否認，也不應否認，那麼，他該怎樣置答呢？說不得，只有含糊其詞一途了！

於是，文東玉不假思索的躬身道：「托福……」

酒癡接着問道：「上次雲鶴山莊未見令尊與會，這次桐柏他來不來？」

文東玉眞恨不得反問對方一句：「你們說的究竟是誰？他外號叫甚麼？全諱如何稱呼？爲我說得詳細點好不好？」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對方既將他當作故人之子，又怎會在故人之子面前去道及故人之生平？

文東玉強自鎭定着，又彎了彎身軀，答道：「家父未曾言及……」

酒癡嘆了口氣，點頭道：「這也怪你不得，令尊之脾氣，可說一向如此，甚麼事都是做了才說。」接着，又嘆了口氣，喃喃地道：「我們這位文老弟，這些年來也不知道他在忙些甚麼，自泰山一別，屈指十餘年，始終音訊杳然，今天如果有他出面，只須一句話，大家也不會這樣爲替一幅有無寶藏的金谷寶藏圖而明爭暗鬥，形同水火了！」

文東玉大爲錯愕，甚麼？他父親竟有這等大力量，天下武人捨命以赴的金谷寶藏圖，只須他父親一句話便能平議息爭？

以三奇在武林的身份，酒癡決不會隨便抬擧一個人，所以，酒癡這番話十足可信，這種無上的榮耀，爲文東玉帶來一陣劇烈的心跳，同時也使文東玉更迫切的希望知道父親究竟是何許人？

酒癡說着又轉向文癡道：「老三跟文賢侄在那兒遇上的？」

文癡笑了笑，說道：「在上清觀前，窮酸正爲一條燈謎傷腦筋，結果爲這位文賢侄代爲答出，窮酸於欽佩之餘，忽然發現眼前這位賢侄之臉貌竟與久已不見的某位故人極爲酷肖，於是，窮酸爲求證計，乃將其帶來此處，一方面想查察他在言行上與故人有無相同處，一方面等待你們兩個前來相會，不意還沒有談到正題，却已枝節橫生，先是血屠夫包斧門下，姓辛的那小子爭姑娘使狠，接着便是胭脂魔王花雲秋那老色鬼突然現身……」

文東玉恍然大悟：原來這位文癡早就對他有了用心！怪不得文癡剛才聽任他出面迎敵快刀辛立，一點也不擔憂，在文癡心目中，既視他爲故人之後，自然不以快刀辛立爲意。

文東玉想着，一面暗佩這位文癡裝糊塗裝得到家，一面爲自身閱世經驗之不足深惕。尚幸三奇爲父親之友，如果遇上的是父親仇家，豈非早遭不測？

文東玉已從文癡口中聽出，三奇原來事先約好在這家留香院碰面，他知道三奇在一起，一定有話要說，自己留下來總嫌礙事，於是，他重申前議，又向三奇分別作了一揖道：「三位前輩寬坐，小侄係與一位友人同來，這會兒那位友人也許正在在下處相候，不能伺候三位前輩終席，尚乞三位前輩賜予原諒。」

文癡點頭道：「好的，這樣說，你就先走吧，將來見着令尊，別沒提及我們三癡問候他老大哥安好也就是了！」

文東玉敬諾退出，出房沒有走多遠，身後忽然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文東玉回過頭去一看，向自己追上來的，不期竟是那位艷冠羣芳的西施姑娘！

文東玉一呆，止步吶吶地道：「西施姑娘……」

西施趕近一步，低聲問道：「文相公可否移玉賤妾房中說話？」

文東玉雙頰一熱，忙道：「姑娘有甚吩咐，站在這兒說也是一樣。」

西施見他不答應跟去自己房中，知道無法勉强，仍向身後匆匆望了一眼，見走道上別無他人，這才低聲問道：「剛才那位花公子……他……是不是……就是武林中人稱胭脂魔王的那個人？」

文東玉也沒留意到一名妓院中的姑娘何以會曉得胭脂魔王這道名號，以及爲甚麼顯得如此關心，當下頭一點，正容回答道：「正是此人，姑娘最好當心些！」

西施一雙妙目掠過一抹異樣神采，福身道：「謝謝文相公……」

文東玉不待對方話落，道聲好說，急步下樓而去。

這時初更已過，但由於燈節關係，外面大街上仍然人擠人，熱鬧非凡。文東玉趕向先前與夏紅雲分手的街口，他知道一定不會碰到人，再跑一趟不過是求心有所安而已。

那想到，他才走到離老地方還有十來步的一爿雜貨舖前，夏紅雲已然笑嘻嘻的迎上來。

文東玉一楞道：「你去那兒了？」

夏紅雲微微一笑道：「留香院。」

留香院中追敵踪

文東玉完全呆住了，注目期期道：「你……你……你是說，不，你，你這樣做是甚麼意思？」

夏紅雲掩口道：「你瞧你，我的話還沒完，何必急成這副模樣？我去留香院，又不是爲跟蹤你，不過是一時湊巧罷了。」

文東玉瞪眼茫然道：「我怎麼沒見到你？」

夏紅雲忍住笑，說道：「我去是爲了辦事，怎麼讓你看見？」

文東玉益發感到迷惑，問道：「去……留香院……辦事？」

夏紅雲笑着點頭道：「這兒站着不是事，找個歇脚的地方，慢慢再說吧！」

找着一間客棧住下，經過夏紅雲詳細一說，文東玉才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夏紅雲當時確是爲了有所發現而離去。夏紅雲發現的正是那個大鬧留香院「快刀」辛立！

夏紅雲初衷本想追上去看看「快刀」辛立對自己的態度，如果前嫌已釋，正好順便問問兩位師姐的行止。

不意夏紅雲趕近之後，忽覺「快刀」辛立步履倉促，一路不斷的東張西望，似乎懷有甚麼鬼胎一般，於是便沒出聲，跟到最後，終於跟進留香院。

當時留香院中人多聲雜，院子裏又在玩雜耍，是以誰也沒有留意到這位易釵而弁的芙蓉第三徒。夏紅雲因爲沒有到過這種地方，一時好奇，竟然跟上二樓，她在各處轉了一圈，本擬就此退出，就在這時候，她忽然自門簾縫隙中瞥及文東玉，不禁既驚且疑，於是她也就近佔了一個房間，並還叫了一個姑娘，準備在暗中察看文東玉怎會來到這種地方。

夏紅雲說至此處，掩口一笑道：「底下所發生的一切，你比我清楚，用不着我來說了。」

文東玉暗道一聲慚愧，還好自己雖然叫了一名姑娘，却無越軌之擧動，這正應着一句俗話：「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未完・八）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死亡織錦

魏力・文　洛文・圖

上文提要： 木蘭花詢問高翔是如何被柯一夢擄去的，原來他的車子剛駛到博物院門口，便有一個警員走上前，警員制服上的鈕扣射出麻醉劑……木蘭花欲與高翔去找谷老頭子，臨走留下一支鋼鏢通知穆秀珍，二人剛離開，柯一夢便進屋週圍巡視，並帶走鋼鏢……穆秀珍詢問張院長後與警員上三樓，又發現命案，此人是檔案室的朱誠……

「高先生，你錯了，我只能這樣告訴你，你硬要和我們找麻煩，我們若是被你逼急了，那也只好和你來周旋一番了。」

「蘭花呢？」高翔只是簡單地問。

高翔雖然未曾親眼看到木蘭花再度進入這間屋子，但是木蘭花是到這裏來了，這卻是他能夠肯定的事，而如今木蘭花並不在這裏。

柯一夢並不回答高翔的問題，立即收了綫。

「通知所有的警崗，」高翔轉過身來，下着命令：「留意着一個四十歲左右，行動斯文，可能牽着兩隻狼狗的中年人，他可能就在這裏附近！」

「是！」那警員答應一聲，他返身奔出了屋子，用警車上的無綫電話去轉達高翔的命令，高翔又撥了木蘭花家中的電話，電話鈴響了許久，都沒有人來聽，那證明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都不在家中。高翔將電話交給了一個警員。

他吩咐那警員一直聽着，一有人來聽電話便立即將電話交給他。然後，他帶着其餘的警員，在這幢古老大屋展開了搜索。

一張照片的疑惑

他檢查了這幢屋子的每一部份，但是並沒有查出甚麼秘密通道來，只是在一幅畫的背後發現了一個十分大的保險箱。

那保險箱的鎖是一種十分複雜的裝置，但是高翔本是專開保險箱的行家，在他未曾投身警界之前，本市幾個富豪的特別訂製的保險箱都曾被他「光顧」過。他花了十分鐘左右的時間便將那保險箱的門順利地打了開來。

那保險箱中可以說空空如也，高翔大失所望，他拉開了保險箱中的幾個抽屜，在最後的一個抽屜中，他找到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至少已有二十年歷史了，因為它已經發黃，照片是經過放大的，大約是十二寸大，但是一半已被撕去，高翔手中的只是剩下來的一半。

那是一個人站在幾尊巨大而詭異的石像之前拍攝的，似乎是一個廢城，再遠些的背景則是一堵極其陡峭的峭壁。

高翔細看照片中的那人，那人戴着遮陽帽，腰際掛着水壺，顯然他是在旅行，而他的右手支

着一柄鐵撬，高翔覺得那人的神情像是一個探險隊的隊員，當他看清那人的臉面時，他不禁呆了半晌，那人竟是博物院張伯謙博士！

雖然照片發黃，而照片中的人，也遠比現在的張院長年紀輕，但是高翔仍然可以肯定那是張院長，不會是第兩個人！

他呆了半晌，翻過照片來。照片的反面並沒有寫着甚麼，而照片是齊着張院長的身子一邊撕去的，照情形看來，這本來是兩個人合拍的一張照片。

但如今可以看到的卻只是張院長一人。

高翔心知這半張照片，被鄭而重之地放在這裏的保險箱中，一定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且照片上面的人又是張院長。張院長主理的博物院正發生接二連三的凶案，而他的照片卻在凶案的主犯的住所的保險箱之中被自己找了出來。

這其間是不是有着某種奇妙的關連呢？

高翔將照片交給了一個警員，囑他小心保管，他又繼續進行搜索，可是他卻沒有再發現甚麼可疑的物事，他在一間滿是書籍的書房中逗留得最久，但也沒有甚麼特別的發現。當他又回到大廳的時候，那拿着電話的警員仍然只聽到鈴聲，聽不到有人來接電話。

高翔進行搜索，足足用去一小時的時間！

木蘭花姐妹兩人仍然未曾回到家中！

高翔走過去收了綫再打電話去問博物院。

博物院的回答是：穆秀珍離去之後沒有來過。

高翔又再踱回到博物院中，他是帶着那幅相片去的，他叩了叩院長辦公室的門，聽得張院長的聲音傳了出來：「進來。」

高翔推門進去，張院長略欠了欠身，高翔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將那半張照片，放在張院長的面前：「張博士，這是你麼？」

張院長按在書桌上的手指突然變得蒼白。

他的身子像是陡地觸了電一樣，震了一下，才道：「是，是我。啊，這張照片怕至少有三十年了，我幾乎記不起這是在甚麼地方……」他用手拍着額角，沉思着：「對了，那是在秘魯，秘魯的奧庫沙伊山谷！要通過火熱的沙漠才能到達的山谷，兩千多年前，這山谷是古印加帝國的要城。」

「印加帝國？」高翔心中一動，「那幅失踪的織錦，是……」

「是在這山谷中發掘出來的。」

「請問，在你身邊的是甚麼人？」高翔大有興趣地問。

「我的身邊？」張院長似乎不明白。

「是啊，照片被撕去了一半，你的身邊應該是有一個人的，你記不起來了麼？」高翔指着那張相片，奇怪地問着。

「不對，我記得的，我身邊沒有人。」

「這……」高翔的心中十分疑惑，但是他卻想不出有甚麼理由可以不相信張院長的話，是以他猶豫了一下，便不再講下去，只是說道：「請恕我打擾。」

他拿起了那張相片便準備退出去。

「高先生，」張院長突然叫住他：「這張照片，你可以給我嗎？」

「這個……」高翔十分為難。

「我看到了這張照片之後，」張院長解釋着：「想起了年輕時的一切，這是有紀念性的相片，所以我想將它保存起來。」

「不，」高翔終於拒絕了張院長的要求，「這張照片的來源十分可疑，我們還要進一步研究，張院長，你真的肯定這張照片是你單獨拍攝的？」

「是的。」張院長似乎很不滿意，嗓子也十分粗。

高翔還想說甚麼，但是他看到張院長的神態十分煩躁，而自己對這半張照片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是以也沒有甚麼話好說。

他準備儘快和木蘭花會面，木蘭花一定會對這半幅被鄭重其事保管在保險箱中的相片，發表她獨特的、精闢的見解的。

所以，高翔在離開了院長辦公室之後，穿過了陰森的博物院大堂，離開了博物院一直來了木蘭花的住所。木蘭花住所的門鎖着，高翔老實不客氣地翻牆而入，用百合鑰匙打開了門。當門打開的時候，他順手關掉了一個鈕掣。

如果他不關掉這個鈕掣的話，那一架裝有廣角鏡頭的攝影機，便會每隔一分鐘便自動地拍攝一幅照片的。

屋中當然沒有人，高翔坐在沙發上等候着。天色慢慢地黑了下來，向外望去，海上歸帆片片，晚霞如火，已是黃昏時分了。

但是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却還沒有回來。

高翔的心中十分焦急，他打了幾次電話回警局去，知道埋伏在那幢古老大屋附近的幹探也沒有甚麼新的發現。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到哪裏去了呢？

木蘭花可能正在和一幫匪徒作生死存亡的鬥爭。但是穆秀珍呢？她匆匆地離開博物院說是去捉兇手，她到哪裏去了呢？

事實上，穆秀珍到甚麼地方去了，這只怕是高翔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　＊　＊

穆秀珍匆匆地衝出了博物院，繞着博物院龐大的建築，轉到了那條小巷之中。到了小巷中，她抬頭向上看去，可以看到那聾啞人所住的房間，一扇窗仍然半開着。她覺得十分滿意，逕自來到了那扇門前，「砰砰砰」地敲起門來。

那扇門看來是一個花園的後門。

穆秀珍敲了許久，也沒有人來應門，她退後兩步看了看，圍牆雖然高，但是要爬過去，對她來說，却也絕不是甚麼難事。

她手腳齊用翻過了圍牆，跳了下來。

眼前是一個十分大的花園，幾株巨大的荔枝樹，在花園的一角，綠葉成蔭，而在樹中，似乎是一座水泥造成的墳墓。

花園中野草叢生，顯是很久沒有人打理了，一大堆假山石看來也已十分殘破，水池乾了，噴水管上已生出了一株野草。

花園的盡頭則是一座紅磚的屋子，那屋子十分大，上下兩層，每一間窗子上，都下着厚厚的木製百葉窗帘。那些百葉窗帘本來是塗着紅漆的，但因爲長時期的風吹雨打，所以已經變得發白了，這更使得這幢屋子看來十分殘舊。

穆秀珍回頭看去，則是一大幅灰白色的高牆，那是博物院的建築，一大幅牆上，一個窗口也沒有。當然，這所大屋先建造然後再造博物院，博物院的一大幅牆上，一個窗子也沒有，這可能是這所屋子的人不想別人看到他們的生活情形之故。

而一整幅牆上沒有一個窗子，也是使得博物院內部陰暗過人的原因了。

秀珍逞能闖巨宅

穆秀珍心中暗暗責備自己平時不用心，她暗忖如果是木蘭花的話，她一定會知道這所巨宅的來龍去脈的，因爲她平時就留意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

而自己，面對着這幢大屋却一無所知。

她停了片刻，便開始向前走去，不一會，她就看到了自己所在的原來是後花園，從那幢大屋的側邊看過去，可以看到屋子前面的花園更大，樹木更多，但自然也更加荒蕪。

穆秀珍一直來到了屋子的正門，一排六扇，是鑲有花玻璃的大門緊緊地關着，穆秀珍走上了三級石階，伸指在玻璃上扣着。

她扣了十幾下沒有人來應，終於大力拍打了起來。

她的拍門聲引得屋內響起了陣陣回音，如果屋內有人的話，那是絕不會聽不到的。然而，穆秀珍却聽不到屋內有聲音。

當她繼續用腳踢門的時候，她突然聽得身後有人道：「小姐，你在做甚麼？你是怎麼進來的？」

穆秀珍正準備撞進門去，一聽得身後有人聲，她陡地轉過身來，只見身後一個橫眉怒目，約莫五十上下的漢子，正叉腰而立。

看那男子的裝扮，他是看守這幢屋子的人。

「你是誰？」穆秀珍也聲勢洶洶地反問：「爲甚麼我打門沒有人應？屋中的人都到甚麼地方去了，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麼人？」

「小姐，你憑甚麼資格來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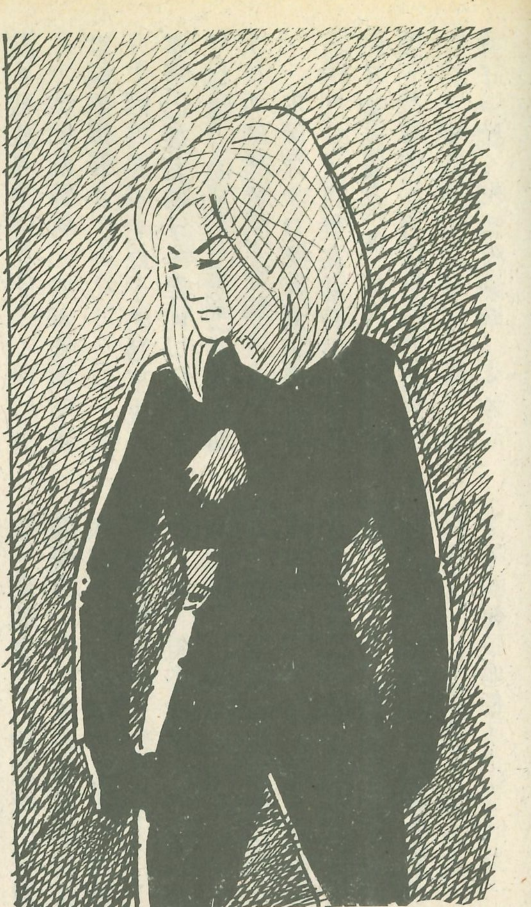
「我是來捉兇手的！」穆秀珍毫不示弱。

「兇手？」那漢子呆了一呆，「甚麼兇手？」

「根據我的觀察，兇手一定在這裏，而且，兇手是扮成一個鬼來行兇的，你……」她上下打量着那漢子，令得那漢子連連後退。

穆秀珍「哼」地一聲，說道：「你的身材倒很像。」

「小姐，你……別亂說！」那漢子露出駭然之色，一直向後退去，「小姐，你……不是從……院中走出來的吧！」



木蘭花看到谷老爺和一位少年人走出來。

那漢子想說穆秀珍是從瘋人院中走出來的，可是却又怕刺激了穆秀珍更加大發其瘋，所以不敢直接說出來，只是含糊講了個「院」字。

穆秀珍聽了，却是大點其頭道：「對了，我就是從哪邊來的，還有甚麼人和你住在一起，快叫他們出來，接受我的盤問！」

那漢子的臉色更加難看，一退再退，直退到了花園大鐵門旁邊的傳達室中，穆秀珍越看越覺得那漢子形跡可疑，因之直跟了進去。

那漢子一進屋便拿起了電話，撥了三個「零」字，這正是本市的報警電話，穆秀珍呆了一呆，那漢子已對着電話嚷道：「這裏是熊大紳的住宅，有一個女瘋子從瘋人院逃了出來，你們快通知瘋人院，將這個女瘋子捉回去，快，快！」

那漢子放下了電話，穆秀珍還在四面看着，問道：「女瘋子，女瘋子在甚麼地方？你說扮鬼殺人的是女瘋人，不，女瘋子有哪麼大的力量將一個人勒死麼？」她一面說，一面做作勒死人的手勢，那漢子幾乎連雙足都發軟了。

「小姐，你……別拿我的脖子做試驗！」他近乎哀求地說：「我是經不起你勒的。」

穆秀珍陡地明白了過來，她笑得前仰後合，足足笑了五分鐘，兀自喘息得講不出話來，只是道：「你……這該死的傢伙，將我當作女瘋子了？」

「你……別見怪，你還是回去的好……」那漢子已看到四個白衣大漢從一輛車子跳了下來，他立即高聲尖叫了起來。

那四個白衣大漢翻牆而入，向小屋之中直衝了進來，穆秀珍陡地轉身，一隻老大的白布袋已向她兜頭罩了下來。

她怪叫道：「我不是瘋子，我不是瘋子！」

她叫一句，「砰」地打出一拳，便有一個大漢應聲仰天跌倒，她兩拳打跌了兩個大漢，但仍未能掙脫罩在她身上的布袋。

而且她覺出布袋上的帶子正在漸漸收緊。

她掙扎得更是劇烈，只聽得有人叫道：「快注射，快，她氣力大。」穆秀珍陡地覺出股上一痛，人便漸漸地失去了知覺。

由於她「瘋」得厲害，被她打倒的兩個大漢進了傷科醫院，所

以她痲醉注射的份量特別重，要昏迷八小時才能醒轉。

當高翔在她家中等候她的時候，穆秀珍正躺在本市精神病院七〇三號病房之中，由兩個精神病專家在檢查她瞳孔漲縮的情形哩，高翔又怎能料得到呢？

那麼，木蘭花呢？

＊　＊　＊

在高翔躍上了電單車向博物院疾馳而去之際，木蘭花也將要奔到那幢古老大屋的面前了，她在聽說博物院中突然又發生了兇案之後，準備奔回古屋，去責問那姓谷的老者的。她多少知道一些那姓谷的老者的身份，這也正是她剛才勸高翔不要再理會博物院中發生奇事的原因。

然而此際她心中却充滿了被欺騙的憤怒！

因爲照谷老爺子的話來說，事情已經完結了，但何以又發生了凶案？可知谷老爺子是在騙人，而她居然受了欺騙！

木蘭花一口氣奔到了那幢古屋的門口，也就在這時候，她聽到了圍牆裏面傳來了一陣狗吠聲，接着似乎有手杖的着地聲。

木蘭花連忙改變了主意，她身子一閃，閃到了牆角上。不一會，她便看到大門打開，谷老爺子拄着手杖向外走了出來，在他的身邊還跟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人。那少年人生得英氣勃勃，剪短頭髮十分精神，一老一少向前走去。

木蘭花決定先跟踪一程，再和谷老爺子相見，她等到前面兩人轉了一個彎，才悄悄跟了前去，一直跟了好幾條街，才看到谷老爺子在街邊的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

木蘭花連忙一閃身，躲在一隻郵筒之後。

可是那個少年人却向着木蘭花走了過來！

木蘭花一見那少年向自己走來，便知道自己的跟踪已被對方發覺了。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要跟踪人本來就不容易，木蘭花也不覺得意外。

她非但不躲開，而且還緩步向前迎了上去。

那少年來到了她的身前，很有禮貌地道：「穆小姐，我爺爺請你過去談談，希望你不要拒絕。」

「小弟弟，你太客氣了！」木蘭花立即答應，將手按在那少年的肩上，「你一定在你爺爺處，學了不少絕頂本領了？」

「那倒沒有，」那少年十分忸怩，說：「因爲我笨。」

「謙虛是美德，可是不講實話，那却不太好了，是不是？」木蘭花微笑着，「小弟弟，你叫甚麼名字，我們可以做一個朋友麼？」

「我叫谷家駒。」那少年回答。

然後，他看了看木蘭花沒有再說下去。

從他望向自己的眼色中，木蘭花看出這個少年對自己十分有好感。但是谷家駒分明是十分鄭重的人，如今雙方還是在敵對的狀態之中，是以他對於木蘭花「成爲朋友」的建議並不立即就回答，只是以沉默來表示他心中的考慮。

木蘭花又諒解地笑了一下，他們一起來到了谷老爺子的面前。谷老爺子用十分嚴峻的眼光望着木蘭花，冷冷地道：「請坐。」

木蘭花也感到氣氛十分緊張，谷老爺子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她以前是聽人講起過的。要形容谷老爺子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是十分困難的，因爲他身份太複雜，而他的事蹟也太多姿多采了。但是稱他爲一個十足傳奇性的人物，那是絕不會有錯的。

木蘭花坐了下來，谷老爺子望着前面，但是却輕輕地在地上頓着他手中那根拐杖，過了片刻才聽他道：「我手中的這根拐杖，可以令你骨肉化灰，你信不信？」他的話是一字一頓講出來的，由於他講話的時候，根本不看木蘭花，因之他的話聽來更令人覺得陰森。

「我相信。」木蘭花頓了一頓之後才說。

「那你爲甚麼還跟着我？」

「我只是說我相信，」木蘭花鎭定地道：「但是我沒有說我害怕。谷老爺子，你不能消除你我之間的敵意，開誠佈公地談談好麼？」

谷老爺子緩緩地轉過頭來望着木蘭花。

當他的眼光才一和木蘭花的眼光接觸之際，他的臉上現出一絲混合着驚訝和佩服的神氣，但是却一閃即逝，緊接着他的臉容又像是用岩石雕出來的那樣地冷峻了。

「沒有甚麼好談的。」谷老爺子固執地搖着頭，「事情的發展竟會出了兩條人命，也頗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你如果相

信我的話，那麼便是柯一夢殺死的是一個該死的歹人，一個殺人兇手！我可以向你保證，不會再有別的事發生了。警方大可通緝我們，我們離開本市好了……」

當谷老爺子講到「離開本市」之際，他抬頭向上，不但語音十分悲切，而且臉色黯然，雙手放在杖上，下頦拄着手背，一句話也不說。

木蘭花心中暗暗在奇怪：像谷老爺子這樣的一個人是應該過慣了四海爲家的日子的，何以他對本市竟會特別流連？

何以他在提到離開本市之際神色黯然？

木蘭花只是將這兩個問題在心中略想了一想，便緩緩地道：「可是，博物院中第三件凶案又已經發生了！」

木蘭花的話講得緩慢而低聲。

然而因她的話所引起的反應却是令人震驚的，谷老爺子陡地轉過身來，聲如洪鐘地斥道：「胡說，純粹是胡說八道！」

木蘭花「霍」地站了起來。「我是剛接到的消息，一接到消息我就來看你，這就是爲甚麼我去而復返的原因，凶案的詳細情形我還不知道，但是你可肯和我一起到博物院去一次麼？」

「不能！」谷老爺子斷然拒絕。

「爲甚麼？」木蘭花緊緊追問。

「我當然有原因，因爲我不想和一個人再見面，所以我不到博物院去，而且我也根本不信博物院中會有第三件凶案發生！」

「谷老先生，」木蘭花的身子向後退出了一步，「你這樣的態度不是太固執了一些麼？這對你是絕對沒有幫助的。」

「我不必甚麼人對我幫助！」谷老爺子陡地一頓手杖，站了起來，他才一站起，杖尖在地上輕輕地連頓了七下。

那七下動作，連貫而快疾。

而他每頓一下，杖尖之上便有一絲銀白色的光芒，閃了一閃破空而去，七下過處開始有痲雀自半空中跌了下來。一隻，兩隻，三隻……不多不少，恰好是七隻落在地上。那些痲雀的身上，都有着一枚長約兩吋的銀針，貫穿着頸部。

「銀針用來殺痲雀，那太可惜了，」谷老爺子冷冷地道：「它上面所含的毒質，可以讓一頭犀牛四脚朝天的死去！」

細訴當年傷心事

木蘭花望着剛才還在電線上吱吱喳喳叫的痲雀，想起剛才谷老爺子在頓杖之際，幾乎連頭也未曾向上抬起來看一下。

「民間有的是身懷絕技之人！」木蘭花又想起她幾個授業恩師的話來，無論是中國武術的傳授者、冲繩空手道大師、日本柔術名家，都曾經這樣告誡過她：『切莫以爲自己的技藝已經登峯造極了，極可能一個觔斗栽在你日日見面的龍鍾老婦人手下！』

木蘭花從來也未曾輕視過這幾句告誡。

而這時她更感到那幾句告誡之中，實是含着極大的道理的。谷老爺子的這手絕藝使得木蘭花不能不極之佩服。

因爲她想到，若是她用她自己的方法來彈射痲雀的話，那麼在那樣短的時間中，她至多射中五隻痲雀而已，由此可知谷老爺子寶刀未老！

她又抬起頭來，向谷老爺子望去，谷老爺子也正看着她冷冷地道：「你可以罷手了，是不是？」

木蘭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指着地上的那些死痲雀，順着她手指的一指，自她的衣袖之中，突然傳出了一陣輕微的「啪啪」聲。

隨着每一下「啪」地一聲，就有一粒米粒大小的鋼珠射了出來，射在貫在痲雀頸上的銀針之上。那小鋼珠射中了銀針之後便發出了極其清脆悅耳，也十分輕微的「叮」地一聲響，鋼珠撞擊的力量令得銀針穿出了雀頸落在地上，而鋼珠也滾進陰溝去了。

「既然這些銀針上的劇毒是如此厲害，」木蘭花緩緩道：「谷老爺子，你還是將它收回去來得好些，免得害了別人。谷老爺子的這一手絕藝使我十分佩服，但是要用來威脅我，那却還是不成功的，谷老爺子，恐怕你還不知道我的脾氣。」

谷老爺子望了木蘭花半晌，突然笑了起來。

他一面笑，一面道：「好！好！家駒，你看到了沒有，你有甚麼感想，你不妨直截說，別怕爺爺會來責罵你的。」

谷家駒似乎心中早有了答案，谷老爺子一問，他立時便道

：「我十分佩服穆小姐的勇敢，爺爺，你是嚇不倒她的。」

谷老爺子伸手在谷家駒的頭頂之上撫摸着，道：「不錯，不但我嚇不倒她，只怕世上沒有甚麼人可以嚇得倒她的了。」

谷家駒望着木蘭花，做了一個鬼臉，木蘭花笑了起來，道：「谷老爺子，你的話給我以極高的鼓勵，可是博物院中的凶案……」

「好，」不等木蘭花講完，谷老爺子便揮着手，打斷了她的話頭，「我將其中的經過簡略地和你說一說，我們一面走一面說吧！」

他踏前一步，杖尖在地上點了幾點，那七枚銀針被吸進了杖中，他又拄着杖向前走去，谷家駒和木蘭花兩人跟在後面。

谷老爺子向前走了開去之後，臉色便十分凝重，一句話也不說，木蘭花也不去催他，因爲她知道事情一定極之不簡單。

她趁這個時候將自己所知道的谷老爺子的零碎事蹟，在腦中略爲整理了一下，谷老爺子的眞名叫甚麼，恐怕沒有人知道了。

他原來是一個大幫會的首領，但他本身是一個學問廣博得令人難以相信的人。在戰前，他在國際海洋學會主編的會刊之上，所發表的幾篇有關「西太平洋骨螺科研究」，「頭足綱軟體動物進化之研究」等論文，令國際注目，而也是研究海洋生物學的日本裕仁天皇，曾與他書信來往，並曾邀他前往日本。那是在日本侵華戰爭前夕的事。

日本侵華，中國全民抗戰，據說他曾遠渡東瀛謀刺日本天皇，但是未曾成功，他回到中國便組織了一支游擊隊。

這支游擊隊的人數並不多，但是每一個人却全是百中挑一的好手，他們活動在閩粵邊界，令得侵華日軍遭到了極大的損失。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却絕不居功，而且也不再從事幫會活動了。木蘭花記得他還曾寫過一本小册子，論述幫會組織是在不健全政治之下的畸形產物，是極其不足爲訓的。

自那以後，似乎便沒有甚麼人再見過這個奇人了。

木蘭花這時，零零碎碎想到的一些，都是犖犖大者，還有許多細小的、傳奇性的傳說，木蘭花一時之間也想不起來了。

就在谷老爺子抬起頭來，準備開口講話的時候，木蘭花的心中突然一動，又想起了谷老爺子早年曾經以探險家的身份到過許多地方。

這是不是和目前博物院中的凶案有關呢？

木蘭花並沒有想下去，因爲這時，谷老爺子既然已答應將一切都簡略地告訴她，那麼自然是言出必踐，她也不必去多傷腦筋的了。

「唉！」谷老爺子還未曾開口，便嘆了一口氣：「事情全是爲了這孩子的伯父，」當他說到「這孩子」的時候，指了指谷家駒。

木蘭花的心中莫名其妙。谷家駒的伯父，當然就是谷老爺子的兒子了，何以事情又與另一個人有關哩？

「在日本鬼子侵略的時候，」谷老爺子的聲音十分激動，「我組織了一支游擊隊，一共有隊員六十個人，這孩子的伯父也是其中之一，我們行事十分小心，事先是絕不會洩漏秘密，但是有一次，秘密居然洩漏了，我們犧牲了十個隊員。」

「他們十個人全是最好的年輕人，他們……」

谷老爺子難過地搖了搖頭，又長嘆了一聲。

「那當然是隊中出了奸細，於是我進行調查，有一個隊員力指這孩子的伯父，在事先曾經神秘地離開過基地，到鎮市去一次……」

木蘭花的臉色也因緊張而變得發白了。

她絕不能想像像谷老爺子這樣的一個人，竟會有一個叛徒兒子。但如果是的話，谷老爺子一定會大義滅親，絕不留情的！

她低聲道：「不會吧，不會的吧！」

「不，他承認了。」谷老爺子沉痛地說：「鎮上是有日軍駐紮的，而破壞了我們行事的日軍，正是駐在鎮上的部隊！」

谷老爺子講到這裏又頓了一頓，他臉上的肌肉在起着輕微的抖動，那自然是因爲他的心中十分難過和激動的原故。

「而且，他講不出爲甚麼要到鎮上去的理由，接着，我們在鎮上日軍總部工作的內線又派人來送訊，說是那一天，曾看到他在日軍總部之中，受日本軍官的招待。」谷老爺子的聲音越來越乾澀，「雖然他竭力否認賣國，但是在當時的情形下，你能怎樣處置？」

木蘭花不出聲，誰都可以知

道在當時戰時，在對敵鬥爭如此尖銳的情形之下，是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採取了。

谷老爺子又昂起了頭，道：「我思想鬥爭了一夜，我想通知他逃跑，想解散游擊隊，從此隱名埋姓以保存他的性命。但是我却沒有做，他被以軍法處死——在所有的隊員之前，當作一個賣國賊一樣地死去，我……我只有兩個兒子，家駒的父親一直在外國，他……可以說是我……」

谷老爺子語音哽咽，再也難以講得下去。

他們又默然向前走出了很遠，谷老爺子才又道：「當時爲了維繫軍心，爲了重創日本鬼子，所以我不得不這樣做，但是我的心中，却絕不相信我的兒子會是賣國賊，我在暗中進行調查，但是却又一點結果也沒有，事情一直躭擱了下來。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我已心灰意冷，因之到外國去住了幾年，但是我仍然沒有忘記這件事，我托柯一夢和另一個叫陳三的繼續留意這件事，他們全是我最相信的人。去年，我接到兩人的來信，說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中，陳三探到了這件事的眞相。」

谷老爺子緊緊地抓着拳頭，從口中迸出了這一句話來：「我的兒子是冤枉的，他受了人的陷害，陷害他的人是眞正的賣國賊，於是我趕回本市來。」

木蘭花已經聽出，谷老爺子所叙述的舊事之中，每一句話都是摻揉着血和淚的。可是木蘭花仍然十分不明白，因爲谷老爺子似乎仍未講到正題。

谷老爺子吸了一口氣，道：「陷害他的人叫趙進，本來也是游擊隊中的一員，他是博物院凶案中的死者之一！」

「那麼陳三便是……」木蘭花有點明白了。

「陳三就是那個聾啞人。」谷老爺子沉聲道：「他受了傷，又生了一場大病，趙進完全認不出他來了，兩人在同一處工作，但是却不說甚麼，有一天，趙進吃醉了酒，這才給陳三聽到，他在自言自語，說我是一個蠢才，竟殺了自己的兒子，又說他那一次，領到了一大筆賞金，可惜近年來花天酒地已經用光了，只可惜陳三雖然不是眞的聾子，但却是啞了，他不能向趙進逼問，只能將事情通知柯一夢。

陳三是案情關鍵

「柯一夢立時打了急電話給我，我起程回來，可是陳三却已被趙進發現了，他又遭了趙進的毒手，柯一夢遲到了一步，憤而將趙進殺死——那時，我還在飛機上，趙進一死，當年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了，這是十分可惜的。但我總算知道了我並沒有一個賣國賊的兒子，爲了請警方不要在這件事上多費腦筋，所以我才對高翔、秀珍以及張院長有不禮貌的行動，張院長……他其實是一個十分卑劣的小人！」

谷老爺子的叙述之中，忽然加進了這樣一句話，這不禁令得木蘭花爲之錯愕不已，谷老爺子似乎也不想多說下去，勉强一笑，道：「你說，趙進是不是該死呢？」

木蘭花舒了一口氣，道：「當然，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只可惜柯一夢太過魯莽了一些，要不然，一定可以向趙進逼問出當年陷害令郎的眞相的了。」

「是的。」谷老爺子點頭同意。

「照這樣的情形來看，」木蘭花又想了一想，才道：「我的確應該勸高翔，不要讓警方再管這件事了，應該將之列爲懸案。」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感謝你。」

「可是……」木蘭花又道：「如果事情並不如此之簡單呢？」

「我想不出還有甚麼發生新的變化的可能。」谷老爺子立即回答：「我孩子被冤屈地當賣國賊處死之後，他的骨灰我一直帶着，我後來是將他葬在本市近郊的，現在我要去向他說：一切都過去了，穆小姐，我們也應該說再見了。」

木蘭花還想說些甚麼，但是終於未曾講出來。

她望着谷老爺子和谷家駒兩人沿着馬路漸漸地遠去，她好幾次想要將他們兩人叫住，再問谷老爺子幾句話的，但是她終於忍住了未曾叫出聲。

她呆了不多久，便信步踱進了附近一家十分幽靜的咖啡室，要了一杯黑咖啡，用銅匙慢慢地放着糖，她正在出神地思索着。木蘭花首先考慮的，是谷老爺子告訴她的故事，究竟是不是可靠。這一點木蘭花想了沒有多久便確定是可靠的。（未完・四）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關天水攔在莊前，故意用話刺激哈克剛；於是，在他的詭計挑撥下，孔二娘所率的二十四鐵騎便與哈克剛的鐵甲武士殺得昏天暗地……沙成山送回秦紅，工於心計的關天水推諉說派出的人未回來，沙成山祇好在痛苦的煎熬下等待消息，不料在船艙裡發現了一張字條……沙成山在平安客棧苦候消息，遇到三江幫的總護法…

沙成山把李魁五讓進屋子裡，立刻又掩上房門，道：「鳳凰嶺分手之後，再未謀過面了！」

原來這三江幫總護法李魁五，去年也曾趕往鳳凰嶺上的龍騰山莊以三江幫名義參加追悼江少强的喪禮，而被江厚生的大總管張長江囚在山洞地牢中。

他是與江南醉道人一個地牢，當時被沙成山在洞外掩護，洞內由巧扮的扁奇老人一個個的把羣豪救出洞外。

這件事就因爲老奸巨猾的秦百年趕到，而化解即將搏命的雙方怨忿，沙成山一氣之下回身便走，這姓李的也離開了鳳凰嶺！

二人坐在桌邊，沙成山道：「原來昨夜來的竟是你們三江幫的人馬！」

一笑，李魁五道：「沙兄怎的住在此客棧？等人？」

苦兮兮的一嘆，沙成山道：「我不說，李兄尚不知道，我已與丘蘭兒有了孩子，可是孩子生下五天未到，她母子二人突然失踪，這些天我正爲此事奔波，可一點兒消息也沒有！」

雙眉一緊，李魁五道：「丘蘭兒？可是江湖上傳言的『玫瑰毒刺』丘蘭兒？」

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

李魁五道：「原來那次你救走丘蘭兒以後，你二人便成親了，可喜可賀！」

搖搖頭，沙成山道：「現在還有何喜可賀？」

李魁五道：「敵人爲何要擄去丘姑娘？他們的目的……」

沙成山道：「是衝着我來的！」

李魁五皺起眉頭，道：「既然挾持住丘姑娘，他們爲何還不出面？這又是爲甚麼？」

沙成山道：「李兄，這就是敵人狠的地方！」

李魁五若有所思的道：「是了，他們在折磨你，在給你精神上的壓力，先使你焦急難安，然後找機會下手！」

沙成山道：「何止如此，我幾乎上了敵人的當！」

李魁五道：「這話怎麼說？」

沙成山道：「我在急怒之下，像是沒頭的蒼蠅，不顧一切的找上各門各派，一言不合便會搏殺起來。

「如此一來，我爲自己製造更多的仇人，敵人却在暗中拍手笑，一旦我被殺掉，丘蘭兒母子

便也完了！」

李魁五咬咬牙，道：「敵人這招確實夠陰毒的，沙兄，你可要步步爲營，不能莽撞行事！」

沙成山點點頭，道：「這幾天我靜下心來仔細推敲，便立刻瞭解敵人的陰謀，所以我在此等！」

「等？」

「是的，我在等候消息！」

「誰會送來消息？」

沙成山道：「虎躍山莊的關天水！」

猛的全身一緊，李魁五道：「原來你也在等候虎躍山莊的關天水？」

沙成山立刻緊張起來，道：「李兄，聽你的口氣，你們遠從數百里趕來此地，難道也是在等候關天水？」

李魁五道：「不錯！」

沙成山道：「爲何來這麼多人？」

李魁五道：「也是關天水的交代，我們的幫主親率三位分舵舵主，且加上總舵九位高手全來了！」

沙成山道：「還有女的隨行……」

李魁五道：「漢江分舵舵主便是『黑蝎子』花大娘，她的手下多是女子！」

沙成山笑笑，道：「敢情你們三江幫的精英盡出了！」

「是的，除了副幫主尚在總舵主事之外，可以說精英盡出！」

沙成山怔了一下，道：「李兄，可知關天水要你們如此做，目的何在？」

李魁五道：「目前尚不知，但我們當家的很慎重，便立刻趕來了！」

沙成山道：「沙某能見見貴幫幫主嗎？」

李魁五立刻站起身來，道：「走，我正想你過去見見我們幫主，上次我回去以後，當家的對你的義舉十分仰慕，走吧！」

沙成山笑笑，跟着李魁五走到正面的一間大客房內。

祇見正面桌邊坐着一位五短壯漢，溜圓的一顆腦袋，雙目精芒烱烱，雙手十指短粗，青筋根根可見！

李魁五當先跨前一步，施禮道：「幫主，這位便是上次我說過的大鏢客沙成山沙大俠！」

沙成山已抱拳道：「沙成山見過聶幫主！」

短小精悍的聶虎雙目圓睜，道：「喲，你就是江湖上傳言的『二閻王』沙成山？」

笑笑，沙成山道：「江湖浪子，後生晚輩，沙某祇是混日子而已！」

聶虎一聲哈哈，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沙大俠，我心儀久了，快請坐！」

沙成山點頭坐下來，心中頓然一輕。

因爲直到現在，天下各門各派也祇有這「三江幫」沒有意思要他的項上人頭！

一邊，三江幫總護法李魁五笑道：「沙兄，上回承你伸出援手，但又見各門派在秦百年的突然調解下，反倒對兄台的援手不當一回事了，那時候我對兄台突然的離去，甚感過意不去！」

李魁五的話如巨杵般令沙成山頓感痛心，然而沙成山祇是一個人，就算他已深知龍騰、虎躍山莊有甚麼大陰謀，如今江湖之上不少人在謀他的人頭，又有誰會相信他的話？又有何人信得過他？

現在沙成山終於遇上了三江幫，至少他可以傾吐自己內心的疑慮！

不錯，關天水把三江幫的人支來方家集，但他想不到方寬厚已去了少林寺，而且沙成山又在半途遇到過方寬厚。

於是，沙成山把過去的一切湊在一起，他已明白各方找他要人頭的原因，那麼，秦百年或者是江厚生，在陰謀要自己的人頭了！

聶虎仔細打量沙成山，他實在看不出姓沙的這副病懨懨模樣，會有甚麼驚人絕學！

笑笑，聶虎道：「沙大俠可知我們趕來方家集的目的？」

沙成山看了一邊的李魁五一眼，道：「總護法說是虎躍山莊關天水請貴幫來的！」

點點頭，聶虎道：「不錯，聶某是個有恩必報的人，我得了秦老爺子好處，替他出點力也是應該的！」

一笑，沙成山道：「如果沙某猜得不錯，聶當家必是得到秦百年的半部『百竅神功秘笈』抄本，是嗎？」

微胖的臉上一鬆，聶虎道：「不錯，但不知沙大俠是怎麼知道的？」

淡淡的，沙成山道：「這已不是秘密，當今道上已有不少人得到這半部秘笈了！」

雙眉一挑，聶虎道：「眞

的？」

沙成山道：「就我所知，『苗疆百毒門』門主、『毒王』冷泉、『湘江無憂門』門主『無憂婆婆』花滿天，甚至那退職的捕頭方寬厚俱都是人手一册！」他一頓又道：「當然還有不少人得到，我祇是不知道罷了！」

聶虎道：「這確實是一部寶笈，我祇練了百日，便覺身心暢快功力倍增！」

沙成山點點頭，道：「秦百年那次在鳳凰嶺羣豪面前，當衆答應要分別抄送半部『百竅神功秘笈』奉送各人，他應該不敢欺蒙大家以招致衆怒！」

聶虎又笑哈哈的道：「最近關天水又送來一種妙藥，服後更是令人飄然忘我，精神氣力特佳。哈……秦百年之被譽爲武林老爺，果然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沙成山臉色一冷，道：「聶當家，那種藥你已服過幾回了？」

聶虎見沙成山神色有變，臉無表情的道：「怎麼了？可有甚麼不對？」

沙成山道：「快說，聶當家已服多久了？」

李魁五也覺不快的道：「沙兄，這關係着你嗎？看你這副緊張模樣！」

沙成山頓足道：「事關三江幫存亡或貴幫淪爲聽命於人，聶當家，我祇能說，那藥絕對不能服用！」

聶虎一驚，望了李魁五一眼，李魁五搖着頭，道：「沙兄，休得危言聳聽，會有那麼嚴重？」

沙成山道：「此時用話解釋不清，總護法可否願意跟在下走一趟少林寺？」

聶虎一怔，道：「去找那些老和尚們幹甚麼？」

沙成山道：「去了便知！」

聶虎稍一思忖，立刻點頭，道：「好吧，總護法，你就同沙大俠去一趟少林寺，看個究竟！」

索取毒藥去求證

聶虎道：「一切按計劃行動，你盡管去一趟少林寺！」

沙成山遂伸手向聶虎道：「聶當家身上可有那種『靈藥』？」

聶虎雙目溜圓，道：「幹甚麼？」

沙成山道：「賜予少許，以爲證明！」

聶虎十分小心的取出一個牛角小瓶，伸出指甲在瓶內勾出少

沙成山和李魁五走向方小雲。

許，用紙包給沙成山，道：「十分貴重，小心放好，如果不能證明甚麼，還請你歸還我！」

點點頭，沙成山心中眞的激盪不已，一種藥物，竟能令一位道上霸主伏首稱臣，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於是，沙成山拉出他的烏騅馬，李魁五也跨上一匹高壯的大紅馬，二人便往西北方的少林寺趕去！

沙成山與李魁五雙騎連夜疾馳嵩山，怒馬一經馳入山道，便已聞得鐘聲噹噹，衆僧誦經之聲隱隱可聞！

繞過七道坡道，前面正是通往少林名刹的九百九十九級青石台階！

沙成山與李魁五二人把馬拴在道旁，突然遠處傳來哭泣聲，祇見一綠衫女子往這裡奔來！

沙成山一驚，仔細看那掩面女子，不由急步上前，他尚未開口，迎面奔下來的女子已尖聲道：「沙大俠！救救我爹呀！」

沙成山怔住了，不錯，這女子正是不久前同她爹方寬厚一起來此的方小雲！

幾乎撲進沙成山懷抱裡，方小雲如見救星似的又道：「我爹，我爹他幾乎不成人樣了！」

沙成山驚異的道：「究竟怎麼回事？」

方小雲拭淚看了李魁五一眼，道：「這位大叔……」

沙成山立刻道：「三江幫總護法，自己人，姓李！」

方小雲施了一禮，道：「李爺！」

李魁五道：「不敢，方姑娘，妳爹怎麼了？」

方小雲拭去淚痕，道：「那日我陪爹來到少林寺，掌門人看了我爹的模樣，便立刻把我爹關在一間石屋內。

「說是先關五天，五天一過，方能以『八籠蒸石大法』再袪毒，如今才第四天，我爹已幾次死去活來，好淒慘吶！」

方小雲說完又哭起來！

沙成山忙取出帶來的那點毒藥，問方小雲：「妳爹服的可是這種藥？」

方小雲看了一下，道：「我也不知道，因爲他從來不許我看那種藥……」

李魁五道：「這很容易，且叫她爹看了便知是不是這種藥了！」

沙成山道：「走，我們去少林寺找妳爹！」

三個人往少林寺走着，遠處，祇見「一刀穿心」左長庚匆匆走來！

他見沙成山與一個大漢也來到少林寺，不由沉聲叱道：「沙成山，你還敢直闖少林寺，找死不成？」

淡淡的，沙成山道：「爲了證明一件事情，沙某必須來此！」

左長庚道：「你想證明甚麼？」

沙成山指着李魁五道：「這位李兄，是三江幫總護法，你問他！」

李魁五一抱拳，道：「在下李魁五，兄台多指教！」

左長庚緊着臉皮，道：「兄台是襄樊三江幫？」

李魁五道：「不錯！」

左長庚點點頭，道：「這麼說來，指教就不敢當了！」

方小雲道：「左叔，我爹……」

左長庚道：「我來追妳回去，就是要告訴妳，掌門師父已答應提前一日爲妳爹袪除身上劇毒了！」

方小雲驚喜的道：「左叔，我實在不忍再看我爹那種淒苦哀號的可憐樣子，能提前一日眞是再好不過！」

沙成山道：「方姑娘，妳爹如果因而治好，也算不幸中大幸了！」

左長庚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道：「姓沙的，我們不喜歡你這幸災樂禍的人！」

沙成山道：「我是嗎？」

方小雲道：「左叔，沙大俠是來幫我們的！」

左長庚冷冷的道：「是嗎？」

沙成山道：「我不說，你們還蒙在鼓裡，方捕頭中的毒事小，其中所包藏的陰謀事大，所以我來了！」

左長庚也是一驚，但他對沙成山有成見，咬咬牙便大步往山上寺中走去！

一行剛剛盤上寺門口，斜刺裡一聲虎吼：「好個王八蛋，你竟敢找來少林寺！」

沙成山不用看就知道是「黑天剛」熊霸天！

一邊，方小雲已擋住熊霸天，道：「熊叔，我們都誤會沙大俠了，他來是幫助我們的！」

熊霸天咬牙叱道：「凶殘成性，殺人如宰雞的『二閻王』沙成山，他會來幫我們甚麼？」

淡淡的，沙成山道：「爲了揭開一樁陰謀，沙成山不得不來！」

熊霸天怒道：「甚麼陰謀？誰有陰謀？」

沙成山道：「何必急在一時？你馬上就知道了！」

方小雲立刻往寺中走！

熊霸天已緩聲道：「小雲，妳爹要入籠了，他要見妳一面，快去！」

方小雲前面匆匆走，沙成山與李魁五二人緊緊的跟在後面，左長庚一言不發的拉着熊霸天，道：「師父也在？」

熊霸天道：「掌門師父親自在指揮，大師兄時而尖叫，時而雙手自打，頭髮被他抓下不少！」

少林寺爲名刹，執武林牛耳，寺內輝煌氣派，莊嚴無比，然而沙成山與李魁五二人那有心情去瞻仰？

一行直到少林寺那個三角形的後院，左面一間大廂房中，祇見八個年輕和尚忙進忙出，好大的蒸籠往廂房中抬，每個蒸籠中央有個斗大的圓孔，一口海大的鐵鍋由四個和尚抬進去，立刻就見一綑綑劈好的木柴往裡面抬！

沙成山與李魁五二人剛走近門邊，裡面傳來一聲：「阿彌陀佛，沙施主大駕光臨敝寺來了！」

從廂房中走出來個老僧，敢情正是智上大師！

沙成山忙上前抱拳，道：「大師，沙成山來得魯莽，尚請大師海涵！」

智上伸手一讓，道：「沙施主請進來見過我們掌門住持！」

沙成山與李魁五走進廂門，祇見一張特設的座椅上正坐了一位白眉紅臉老僧，大紅袈裟，灰色長褲，雙耳垂肩，手上的佛珠粒粒鴿蛋那麼大，寶相莊嚴，威儀凜凜，光景不愧名寺住持！

沙成山走近前去，智上大師已緩緩道：「掌門師兄，此人就是江湖大鏢客沙成山！」

沙成山忙一笑，道：「後學末進，江湖浪子，沙成山見過大師！」

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椅子上的智善大師禮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沙施主英氣內斂，武功超絕，老衲早有所聞，今日眞是幸會！」

沙成山臉色端正的道：「沙成山一介粗人，還望大師多多指教！」

智善大師又看了李魁五一眼，道：「這位施主……」

李魁五忙上前，道：「三江幫總護法李魁五，大師多多指教！」

智善大師淡淡的道：「二位且請稍坐，老衲今將施一種本寺祛毒大法，完了才能陪二位暢談……」

沙成山忙一笑道：「不敢，我們是希望方捕頭在未祛毒之前，先見見他，完了我們立刻走人，不敢多打擾大師等清修！」

智善大師看了智上一眼，深深嘆了一口氣！

智上又看了門口的左、熊二人一眼！

便在這時候，祇見一個年輕赤膊和尚露出賁起的一身肌肉，雙手抱着一堆劈砍的柴薪往一個大灶內塞着，灶內轉眼間出現熊熊大火！

好大一口鐵鍋已裝滿清水，鍋邊尚且又滿滿的注了三大缸清水，幾個年輕力壯大和尚正結隊似的把木柴送進門裏堆向牆邊！

鐵鍋之內開始冒出蒸汽來，八層大蒸籠的第一層已放了上去，祇見這第一層上面鋪的是軟軟的棉被。

第二三層是薄被，第四五層上是布單。

第六層却放着一層藥草。

第七層是在籠中央的圓孔處放了一塊厚木板，光景是要人坐上去的。

第八層祇是一個圓孔，然後便是籠蓋，一邊有一個竹管，沙成山不知道那是要幹甚麼的！

便在這一切都已就緒時候，智善掌門大師低喧佛號：「阿彌陀佛，帶寬厚來吧！」

沙成山與李魁五立刻站起身走向門口！

智上大師低聲的道：「沙施主，時間不多，這項使行大法原是要明日午時立刻施展，就因爲小雲她爹太過痛苦，掌門師兄方決定提前一日，二位有甚麼話，要證明些甚麼，等寬厚人一到便盡快的問！」

沙成山點點頭，道：「在下一定遵照大師吩咐！」

李魁五也同意的道：「絕不敢多躭誤貴寺救人之舉，大師放心！」

突然，遠處一聲尖嘷：「殺了我吧！我……啊！」

沙成山遙望向聲音處，祇見四個壯健和尚正合力扭住一個灰髮披散老者往這裏走來，方小雲緊緊的跟在後面！

方寬厚——是的，這位項城風光二十多年的老捕頭，如今衣衫襤褸，披頭散髮，滿臉血口子，連雙臂也有血印，雙目已是深陷，比之那天在半道上碰上，又見枯瘦不少，那已幾乎是一架枯骨了！

雖然方寬厚已至骨瘦如柴，但他仍然爆發出一股原始野性，連四個大和尚也幾乎控制不了他！

方小雲可憐兮兮的拭淚跟上來！

沙成山緩緩的迎上前去，方寬厚猛的一瞪眼，立刻吼叫道：「沙大俠救救我，沙大俠，我方寬厚不才，無法以你的人頭去換回我需要的藥，但是，沙大俠，你看……看我的可憐模樣，這些能不令人……同……情？」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方老捕頭，我知道這是姓秦的要你這麼做，你沒有達成他們的目的，便斷了你的藥，對吧？」

方捕頭立刻大聲吼道：「不是，不是，我沒有說是秦百年的交代，我沒有啊！」

沙成山看了李魁五一眼，遂又緩緩自懷中取出一包東西，巧妙的攤開在方寬厚的面前，道：「方老捕頭，秦百年可是送給你的這種東西？」

不料方寬厚一看，精神大振，他雙臂力張，甩開四個和尚的緊抓，出手便往沙成山拍去，同時右足旋踢，斜身而上，宛似拚命般的口中厲聲道：「快拿來，我要吃！」

沙成山托着手上毒藥，右掌一招「分花拂柳」，左足斜閃，力阻方寬厚的搶奪！

方寬厚眞的拚上老命了！

狂野無匹奪解藥

沙成山旋身如電，鬼魅似的閃掠到方寬厚的右後方，右手食中二指已點上了方寬厚的肩井穴！

不料方寬厚硬是不讓，反方向的側身便搶，宛似要搶回他即將失去的老命，口中大喝一聲：「沙成山，你……既不把人頭相……贈……難道……還捨不得這點東西？你……行……行好啊！」

方小雲尖聲叫道：「爹……」

沙成山忽然一個反力道勁旋，右臂猛的回收，右肘斜出帶風，「吭叱」一聲，方寬厚一個跟蹌，已倒入兩個大和尚的懷裏！

兩個和尚拚力抓住方寬厚雙肩不放，另外兩個已把方寬厚的雙足抓起來！

廂門口，智上大師道：「抬進來！」

方寬厚已口不擇言的大聲咒罵道：「沙成山，你這凶殘的野種，毫無人性的畜牲，難道一點同情心也沒有了？你雖幾次放過我，方寬厚還是要恨你……恨你……」

沙成山望望李魁五，他的臉色都變了！

是的，如果三江幫幫主也變得像方寬厚一樣，整個三江幫便將落入姓秦的手中，太可怕了！

李魁五咬咬牙，道：「沙大俠，我們走，我幫幫主絕不能服用這種毒藥！」

沙成山道：「不急，且進去看看少林這種祛毒大法的妙處！」

李魁五點點頭，道：「不錯，江湖上祇怕已有不少人已被姓秦的加以控制了！」

點點頭，沙成山道：「至少我已知道『西陲二十四鐵騎』孔二寡婦已上當了！」

二人併肩走進廂房，祇見熊霸天與左長庚二人痛苦的扭曲着臉上肌肉，那熊霸天目中見淚的道：「師兄，你要忍耐着，師父爲你施法祛毒，等到一身乾淨，你又是一個清清白白，不受人制的好人了！」

望着三丈高下的八層蒸籠，方寬厚全身哆嗦，牙齒打顫叮叮響的道：「我……我……這是作了……甚麼孽……」

一邊椅子上坐的掌門大師智善立刻吩咐：「啓籠！」

兩個和尚站在高櫈子上把籠蓋掀開來！

智善對一邊的師弟智上道：「把雪蓮給他服一粒，立刻脫去他的上衣鞋襪放入籠內！」

就在一應該做的剛做好，突見智上出手如風的一指點上方寬厚的眉冲與鳩尾二穴，且自衣袖中取出一個軟木管子塞向方寬厚的口中！

此時，方寬厚已變得祇有一口氣在，四個大和尚立刻把方寬厚抬上頂層！

方寬厚便坐在第七層上，頭在第八層，一根軟木管接在那一層的缺口處，顯然是通空氣地方！

於是蒸籠的蓋子又合上去，從樑上垂下一塊千斤石，那麼巧合的把蒸籠壓上！

兩個年輕和尚已開始猛往鍋下塞柴薪！

智善大師這才緩緩站起身來，對沙成山道：「沙施主，情非得已，眞是慢怠了！」

沙成山抱拳道：「大師說那裏話，沙成山預見武林將有一場浩劫，此番除了趕來證明這件事以外，便是提醒大師，謹加防範，以免遭惡人所乘！」

智善大師一笑，道：「老衲這位俗家弟子中毒的消息傳來，老衲便已覺出事態嚴重了！」

一邊，方小雲目瞪口呆的道：「我爹……我爹會不會被……被蒸死……」

智善大師已走至門口，回頭對幾個和尚吩咐：「後山本寺甘泉泉水煮上十大壺，每半個時辰從那軟木管內灌進去半壺叫他喝下去，十壺水灌完，便馬上來稟告！」

十壺水算算要灌十個時辰，換言之，方寬厚要在蒸籠內蒸上大半天！

李魁五已驚出一身冷汗的道：「沙兄，我們不能再多停留，必須立刻上路！」

點點頭，沙成山道：「我知李兄心情，擔心貴幫當家的上當！」

智善大師也不留二人多坐，他早已聞得智上的話——沙成山曾經兩次與之搏殺，便能霸天一手也是沙成山斬的！

出家人心胸雖然開闊，這時也難免心中疙瘩！

送至前面大雄寶殿前，智善大師低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沙施主李施主好走，此去若確知奸人陰謀，少林寺必戮力相助！」

沙成山重重的道：「大師，但願方捕頭能化險爲夷，早復健康，至於揭穿奸人陰謀，沙成山必全力而爲！」

李魁五已急急的催道：「沙兄，快走！」

二人匆匆奔下那九百九十九級青石台階，立刻從道旁拉出馬！

李魁五已咬牙道：「如果我們當家的也已中了毒，三江幫上千弟兄必不與姓秦的甘休！」

不料沙成山冷冷的道：「李兄，如果你們幫主被人控制，難道你們能把貴幫主罷黜？」

猛一怔，李魁五道：「這個……」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所以我以爲，盡早阻止貴當家服用這種毒物方是正途！」

兩匹馬疾往回程奔，宛似天邊飛掠的兩團雲！

兩天的路程，一天半他們便趕到了方家集！

怒馬在「平安客棧」外停下來，沙成山與李魁五二人便匆匆的走入店內，正迎着丁掌櫃走出來！

沙成山見店內冷清，立刻問道：「人呢？」

李魁五忙着奔進客房院子，急躁的道：「咦，我們那夥人呢？」

有個伙計轉出來，道：「都走了！」

李魁五抓住伙計問：「走多久了！往那兒走？」

那伙計雙腳不沾地，期期艾艾的道：「昨日一大早走的，他們走得十分匆忙！」

「往那裏去了？」

伙計搖搖頭，道：「不知道！」

憤怒的鬆開伙計，李魁五對沙成山道：「沙兄，依你看我們的人會去那裏？」

沙成山半晌未開口，他雙目直視伙計，問道：「除了襄樊來的十多人之外？伙計，你還看到甚麼人？」

伙計仍然搖搖頭，道：「沒有別人……」

突然，一間客房的門拉開來，關天水哈哈笑着走出來，他相當輕鬆的道：「咳，那不是三江幫總護法嗎？你怎會同沙兄一起？」

關天水的突然出現，沙成山猛一瞪眼！

李魁五立刻走上前去戟指關天水道：「好個惡毒的東西，我饒不了你！」一把往關天水抓去！

關天水雙肩閃晃，錯步伸手撫向李魁五腕門，喝道：「李兄，你幹甚麼？」

李魁五閃退半步化開敵人右掌，左掌立刻緊隨左足前躍，快不可言的以一招「老樵指路」點向關天水曲池！

關天水暴閃一步，又喝道：「住手！」

二人各自對拆三招，祇是刹那間的事！

沙成山橫身一攔，道：「李兄稍等！」

沙成山心中想到，關天水找來必定與自己有關，也許就是丘蘭兒的消息！

李魁五閃開三步，憤怒的逼視着關天水，吼道：「好可惡的東西，用那種歹毒的東西坑人！」

關天水指着李魁五問沙成

山，道：「沙兄，李護法怎麼了？見面就動手？」

淡淡的，沙成山道：「那要問你關兄了！」

指着自己鼻子，關天水道：「我？我怎麼了？」

李魁五是個莽漢，立刻開門見山的道：「姓關的，你給我們當家吃的是甚麼藥？」

仰天一聲哈哈，關天水道：「壯陽提神妙藥，助功補髓靈丹，這還用問？」

李魁五大怒，罵道：「放你娘的屁，完全是害人的毒物，你以爲我不知？」

一邊，沙成山冷冷的觀察着關天水的舉止！

誆騙鏢客去上當

一笑，關天水道：「害人毒物？誰說的？」

李魁五怒道：「我問你，姓關的，你們給方寬厚吃的是甚麼藥？」

關天水仰天一聲大笑，道：「我道是甚麼，原來你們說那方寬厚，不錯，初時姓方的服的也是助功靈丹，後來我們發現姓方的有不利我虎躍山莊的行爲，在最後一次送給他的藥中動了小小一點手脚，如此而已！」

沙成山怔住了！

便李魁五也怔住了！

關天水得意的一笑，道：「今日便在二位面前關某把事情說個明白！」

李魁五道：「你最好把事情說清楚！」

沙成山指着自己住的房間，道：「二位，且到我住的房間細說，如何？」

三個人相繼走進房子裏，伙計立刻去弄吃的，沙成山道：「關兄，希望你能說得我二人點頭！」

關天水道：「放心，我完全是大實話！」

他一頓又道：「各位應該知道我師父抄送的『百竅神功秘笈』，雖然半部，但足以助長各人的功力，分送的藥也是極爲貴重的上好配藥！」

他重重的看了沙、李二人一眼又道：「當然，我們不能白白相贈，多少也得有所回報！」

李魁五沉聲道：「回報甚麼？」

關天水道：「我輩江湖中人，應知受人點滴當報以泉湧的道理，譬如貴幫趕往遼北替我師父出氣，去懲罰黑龍堡，就是一項最佳的回報！」

李魁五跳起來，吼道：「姓關的，你說甚麼？」

關天水淡淡的道：「我說貴幫主爲了答謝我師父，親率屬下去給哈克剛父子教訓去了！」

李魁五沉聲道：「昨日一早走的？」

點點頭，關天水道：「不錯！」

李魁五眞的迷惘了！

他知道幫主對那種藥物初嚐之後的喜悅感受，如果眞是姓關的所言，祇是又在藥中放了另一種毒藥，自己便魯莽了！

迷惑的望向沙成山，李魁五道：「沙兄，可願隨在下走一趟遼北？」

沙成山尚未開口，關天水已撫掌笑道：「最好不過，因爲沙兄曾經去過黑龍堡，老馬識途！」

沙成山暗中挫挫牙，思忖：這姓關的眞狡猾，泥鰍抓住又被他溜走了！

冷冷的，沙成山道：「還以爲關兄趕來傳遞我妻丘蘭兒的消息，倒令沙某失望了！」

關天水道：「不必失望，確切的消息就要到了！」

沙成山一緊雙目，道：「幾時可到？」

關天水十分愼重的搬動指頭，道：「不出七日，必有正確消息！」

沙成山道：「好，我就在此等上七日！」

關天水搖搖頭，道：「不，你不能在此地等！」

一楞，沙成山道：「爲甚麼？」

關天水道：「我們爲你打探消息，可沒有索你任何代價，不像你，一次買賣就上萬兩銀子！」

沙成山道：「你的意思……」

關天水道：「沙兄閒着也閒着，何不一同去遼北黑龍堡一趟！」

沙成山臉色一寒，道：「關兄別忘了，你們應該告訴我丘蘭兒母子二人的消息！」

一笑，關天水道：「當然知道，也是沙兄的附帶條件，但沙兄不要忘了，所謂附帶條件不一定必須實踐，何況我們仍在費盡心機的打探？難道沙兄就不該稍做回報？」

沙成山怔怔的看了李魁五一眼！

李魁五咬咬牙，道：「沙兄，

你就再去一趟遼北，回來之後，李某做爲見證，一定要姓關的說出丘姑娘下落！」

沙成山重重的道：「好，我就再去一趟遼北，不過，姓關的，我如果發現你在耍我，你該知道後果是甚麼！」

又是一聲哈哈，關天水道：「沙兄放心，關某就在這家客棧等消息，絕不離開，切盼你們高唱凱歌了，哈……」

就在沙成山的房間內，關天水與李魁五、沙成山三人聊天把酒言歡的吃了一頓，李魁五心繫三江幫，便立刻與沙成山二人騎馬往北奔去！

關天水站在「平安客棧」門口，他捋着鬍子嘿嘿笑——無聲的笑，也是冷冷的笑，如果有人仔細看，一定會打哆嗦，因爲關天水的雙目中含着一縷殘酷的冷芒！

＊　＊　＊

初夏的暖風吹刮着這片大草原，也吹刮得那道蒼龍般的山坡上樹枝兒呻吟般嘩啦響，連那附近的一條河中的河水也被刮得宛似要倒流了！

天上的雲兒移動得快，快得地上面的兩座堡樓子也似在移動！

堡內的人們，有不少往外走，他們背着砍刀，繞着這座靠山坡的城堡往四週巡邏，一個個臉色凝重，幾十個人竟然沒有一個開口說話！

一隊巡邏的黑色勁裝大漢一律斜背砍刀，腰帶上插着牛耳尖刀，神色冷漠，顯示出一片肅煞凜冽之氣！

是的，這兒便是遼北黑龍堡！

自從黑龍堡堡主「托塔黑龍」帶傷回來之後，半個多月來，遼北地面上一陣緊張，尤其是黑龍堡附近，爲了怕龍騰山莊的人前來報復，早已加派巡哨，嚴加防備！

此刻，赤紅的太陽已消失在黑龍坡後面，從山溪的荒林子裏，緩緩走出個老太婆，老太婆的身後面六名女子緊緊的跟着！

這些女子俱都是一身緊身紫衣衫，手握蛇尾尖刀，老太婆的身邊祇有一個清瘦青年，劍眉膽鼻，神采飛揚，手中也握着一柄蛇尾鋼刀！

就在一排密林邊，老太婆道：「郎兒，快去通知譚副門主，準備進攻黑龍堡！」

那青年應了一聲，立刻往後面密林中走去！

便在這時候，遠處傳來一聲低語，道：「門主，兄弟們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進攻！」

語聲甫落，密林中走出一個中年壯漢，這人一身白衣，手中拎着一把特號蛇尾刀！

老太婆立刻沉聲道：「我已叫郎兒通知你去了，譚副門主，你倒是來了！」

老太婆原來竟是「無憂婆婆」花滿天，她口中的譚副門主正是無憂門二當家譚立人！

蛇行虎步的來到花滿天身邊，譚立人低聲道：「門主，從地形上看，應分成雙線夾擊！」

花滿天道：「何謂雙線攻擊？」

譚立人指着河對岸的黑龍堡，道：「門主請看，黑龍堡的後山已光禿一片，似是被火燒的，我率一部份人從那面攻，門主則率另一批從正面攻，兩下挾擊，哈克剛必定手忙脚亂！」

花滿天點點頭，旋即又問道：「關天水說會有另一批人來支援，怎麼到現在還未見到？」

譚立人道：「門主，我們祇是基於道義，給黑龍堡小小的懲罰，能攻則攻入堡內，否則立刻退走，祇要在秦百年面前有個交代就好！」

花滿天看着那年輕人走來，滿臉笑意的道：「秦百年對我們仁至義盡，他不但以半部『百竅神功秘笈』治好郎兒雙腿，且送來助功力的靈藥，二當家你看，郎兒多麼有精神！」

譚立人道：「武林老爺之譽果然，我們替他辦這點小事也是應該的。」

花滿天道：「好，二當家親率四位護法使者加上一百五十名弟兄從山後繞過去，二更以前往堡內殺，我率六使女四護法與另一半弟兄正面攻，記住，如果攻入堡內，便以放火爲號！」

於是，譚立人又匆匆的掩入一片密林中走了！

就在譚立人走後，花滿天重重的回頭，道：「齊大元！」

附近粗聲低應道：「門主請吩咐！」

花滿天道：「你們八人分四人跟二當家去！」

附近未見人，但傳來聲音，道：「回門主的話，留下來的四位是戈幹、成林、江水生與林大木四人，屬下與另外三位即刻向二

當家報到！」

林中傳來悉嗦聲漸去漸遠！

一盞熱茶工夫，花滿天手擧「毒蛇金杖」，一聲吼叫，道：「兄弟們，進攻開始，給我衝！」

跟在花滿天身邊的兒子花郎青瘦的臉孔上掠過一抹血腥的興奮，他右臂高擧，猛然落下：「殺！」

就在他的喊殺聲中，抖然間從林子裏冒出大片身穿白衣粗漢，這些人一應百呼，震天的喊殺聲焦雷也似的驀然爆起！

一百五六十名大漢便一窩蜂似的往那座石橋撲過去，雪亮的蛇尾尖刀，在淡淡的月色裏，宛如千百道寒芒激射迸濺，端的厲烈而凶狠！

花滿天十分滿意的對身邊六名侍女與兒子花郎道：「我們走吧！」

她「吧」字出口，便展開身法一陣風似的已跑在衆人的前面，當先往石橋撲去！

石橋上面原已加派四人，此時八名大漢抱刀分兩邊把守！

忽見遠處林子裏冒出一片白影，風捲殘雲似的吶喊着殺過來，八個人忙揮刀迎上去，正遇上花滿天與六名侍女！

花滿天的侍女個個武功高絕，都是她一手調教出來的，說是侍兒，實則就是她的徒兒！

原來花滿天共有八侍兒，有兩名在盜寶之後被方寬厚率領項城衙門的捕快追到山上，遇上沙成山才救了方寬厚，花滿天的兩個侍兒便死在沙成山之手！

此刻，八個守橋大漢豈是花滿天等人對手，照上面便被砍倒三個，另一人被花郎踢落河裏！

守橋的另四人一看敵人來勢過猛，立刻抱刀回頭便跑，口中大吼道：「快鳴鑼呀，敵人殺過來了！」

四個大漢衝進堡門，半尺厚的包鐵大堡門便立刻關上，堡內傳來一片急驟的鳴鑼聲，人馬奔跑呼吼聲，於是，堡牆上面出現了一批手持火把的黑衣壯漢！

「無憂婆婆」花滿天已站在石橋一端不遠處，她手中揮舞着毒蛇金杖，狂叫道：「殺！往堡牆上面撲呀！」

就在一輪衝殺中，忽見高大的堡樓上面一陣嘩郎郎鐵鍊響聲，一根五丈長水桶粗的木條，呼通一聲便砸下來，十幾名往堡內衝撞的白衣大漢閃避不及，被砸得血肉模糊！（未完・四十二）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偉生・圖



宮如玉喝令他們把噴筒放下。

上文提要： 南振岳與艾如瑗受到黃家堡黃承業兄弟的熱情招待，並把其娘親安頓在蘭渚精舍……宮如玉如期趕到，但她說並沒派人用車接載他們，正在詢問開門的黃老福時，發現有敵踪……宮如玉告訴南振岳，她制住其母的穴道是用「震穴法」，因不懂解穴，故回去問總護法，正欲解穴，却發現夫人已被人掉了包黃氏兄弟帶着手上拿着化血噴筒童子進來……

宮如玉柳眉一挑，哼道：「饒命？話倒說得容易，你們先說說，究竟是誰的主使？」

黃承業道：「大姑……娘……這不關屬下的事。」

宮如玉道：「我知道，你們又不是吃了豹子膽，自然有撐腰的人。」

後窗「砰」然，無風自開，有人接口道：「大姑娘，妳總該知道，這不是逞強的時候！」

那是黃家堡的老僕人黃老福，他從窗外探進頭來，手上也拿着一個鐵筒，對準着宮如玉後心！宮如玉迅速轉過身去，手上一帶，把黃承業擋在身前，側目冷哼道：「還不叫他們把三管噴筒放下來，聽我發落？」

手上一緊，黃承業已是殺豬般叫了起來。

他眼看自己和兄弟全已落在人家手裡，自然保命要緊，這就大聲叫道：「老福、劍童、硯童你們就把東西丟下吧！」

劍童、硯童早已驚駭失色，他們一左一右站在門邊，不知如何是好，聞言正待把手中噴筒丟棄！

黃老福突然喝道：「劍童、硯童，且慢，你們難道忘了我方才關照你們的話麼？」

劍硯二童果然又把噴筒舉起來。

宮如玉目光一閃，哼道：「怎麼？他們不聽你的？」

黃承業急叫道：「老福……」

黃老福陰笑道：「宮如玉，妳想錯了，主持今晚行動的，可不是他們兄弟兩個。」

宮如玉道：「是你？」

黃老福道：「妳想不到吧？」

他得意的乾笑了兩聲，接着說道：「小老兒要奉勸大姑娘一句，一錯不可再錯，要是肯合作的話，就把五姑娘和這姓南的小子一起拏下，還可將功贖罪，否則小老兒奉有密令，格殺勿論，你總該知道這東西的威力，你們還在射程之內。」

黃承業臉色變了。

穴道被制的黃承斌也變了臉色！

宮如玉心頭同樣起了一陣顫慄！

奉密令要殺三人

這已經十分明顯，他口中的「密令」，不是出於師父，便是出於總護法，除了這兩人，誰敢作主，一舉格殺自己和艾如瑗兩人。

南振岳手仗長劍，當門而立，他有把握一劍劈倒兩個童子，但黃老福距離太遠了，實在不敢冒險。

他此刻縱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自己母親還落在人家手中，怎敢輕舉妄動？不覺怒聲道：「你們把我母親藏到那裡去了？」

黃老福陰笑道：「這個你祇管放心，宮主要的人，誰也不敢怠慢她。」

艾如瑗臉色發白，她趁黃老福沒注意她，已經偷偷由懷中取出白眉針筒，突然揚手道：「黃老福，你瞧瞧我手中是甚麼？」

黃老福哼道：「五姑娘手上自然是白眉針了，但五姑娘也該知道，妳按動機簧之時，小老兒也會按動機簧。五姑娘射殺的祇是小老兒一個，小老兒噴筒橫及數丈，妳們一個也別想倖免。」

艾如瑗洩了氣，她祇覺自己手腕一軟，白眉針筒幾乎墮地。

黃承業眼見祇要宮如玉等三人不肯束手就縛，自己兄弟就得玉石俱焚，心頭既驚又怒，大聲喝道：「老福，難道連我也不顧了？」

黃老福冷冷的道：「大姑娘他們不肯束手就縛，小老兒有甚麼辦法？」

黃承業嘶聲道：「老福，你是我要你守在窗外的。」

黃老福道：「不錯，小老兒是奉莊主之命，守在窗外，連這東西，也是你大莊主交給我。」

黃承業臉色稍爲一鬆，道：「那你怎麼不顧我兄弟兩人？」

黃老福笑了笑道：「大莊主，你也糊塗了，小老兒方才不是已經說過，我奉有密令，今晚最重要的是人犯，是大姑娘、五姑娘，和這姓南的小子，連大姑娘

他都可以格殺勿論，兩位莊主自然……」

「呃……」他話聲未落，突然「呃」了一聲，不再說話！

不！「噗通」一聲，朝後倒去！

室內之人，全都怔得一怔！

宮如玉神色安詳，紅菱似的嘴角上不禁露出一絲冷峻的笑容，回頭朝黃承業道：「你現在可以吩咐他們，丟下噴筒了！」

黃老福的突然倒下，情勢顯然起了轉變，黃承業也有一線生機，急忙瞪目喝道：「大姑娘的吩咐，你們聽到了沒有！還不快丟下噴筒？」

劍、硯二童那敢倔強，依言丟下噴筒！

宮如玉道：「五妹，過去點了他們的穴道。」

艾如瑗俯身撿起兩支鐵筒，隨手點了兩人穴道。

窗口，刷的一聲，飛進一條人影，但那人才一落地上，腳下顯得踉蹌不穩。

宮如玉一鬆手，放開黃承業，伸手扶住來人，急急問道：「甘嬤嬤，你怎麼了？」

「啊！是甘嬤嬤！」

艾如瑗也急忙奔了過去。

來人是個滿頭白髮的老嫗，她正是宮如玉的奶媽甘嬤嬤！她伸手出來，握住了宮如玉的手，睜着雙目，全身顫動，不住的喘息。

敢情她身負重傷，方才又全力一擊，撲殺黃老福，以致眞氣岔散！

此刻似是連舌頭都已僵硬了，張口很想說話，但除了喘氣之外，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宮如玉一看情形不對，忙道：「甘嬤嬤，快不要說話！」

舉起右掌，迅速按在甘嬤嬤背後「靈台」穴上。

甘嬤嬤直待宮如玉右掌按上背心，才張嘴吐出一口濃重的黑血，精神頓時好了許多，右手顫巍巍探入懷中，摸出半支赤玉簫，遞到宮如玉手上，抬目道：「孩子趕快走……記住，你姓崔……不是……宮……」

突然一陣痙攣，雙目一閉，向地上坐去！

宮如玉心頭一急，輕喊道：「甘嬤嬤，甘嬤嬤……」

她眼中忍不住流下兩行晶瑩淚水，緩緩放下甘嬤嬤的屍體，低頭朝地上看去，祇見甘嬤嬤吐出的一口血中，帶着很多細碎的內臟，不禁悚然一驚，呆呆的道：「內臟全碎，這是傷在九轉掌之下的，玄陰九轉掌，難道是師父……」

她望着手中半支赤玉斷簫，不知甘嬤嬤底下還有甚麼話沒有說出來，那該是極重要的話了。

艾如瑗抬頭道：「大姊，甘嬤嬤已經死了？她說妳姓崔……」

黃承業雖被宮如玉鬆開了手，他此刻那裡敢逃？祇是楞楞的站在一邊，此刻忽然插口道：「赤玉簫，這是洛陽崔家之物。」

宮如玉橫目問道：「你認識此簫？」

黃承業忙道：「江湖傳誦的『岳家劍法崔家簫』，崔家以赤玉簫馳名武林，屬下自然認識……」

宮如玉默不作聲的把半支斷簫往懷中一塞，目光閃動，問道：「你們今晚行動，可是逍遙宮下的諭令？」

黃承業連連躬身道：「大姑娘明鑒，屬下就是有天大膽子，也不敢對大姑娘有不敬舉動，這是三天前就傳下來的金令……」

宮如玉冷冷道：「我不問你這麼多，你們把岳夫人藏在那裡了？」

黃承業道：「就是那天送五姑娘她們來的車子，把岳夫人接走了。」

南振岳道：「走了多少時間？」

黃承業道：「就是大姑娘來的時候。」

南振岳道：「我這就追去，還來得及。」

話聲一落，急急轉身，朝外就走。

宮如玉道：「且慢！」

南振岳道：「姑娘……」

宮如玉道：「沒有我領路，你是追不上的，我們一起去吧！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說到這裏，突然回過頭去，朝黃承業道：「你替我留在這裡吧！」

黃承業臉如土色，後退道：「大姑娘高……」

他想說「高抬貴手」，但話聲還未出口，宮如玉反手一掌，輕飄飄的拍在他肩頭，嬌笑道：「我不會親手殺你，但你也莫想我輕易饒恕了你。」

黃氏兄弟、劍硯二童全被了穴道，像木偶般站在那裏。

宮如玉冷峻地望了他們一眼，回頭道：「我們走吧！」

三人離開蘭渚精舍，奔過九曲橋，宮如玉突然站定身子，含淚道：「甘嬤嬤，你安息吧！」

探懷取出一顆雞蛋大小的東西，抖手朝蘭渚精舍投去。

艾如瑗奇道：「大姊，這是甚麼？」

宮如玉道：「這是火千里的硫磺彈，那天沒用在茯林嶺，倒在這裏用上了。」

話聲未落，祇聽隔岸「轟」的一聲，黑夜中，但見藍光一閃，一座精緻豪華的蘭渚精舍，登時火光衝天，熊熊燒燃了起來。

南振岳瞧得暗暗一凜，心想：「黃氏兄弟和兩個青衣童子，穴道受制，這一來豈不活活燒死了？這女人手段當眞毒辣得很。」

宮如玉轉過身子，低喝一聲：「走！」

「走？」暗影突然也響起一聲低沉的「走」。

宮如玉身子驀然一震，一手拉住艾如瑗臂膀，朝後疾退了兩步。

南振岳一手按劍，目中稜威閃射，凝注着七八丈外的一片樹林暗影，喝道：「甚麼人？」

宮如玉輕聲道：「來的是總護法。」

暗影中，像鬼魅一般，飄然走出一個寬袍大袖，頭戴道帽，頦留山羊鬍的灰衣道人，赫然正是天山一魔。

他敢情仍以洪山道士自居，不然那會這般裝束？祇見他脚下不動，人却冉冉飄近，好像是離地而行，一手撚着山羊鬍子，大聲笑道：「還是大丫頭耳朵靈，一下就聽出是我來了。」

宮如玉當眞是豁出去的，臉上絲毫沒有懼色，欠身道：「總護法在此時此地出現，自然是爲晚輩來的了？」

開門見山，問得倒乾脆！

天山一魔倒是被她問得一怔，不自然的笑了笑，哼道：「如玉，你這孩子也太任性了，怎會做出這等糊塗事來。」

裝得眞像，居然一派長輩口吻！

宮如玉道：「晚輩做了甚麼糊塗事來？」

天山一魔皺皺眉道：「大丫頭，在老夫面前，妳也用不着隱瞞了。」

宮如玉道：「晚輩並沒隱瞞。」

天山一魔道：「妳向老夫學去的解穴手法，可是想替岳夫人施救？」

宮如玉道：「總護法已經知道了，何用再問？」

天山一魔搖搖頭道：「這就是你的糊塗之處，你怎好如此任性妄爲，不計後果？妳這是爲了甚麼？」

「爲了甚麼」這句話當眞問到宮如玉心裏去了！

她不禁呆了一呆，臉上流露出一絲痛苦迷惘之色，但終於毅然搖頭道：「晚輩不爲甚麼。」

話聲出口，忽然若有所悟，抬目道：「我明白了！」

天山一魔道：「妳明白就好。」

宮如玉突然冷笑道：「晚輩縱然從總護法那裏學來了解穴之法，祇怕也解不開岳夫人被『震穴手法』封閉的經穴。」

震穴容易解穴難

天山一魔呵呵大笑，道：「不錯，震穴容易解穴難，老夫傳你的祇是疏通經絡之法，可收一時之效，難療震穴之傷。」

宮如玉哼道：「薑是老的辣，我總算認識總護法的手段了！」

天山一魔臉上一紅，勉强笑道：「大丫頭，妳這就說錯了。」

宮如玉道：「我說錯了麼？總護法一面假意傳我解穴手法，一面却向師傅告密，我沒說錯吧？」

天山一魔乾笑道：「這就不對了，大丫頭，妳知道老夫傳妳解穴之法，乃是出於妳師傅授意的麼？」

宮如玉微微一震，目露詫異，道：「師傅早就知道了？」

天山一魔道：「所以老夫說妳糊塗，妳總該知道，妳的行動，早已有人注意了。」

宮如玉面露殺機，雙目寒光一閃，問道：「這人是誰？」

天山一魔道：「自然是向你師傅告密的人了。」

宮如玉冷哼道：「總護法縱然不肯說出，我也查得出來。」

天山一魔微微搖頭，道：「孩子，妳可知道，這是背師叛教的行爲？」

宮如玉道：「我既沒有背師，也沒有叛教，我可不怕。」

天山一魔微微太息道：「好倔强的孩子！」

宮如玉目光一轉，道：「總護法親自趕來，可是要把我擒回山去？」

天山一魔道：「大丫頭，老夫先一步趕來，是要問問清楚，目

前你師傅正在盛怒之下，老夫也無法相勸，祇要你說得出理由，老夫自會替你擔當。」

「先一步趕來」，是趕在甚麼人之先？

宮如玉心頭暗暗一震，搖頭道：「我沒有理由，我這樣做，但求心之所安。」

「心之所安？」天山一魔目光注視着宮如玉，問道：「妳心裏有何不安？唔！這就是理由，妳說出來讓老夫聽聽看？」

宮如玉略微遲疑了一下，她看看自己左邊按劍而立的南振岳，再看看右邊艾如瑗，抬頭答道：「五妹和我一起長大的，她被師傅廢去武功，一個人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爲了她，我決心……」

決心甚麼？她要說「決心犧牲自己」，這是爲情犧牲；但她沒說出來，就改口了！

「我……才想到替岳夫人療傷，我事先不敢告訴師傅，但我準備回去再向他老人家領罪的……」

艾如瑗聽到這裏，忍不住一下撲到宮如玉肩頭，流淚道：「大姊……」

宮如玉依然繼續說道：「但事情全出我意料之外，我被蒙着頭，墮入圈套之中，按上我背師叛教的罪名，今天縱然師傅來了，我也不怕。」

天山一魔陰森的目光掠過南振岳、艾如瑗兩人，點點頭道：「任性，太任性了！這理由縱然牽强，也還說得過去……但妳何以又叫甘嬤嬤潛入宮主密室，這……又該作何解釋說？」

這老魔頭明明是在套問宮如玉的口供，但說來却是絲毫不着痕迹！

宮如玉心頭又是一震，吃驚道：「甘嬤嬤私入師傅密室？」

師傅的密室是不准任何人進去的，連自己五個姊妹都不例外，甘嬤嬤何以要冒此大險？

驀然她想起懷中半支赤玉斷簫，和甘嬤嬤臨終時說的自己是姓崔的話來！

莫非其中還有甚麼隱秘？

天山一魔瞧着她驚奇神色，陰森笑道：「那妳是眞的不知道了？」

宮如玉還沒答話！

天山一魔又道：「也好，妳跟老夫回去，向師傅稟明經過，宮主面前，老夫保你沒事，唔，還有他們兩個，也跟老夫走吧！老夫也同樣保證你們的安全。」

說得眞好聽，這不就是達成目的，把人都帶回去了麼？

宮如玉毅然道：「我跟總護法回去，他們的事，我不能作主。」

這話已經暗示南振岳、艾如瑗兩人不可跟去了。

艾如瑗叫道：「大姊……」

她自然知道，太陰宮的門規極嚴，大姊這一回去，絕難獲得師傅饒恕，不由心頭大急。

宮如玉回頭笑道：「五妹，我祇有向師傅訴說，請求她老人家寬恕的一條路可走，不然，茫茫江湖，當眞成了……」

她笑得好不凄涼，該是說「當眞成了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人了。」，但說到這裏，口氣一頓，低聲道：「背師叛教的人了。」

天山一魔陰森目光望着南振岳道：「徒兒，你也走吧！」

南振岳嗔目喝道：「住口！誰是你的徒兒？」

天山一魔佛然道：「你當眞不認爲師了？」

南振岳長劍一指，怒喝道：「天山一魔，你一再假冒我師傅，到底是何居心？」

天山一魔詭笑道：「你是聽三眼老妖說的？這老妖的話豈能相信？」

南振岳冷冷的道：「你總該知道，那天閉目僵屍是如何退走的？」

天山一魔聽他說出「閉目僵屍」四字，身軀不禁微微一震，陰笑道：「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南振岳朗笑道：「告訴你，閉目僵屍就是被師傅嚇走的。」

當然，這一點，閉目僵屍回去，自也不會跟天山一魔提起的。

天山一魔聽得悚然一驚，接着呵呵大笑，道：「老夫就是洪山道士，除非你小子不是洪山道士的徒弟……哈哈，你不認我這師傅，也就算了，但你總不能連母親也不要吧？」

南振岳心頭狂震，暗想：「天山一魔此來，自然是和劫持母親有關，他尚在此地，母親自然也不會被運送出去了。」

心念一轉，不由大喝道：「天山一魔，我母親現在何處？可是你劫擄去的？」

天山一魔陰惻惻笑道：「老夫已經派人護送令堂回山，老夫可以保證，一路平安無事。」

南振岳滿臉憤怒，大喝一聲道：「好老賊，南某今晚先誅了

你，再找桃花女去！」

手腕一抬，巨闕劍立時幻起一片光芒，直向天山一魔撲了過去。

天山一魔沒想到他出手如此之快，祇覺一道森森劍氣疾射而來！

他自是識貨之人，看出南振岳手上是柄削鐵如泥的利刃，同時也看出南振岳這出手一劍蓄勢已久，幾乎已把全身眞氣運集在劍上，更增加了他揮劍一擊的威勢。

心頭不覺凜然一震，暗想：「這小子，輕輕年紀，竟有這等上乘武功！」

他隨着南振岳縱身發劍的同時，右掌向前一推，拍出一股强猛絕倫的暗勁，朝前撞去，身子却飄然離地，向後退出去。

南振岳吃天山一魔推出一掌的强猛暗勁一擋，疾向前衝之勢緩了一緩。

天山一魔已經站在一丈開外，搖手道：「老夫不和你動手，你再仔細想想，可隨老夫回山？」

就在此時，祇聽空中飄來一個清脆女子聲音，說道：「不用了！」

這聲音宛如劃空流星，來得好快！

第一個字，還在遙遠之處，第二個字，已到了十幾丈外，第三個字出口，人已經站在眼前。

南振岳心頭不期大震，這清脆聲音，他記憶猶新，正是那個祇聞其聲，故作神秘的太陰宮主桃花女的口音！

花林前面，暗淡的月影之下，此刻已經多了一個幽靈似的人影，臉垂黑紗，身穿玄色衣裙的苗條黑影！

遠遠望去，夜風吹着她微微飄動的衣帶，像是弱不禁風的女鬼，使人感到刹那之間，空氣似乎凝結住了，心頭不期而然升起一絲恐怖陰影！

艾如瑗臉色發白，身不由主的朝南振岳身旁躲去，顫聲道：「是……師傅……來了！」

南振岳仗劍凜立，回頭道：「別怕！」

天山一魔呵呵一笑，轉身拱手道：「宮主眞的趕來了，這點小事，其實何用勞動宮主玉駕？」

桃花女輕「嗯」一聲，道：「這還是小事麼，連我一手調教出來的小丫頭還沒出道呢，就敢心生背叛，我還能做甚麼事？」

她說來又嬌又脆，但却冷得有如堅冰！

艾如瑗心中雖然害怕，但此刻怕也沒用了，祇好木然躲立在南振岳身後，故作不見。

宮如玉却恭敬的躬下身去，口中叫了聲：「師傅。」

桃花女一雙亮晶晶眼神透過面紗落在宮如玉的臉上，輕哼道：「不要再叫我師傅了！」

聲音依然那麼嬌柔！

宮如玉俛首道：「師傅……弟子知罪了。」

桃花女緩緩說道：「我不是你的師傅，我是你的仇人。」

宮如玉眼眶中已經有了淚水，顫聲道：「弟子縱然向總護法學了解穴手法，趕來替岳夫人療傷，但弟子並沒有背叛師傅之心。」

桃花女輕笑道：「我不是說妳這個。」

艾如瑗突然之間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抬頭道：「大姊是爲了我，師傅要殺就殺我吧！」

桃花女冷冷的道：「妳們姊妹倒是很有義氣，妳不是已經不認我這個師傅了麼？妳私自逃出桃花源，背叛太陰宮，我自然要把妳擒回去，清理門戶，不然我還能在江湖上開宗立派嗎？這時候，我在和如玉說話，妳不准插嘴。」

她眞有一派教主的威勢，說來雖然平淡，却教人不敢違抗她！

艾如瑗一股衝動的勇氣，經她幾句話，說得心頭惴惴，像洩了氣的皮球，果然不敢多說。

桃花女目光一抬，繼續朝宮如玉道：「妳總看清楚了，甘嬤嬤是如何死的？」

宮如玉身子一震，抬頭道：「她是死在師傅九轉掌下的。」

桃花女柔聲道：「記住，不要再叫我師傅！不錯，甘嬤嬤正是死在我九轉掌下的，她擅自進入我密室，被我九轉掌所傷，照說中了九轉掌，是活不到今天的，這是我爲了讓她完成心願，見妳一面，才點了她心脈，讓她多活兩天，妳知道這是爲了甚麼？」

宮如玉越聽越覺心寒，搖搖頭道：「弟子不知道。」

桃花女輕輕嘆了口氣道：「妳眞是白白跟我多年，連這點都想不到，甘嬤嬤甘冒生命危險，自然已經把半支赤玉簫交給妳了，妳不會取出來瞧瞧？」

宮如玉心頭疑念重重，果然自懷裏取出赤玉簫來，但半支斷

簫，再看也是半支斷簫，不知師傳要她看些甚麼？

南振岳心急母親安危，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早想衝出去問問她，祇是，此刻眼看桃花女話題忽然轉到赤玉簫上，好像另外還有事故，祇得隱忍不動。

桃花女嬌脆的聲音又道：「妳瞧出來了嗎？這簫是如何折斷的？」

宮如玉心頭又是一凜，怔怔道：「是被九轉掌劈斷的？」

桃花女脆笑道：「對了，洛陽崔家的赤玉簫，是他們傳了幾代的成名兵器，堅逾精鋼，不受刀劍斫劈，普天之下，自然祇有九轉掌能把它震斷，妳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宮如玉想起甘嬤嬤說的，自己姓崔，再聽師傅的口氣，心頭已經明白了一半，但覺從心底起了一陣顫慄，一個人幾乎要當場昏倒！

桃花女目光何等銳利，陰笑了一聲道：「妳現在明白了吧！我不在乎多一個仇人，才讓甘嬤嬤追上妳……」

宮如玉淚流滿臉，激動的道：「妳……」

桃花女輕笑道：「是啊！妳是崔器之的女兒，崔器之就是死在我九轉掌下的。」

她居然認直不諱，說出自己是殺死人家父親的兇手，寧非怪事？

宮如玉突然收起半支赤玉簫，拭乾淚水，朝桃花女跪了下去，恭恭敬敬拜了四拜，口中說道：「弟子蒙師傅扶養、授藝，請受弟子一拜。」

這一舉動來得兀突！

兩條路供你選擇

桃花女身子一動也不動，受了她四拜，笑道：「很好，從現在起，妳就不再是太陰宮的門下了。」

南振岳瞧得暗暗哦了一聲，心想：「宮如玉此舉，敢情是拜謝師恩，從此脫離太陰宮之意。」

果然宮如玉盈盈站起，轉身就走！

「站住！」桃花女輕喝了聲。

宮如玉突然回過身來，臉上一無表情，冷冷道：「妳想斬草除根了？」

南振岳瞧得一驚，忖道：「此女當眞厲害，這一瞬之間，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似的！」

桃花女脆笑道：「妳想走了，是麼？父仇不共戴天，難道妳不要替死去的父母報仇了？」

說的好聽，這話明明不肯放過她了！

宮如玉目光怨毒，冷冷道：「我不是妳的敵手，妳要殺就殺吧！」

桃花女依然柔聲笑道：「我要殺妳，還容妳活到現在麼？」

宮如玉突然也格的笑出聲來，道：「妳不殺我，將來我也會殺妳的！」

南振岳祇覺心頭一寒，她這時候還笑得出來？

艾如瑗低聲的道：「大姐變了！」

桃花女微微一笑道：「這一點，不用妳說，我也知道，我答應放妳，自然不會殺妳，但妳也該有個交代。」

她們都在笑着說話，焉知在笑聲裏面，隱藏着兇機？

宮如玉身子一震，點點頭道：「我知道，就是爲了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桃花女嬌笑道：「這就對了，妳既然已經不是太陰宮門下的人，自然不應該知道太陰宮的事了。」

她說話之時，森森目光，同時從艾如瑗臉上掠過。

艾如瑗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

宮如玉似已知道她話中之意，全身都在微微顫抖，冷笑道：「妳有條件？」

桃花女冷哂道：「這不是條件，說實在，今晚祇有兩條路容妳選擇。」

宮如玉道：「請說。」

桃花女道：「第一條路，妳離開此地之後，要口不能言，手不能寫，以免洩漏本宮機密。」

說到最後一句，口氣突轉嚴厲。

南振岳心頭暗暗一驚，忖道：「這魔頭當眞惡毒，她說的口不能言，那是割去舌頭，手不能寫，是要挑斷筋絡廢去雙腕，這麼一來，不是成了殘廢之人？」

宮如玉似乎絲毫不覺如何，冷冷的道：「第二條路呢？」

桃花女笑了笑道：「我知道妳不會選擇第一條路的，所以我今晚必須親自趕來。」

南振岳又想：「第一條路，這般毒辣，第二條路自然也好不到那裏，不知她還有甚麼更惡毒的主意？」

桃花女兩道從黑紗中透射出來的眼神徐徐掠過宮如玉、南振岳、艾如瑗三人，柔聲道：「這是我給妳們一個機會，當然也是我的機會。」

她語氣微頓，接着說道：「你們三個人當中，兩個和我有仇，一個是我要擒回去的叛師之徒，湊合在一起，正好和我賭上一賭。」

宮如玉道：「這就是第二條路？」

桃花女道：「我還沒有說完呢，我的意思，就是讓你們聯手合擊，能夠勝了我，自然連仇也報了，那就不用說了，妳們如果自知不敵，祇要能在我手下逃出百步，我就不再追究既往，總護法，你說，我這第二條路，算不算公平？」

她終於說出來，那就是說，她今晚的來意，是要把三人一舉殲滅，永杜後患！

天山一魔始終沒有插口，這時連聲陰笑道：「公平，公平，宮主這第二條路，眞是寬大爲懷，最公平也沒有了！」

「站住！」

這一聲大喝，聲音鏗鏘，震人耳鼓！

方才桃花女祇是平靜的說着，其聲雖冷，嬌脆悅耳，此刻驟然來了這聲大喝，全場之人不覺齊齊一楞！

祇見南振岳星目放光，手仗長劍，大步走了過去，喝道：「桃花女，妳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桃花女望了南振岳一眼，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年事雖輕，內功顯然已有八成火候了！」

口中淡淡的道：「不錯，你是岳宗南的兒子，我還是最近才知道的。」

南振岳道：「妳知道就好，在下就是岳振南。」

桃花女道：「南振岳、南振岳，我早該想到是你了！」

南振岳道：「妳現在知道也不遲。」

桃花女笑了笑道：「自然不遲，嗯，你有甚麼事麼？」

南振岳星目中放射出憤怒的火燄，說道：「我早要找你算賬！」

桃花女依然輕笑道：「我方才不是說過了麼？今晚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南振岳怒吼道：「不成！」

桃花女道：「那爲甚麼？」

（未完・卅四）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南京太守康文義被黜職回北京，雖知是魏奸的計謀，但他也搜集了證據欲面聖，龍頭便派冷伊人等四人冒充內眷保護康太守一家人，江南三公子則化裝成船伕跟在官船後……船到洪澤湖被江淮幫的人堵住，於是江南三公子出手了，東廠番子見討不了便宜，拍馬而去……官船繼續行，從東面駛來一隻小船，船上兩個古稀老夫婦……

就在姑娘話聲甫落，祇見這二老忽的發出一聲梟叫，聲如寒鴉！

「殺！」

這二老併肩飛，四把自袖中抖出的尖刀，祇對準一個人殺去！

那個人就是康文義！

事出突然難應變，附近五個大漢也不及施救！

就在康文義拔身後閃中，那位姑娘出招了！

冷伊人斜身攔阻，她原是以飛花掌攔殺，但中途却也抖出兩把尖刀攔住了兩個老人的攻殺！

這是姑娘的聲音，就在同時，另一姑娘已站在康大人的前面了！

於是，水玲瓏也過來了！

水玲瓏冷笑，道：「眞陰！」

十七刀交殺，冷伊人已把二老人的第一波攻勢堵住！

大船上已圍來八個大漢。

祇不過這二老人並不吃驚，那老頭兒對冷伊人冷叱，道：「臭丫頭，你壞了老夫大事！」

老太婆桀桀怪叫，道：「阿青，殺了她！」

冷伊人道：「似你們這麼大年紀，能活到這個歲數實在不容易，應多加珍惜才是，却是前來送死！」

她頓了一下，又道：「想來二位必是江湖名人了，可否報個名來？」

老者道：「老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刀瘋子萬里青就是爺的名！」

「萬里青？」

康文義沉聲，又道：「原來洪澤水寇萬里青是你，前幾年沒逮到你，今天你送上門來了！」

忽又聽康大人附近的姑娘，冷笑道：「天南刀恨萬里紅必是你甚麼人了！」

「哈……那是老夫的小弟呀，哈……」

這時候他仍然笑得出來，想來必然有恃無恐！

萬里紅不是別人，當初在魚如意酒館中拚酒的毛臉大漢是也，他也正是兩淮黑道大豪，當然更是皇甫歸西的手下敗將！

* * *

那水玲瓏慢慢走過來了！

她邊走邊冷的道：「你們投靠東廠了，是嗎？」

「哦呸！」

萬里青呸了一聲，道：「老夫會投靠番子們？狗屁，他們甚麼

玩意兒！」

水玲瓏道：「爲何前來行刺大人？」

老老萬里青道：「銀子呀，十萬兩銀子是個大數目，十萬兩銀子也很誘人的！」

水玲瓏道：「甚麼人花銀子叫你二人出馬？」

「番子！」

洪澤水寇下殺手

「東廠花銀子？」

「不錯！」

「你們爲銀子事行刺？」

「一生爲銀子玩命，怎麼，這是正當職業呀！」

康文義火了，叱道：「這還是正當職業？可惡！」

萬里青道：「怎麼不是，動刀全憑本事，兒戲不得，拿老命換銀子，怎說不是正當職業！」

康文義忿怒的道：「簡直一派胡言，拿下！」

五個漢子舉刀圍過去，魚如意用手攔，道：「我在三招之內取他們老命。」

萬里青與他的老婆心中一緊，剛才這姑娘的刀法就叫他二人吃一驚。

二人立刻左手收刀，懷中摸出個鴨蛋大小的鐵丸，萬里青已冷笑連聲，道：「琉璜彈，老夫燒了你們。」

他高舉那顆鐵彈就要甩出手，忽的銀星一現，一把尖刀扎在萬里青的手腕。

「唉！」

萬里青一聲大叫，却發了狠的仍然把那顆琉璜彈甩出手，鮮血標流中，就聽「轟」的一聲爆響，刹時一片紅光散開來。

水玲瓏與小倩二女出手了。

這二女攔住萬里青，那老太婆一聲尖吼：「殺！」

隨之萬里青又是一聲狂嗥，他的胸前又中了一刀。

萬里青彈身便往湖中跳去，他的身後面，老太婆大叫：「老伴啊，振作呀，我來了。」

兩個老人跳入水中了。

魚如意手上仍然有兩把尖刀，那是她的飛刀。

魚如意很少用飛刀，但今天情況不對，不能叫萬里青把琉璜彈打在康大人身上。

沒有人再去管那逃走的萬里青夫妻二人，因爲船面上燒起來了。

船上的漢子們齊動手，八隻水桶提水澆，祇是那火也奇怪，水也澆不熄。

就在大伙忙亂中，附近的快船駛過來了。

快船上，曲十一郎大聲叫：「船上怎麼失火了？」

水玲瓏聽出是曲十一郎聲音，忙叫道：「船上中了琉璜彈，水也澆不熄呀！」

曲十一郎道：「快拿大被子沾濕了壓在火苗子上去。」

官船上已有人忙取來兩床大棉被，水澆在棉被上，立刻由兩個人拉了壓在火苗子上。

果然，火熄了，康文義又忿怒的道：「這兩個賊子忑也狠毒，可惜被他們逃掉。」

魚如意道：「那個老小子便是能活，也要他活得痛苦難過，倒是便宜老太婆了。」

這時候，快船上的皇甫歸西道：「小心上當，這一帶全是江淮幫的勢力範圍。」

有個漢子把酒罈抱到船邊，怒道：「這罈酒……」

魚如意走過來，道：「甚麼樣的酒，我一瞧便知。」

她把酒罈打開，祇用鼻子聞了一陣子。

她在南京開酒館，她是醉翁之意酒館的老板娘。

魚如意聞了一陣，冷笑了。

「下了蒙汗藥。」

她對康文義又道：「下毒與蒙汗藥不一樣，下毒是要命，蒙汗藥叫人昏迷。」

康文義道：「酒沒毒？」

魚如意道：「雖是蒙汗藥，也是最厲害的，比之仙人醉還厲害。」

康文義心中一緊，這一路上如果不是那位龍頭的安排，派來這批男女協助，祇怕是逃不過魏奸的毒手，早已死在這裡了。

想着自己帶的十二員家將，都有一身好功夫，可是今日一見這姑娘們的手段，自是叫人大開眼界。

康太守的家將，那是在馬上的功夫，騎馬打仗，衝鋒陷陣，自然是另一種殺法了。

* * *

康大人回艙以前，他有吩咐。

「各人加倍小心，不明底細的船，休叫接近。」

大伙一聽，無不應是。

船上人這才明白魚如意、水玲瓏、冷伊人與小倩四人俱都是一身絕頂功夫。

康大人的內眷們更是歡喜，拉着四人問長問短，那比之一家人也不差分毫。

＊　＊　＊

官船已駛出一里遠了，湖面上忽見那條漂流的小舟扯上了單帆，遠遠看去，原來是萬里青已被他老婆拖移到小舟上了。

這二人水中功夫也了得。

他們的小弟，「天南刀恨」萬里紅，江湖上都知道這些兩淮人物。

尤其他們在水面上的力量，那是不容忽視的。

江淮幫的勢力大，但江淮幫的人也不惹他們，大家同一道河上，果然是井水不犯河水。

當年江淮幫幫主，甚至鹽幫當家「穿雲鶚」劉子丹，也曾親邀萬家兄弟入夥，祇不過萬家兄弟都與洪澤水寇們走得近。

幫派與水寇又自不同，這變成了一條褲子三條腿，穿不到一起。

＊　＊　＊

此刻，忽見那小舟上不但單帆吃緊了風，而且那老婆子操槳用力划。

舟小力大划得快，斜刺裡好像快追過官船了。

這時候，快船上的曲十一郎看到了。

曲十一郎冷冷笑道：「必有陰謀。」

皇甫歸西道：「我也以為。」

東方長壽道：「兩位仁兄，剛才如果官船之上出了事，康大人一旦遇刺，我們這個人丟大了。」

曲十一郎道：「湖面上有人賣吃的，這同在大道上賣吃的是一樣平常，誰會想到這兩個老傢伙會如此的狡猾陰毒。」

皇甫歸西道：「如意說，這老東西是那『天南刀恨』萬里紅的大哥，嘿嘿，萬里紅！」

萬里紅當初就在如意酒館比酒的人，那天夜裡，出現的幾個人物，他們並非煮酒論英雄，而是明着在爭取魚如意，實則逼魚如意說出龍頭是誰，龍頭在甚麼地方。

＊　＊　＊

快船隨在官船後兩里遠，就在曲十一郎等坐在船頭觀看遠方的時候，湖面上忽的傳來刺耳口哨聲。

那口哨聲來自小舟上，祇見那老太婆雙手撮唇用力吹，而且吹得彎下腰來。

要知湖面平滑，不會阻音，隨便一聲口哨，可傳五七里遠。

就在老太太連聲口哨中，附近大片蘆葦中冒出十幾條快船來了。

這些快船並不大，但裝的人不少，仔細看，有一條船就有二十人之多。

十幾條船加起來，水寇就有二百多。

這些人手中舉着刀，一邊叫高聲叫：「殺！」

官船上的人們發了慌，人們紛紛操刀往船的兩舷去把守，便是康太守也提着他的陣前大刀站出來了。

附近，雙桅快船上忽的傳來「獅子吼」，那是皇甫歸西發出來的聲音。

那一聲吼，立刻壓過了水寇們的吼聲。

祇不過水寇來得多，四面八方圍上了。

先是官船盡力駛，船邊高，船速快，幾次沒被水寇攀上來。

於是，水寇中有人厲聲吼：「放火燒他們的大帆，看他們還往那兒逃。」

這一招確實陰毒，官船無帆就慘了。

果然，有條賊船衝上來，船上的賊子把箭頭上燃了桐油燒了火，對着大船上的帆射上去。

「錚」聲起處，隨之官船上飛起一條人影來，半空中擊落那火燒的箭。

就聽水賊們大叫：「船上有能人呀！」

「錚錚」之聲連響，立刻又見三條人影飛躍而上，她們出刀疾撥，生生把水寇射的火箭撥落到水面上。

水寇們有人厲叫：「難怪萬老哥夫婦吃癟，原來船上能人不少呀！」

就在這時候，有兩條水寇船不顧一切的衝到大船邊，他們的動作純熟，長鉤祇一旦搭上船，船上的水賊們便立刻往上攀爬。

官船上兩舷分別站了六個大漢，那是康大人的家將。

這十二人見賊子往船上攀，出刀便往賊子頭上砍。

就聽聲聲嗥叫傳來，十幾個水賊已死在水面上了。

另一面，也有幾個水賊被砍死在船舷上，隨之，另外兩條船圍上來了。

這是水面上人海戰術用上了，那光景就是說明了他們人多，死幾個算不了甚麼。

一時間，官船上的人與水賊們混戰起來了。

附近的快船上，曲十一郎與東方長壽等，趕着把快船也衝過來了。

皇甫歸西連聲吼，有條賊船迎上來了。

就聽船上有個紅臉大漢學着手上大砍刀，厲吼道：「道上何方好朋友，君子不擋財路，熱鬧地方交朋友才見真情吶。」

雙桅快船上，東方長壽吼叱：「你們真大膽，水路上劫官船呀！」

賊船上的大漢回應道：「朋友，俺乃洪澤方面蛟，兄弟們水上日子苦，官家幾曾問過？這狗官身價是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呀！」

東方長壽道：「我們聽聽你們當家一句話。」

方面蛟大笑道：「哈，我老方的便是。」

東方長壽道：「這麼說來，你是頭兒了？」

方面蛟道：「勉強算是吧！」

他吧字出口，東方長壽忽的拔身而起，他自快船上越過一條賊船，直撲向方面蛟。

賊船上見這人會飛，幾個學刀的砍了個空。

東方長壽這是要殺殺賊頭再收拾羣賊。

那學首正自狂吼的方面蛟，忽見這年輕人手不拿刀直往他撲來，大砍刀往空猛一掄，口中厲叱：「老子送你小子上西天去吧！」

「叭……」

「哦……」

艇海戰術劫官船

方面蛟的厚重砍刀被東方長壽的左袖攔撥得如砍在沙地上一般，隨之，東方長壽的右袖疾揮而上，打得方面蛟的面皮破碎了，鮮血刹時標起來。

方面蛟也厲烈，挨了一鐵袖他仍然厲吼如虎。

「殺呀，我的好哥子們。」

「殺！」

十幾個漢子圍向東方長壽，早被東方長壽施展起鐵袖功打得往水中落去。

東方長壽殺得性起，他不但把圍他的漢子們打落水中，他還追殺那守緊了船尾的四個怒漢。

四個怒漢的身後，乃是受了重傷的方面蛟。

曲十一郎等人看見一葉小舟追向官船。

有道是，惡首領也有三個知心人。

方面蛟當然有他的近衞幹部。

四個惡漢不要命的抵擋東方長壽的撲擊。

東方長壽發了瘋似的掄起一雙鐵袖，立刻間打得正面一人半張臉不見了，祇不過那人也凶殘，抖着血雨不稍退，他甚至不叫一聲痛，就好像那是別人的臉一樣。

這種殺法，便是東方長壽也動容。

再看另外賊船，皇甫歸西正自抖起他的旋頭刀，殺得湖面上血紅處處，死屍遍水面。

皇甫歸西已躍上另一賊船上了。

水賊們發覺快船上的人比之官船上的女子更可怕，他們立刻回頭殺。

曲十一郎已殺了二十多個水賊，他躍上了官船。

官船上，八名官差緊守在船中艙，中艙之內是康大人的內眷。

康大人是武將，他自己揮刀幹上了。

就在這時候，曲十一郎殺過來了。

「大人，這些賊子是我的了。」

他話聲中，血笛疾掃宛如流電，立刻七個水寇往船上倒去。

水玲瓏飛一般的過來了。

「十一郎呀，我們聯手。」

曲十一郎聽得水玲瓏的叫聲，他的精神更大了。

男人稱英雄，有兩個地方，一是在戰場上，另一個地方便是在他喜歡的女人面前。

水玲瓏就是曲十一郎喜歡的女人。

「我的水姑娘，妳看我宰他們。」

「殺！」

曲十一郎在官船上殺紅了眼，有三個家將也幾乎被他削中，還是附近的康大人呼叫，曲十一郎才急忙的收笛。

於是，皇甫歸西也撲上官船，他由船尾開始追殺水賊們，再看湖面上，有幾條賊船遠遠的在打撈重傷的人。

* * *

東方長壽已把三個拚死護衞方面蛟的惡漢活活打死在船上了。

方面蛟看得咬牙還嘿嘿笑。

他對面前仍在拚命的惡漢道：「不殺了，不殺了，去他娘的收兵啦！」

他叫着，身子猛往後壓，噗通一聲落入湖中了。

那個爲方面蛟拚命的大漢隨之也跳入湖中。

東方長壽的鐵袖功掃了個空，他當然不去水中殺人。

他旋身，見另一賊船往雙桅快船衝去，賊船上還有六七人，不由大怒，他運氣在雙足，手持一槳猛力划，小船已往快船上駛去。

那賊船就快撞上雙桅快船了，忽的一團人影自他們的頭上躍過，正落在雙桅快船上。

七個水賊看得清，他們把東方長壽當成殺人王。

見是東方長壽飛過來，大伙發一聲喊。

「走啦！」

七個人船也不要了，投入水中不見了。

就在這時候，湖面上傳來尖尖的，刺耳哨子聲，賊子們一聽不殺了，有船的快駛開，上不了船的水中跳。

一時間，官船上的賊子逃光了。

大伙站在船上看，賊子們死傷近百人，官船上有人受了傷，十二員家將傷一半。

那康大人一聲嘆，道：「國力不張反出亂黨，禍國殃民，好人遭殃，這些人，如果爲朝廷出刀報效，總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却偏偏淪爲賊寇。」

一場搏鬥之後，洪澤湖上又歸於沉寂，等到官船上一切收拾妥當，康文義欲留皇甫歸西三人在官船上，却被三人拒絕了！

曲十一郎三人又回到快船上了，祇不過康文義覺得坐着官船上北京，中途實在不妥，他打算快馬進京了！

當然，這是他的打算，如由陸地北上京城，還要等到船到徐州以後的事了！

經過這一場搏殺，官船無法在天黑以前經運河到淮陰！

官船在接近運河水道的時候便慢下來了！

祇不過這一夜慢行，第二天一早，官船已接近淮陰縣了，那淮陰知縣姓毛，他的本名叫毛操，人們都叫他毛躁，因爲祇要聽到洪澤湖有水寇出現，他就會在大堂上坐立不安，可也苦了縣捕頭！

官船轉過大彎道，就快到淮陰縣了，忽見岸上一批人往河上遙望！

要知這一段運河又叫中運河，船隻也特別多，兩岸停了不少拖拉的大船，那是往徐州與鎮江的船隻，不下三十多條！

就在這時候，岸上有人呼叫：「來了，來了！」

原來這批人乃是毛縣令一般地方官，聽說南京太守調職回京，早就等候在這兒了！

毛知縣站的岸邊，早經人掃洗乾淨，岸邊空出一段，專等康大人的船靠過來！

淮陰知縣毛操在岸上恭立，不料河面上的官船不靠岸，「噗通」一聲下錨了！

毛知縣自覺很尷尬，康大人怎麼不上岸？

毛知縣見官船上無人理會他，立刻命捕頭丁仲三備小船，他要登船拜見康大人！

丁仲三立刻呼叫來一條小船，他陪着毛知縣去河中的大官船上了！

官船上面四個家將把守着，見毛知縣到了船邊，立刻對小船上的毛知縣交代。

「毛大人，大人不上岸，隨時發船往北行，大人交代，洪澤湖有水賊，要毛大人多注意了！」

小船上的毛操急應道：「是，是，下官就是爲了洪澤水寇，才急於要拜見康大人！」

官船上的人淡淡地道：「康大人已不是南京太守了，你還是回衙門去吧！」

毛操頓時毛躁了！

一邊的捕頭丁仲三暗自爲毛知縣出主意！

「大人，如果請不到康大人，咱們就慘了！」

毛知縣低聲道：「這一點我比你更清楚！」

他抬頭看看大船上，又低聲道：「問題是康大人不去，我們有甚麼法子呀！」

丁仲三道：「苦肉之計！」

毛知縣道：「甚麼苦肉之計？」

丁仲三道：「咱們跪請，康大人不去，咱們就跪在小舟上不起來，直跪到康大人船開走！」

毛操道：「那不是要到明日一早了？」

丁仲三道：「不錯，如果康大人明日一早開船，咱們回去也有話可說了！」

毛操一聽，也祇有這個方法了！

他抬頭對官船上的人道：「煩請上稟康大人，下官毛操不能失禮，康大人如果不在官驛略息，下官這就長跪在此，直到康大人官船離去！」

說着，毛知縣果然跪下了！

毛知縣跪下，丁仲三當然也得跪，便搖船的兩個漢子也跪下了！

官船上立刻有人向康大人稟告！

康文義一聽，他也發了愁，祇不過當他想到身邊還有四位武功高强的姑娘，立刻把魚如意四女找到他的大艙中來了！

康文義把毛知縣力邀上岸之事，對魚如意四女說一遍，冷伊人又冷笑了！

「這其中必有奸詐！」

水玲瓏道：「我也以爲！」

魚如意却淡淡一笑，道：「去！」

一楞，康大人道：「姑娘，本官也以爲那裏必有陷阱，我可以拒絕的！」

魚如意笑笑道：「藉此機會，我們削弱敵人實力！」

她臉色一寒，又道：「洪澤湖口我們已發覺岸上有東廠番子們騎在馬上，他們見江淮幫失利，立刻拍馬就走，我以爲他們必在淮陰縣！」

康文義道：「我去，由你們陪去？不太像話吧？」

魚如意笑笑道：「大人不必去，我們也不去！」

冷伊人一笑，道：「東方長壽三人前去！」

水玲瓏已哈哈笑的道：「我倒忘了，曲十一郎船上有個善於易容的人物，他叫楊不邪！」

魚如意道：「楊不邪是龍頭暗中派來的，他本人就扮成行船的！」

她又對小倩道：「快去，叫人通知附近船上的皇甫公子，叫他們快過來了！」

小倩笑了！

看着小倩走出去，魚如意對康大人道：「請大人取一套舊官服一用，今夜由他們扮成大人模樣前往！」

康文義懷疑的道：「姑娘，有誰能夠把一個人改變成另一人而不露痕跡？」

魚如意笑笑道：「龍頭身邊有能人，各樣的能人都有，到時候大人就會知道了！」

水玲瓏道：「龍頭身邊有個姓

楊的，此人曾以其易容本事，幹下不少大案，後來受了龍頭點化，他爲龍頭辦事，不再幹那種騙欺人之事了！

冷伊人道：「這人叫楊不邪！」

康文義沉默了！

於是，一套官服也取來了！

楊不邪拿手好戲

小倩去找人，當然是找皇甫歸西三人。

半個多時辰之後，快船一端頂上了官船，然後又從快船上跳過四個男子一個女子！

女子當然是小倩。

至於四個男子，那是多了一個快船上的殺手叫楊不邪的大個子。

其實皇甫歸西幾人早該來了，祇因爲小倩對他們說明來意之後，爲了增加康大人的信心，那楊不邪特別憑他的記憶與想像，選了皇甫歸西扮作康大人的替身，提前爲皇甫歸西改扮易容！

現在，幾人來了官船上，快船隨之也離開了！

另一邊，那條小舟上的毛知縣與丁捕頭二人仍然誠恐誠惶的跪在小舟上！

他們尚不知康大人這面正在巧安排着。

走進大官艙內，康文義猛抬頭，他直視皇甫歸西，驚奇得半天沒開口。

魚如意笑指東方長壽三人道：「他三人的本來面目也不是這樣子，因爲敵人識得他三人！」

有個大漢已把康文義的官服取來了，那楊不邪忙把官服爲皇甫歸西穿戴妥當！

魚如意對康文義道：「康大人，你先去船邊，對那位縣老爺交代，今夜駐驛館，不可驚動地方仕紳，祇住一夜，明日一早走人！」

康文義道：「這個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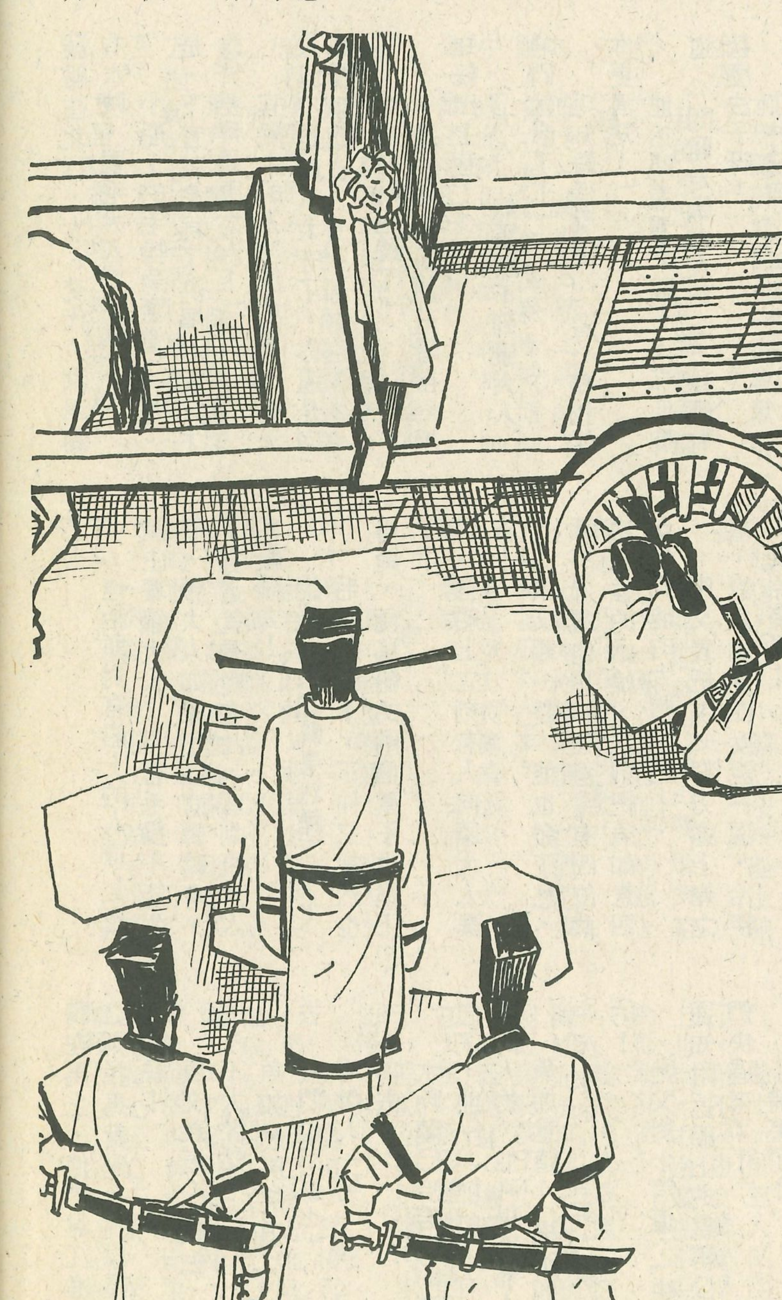
魚如意又道：「交代完畢大人再藉故回來一趟，再出面，便是他們三人了！」

康文義舉步走出大官艙，他來到了船邊。

「毛大人，你這是幹甚麼？」

小舟上的毛操道：「康大人經過小縣，若是不上岸住一晚，小縣這個人丟大了！」

康文義嘆了一口氣，道：「本官這次回京，前途並不樂觀，毛



毛知縣向康大人彎腰打躬。

大人仍然如此禮遇，我若不去住一晚，實在也說不過去！」

他頓了一下，又道：「也罷，我已經吃過晚飯，且上岸在驛館中住一晚，可是，我有言在先！」

毛操已心滿意足了，忙應道：「是，是，大人請講！」

康文義在大官船邊道：「不許任何人前來打擾，我去到驛館就睡覺，少來無謂應酬……」

毛操道：「是，是，下官遵照大人的吩咐。」

康文義道：「你等等，我去換了官服，與你們一同上岸去！」

他說完扭頭就走，當然是回艙換衣服了。

至少，毛操與丁仲三兩人認定康文義是去定了！

祇不過一盞茶時光，夜幕低垂，兩岸燈火點點，康大人與兩個侍衛到了船邊！

這二人侍候康大人跳到小舟上，隨之也紛紛站在康大人兩邊，那姿勢就是近衛人員的作風。

於是，小舟往岸邊搖去，這時候，岸上仍然站了十二名三班衙役沒走開。

* * *

小舟靠上岸，毛知縣彎腰打躬一邊站，康大人舉步上了岸。

康大人祇帶來兩個人，兩個貼身侍衛。

康大人也不左顧右盼，大方的等着毛知縣上到岸上。

就在這時候，從黑暗中忽然馳來一輛大篷車，雙轡大車停在岸邊上。

「請康大人上車！」

那是兩個趕大車的人，右邊那人跳下來施禮說的。

毛知縣臉皮一緊，但當他抬頭看那車上下來的人時候，忍不住也說上一句！

「大人，請上車！」

他還在把車簾掀起來，那樣子是卑恭的！

康大人立刻點點頭，道：「直去驛館！」

康大人對身後二人點了一下頭，祇見兩個近衛眞仔細，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仔細的把大車查看一遍。

「大人，請登車！」

康大人這才點點頭，撩起衣襬上了大車，兩個侍衛也坐在大車後面了。

毛知縣的車子在附近，他也上了車。

毛知縣的頭上直冒汗，毛知縣的頭上有青筋露出來，因爲他太緊張了。

其實任何人遇上這種事都會緊張。

一方面是卸任回京的方面大員，另一方面却是朝中當權派，他祇不過是個七品小官，那一邊他也不敢惹！

毛知縣有着卸下重擔的輕鬆，他在車上直搖頭。

因爲他心中明白，康文義上了那輛大車，就等於他進了枉死城！

康文義完了，東廠的人馬早就在淮陰縣郊外的老柳樹林中等着殺他了！

東廠的番子們不願明目張膽在館驛中殺官！

大篷車飛馳在官道上，祇不過當車子快到城門的時候，車子忽然打個轉，直往一片老柳林中奔馳過去！

「停車，停車，你們怎麼不進城呀！」

「咻！」

車前面的趕大車大漢回手一鞭抽過來，嚇得坐在大車後兩人左右分開來。

另一大漢叱道：「前面就快到了，你們在後面休得窮嚷嚷，驚動大人誰擔待！」

車後面坐的兩個康大人侍衛果然不再開口了！

大車奔馳得更快，沒多久大車直往柳林斜坡奔馳進去，那車子顚簸得幾乎翻倒！

就在這時候，趕大車的一聲喝叱：「吁！」

兩匹健馬四平八穩的停住了，車後面下來兩個漢子，其中一人大叫：「不對，不對，這是荒野呀！」

忽的，柳林坡前圍過來十二名怒漢！

正面有個乾瘦高個子，他戟指車後二人，道：「媽的，叫吧，叫破嗓子也不會有人來救你們了！」

車轅上兩個趕大車的跳下車，其中一人衝着瘦子施禮，道：「三當頭，這王八蛋眞難請，毛知縣費了大工夫，才請得動他！」

就在這時候，車簾掀起，康文義康大人緩緩的把半個身子露出來！

「你們不是淮陰縣的人吶！」

「嘿……」

那瘦子冷笑得叫人不自在，他往大車一邊過來，道：「康大人，楊漣那般人死了，他們與公

公作對，那是他們應得的下場，而你……」

康文義道：「魏奸有了你們這批走狗，朝綱已無法紀，大明江山他是不是打算篡奪呀！」

「嘿……」瘦漢道：「你已經看不到了，姓康的，你應該明白，既然已到此地，你就認了吧！」

康文義道：「等等！」

瘦漢齜牙咧嘴一聲殘酷的笑，道：「等甚麼？不想死是嗎？怪祇怪你與姓楊的交情太好了！」

康文義道：「也罷，在你們殺我之前，我要問一件事情，問完，你們動手！」

瘦子頓了一下，慢悠悠的點點頭道：「你問吧，我如果知道，必坦白對你說！」

他咬咬唇，得意的又道：「我薛大山每次殺人，也總是叫對方死得心服口服！」

康大人道：「你是東廠三當頭？」

薛大山道：「不錯！」

康大人又道：「你祇是三當頭，那麼，東廠番子頭子文世昌呢？」

薛大山冷笑道：「殺你一個小小太守，還用不到大當頭出馬！」

康文義道：「好，我問你，這次朝廷下詔，必非當今聖上親批，那是魏奸動的手脚！」

薛大山怪叱道：「魏公公提督東廠爲朝廷辦事，你休得亂叫甚麼魏奸！」

康文義道：「你還未回答我的話！」

薛大山道：「魏公公有先斬後奏的大權在手，朝廷下詔與公公下詔，已無區別了！」

薛大山又道：「別說一個太守，便是巡撫也一樣！」

他忽的一聲梟笑，大手一揮，身子平地飛閃。

薛大山賣大牌，他不出手，他平飛後閃五丈外，一個似竹竿的身子已貼着一棵老柳樹身站定了！

從他口中發出一聲怪叱：「把他們三個砍了！」

圍緊大車分兩批，十四人出手的祇有四個人。

祇見四個人中，兩個人奔殺康文義，另外兩人刀指車後兩個人。

康文義大叫：「你們這是劫殺朝廷大員，該死呀！」

「哈……」

有幾個番子忍不住的大笑了，因爲他們以爲到了這時候，還吼甚麼朝廷大員。

祇見兩個刀殺康大人的東廠番子眞殘酷，一刀當頭砍，另一刀折橫平殺，這二人還咬牙，就彷彿康文義同他們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似的。

於是，康文義一聲怪叫：「去！」

這個「去」字並非代表叫人離開，而是叫人去歸西。

因爲這個康文義叫歸西，皇甫歸西改扮的。

皇甫歸西雖然改扮的模樣有缺點，但這時候是夜晚，看上去也就湊和了。

皇甫歸西閃過當頭一刀，旋頭刀平削疾殺，兩個東廠番子已往地上滾去。

這個突變不祇發生在車前面，大車後面也一樣的令人大吃一驚。

那兩個東廠番子分別找上兩個侍衛，他們怎知這二人的功夫了得。

是的，曲十一郎與東方長壽二人迎上兩個奔殺過來的東廠番子。

要知出京的東廠番子，個個武功了得，一般官吏很難應付他們，是以地方官見了他們，無不低聲下氣，唯恐得罪他們。

祇不過今夜他們遇上煞星。

曲十一郎早對東方長壽低聲交代，一旦動手，殺絕。

殺絕者，一個不留也。

是以祇見他二人忽的拔身迎上，他二人出手反比來人更快幾分。

沒有聲音，沒有動作，但當雙方甫一交手，殺戮已見勝負。

那是絕對的勝負之分，死者已絕，勝者全勝，方能稱得上絕殺。

當兩個東廠番子一個照面間便倒了下去，遠處傳來薛大山的一聲暴吼。

「閃開！」

他不叫剩餘的八人再幹，急忙喝制住大伙。

八個吃驚的人果然沒動，姓薛的躍過來了。

「你們是甚麼人？」

康大人冷冷道：「到了這時候還多饒的甚麼舌！」

「說，是不是南京方面傳來的那個縮頭烏龜龍頭派你們來的。」

康大人道：「娘的，你去猜吧！」

薛大山忽然一頓，他吼叫了。

「快說，五當頭任方也是你們殺的了？」

「哈！」

這笑聲出自曲十一郎之口。

皇甫歸西道：「你是東廠三當頭，你若就此認罪，也許本大人網開一面，放你一馬。」

薛大山跳起脚來罵：「放你媽的屁，你根本不是那康文義。」

他牙齒咬得咯吱響，又道：「毛操這狗官，他不想活了，弄個假的來冒充。」

皇甫歸西道：「不是來冒充，是來殺人。」

薛大山忿怒的忽然仰面一聲梟笑，那聲音宛如鴨子在狂叫。

「圍緊了，殺了他們！」

「殺！」

原是沒聲音的，但此刻狂叫了。

薛大山的雙手各套了一支虎皮爪，五指尖尖發出冷焰極光，那是會裂人頭皮刨人心肺的外門兵刃。

每次姓薛的殺死敵人之後，他習慣的當着人前把虎爪的尖鋒中夾帶的人肉剔出來。

他的虎爪本身也是金絲纏了個大手掌，那是可以抓敵人兵器而不會傷及手掌的。

出人意表的搏殺

此刻，祇見八名東廠番子圍上了東方長壽與曲十一郎二人，豈料這二人功夫驚人。

二人好像狼爭食一般，看誰殺得多。

東方長壽抖開他的鐵袖功，兩個大旋身間，已有兩個東廠番子滿面碎肉，眼珠子也吊掛在臉盤上往外撞去。

曲十一郎好像不把敵人的刀當一回事，他猛的闖進刀叢裡，血笛尖刺刀已是撩起一天的鮮血。

要知高手出招，求的是妙手快招，且看誰先把刀刃殺入敵人要害。

車後面，八個東廠番子已剩不到兩人了，忽見曲十一郎對東方長壽道：「交給你了，我去助皇甫兄。」

曲十一郎躍身到了前面，忽見皇甫歸西一聲獅子吼：「吼哦！」

緊接着，他飛身而上，口中厲叱：「躺下！」

原來姓薛的果然了得，他的一雙虎爪招式精奧，尤其走位防守，無懈可擊。

反而皇甫歸西的那件官服倒了楣，被薛大山的一雙虎爪抓得幾處破損。

幾次未削去薛大山的雙手，皇甫歸西發火了。

他的一聲獅子吼，果然攝人心魄，姓薛的心神一緊間，皇甫歸西的身子已巧妙的閃過，旋頭刀一刀切在姓薛的脖子上，帶起嘰的一聲響，好一股鮮血標出一丈遠。

就在這時候，車後面也傳來兩聲哀鳴。

東方長壽已飛越過大車到了前面。

「怎麼樣了？」

皇甫歸西一笑，道：「沒甚麼，官服破了，這一下子回去難交差了，哈！」

「哈……」

三人相繼大笑起來。

這是一場出人意料之外的搏殺。

* * *

所謂出人意外，那是因爲事情有了相反的結果。

淮陰縣的毛操就覺得大感意外。

毛知縣在縣衙大堂上踱方步，心中那股子毛躁，便是丁仲三也站在一邊直抹汗。

他們心中都明白，康太守奉詔回北京，如果死在淮陰縣，我的乖，便是朝中魏公公有擔待，這後果他也知道不好受。

當然，如果康大人沒有死，三當頭薛大山必死，而且死在他的淮陰縣，東廠番子不好惹，魏公公打個噴嚏，他這個小小七品縣令就會感到暴雨淋頭。

毛知縣心中不是味，他在衙門直怨嘆，就在外面響起三更梆子聲，忽有一人奔到衙門外。

那個大漢手中擧着個木牌子，他對守衙門的捕役吼叱：「快叫你們大人起來，康大人這裡有手諭。」

兩個衙役吃一驚，丁仲三已出來了。

丁仲三看看來人不像老百姓，官船上的人就是這大漢模樣。

丁仲三眞客氣，上前打個千，唱個喏道：「請問兄台，你是……」

那大漢把牌子擧了一下，道：「康大人手諭在此，你們大人呢？」

（未完‧十四）

夢中劍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司空羽・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于靖解了穴欲救錢莊，但也因此而發現錢莊與人合夥賺他的「夢迴陰陽玄功」，因此他將關鍵的以假代替，錢莊回到其父處轉告，原來她是「九重天」的幫主之女……上官紫與雷天鳴跟踪林雪樓，迫她施展「雪飆爪」……盈盈找林羽洩恨，林羽見她今非昔比，衹得俯首聽命……小徐與胡不愈在賭場找到小于，胡不愈立據替小于還四千多萬賭債……

小于道：「一旦這老人能說話，說出他的絕技，可能無敵於天下，至少也不會低於家父母的武功。」

胡不愈道：「你說過有個叫錢莊的少女和你在賭場中相識，然後雙雙落入敵人手中，他們要你說出令尊的武功。」

「是的，大叔。」

「你是否以爲那是『九重天』的人？」

「是的，大叔。」

「你們會不會以爲這婦人和老人也是『九重天』的人？」

小于道：「大叔，八成也是。」

胡不愈想了一會道：「他們要大幹，武功不能獨步武林是不成的。所以在老人不能說話之前，而要你爹的武功。」

小于道：「大叔會不會以爲錢莊的身份有問題？」

胡不愈道：「你自己以爲呢？」

「大叔，第一，她最初冒充男人被我識破。其次，她說她跛足，但我聽她走路的聲音並不跛。」

「對，仔細聽可以聽出來。」

「第三，我們被那些人擒住，逼我說出『夢迴陰陽玄功』，我以放了錢莊爲條件，結果他們根本未放，我發現錢莊就在門口，因爲我的嗅覺很好，另外，我被關在牢中，脫困後却發現她住在很香的屋中，她詭稱她被點了穴道，我爲她解穴，可以試出該穴未閉。」

胡不愈道：「那女孩子也是『九重天』的人？」

「我猜想是的。」

胡不愈道：「對方無所不用其極。」

小于道：「還有，江湖中謠傳我每到處殺人，也謠傳蒙面人即家父于勉，這是不是要對我們母子不利的陰謀？」

「當然，時機到了，令羣起而攻之，爲武林除害。」

小于道：「而那蒙面人却又救我幾次。」

「他救你也是作樣子給別人看的，以便證明他確是你爹，造成一種你爹于勉根本未死的印象。」

小徐道：「我也懂了。」

胡不愈道：「你懂甚麼？」

小徐道：「我想，他們雙管齊下，一方面請師父治老人的病，至少要使他能說話，才能說出絕技，一方面捉住小于要他說出『夢迴陰陽玄功』，如果都不成，衹有借刀殺人，也就是借武林公憤殺死小于及于伯母二人。」

胡不愈道：「你總算還不太笨。」

小徐道：「師父能不能治這人的病？」

「我以爲針灸可能使他大有起色，但不敢說能使他行動自如，因爲他畢竟是八十多歲的人了。」

小于道：「治好此人豈不是爲武林帶來了公敵？」

胡不愈道：「我要先套套他的身份。」

小于道：「晚輩不懂。」

「如果確是昔年的魔頭，我可以使他先能活動，也能說話，但只能使他頭腦不清，胡言亂語。」

「妙！前輩高招。」

「小于，你是知道，這要很小心，也要很技巧才行。」

小于道：「也只有大叔才能有此把握。」

「小子，你大叔也不敢說有十成的把握。不過我過去治過兩三個有此同樣症候的老人。」

小徐道：「他不會放小于離島的。」

胡不愈道：「我一定要先把你們弄出島外。」

小于道：「此島最近距東海岸約三里之遙，我們可以游過去。小徐也行，若不大行我可以助他。」

胡不愈道：「所以會一門技藝，不管如何冷門，總有一天會用上。我知道你娘的水中功夫高過你爹。」

小于道：「我願和大叔共進退。」

「不必躭心我。」

「不，大叔，多一個人就多一份撤退的機會。」

胡不愈搖搖頭，道：「你不懂，他們敢叫我們來此治病，這兒就有足夠的力量對付我們。要走須用腦筋。」

想方設法脫囹圄

小于道：「前輩已是成竹在胸了？」

「是的，一旦老人能坐起來，或者能發聲了，他們會樂昏了頭，必然以爲病人會一天天地好轉……」

小于道：「那時會戒備鬆弛？」

「對，他們應該已經信任我了。」

「然後大叔就逃出此島？」

「對，我的水性不次於你娘，所以我隨時會走，有件事你們一定要馬上去做，出島之後，馬上把我的家搬了，徐鼎知道，我在徐州還有個房子，別人不知道，你爹娘知道，馬上搬到那裡去。」

「師父，搬個家可不容易。」

「誰要你大籠小柜地全搬去，只把我的名貴藥材和醫典等搬去就成了。然後在上鎖的大門上貼個條子，上寫『遠去南荒採藥，一年始回』字樣。」

小于道：「大叔，眞有把握能走？」

「當然，萬一不成，我還有辦法。」

「是不是大叔身上帶了點毒藥？」

「小子，你眞聰明，我以爲目前武林中弱肉强食，到處可見，你不害人，別人却要害你，所以我過去有個原則，絕不使毒……」

「大叔改變了原則？」

「原則不能改變，但可以修正。」

「那就是遇上最壞的人，和最險惡的局面，不妨一用，以暴制暴和處亂世用重典差不多。」

小徐道：「至少我該留下陪師父。」

小于道：「你不回去，我又不懂藥物，如何搬家？」

小徐道：「師父，現在能不能走？」

「不行，一下水他們就會在水中截殺。」

小徐道：「此處一定有不少水中好手。」

胡不愈道：「我們每天晚上飯後都到海邊散步，使他們漸漸疏於提防，過幾天你們就在晚上散步時下水逃走……」

* * *

兩小逃出了小島，而且立刻盡快返回胡不愈處，匆匆拾奪貴重藥物及醫典，綑在馬上離去。

當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醒目的條子。

十日後，他們到達徐州，一切都弄好了，這天小于上街吃飯，小徐在家裡爲他洗衣服。他躭會再去。

徐州，小于根本不熟，失明後更不熟。

但這家附近酒樓他和小徐却來過兩次。

他又來到這一家，視覺不方便在樓下角落坐下，叫了個炒飯

還有一碗湯邊吃邊想。

今天他和小徐聊天，小徐問他想不想盈盈。

他不能不想。至少他們過去相處過一段時間。

他們還有口頭上的婚約，但盈盈害過如意，以及和蕭乾同流合汚，他就不敢領教了，但想她仍是不免的。

小徐聽了這話好久未說話。

小徐有好幾次想說出那件事，但始終提不起勇氣。

就在這時有個年輕女人上了樓。

半年不見，她成熟了，一種女人圓熟豐潤的姿容，另有一番風韻，她正是曾經害過白如意的盈盈。

她恨所有的男人，當然也有女人。

就是對小于恨不起來。

「小于哥，好久不見了……」

儀態雖仍保持穩重，但在小于的心中，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好久不見了，妳混得挺好吧？」

「還湊合！」

「妳失踪後，我們找了妳一陣子。」

「很抱歉！是我爹找我去的。」

「應該通知一聲的。」對於害白如意的事，隻字不提。

「我說過很抱歉！」

「令尊在幹甚麼？」

「他有他的事，誰知道，你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連你都不知道，只不過聽說令尊和『霹靂花』焦嬌在一起，有這麼回事嗎？」

他說話也不看她，事實上也看不見。

盈盈是過來人了，一個女人只要和幾個男人有了那種事之後，就好像閉了幾十年的大門開放了。

一切的秘密已不再怕人，大方開朗，作風就變了。

最重要的是，人生經驗迅速累積起來，也能舉一反三去體會別人的談話。

盈盈道：「是的，我爹以前就認識她……」

這句話在小于聽來十分反感。

以前蕭乾還不是這麼瘦，人品不錯，因那時剛剛抽鴉片，所以林雪樓和他有來往，但以前蕭和焦就有來往，這不是不忠了嗎？

小于虧林雪樓及早發現蕭乾吸毒，不然的話會遺恨終生。

現在，蕭乾的行動鬼祟，不知在作何勾當。

「小于哥，這些日子我好想你！」

「謝謝妳！」

「怎麼忽然生疏起來了呢？」

「來！喝酒！」小于拿話岔開。

小于對相法以及人體的發育頗有些心得，他只要看上兩眼，就知道盈盈已經是婦人之身。現在只聽聲音，就能知道。

即使在眉梢眼角上，就可以一目瞭然。

「小于哥，這些日子也不想我？」

「過去認識了猝然分手，怎能不懷念？」

「小于哥，那就一起去吧……」

就在這時，小二上樓道：「那位是于少俠？」

小于道：「在下就是。」

小二道：「剛才有人送信來，說是一位林前輩，一位胡前輩，還有個姓徐的年輕人，在大來客棧等你。」

小于道：「知道了！謝謝！」

盈盈的臉色很不好看。

這麼巧，剛遇上，林雪樓、胡不愈和小徐在這兒。

尤其是小徐也在，萬一見了面說些肉麻兮兮的話怎麼辦？

她一直以爲和小徐有那事是一生的奇恥大辱。

她一直瞧不起小徐，以爲他只是個奴才。

她甚至以爲林羽比之都是高貴的，即使林羽侮辱她也不例外。

小于道：「盈盈，不去見見家母、胡大叔和小徐嗎？」

提起小徐，盈盈心中一跳。

那是她有生第一次和男人發生那事。

本來一個女人和某男人第一次，是應該十分珍貴的，終生難忘的，但盈盈卻總是耿耿於懷。

盈盈以爲小于提小徐的名字時，似乎加重了語氣。

事實上小于根本不知小徐和盈盈的事。

小于告辭下樓，盈盈沒有下樓，她搖頭示意不去。

她很不願意去見林雪樓和胡不愈。

她近來的行爲太離譜，她怕這兩位經驗豐富的人看出她身上的發育有了異樣，當然也不願見小徐。

事實上，這根本是個騙局。那是因爲小徐洗完了衣衫之後到這酒樓來，在門外窗處忽然聽到小于和人交談，探頭看是盈盈。

小徐立刻打住。

時機不到，他也不想說穿那件事，所以不想面對盈盈。

尤其是在小于的面前。

他雖然覺得對小于內疚，但錯不在他。

因而他靈機一動，就叫小二傳了話，說是二老及他在後街上的大來客棧召見小于，而後街上確有一家大來客棧。

盈盈坐了一會就走了。

她仍有信心，有一天會得到小于。

出了酒樓，她忽然遇上了白又新和兩名部下，其實一名是白家的外總管，一名是護院。

盈盈恨白如意，自然恨白又新了。

白的綽號「掌仙」，盈盈武功大進之後，她要把一些高手一個個地擊敗，那才是一大快事。

她上前道：「你是白前輩？」

「姑娘是……」

盈盈遇上了白又新和他的兩名部下。

「我是白如意的朋友。」

「噢！姑娘知道她在何處？」

「不久之前他和姓于的還在鎮外大樹下乘涼。」

「多謝姑娘，我這就去找她……」

白又新夠快，那知盈盈比他還快，已坐在大樹蔭下等他呢，白又新不由一楞，道：「姑娘這麼快？」

「不算太快，只比你快了一點。」

白又新看出這女人的態度不大尊敬，道：「如意呢？」

「她在何處，我也不知道。」

「怎麼？姑娘騙我？」

「我只想請白大俠來此，印證幾招武功。」

「這……這是爲甚麼？白某連姑娘的芳名都不知道。」

盈盈道：「知不知道都是一樣，是不是？」

「姑娘爲甚麼要這樣？」

「只因爲你是『掌仙』！」

「這不過是武林同道的溢美之詞。」

「和『掌仙』印證一下，會沾光不少。」

白又新不免慍怒，但隱隱記得這少女曾和小于在一起過，既

然女兒和小于不錯，也不便得罪此女。

白又新道：「姑娘既然非印證不可，就以三十招爲限如何？」

那知道盈盈漠然地道：「太多了！十五招就夠了。」

白又新道：「對對，印證嘛！十來招就可以了。」

盈盈隨便一站，道：「大俠，你先出手！」

盈盈遷怒白又新

白又新這才看出，這丫頭簡直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就連外總管何欣都氣不過了，道：「老爺，此女目無尊長，恃才傲物，其實由屬下接她幾招也成！」

不經白又新同意，已經出了手。

盈盈連接三招，身子沒有移動一下。

何欣也算是高手，他作夢也沒想到他遇上的是特强人物。

就在第四招第一式上，被盈盈扣住脈門一抖，翻了個觔斗。

這個觔斗翻得很高，想拿穩樁站住都辦不到。

一屁股坐在地上。

白又新心頭猛沉，這可正應了那句話：不是猛龍不過江。

甚至他看了三招半，居然不知此女用的是那一派的武功。

白又新道：「姑娘的師門是……」

「我沒有師門。」

「姑娘和白某有仇？」

盈盈道：「沒有仇，純屬印証、切磋武功而已。」

這次她主動攻上，白又新使出他最最拿手的絕活，配合十成的內力，可以說是在驚濤駭浪中接了九招，在九招半上被砸了一掌，退了三步。

白又新五內如裂。

絕對想不到，成名多年會輸在一個十來歲的少女手中。

輸贏本來也沒有甚麼，沒有人一生下永未敗過。

使他難過的是，全力施爲，居然未過十招。

盈盈道：「白大俠，就此別過……」

盈盈走了，白又新悵立樹下很久。

何欣道：「老爺，別難過了，此女必然是異人門下。」

「問題是她爲何找咱們作試驗？」

白又新又道：「依我猜想，八成如意和此女不和，也可能如意和于少俠較近，此女爭風……」

何欣道：「八成如此……」

* * *

盈盈信心大增，但她希望能所向無敵。

要所向無敵，必須不斷地找高手作靶子試驗。

兩天後在河南新野遇上了「白頭翁」羅烈。

盈盈以爲，這貨色和白又新差不多。

也許還稍高於白又新？不由見獵心喜。

羅烈在茶館中品茗，盈盈在他的斜對面坐下，也叫了茗茶和點心，她以爲這老賊流年也不利。

不管羅烈的門下未亡人焦嬌是蕭乾的枕邊人，也不管羅烈有未得罪過她，只要夠份量，她就選爲目標。

茶館中的人不太多，大約不到三成座。

其餘茶客都在另一邊聚談，沒注意這一老一少。

盈盈道：「羅烈，上官紫眞的比你高明些？」

羅烈微微一驚，道：「妳是何人？」

「我是何人有甚麼關係？你到底比她高還是低？」

「你以爲呢？」

「很多人都說你們師兄弟三人她最高，雷天鳴最低。」

羅烈笑笑，沒有回答。

「怎麼？是不是傳言不實？」

羅烈哂然道：「同門師妹，爲人好强，就說她高些，讓着她點又有甚麼不好？對不對？」

「這麼說是你最高了？」

羅烈笑笑不出聲。

「我想試試。」

「試甚麼？」

「你能接我幾招？」

「接妳幾招？不是妳能接我幾招？」

「不是！」

羅烈看了她一會，道：「口氣很大。」

「口氣不算大，動過手之後才能下評語。」

「到哪裡去，妳可以指出個地頭來。」

「由於不會太久，就在這兒也成。」

羅烈瞇着眼又凝視她好一會，不是得了失心瘋，那就是受了嚴重打擊，想藉他的手自殺

吧？

「不會後悔嗎？」

「這句話我應該問你，因爲你的虛名得來不易。」

羅烈冷峻地道：「不該再考慮一下嗎？」

「不必！」盈盈還向他勾勾指頭。

她此刻的心理不正常，所以祇有在這方面出氣。

能擊敗高手，使他們身敗名裂，她會獲得快樂。

羅烈是何等身份，這丫頭居然向他勾勾指頭。

羅烈心想，待會我叫你趴下，半天爬不起來。

他走過去伸手一抓，盈盈滴溜溜地閃開。

再抓三爪也是如此。

茶館中的桌椅放得並不寬敞，二人在空間中追逐，却未碰到桌椅，這工夫其他茶客一齊站起看熱鬧。

羅烈抓不到盈盈，就十分焦急。

這等於被她耍着玩。

茶客們見他們二人追逐的動作快而巧妙，不停地鼓掌。

他們也許以爲，羅烈這把子年紀，動作還能如此靈活，更値得讚賞呢，所以鼓掌的人有一半是爲他捧場。

但是，不一會二人又自座位上掠來飛去。

賞聲更多，門外也有不少圍觀之人。

就在這時，二人在座位上空遭遇，本是羅烈追盈盈，此刻她突然在空中廻身接了羅烈一掌。

這一掌羅烈倉卒出手，用了八成半力道。

祇不過他承受的力道雖不大，却有一股巧勁把他震得收勢不住，「克察」一聲，把一張茶桌壓垮。

在羅烈來說，眞正是陰溝裡翻船。

也可以說是三十老娘倒綳了孩兒，在這些茶客面前出醜，他簡直想一頭撞死。有人還大聲道：「老先生，有沒有摔傷？」

盈盈道：「你別難過，你確比你師妹多接了六招。」

盈盈已經走出了茶館。

* * *

小于和小徐又遇上了錢莊。

錢莊以爲小于還不知道她心懷叵測，熱烈招呼。

這是一家酒樓前廳。

祇不過小于並不很熱烈，道：「是錢姑娘嗎？」

「是的。」

「難爲妳能爲我留下，不知他們有沒有爲難妳？」

「據說于大哥教的並不全是『夢迴陰陽玄功』眞髓，所以他們很惱火，但我趁機溜了。」

「錢姑娘眞機警，居然能自賊窩中溜走。」

錢莊道：「主要是他們不太重視我，嫌我醜。」

此刻小徐仍在家中未來，隨後才到。

在胡不愈未回之前，二人不敢離開，以免胡回來找不到他們。

小于道：「姑娘眞的醜嗎？」

「于哥哥以爲我不醜？」

「在我的想像中，妳不大可能是醜的。」

「爲甚麼？」

「有幾次和妳在一起，我聽到別人竊竊私語。」

「私語甚麼？」

「他們說這妞兒眞……」

錢莊心中一跳，看來自己的謊言早已被他揭穿了。

「我不好看是不是？」

「不，是說妳好看。」

錢莊「格格」笑了一陣，道：「于大哥你信？」

「信！」

「你懷疑我？」

「是的。」

「你懷疑甚麼？」

「和上次綁架我的那些人同伙。」

「怎見得？」

「因爲如非同伙，他們不會把我關在牢中，却把妳放在香噴噴的房中，而且我爲妳解穴，妳的穴道根本未閉塞。」

「你的心很細。」

「失明的人心不細如何生存，而且妳也不跛。」

「小于，我向你道歉，你會不會接受我這份友情？」

「比較難些，除非妳能坦白說出妳的來歷。」

「我姓莊，名叫莊倩。」

「錢莊祇是妳的名字倒過來的諧音？」

「對，就像你把名字倒過來以諧音稱爲鄭玉一樣。」

「妳是『九重天』的人？」

「是的。」

「『九重天』是個甚麼幫會？」

「幫會就是幫會，不論正邪，都要取之於民對不？」

「幫主是誰？」

「于大哥，如果是你，初交之下你會說出此一秘密嗎？」

「好！那麼爲甚麼要我父的武功？」

「這問題很單純，作一比較罷了，看看所謂武林絕學，到底比本幫幫主高多少？低多少？」

「妳在『九重天』中是甚麼身份？」

「不大也不小。」

「妳的武功呢？」

「在該幫也是不高也不低。」

這工夫有個女人來到酒樓門口，向莊倩勾勾手指，莊倩走了出去，這女人一言不發，出手就打。

這女人又是盈盈，看到任何女人和小于在一起就無法忍受，而且見到任何高手也不放過印証的機會。

像她這年紀的少女所有的東西——貞操，她已經沒有了。

正因爲應該有的沒有了，她很偏激、妒忌。

莊倩是高手，可以說在年輕姑娘中是數一數二的。

但她一接就吃了一驚。

這個女人身負絕技，而且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

莊倩全力施爲，勉勉強強接了二十七招，被掃了一掌。

莊倩不是輸不起的人，道：「姐姐高明，請賜告芳名？」

盈盈見小于站在酒樓門口傾聽她們打鬥，怕他聽出是她，一言不發，揮揮手以「傳音入密」道：「玩玩而已。」

說完就走了。

莊倩楞了一會，內心當然惱火，但却也輸得服氣。

她儘了全力，也不過接了二十多招，差距太大了。

她在「九重天」以武功來說，算是第三號人物。

這身份祇能接下人家三十招不到，「九重天」的確還要在武學方面求進取，發揚光大，不然就沒有前途。

「莊姑娘，那是甚麼人？」

「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的姑娘。」

「怎麼會立刻動上手？」

「她在門外向我勾指頭，我一出門她一言不發就出手了。」

「結果呢？」

「未到三十招，才二十九招，她掃了我一掌。」

「二十九招？」

「是的。」

「是不是很艷，身材不高，臉上有少許雀斑？」

「對對，正是她。」

「盈盈……」

「盈盈是誰？」

小于冷漠地道：「一個本來中規中矩而目前可能已走上了邪路的姑娘。」

「她姓甚麼？」

「她叫蕭盈盈。」

「她是『神槍無影』蕭乾的甚麼人？」

「女兒。」

「噢！噢！是她！奇怪！怎麼會是她？」

「爲甚麼就不能是她？」

眞情感動莊姑娘

「因爲蕭乾雖然藏了拙，是個不太出名的高手，但蕭乾那兩套，也未必能使我在三十招內失招。」

「由此可見，莊姑娘乃是一流高手。」

「這怎麼敢和于大哥比。」

「莊姑娘是否還會協助貴幫賺我了？」

「永遠也不會了，我深深受了于大哥的感動。」

「感動甚麼？」

「我迭次和本幫中人串通賺你，你拆穿之後並未嚴責我。」

「也許妳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是的，于大哥，我要坦白告訴你，小妹雖不美，但絕對不醜。」

「我信，因爲有好幾次我聽旁人私語說：這女人眞動人。或者說：這妞兒眞像天仙一樣。」

「于大哥，在你早知我不醜的情況下，你却未佔我的便宜，我佩服你也敬重你，原因在此。」

「謝謝妳，莊姑娘，我相信妳還有秘密沒說出來。」

「于大哥，請原諒我，如果有一天你可能把我當作密友，我就不會再保留任何秘密了，而你，是不是也保留了一些？」

「是的。不過我們是不大可能的。」

「爲甚麼，大哥？」

「我已有了很好的女友。」

「是誰呀？」

「白如意。」

「白又新的掌珠？」

「是的，她溫柔，解語，而且十分關心我。」

「于大哥，在你未婚之前，我可否和你在一起？」

「莊姑娘，這不大合適，我也是爲妳設想。」

「有甚麼不合適的？」

「因爲我可能和白如意結合。」

「訂親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訂親你怕甚麼？」

小徐這工夫來了，道：「小于，這位姑娘是……」

小于道：「這位是莊姑娘，莊倩莊姑娘。」

小徐道：「莊小姐不是和小于雙雙被擒逼問武功的那一位？」

「正是。」

「莊姑娘是不是和那些人同伙？」

小于揮揮手道：「小徐，莊姑娘已經承認了。」

「噢！那就好。」事實上小徐已來了一會，聽出小于不願和她深交。

「小徐，盈盈剛剛來過。」

「來找你？」

「不是。」

「來找莊姑娘？」

「也許，二人一言不發在門外打了二十九招。」

「勝敗如何？」

「掃了莊姑娘一掌而去，臨去時以『傳音入密』說，不過是玩玩而已。」

小徐道：「這傢伙陰魂不散，到底在玩甚麼花梢？」

小于道：「我怎麼知道？」

小徐不敢說出和盈盈的事，內心却不能不想。

盈盈討厭他，他却喜歡盈盈。

他想不通，盈盈爲何總是在附近出沒。

會不會是盈盈回心轉意，不忘舊情？

三人一起吃了飯，却坐着不走。

小于不想把她帶回住處去。

小徐也猜到小于的心事，道：「小于，我們到那地方玩玩去好不好？」

小于以爲是賭場，道：「本錢不夠。」

小徐道：「也要不了多少，每人有三五十兩就夠了。」

「三五十兩？」

「是啊！那兒最紅的是銀翠，『打茶圍』也不過十五兩，過夜五十兩，其餘的姑娘過夜都不過二十兩。」

「不是還有個叫小媚的？」

「那個還是淸倌，聽說『點大蠟燭』要三千兩。」

「點大蠟燭」是江南的說法，就是買小妓女的初夜權。北方稱之爲「開苞」。

這費用是普通過夜費的百倍以上。

如果來頭大，例如姑娘太美，出身高貴，那初夜費就更高了，有的三五千，七八千，上萬的也有。

小于道：「小徐這兩天你又去過？」

「我是三兩天準去一次。」

「你眞行，無怪你手頭總是很緊哩，有金山銀山也會被你花光了，再說那地方常去會染上唐瘡。」

小徐道：「我是老手，不會的。」

「那你一個月要開銷多少？」

「有一百來兩就夠了。」

「三等貨色是不是？」

「于靖，這你就錯了，會玩的能花小錢玩高級貨色，比喻說，我是專找點過蠟燭的小妓女來『二度梅』。」

「二度梅？」

「是啊！人家花五、七千兩玩第一次，咱們花幾十兩玩第二次。試問這第一和第二又有多大的差別？」

于靖道：「也不能說沒有差別。」

「有甚麼差別，女人祇一次誰能看出不一樣？」

「在心情上就是不一樣。」

小徐道：「有人說這叫着『涮鍋』，那有甚麼關係？」

于靖道：「不拾人牙慧的人就不來這一套。」

一邊的莊倩直皺着眉頭，她似沒想到二人如此下流，更沒想到于靖居然也差不了多少。

小徐道：「『二度梅』划得來，還不僅僅是便宜。」

「還有甚麼好處？」

「小妓女恨第一次點大蠟燭的嫖客要死，但對『二度梅』的却有好感。」

「有這回事？」

小徐道：「還有老鴇母把尖先生(已經開過苞的)冒充小先生(小先生即小淸倌)，來騙外行。」

「行嗎？」

「有幾個人能判定那個是眞正的處女？那個不是？」

「不是可以驗紅嗎？」

小徐道：「落紅也可以作假呀！到時候尖先生嬌啼婉轉之下，弄些紅水在床單上就成了。」

小于道：「果然有人會上當！」

小徐道：「小于，你玩過多少？」

說髒話不堪入耳

小于道：「在莊姑娘面前別談這個。」

小徐道：「莊姑娘也不是外人，而且也該知道，男人到了這年紀十七八、十八九、二十郎當歲，哪個不往那地方跑跑。」

莊倩的臉色很難看。

小于道：「我不像你，三天兩日就去一次。」

「大約幾天？」

「一個月最多兩三次。」

「有沒有點過大蠟燭？」

「沒有。我總以為那裡面的女人不會有處子。」

「有是有，但要小心，不然會上當。遇上一種會裝的，不但二度梅、三度梅，十八度梅都有可能，還裝小先生，說是第一次，騙得瘟生嫖客團團轉，銀子大把大把地送上。」

莊倩可還是個清白少女，這話髒話實在不堪入耳，站起來連招呼也不打，立刻出門而去，本來她是想和小于交往的。

現在她以為，男人都差不多，都是壞東西。

小徐和小于發出會心的微笑。

事實上二人都沒有嫖過。

不過小徐過去跟朋友去「開過盤」，在北方稱「打茶圍」為「開盤子」，就是由妓女陪着聊天，磕剝瓜子吃吃糖，再泡上一壺好茶。

北方是在炕上，南方是在床上。

可以毛手毛脚，但其他談不上。

小徐的反應也不差，尤其壞點子最多。

他發現小于不願和莊倩接近，就故意和他大談風月，試想那個清白少女愛聽這種黃腔？

小于道：「她可能再也不會找我了！」

「你不是正中下懷？」

「如她眞是『九重天』的人，祇怕還會，祇是找麻煩或賺我而已。」

小徐道：「小于，你雖然不喜歡和她來往，我却不能不承認，她很動人，甚至不比盈盈及白姑娘差。」

（未完・十七）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劉偉生　洛　文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